

河北平津文獻

第十六期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二月七日

北市河北同鄉會印行



。拜團節春年八十七會鄉同津、平、北河

河平津文獻

錄目 期六十第

封面

冬日嬰戲圖

論著

- 論儒家為最强學派 徐文珊 (五)
中共武力鎮壓學運民運暴行 王洪鈞 (一六)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 尹慶耀 (二二)
北戴河的紛爭 尹慶耀 (二五)
我們正在寫歷史 車輪 (三六)

河北風土

- 北京印象 張之傑 (三九)
懷念北平 張之傑 (三九)
河北省模範村——定縣翟城村 周良輔 (四九)
明德 (五三)
中山湖往 (續) 李生 (六一)

•人物傳記

- 九十自白 徐文珊（七〇）
徐母侯太夫人行誼 徐文珊（九三）
晏陽初九十自述 李又寧（一〇二）
八秩回憶 王宣（一六六）
我寫 我畫 我跑萬里路 王藍（一九六）
永遠的自由人 仙枝（二〇六）
黃公偉教授行傳 吳延環（二一四）
追思廖勝梅道長 井應秋（二一七）
簡介國語大師何容 怡雲（二一九）
劉代表伯含先生事略 資料室（二二一）
李代表杰超先生行述 資料室（二二三）
郭代表鴻羣先生事略 資料室（二二六）
憶鄉賢李維周代表（續） 張文華（二二八）

張之洞的童年 蘆明瑜（二四三）
張之洞用夏變夷 劉韻石（二四七）

• 文化藝術

誓還文選 詛 還（二五三）

台灣生活習俗與中華文化 井應秋（二六四）

唯識學與現代人生 曹慧芳（二六九）

唯識學是得到幸福人生的指導 解伯鏞（二七四）

• 特 載

戡亂時期平漢鐵路北段綏靖作戰 劉本厚（二七九）

崔黃口慘案 郭士明（二九〇）

南非共和國訪問記 魏汝霖（二九五）

史可法連撕五勸降書 李怡青（三一四）

健康集鈔 周毅亭（三一九）

楊張文秀獎學金七十八年度頒獎簡訊……資料室（三二一）
台北市河北同鄉會民國七十八年大事記……郭士明（三二二）
台北市河北同鄉會歷屆理監事一覽表……資料室（三二九）
尋人啟事……資料室（三三一）

論儒家爲思想學派

徐文珊

壹 前言

中國文化發達，學術鼎盛。偉大的思想家學人踵趾相接，人才濟濟。性相近，習相遠。各人才性不同，秉賦有異。爲學造詣有深有淺，環境立場所遭，尤難一致。加以晚周世亂，戰禍連連，人民塗炭，禮樂衰遲。遂使學人思想家各逞才智，圖有以挽救世局，撥亂返正，拯生民於水火。因而竭智盡慮，著書立說。以致形成百家爭鳴，處士橫議之局。在中國學術史上光芒四射，燦爛輝煌，極一時之盛！

此種現象，就內容看，發展面極廣，質亦頗精深，但就影響而言，則不免思想混亂，是非不能定於一，使聽者讀者莫衷一是。再由另一面言，則又不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批評謾罵，互不相容。不僅爲害於當時，亦影響於後世。其中圍攻最厲，爲衆矢之的者，厥爲儒家。無形中在一般人心目中遂以儒爲弱者。即演至近世，仍然餘毒未盡，觀念未改，不僅使先聖蒙冤，亦隱然成爲思想演進之阻力。雖讀儒書，爲儒學，終不能鼓舞奮進之勇。此誠學術之隱憂，思想之病態。歷代先哲宏揚儒學不遺餘力，但闡釋其堅強之精神，以糾正觀念者，殊不多覩，寧非怪事？丁今之世，思想作戰之時，正宜以堅強精神，心理甲冑，制敵機先，爭取思想勝利於前，坐收戰果於後。因不揣庸愚，就可信資料

，申明正統儒學爲最堅強之學派。不溢美、不誇張，如實敘述。

貳 誤解儒學之由來

我們首先要問，誤認儒爲弱者的來由，究竟何在？

據淺見認爲第一個問題，是儒家溫良恭儉讓，態度謙和，不與人爭。重禮節，尚和平。以忠恕爲懷，以仁義爲本。在在表示忍讓。一般人由表而看，遂只見其謙和忍讓，不察其思想實質，因而誤認爲懦弱。此由其表現於行動而言者也。

第二，是由「儒」字的字形，從「需」而起，需字有柔弱義。凡從「需」之字如濡、懦、孺、嬬等，皆柔弱義，從人之「儒」字，當一例認爲人中弱者。這是一種依字形推論的心理疑慮。

第三，所謂儒，在古代有許多不同等級。最下級是在社會上，爲人執禮的一種職行。因爲儒家重禮，禮節繁瑣，一般人不能習知，遇有重大典禮，不得不請教行家。這些只習其儀節而不能深悉思想實質意義者流，遂以執禮爲專業，成爲只知末節不及其神髓的低級儒者。墨子非儒篇言之甚詳，亦攻之甚厲。孔子勉弟子，「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即其證。所謂「小人儒」想即指上述執禮之儒生。荀子更將人分爲四級：俗人，俗儒，雅儒，大儒。（荀子儒效篇）如屏「俗人」不計，僅就儒而言，尚有三級。則此所謂俗儒，應即指前述執禮之輩。以言思想，當無足比數。

第四，以論政治，則儒家以仁民愛物之心，行王者之政，不主殺傷，反對侵略，消弭戰爭。一片謁然仁者之風。處於戰亂頻仍之世，遂使野心家不能饜其欲，微弱者不足以謀自保。視爲弱者，勢所難免。

由上述種種，遂不免使一般人由表面，就短時所表現者誤以弱者眼光視之。殊不知儒之長在裏不在表，在久不在暫。固不可以短淺目光，責其立竿見影之效。亦正如 國父論外人以一知半解妄論中國文化爲不能得其實也。

茲謹不端淺陋，以千慮之一得，試論儒學實質如左：

參 由論孟講起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論語子張）按，此論最能得其實，持論最恰。所謂「望之儼然」形容其儀表端莊，道貌岸然，修養深沉的成德達才君子。「即之也溫」到了他的面前，則見其溫柔敦厚，和平慈善，藹然可親，並不可怕。「聽其言也厲」就不同了。和他講話，談到是非善惡時，則正顏厲色，態度堅定，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善就是善，惡就是惡，乃至於忠奸、順逆之辨，進退取與之間，是那麼堅強肯定，絲毫不肯讓步。貫徹到底，絕不退縮。無論對任何人，任何事，立場絕對不能改變。這就是所謂「厲」。孔子反對鄉愿，即是此理。所謂「鄉愿」即是不能堅持立場，辨明是非，足以見利忘義，隨俗浮沉，最爲誤事。所以痛恨此輩，意志不堅，立場不穩，不免爲害於社會人心。

把這三句話連起來，即明明白白顯現出儒家的真實面貌。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在表面，人人可見。溫柔敦厚，無威可畏。也就是柔弱可欺。聽其言也厲在內，在是非善惡的主張，那就堅強了，強到利不能誘，力不可屈的地步。這才是儒家的眞面目，眞價值。假如只有表面的溫柔，則亦溫柔而已，有何可貴？論者只見其溫柔，不聞其嚴厲，因而誤爲懦弱，豈得謂平？由此可見爲學立論之難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力能勝過三軍而奪其帥，其強大可知。但不能奪匹夫之志，是匹夫之志強於三軍之帥。匹夫如此，君子可想而知。當更勝於匹夫，也就是更強於三軍之帥。匹夫與三軍，遠不能相比。但力能破三軍而奪其帥，竟不能勝匹夫而奪其志。其故何在？一在外一在內，一在物一在心。心之堅強非外力所可奈何。講到這裏，就使我們領悟，這深深的藏在心中的精神力，是非任何強力所能摧毀的！它的強是絕對的。不要忘了，這就是儒家的實質意義，**內在精神。**

其次講勇。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中庸哀公問政章引孔子之言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在這兩段話裏，都以知仁勇三德並舉，表示既知與仁，必以勇繼之，乃能成其德，就其功。不可畏首畏尾，有所懼而不能貫徹到底，以致不能成功。若問所畏懼者何？畏險阻，畏艱難，畏得失，乃至畏生死。必以勇打破這重重艱困，大步邁進，方能成功。否則在環境下低頭，將使前功盡棄，身敗名裂，由君子貶爲小人。吾人由歷史上，由面前社會上常見有「善良君子爲德不卒，晚節不保，終成國家民族罪人，殊覺可惜！」溯源原由，萬善具備，獨缺一勇耳！孔子言知言仁，必繼之以勇，蓋必以勇以濟之耳。勇者無懼，無懼則強。孰謂儒家爲弱者？

又就功夫言，由學、問、思、辨、到篤行，再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最終目的則在使愚者明，

，弱者強。並不安於柔弱。

抑猶有進者：

孟子引述曾子之言，曰，「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

這是更進一步講到大勇。雖千萬人當前，吾有何懼？所恃以無懼者，自反而縮。卽理在我，正義在我，無屈於辭，不辱於理色。縮卽直，立場堅定，又何所懼？也就是說，只要自己檢點，理直，理直則氣壯。面前雖千萬人之勢，可以無所畏，無所屈，勇往直前。這叫作大勇。

反過來講，「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這是說，假如自己檢點沒有理，站不住腳，無辭以對人，將屈於理色，則應自認理屈，自己負責，雖然面前是一最爲貧困無力的匹夫，也不能仗勢欺人，俗語所謂拿不是當理說。該認輸的認輸，該退讓，道歉的，要退讓，要道歉。儘管自己的身分高，力量強，對方弱小，一樣要在理下低頭，在禮上退讓。不要認爲這是容易事，有許多人就是作不到。卽因無認過改過之勇。不然何以孔子說，過則勿憚改？我們也說「急流勇退」呢？該退的要退，這退即是勇。無勇的不肯退，卽在當退不退的餓頃，身敗名裂了。

孟子尊重孔子，他說，「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在勇的方面卽宏揚孔子的大勇，他說了兩段話，提出兩個明確的境界，讓我們奔赴。

第一，是浩然之氣。他先說這浩然之氣難言，意思是表示難以口頭或文字形容。恐掛一漏萬，無法說得圓滿無缺。必不得已而言，則說「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孟子公孫丑上）今按，此

所謂氣，本極抽象，是一種內在精神力量。眼不能見，耳不能聽，手不能指。必於某種機會，某種場合，適時在言語行動中表現。不表現則已，一表現便可達到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的地步。大到不能更大，剛到不可再剛。偉大剛強至此程度，無以復加了！這就是儒家的實質，儒家的價值！我們能說儒家是弱者嗎？諸子百家有那一家達到此種境界？千千萬萬學人思想家，有誰能再強過孔孟二聖？又不僅中國，即世界學人思想家，有誰能及其萬一？

第二，是大丈夫教。孟子在回答景春之問時，提出一種足以稱爲大丈夫的條件，作爲勉人向上力行的目標。他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這段話今人皆能言之，深入人心，極富教育意義。豪壯，明確，堅定，氣象大，境界高。讀之，最能勵人志節。他教人要立志作一最堅強的強者。但這強却在內而不在外，在精神不在物質，與前面所舉浩然之氣同屬抽象的精神問題。如論效果，則具體而明白可見。

在孟子方面舉上述兩義作顯著例證。此外可以說孟子其人根本就是一強人，全書中無一句軟話。作風與孔子不同，精神，思想，作風，則相一致。不過孔子爲人敦厚，話不多講，也不講過於露骨的硬話。講到匹夫不可奪志，曰算很厲害了。孟子不然。他既有強烈性格，又值較孔子所當更爲衰亂的時代。遂不得已而以強人說硬話。硬話尚不濟事，況軟話乎？

肆 論中庸與易經易傳

次論中庸。

中庸之道大，思想境界高深，混厚，非極度堅強不克臻此。縱口不言強，實爲強之極致。細味全書，自當首肯。

第十章子路問強章，則專就強而言強，且言之中肯，正可表現儒家思想態度。其言曰：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由這段話進一步把強分爲兩層次：君子之強與強者之強。形而上與形而下之分。君子居形上，一般人居形下。君子之強強在內，強者之強強在外。君子外柔而內強，強者內外皆強，兩強相遇，君子勝。此之謂柔弱勝剛強，以柔克剛。孔子明此理，老子亦明其理。他說，「柔勝剛，弱勝強」（老子第三十一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六十五章）正可作爲孔子的註腳。強人莫強於項羽，但終敗於弱者劉邦之手，即事實之明證。

易乾卦文言贊美乾卦，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坤卦文言則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乾屬陽，故曰剛健。乾代表天，故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因爲天之行足爲人之法，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按易六十四卦以乾坤居首，乾坤代表天地陰陽，爲宇宙自然現象，亦即自然之德，六十四卦皆由此演生，皆言人事。隱示，人以天道自然爲法，以達天人合一之境。乾卦代表陽剛，坤卦代表陰柔。但柔之中有剛。柔爲其象，剛爲其質，外柔而內剛，靜也柔而動也剛。一剛一柔，一動一靜，剛柔相

濟，乃成其德。六十四卦以乾坤爲綱領。故君子法天，效天行之健，而外以柔爲象也。易理萬端，精義在此。

伍 次講禮記

最後講禮記。

禮記之書晚成而內容豐富精深。雖非出自一手，但不出儒者範疇。其中表現內在之堅強精神最顯著者，爲儒行篇第四十一。茲即以儒行篇爲代表，歷舉其要義如下：

又按此篇所述，爲魯哀公與孔子問對之詞。就文字風格論，詞鋒銳利，不似論語之渾厚。後儒遂不免疑爲末世儒者誇大之詞。但細按其內容，雖言之盡，並不失真。皆儒者素行所操，而不忍出於大聖之口者。亦猶春秋微言，三傳宏之。孔子之聖，孟子稱之。吾於儒行篇亦作如是觀。

哀公問孔子儒行。「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儒有委之以貨財，掩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刲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撻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刲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由上引各端，可證儒者以自尊之心，義利之辨，以堅強毅力，內而自律，修身潔行，外而不爲威武所屈，不爲利欲所誘。無論環境如何惡劣，絕不放棄立場，改變態度。正如論語中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謗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上稽之古，下慮之後，爲今之計，以百姓爲懷，雖危及其身，而志不可奪。匹夫之志尚不可奪，況儒者乎？

「儒者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隱惡揚善，選賢任能，不惜相讓於爵位，相爭於死難。表現爲明辨是非善惡，爲國家社會改善政風民俗，不惜以生命爲犧牲。於國爲忠，於友爲義。堅定不移，態度明確。

「儒有不墮穠於貧賤，不充誑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

不因貧賤而放棄操守而致隕落，不因富貴而淫亂失節；不爲君長之困辱而易其節操。才算得上是儒。也就是儒的本色就是這樣。

「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即表示在當時已爲一般人所誤會，即以其表現於外者只見謙和溫厚，未能深體其內在精神，因而不免於詬病。也就因此不得不爲之辯正，此儒行篇之所爲作也

。亦即區區本文之所爲作也。

儒家典籍中類此言論多不勝舉，擇其顯著有力者選錄數端如上，餘可類推，不復贅。

陸　由學術本身、歷史考驗、儒爲強者

用歷史眼光，就儒學看儒家，使我們領悟一項道理：

儒家所自創的儒學本身有它推不翻，打不倒的眞理。此項眞理合乎人群共同生活的需要，是共同依循的道路，爲人人所不可離。正如中庸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因此能爲人人所接受，並樂於奉行。因爲儒學本身即依天理人情所構成。自然有它繼續實行的力量。有人提倡，擁護，它便盛行，產生優良效果，縱或不提倡，不推行，甚至有意的摧毀，也不會消滅。雖然不免闡淡於一時，終能趨於復盛，仍然繼續領導着人群在它給人鋪設的道路上前進。甚至不脛而走，自己向四方擴散，受外國人歡迎接納。我們要知道，這就是強力的表現。不然何以百家爭鳴，群相詆毀，最後百家衰而儒家獨盛？又何以不僅中國人要在今天把它復興，外國人也來提倡？二千多年，歷經多少次打擊，始終打不倒，非自身堅強，如何能作到？因此我敢說，儒家爲最堅強的學派。不要看它表面溫柔，不與人爭，要由歷史事實來作判斷，那才能不失眞相。

又要知道，剛則脆，韌則強。儒家韌，故不易折，而能持久。

柒 結語

今天我們致力文化復興，期以固有文化煥發民族精神，促成復興大業，正需以積極精神鼓舞民心士氣，以堅強力量促成奮勇邁進之氣。固有文化以儒家為中心，亦為主流。上述種種，隱然成爲一種思想上陰霾，不僅厚誣先聖，抑亦當前奮進之阻力。則清霧障而掃陰霾，爲不可緩之急務。

由另一面看古人，則孔子有「知其不可而爲之」之風，曾子有君子不可奪志之論。其言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泰伯）歷史上於文有強項公，於武有斷頭將軍而無降將軍。至於殺身以成仁，捨生以取義者，固踵趾相接也。誠如文天祥所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之效果。是皆能深入堂奧之通人，不爲陰霾所蔽者也。倘能進而盡赴義恐後，無功不成，無敵不克也。不禁企予望之！

中共武力鎮壓學運民運暴行

王洪鈞

中國大陸此次所發生的學運民運活動，是利用四月十五日去世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哀悼行動及五四運動紀念活動機會而爆發的。是海外自由人士對抗中共政權的大勝利，是與對大陸開放探親交流等活動有關。

大陸此次所發生的民運學運期間，正是適逢中共主辦本屆亞銀年會，以及蘇俄頭子戈巴契夫至大陸參加三十年來的第一次中蘇共高峯會議，已給中共強硬派親蘇俄難堪。

以下是此次所發動的大陸民運學運的經過：

四月十七日——進行民主改革的學運民運人士，開始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聚集抗議，儘管中共的官員們不斷發出警告，但聚集在廣場上的群

衆，竟高達十萬人之多。

四月二十二日——中共在天安門廣場旁邊的「人民大會堂」內為胡耀邦舉行喪禮，已有五萬名學運民運人士在天安門廣場上與中共「公安人員」發生衝突，但是後來均平靜地離開廣場。

四月二十四日——北平學生開始罷課，抗議群衆進行整編。

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人民日報」發布中共對抗議的抨擊，頗令學運民運人士憤怒。

四月二十七日——五萬名學生公然違抗中共「當局」的命令，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支持此項行動的群衆人數，高達一百萬人。

五月二日——非「官方」學生聯盟領袖們，

在受到支援下，騎腳踏車至中共「政府」及「黨部」前，要求中共頭子們與他們對話，否則將於五月四日更進一步地發動大規模抗議行動。上海市有一萬名抗議群衆，遊行至上海「市政府」進行示威抗議。

五月四日——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民運學運人士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向中共爭取民主及自由，而旁邊的中共「人民大會堂」則正舉行亞銀年會的開幕典禮。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群衆人數，增加為十萬人。在上海市及大陸的其他九個城市也同時舉行學生遊行，與之配合。

五月十三日——由於中蘇共高峯會議已迫在眉睫，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電視上呼籲學運民運人士顧及中共形象，停止抗議行動。但是他們另有企圖心，始終都絲毫不理會這項呼籲，而在天安門廣場上，並展開長達一週之久的絕食抗議行動。最初有一千名學運民運人士進行絕食，稍後在有支援下增加至三千人。

五月十五日——由於繼續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抗議行動，迫使中共將為戈巴契夫舉行歡迎儀式的地點，自天安門廣場移至機場內草率進行，非常難堪。

五月十六日——戈巴契夫與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中蘇共高峯會議，天安門廣場及附近街道上共聚集了二十五萬多的抗議群衆，上海及其他五個省會亦爆發抗議行動，相互配合。

五月十七日——北平市中心擠滿了一百萬名抗議群衆，包括上海在內的七個城市也爆發抗議行動，戈巴契夫訪問紫禁城的行程被迫取消，「人民大會堂」的記者會也移至郊區舉行。

五月十八日——戈巴契夫至上海訪問，並結束此次大陸之行。群衆繼續在北平市中心進行抗議行動，各方支援增加。

五月十九日——中共部隊向北平推進，抗議群衆們以各種方式阻撓他們進城，中共部隊普遍顯示他們對這項任務並不熱中。

五月二十日——中共在北平實施戒嚴，限制有關學運民運的新聞報導，北平市似乎陷入混亂狀態，學生們獲得北平居民及有心人士的支持下，紛紛設立各種臨時路障，以阻撓中共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

五月二十一日——香港舉行一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大陸學運民運的抗議行動。

五月二十二日——中共「發言人」無法證實趙紫陽仍為中共「總書記」，親美派的地位動搖。

五月二十三日——十萬人在北平市遊行，要

求下令實施戒嚴的強硬中共「總理」李鵬下台。

毛澤東的畫像遭到破壞，部分純潔的示威學生否認此事係他們所為。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新聞媒體誣蔑大陸學運民運人士企圖推翻政府，是反革命分子。中共「外交部」說，趙紫陽仍是中共「總書記」。李鵬自從於二十日宣布實施戒嚴以來，於今天首度公開露面。中共「人大委員長」及趙紫陽的盟友

萬里，提早結束訪美行程返回大陸，但是却滯留在上海市並未返回北平。中共「官方」聲稱，他在上海接受醫療。

五月二十六日——西方外交官說，中共「政治局」整肅趙紫陽及其他三位改革派人士。學運人士一致決定加強進行抗議行動，聲援趙紫陽及打擊鄧小平與李鵬。

五月二十七日——萬里對李鵬表示支持，學運民運們呼籲在二十八日舉行大規模示威抗議行動。

五月二十八日——今天參與抗議行動的人數，並未達到預期人數，北平市的參加人數預定為五萬人，上海市的參加人數預定為十萬人。參加香港、台北等地舉行的聲援大陸民主運動集會的人數則在五十萬人至一百五十萬人之間。北平學運民運們誓言繼續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抗議，直至中共在六月二十日舉行「人大常務委員會」會議為止。

五月二十九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人數銳減至二千人，這是從民運學運人數佔據該廣場以來，抗議人數所降至的最低點。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警告說，中共部隊不會撤退。

五月三十日——學運民運人士們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一座高達十公尺的「民主女神像」，抗議人數再度增多。

五月三十一日——工人及農民奉命參加由中共幕後操縱的，支持中共作法的示威遊行。

六月一日——中共「人民日報」在提及中共頭子名單時，獨獨省略了趙紫陽。中共「當局」對外國新聞媒體實施幾乎全面的新聞封鎖，再度宣稱此次學運民運是外力參與所造成。

六月二日——南京學運民運人士開始進行「長途遊行」，向北平市邁進。

六月三日——數以萬計的無武裝中共士兵對天安門廣場行進，但是被市民們逐退。中共在距離該廣場數百碼的連續衝突中，使用催淚瓦斯來

對付抗議群衆。中共北京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透露：共軍三日凌晨無武裝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失敗的行動中，因學運民運人士的暴行，損失了軍車三十一輛，裝甲車兩輛，警車兩輛，砸毀軍用汽車上百輛，有數名年輕的士兵被活活燒死，打傷千餘名軍務的指導員，阻止為士兵們醫療，士兵死傷頗多，有的士兵被暴徒們活活打死，丟在樹上，加以侮辱，太過猖獗、殘忍、暴虐。

六月四日——中共凌晨以戰車及裝甲人員連兵車衝入天安門廣場，發動長達七小時的血腥攻擊，屠殺了許多示威人民及學生。大約四小時後，中共部隊又向再度聚集在廣場邊緣的民運學運人士開火。指他們利用純潔的人民和無辜天真的學生作偽裝和頭陣，少數反革命分子與外力勾結狼狽為好，企圖推翻政府，破壞社會安寧。民運學運人士燒毀百多輛裝甲運兵車，並以所獲武器繼續與解放軍作戰。是受到美國、香港、台灣的合力支援，絕大多數是反革命。

中共六月四日採取血腥手段鎮壓大陸民主運動

打台灣。

動一事，激起全球中國人的怒潮，世界各地的炎黃子孫紛紛以示威遊行、集會演說、發表聲明，譴責中共的暴行，聲援在大陸爭取自由民主的同胞。

執政的國民黨決定今天在台灣北、中、南三地發動聲援大陸民主運動的萬人集會，北部在國父紀念館，中部在臺中市體育館，南部在中正文化中心，於中午十二時卅分起同時舉行。執政黨的國民黨已堅決的表示要繼續號召不斷運用海內外人士及各大專院校，以行動對此一活動全力聲援對抗到底。同時在台灣各地區三軍已完成了戒備工作，以預防大陸解放軍因不滿而隨時蠢動攻擊。

六月六日——下午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強調：中共人民解放軍六月四日凌晨鎮壓企圖推翻中共政權反革命分子是不得已的必須的措施，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在此次鎮壓中，共計造成三百餘人死亡，其中學生死亡人數為二十七人，其他多為解放軍戰士，學生死亡人數經與各地學校切實核對絕不會錯，在受傷人士中，解放軍為五千餘人，攻擊軍人而遭致受傷暴民為兩千餘人，解放軍目前還有四百餘人下落不明。然而根據反共人士報導：造成傷亡數字，應多出好幾倍，共計五千餘人死亡，三萬餘人受傷，死傷人士都是無辜的手無寸鐵的民主園土，獲得共鳴。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

尹慶耀

中共不釜底抽薪（政治民主化），只是揚湯止沸（鎮壓民主運動），就只能陷入惡性的大循環。

中國大陸學生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時間恰好正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的前夕，也是亞銀年會在北平召開和戈巴契夫赴北平和鄧小平舉行高峯會議的前夕，中共當然很在乎。

這次以學生爲中心的民主運動，藉著悼念胡耀邦逝世開始，受到不少知名學者的支持，圍觀遊行的民衆，也有些人慰問遊行學生並慷慨捐款，場面相當感人。

胡耀邦幼年入黨，是個老共產黨員，堅信馬列主義。不過，他在文革期間，被整得很慘。一九七三年隨鄧小平復出，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任黨委第一書記，曾經主持撰擬「科學院工作瀘報提綱」。他主張「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技戰線不要提無產階級專政」。他那份「提綱」被「四人幫」目爲三株毒草之一，他本人就成了「那個」（未指名）不知悔改的走資派。

「四人幫」垮台，鄧小平再度復出，胡耀邦在中共「組織部」部長任內，對平反「冤假錯」案賣了一些力，在中共的高級領導分子內部，他是比較重視知識分子的。據說「不戴帽子，不打幌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政策，就是他提出來的。誰知這卻開罪了黨內保守的老幹部，一九八七

年一月十五日，他就因為對付當時也是由學生掀起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不力，而被趕下總書記的寶座。彭真曾罵他「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那事頗有疑問？對知識分子好一些些，和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間，是不能畫等號的。

胡耀邦一直是鄧小平的老幹部，一九八七年鄧爲什麼不扶胡一把而讓他下台呢？傳說有這麼一回事，鄧小平曾多次提及退休但始終未退，有一次他對胡耀邦和趙紫陽又談到此事，說他想退而老幹部不讓他退。趙紫陽說，你退了誰來領導呢？胡耀邦的口氣卻完全不同，他說舉雙手贊成鄧退休，並可向老幹部多做做工作。這就埋下他下台的種子。目前這次民主運動中，四月廿二日北平學生貼出一副悼胡輓聯，是這樣寫的：「光明磊落，官可做可不做，公僕永垂不朽；老謀深算，休可退可不退，老爺萬壽無疆！」譏鄧以悼胡，看來前述傳說，有幾分真實性。

悼胡是名，訴求民主是實。大陸學生憤怒的

追問：

「資本主義有了民主，看美國；社會主義有了民主，看蘇聯；三民主義有了民主，看台灣；只有我們沒民主，爲什麼？」

民主是世界的潮流，誰也擋不住。可是，中共那個反民主的四個堅持，像銅牆鐵壁，不容人家插進一根針，因此民主運動在大陸不是一蹴可幾的。據說，鄧小平告訴李鵬說：「共產黨應毫不畏懼的行動，我們一不怕流血，二不怕外國傳播媒體的壓力，用一切方法，快刀斬亂麻，迅速把動亂壓下去。」

「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措詞強硬的社論。上海的「世界經濟報導」因爲不服從中共的命令，報導了民主運動的真實情況，該報立即被中共強行改組，總編輯欽立被撤職。看來中共已下定決心，不惜採殘酷鎮壓手段，來壓抑民主運動。可是，讓我們重複說，民主是世界的潮流，誰也擋它不住的。你或可壓抑於一時，但是「野火燒

不盡，春風吹又生」，那不僅是美麗的詩句，而且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大陸的民主運動，讓我們想起幾段往事。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以悼念周恩來逝世的名義爆發，那時候鄧小平還是受支持的，雖然他因此事件下台，但人民還把希望投向他。一九八九年四月的天安門事件（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運動），以悼念胡耀邦逝世的名義爆發，鄧小平卻已是高高在上的太上皇，人們將小瓶摔向他。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世事滄桑何其速也？這是值得中共特別是鄧小平深思的。

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當時的北洋政府終於接納了學生的要求，訓令外交代表團拒絕在由列強主持而中國受到宰割的巴黎和約上簽字，罷免了親日派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平息了內部的矛盾與糾紛。七十年後的中共政權，面對著學生訴求民主的正當要求，却是首先指學生運動是「有計畫的陰謀」，粗聲大氣地帶

着恫嚇的口吻聲言「我有三百萬軍隊」、「鎮壓學運決不心慈手軟」。這比較起來，還不如當年的北洋政府和北洋軍閥倒開明一些，難道在中共的統治下，時光也要倒流。

記得三、四十年前，中共在大陸曾經利用過「一二·九」學生運動，製造過昆明的「一二·一」事件，重慶「校場口」事件，北平「沈崇」事件，南京「五·二〇」事件，上海「于子三」事件，武漢「六一」事件等等，那些學生運動，對中共奪取政權確實有很大幫助。詎料這些景象今天却籠罩在中共的頭頂！中共可以不信輪迴之說，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是應該明白的。

自由世界不提，在東歐、波蘭、匈牙利都有反對黨出現，它們正準備實行多黨政治。在蘇聯，自己不實行多黨政治，但不干涉其他共黨國家實行多黨制。而蘇聯本身則正推行政治改革。我們要告訴中共，消息是不能長期封鎖的，所謂「

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不是多黨政治，那騙不了人的。

魏京生老早就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要求，他因此身繫囹圄，這次民主運動是和要求釋放魏京生有關的。說真的，魏京生是對的，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就不會成功。中共有四個現代化，

獨缺政治現代化，因此其經改遇挫乃是意料中事。政治不民主，經濟改革不會有效；經濟愈困難，人民愈不滿，就愈要求政治民主，這也是一個大循環。中共不釜底抽薪（政治民主化），只是揚湯止沸（鎮壓民主運動），就只能陷入惡性的大循環。

新 春 賀

河北同鄉會
河北文獻會
委全監全體理
員體事理

鞠躬

北戴河的紛爭

尹慶耀

北戴河是位於河北省的避暑勝地，共匪一年一度的高層會議就在那裏舉行，多少政治買賣都在那裡成交。依照往例，七月一日北戴河就該成爲「夏都」，正像香港「鏡報」所說，今年是推遲了近二十天。七月初共匪大員們還在北平玉泉山商討機要大事，十七、十八日，專車、專機才陸續飛駛北戴河，二十日才開始舉行重要會議。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有關「十三大」的重大問題。依照共匪慣例，代表大會之前，先召開中央全會，重要的政策、人事，先在全會決定。其實，以今年來說，北戴河會議才是「十三大」政治路線和高層人事的真正決定者。這項決定，對於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陸形勢，有着深遠的影響，因而引起海內外人士的注目。

政策路線似乎早已確定，北戴河會議主要的任務在高層人事的調整。會議期間，各種傳說，諸多方案，蜚短流長。有要求吳祖光、王若水、蘇紹智等知識分子退黨的行動，該是出自胡喬木等保守派的主謀。「人民日報」發表共匪中央宣傳部長王忍之的講話，大批「綱目論」（保守派指四項基本原則爲綱，改革、開放、搞活是目——譯），是對保守派的反擊。北平街頭連續出現「清算新四人幫（指彭真、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羣——譯）禍國殃民的罪行」等標語，也事非偶然。這一切都象徵着鄧小

平的權力雖然一枝獨秀，却還不能唯我獨尊、說了算數。黨內「拔劍擊柱」的老臣，仍然要爭權奪位。權力分配難均，人事安排不易，保守、改革兩派的鬥爭，仍將繼續下去。

去年的民主學潮，擴及到十八省廿八城市，共匪深恐它繼續蔓延影響到工人，連鄧小平也不能坐視。保守派祭起意識型態大纛，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口號，使得改革派驟難招架，連胡耀邦也垮了台，方勵之、王若望等被開除黨籍。代總書記趙紫陽不得不一再強調「反自由化」是鄧小平「講的最早，講的最多」，把這「兩最」拿來作擋箭牌。當時大陸政治氣氛異常緊張，鄧、趙也不敢稍起違反馬列主義、偏向資產階級的罪名，何況他們還緊守着共產黨員的立場。

趙紫陽和其他大員都不能反對「反自由化」，只能聲言「反自由化」不影響改革、開放、搞活。共匪「中央四號文件」有明確規定。但保守派的反右，確已擴及到經濟及文藝、思想等意識型態領域。四月三十日，鄧小平會見了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據法新社駐北平記者報導，鄧小平和格拉談及共匪內部「左」的傾向，對經濟改革構成危險。當時鄧小平說：「自一九五七年以來，『文革』期間所發生的許多錯誤，都應該歸咎於左派。」

五月十三日，趙紫陽「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就開始批「左」，他指斥保守派思想僵化，並且點名批判胡喬木、鄧力羣和薄一波。但是，五月中旬共匪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保守、改革兩派還在激烈爭執。同月底鄧小平對訪平的新加坡第一副總理吳作棟說，共匪內部幾十年的「左」的思想，一時不容易糾正過來，「我們主要是反『左』」。此話一出，中國大陸報刊於六月初開始，一連串發表反「左」文章，批判「左」傾思想和僵化觀點，要求肅清「左」毒，風向就有了轉變。

六月初，王忍之在四川的一次講演中大批「綱目論」。同月十二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之帝國委員斯特凡·科羅舍茨時說，「十三大」的主要議題是政治體制改革，其目的在加強社會主義體制和黨的領導，最重要的是領導幹部的年輕化；幹部的老化，在各級領導階層、整個領域內都成為顯著問題。鄧小平指稱，一般老人比較保守，僅憑着自己的經驗考慮問題。可是，世界特別是科學技術是急速發展的，不落在時代之後是必需的，這就是改革的目的。他又指出，所謂年輕化，是形成各種年齡階層的領導核心，人才不只是年輕，更要具備：（一）政治思想堅定，（二）有專門能力，（三）有廣泛的經驗，（四）精通各種條件等等。他也說明，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尚在討論階段，恐怕需要十年的時間才能達到目的。

重新強調經改、政改、年輕化，顯示了改革派將再度抬頭。據說鄧小平明確地不讓鄧力羣再管宣傳，把這個工作交給胡啟立、鮑彤、陳俊生、王忍之、高揚等五人小組，由胡啟立領導。這是對保守派不利的。六月廿四日，趙紫陽訪問東歐歸來，保守派都不到機場迎接，那不僅是一個「下馬威」，更預示着鬥爭並不就此結束。

自從趙紫陽提出兩個基本點之後，共匪報刊就反覆予以強調。這兩個基本點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搞活。

七月廿六日，香港「文匯報」預報了共匪宣傳刊物「瞭望」第三十期透露，今年下半年共匪的改革會更加猛速，「十三大」之後，改革將進入全面發展的新階段，經濟體制改革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要出台；整個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該刊把共匪經改過程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屆三中全會」，重點是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農村改革；第二階段是「十二屆三中

全會」到即將召開的「十三大」，改革的重點轉移到城市，並以搞活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為中心；第三階段將是從「十三大」以後開始，經濟體制改革將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將陸續全面展開。北戴河會議之前，共匪報刊重刊了鄧小平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所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這篇講話在一九八六年喧囂政治體制改革時，被列為綱領性文件，它的重刊意味著共匪又要重提政治體制改革，它將與經濟改革並行。今年八月初，胡啓立在北平召開「宣傳工作會議」，透露了「十三大」的宣傳工作重點，包括：（一）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搞活」這兩個基本點是有機的統一，兩者並重，不能看成是「天秤的兩端」。（二）以反左促進經濟改革。（三）強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並充分認識改革的緊逼性和複雜性。

跟着八月廿日，趙紫陽對泰國外長施迪說：「十三大」將進一步推動改革和開放政策。十三大還將總結過去八年在這兩方面的成就和經驗，制定今後努力的計畫。」在這次談話中，趙紫陽特別強調政治體制改革，一則說它是「十三大」的「關鍵」議題，再則說它是推動經濟改革的「關鍵」。他並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民主和法制」，又表示這個問題對「國家」的長期穩定和安全很重要。

近年來鄧小平常對外賓談起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他認為經濟改革每向前走一步，就會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他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碍四個現代化的成功。

今天的中國大陸，「新四人幫」的作風，顯然無法獲得黨內外大多數人的支持。鄧小平也不會甘願他的改革路線受到干擾，在目前的挫折下停擺。何況經濟體制改革連帶着是政治體制改革，乃共產集團的共同趨勢。莫斯科由批評北平的改革轉而贊成它的改革，共匪對蘇聯的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一

律贊揚，鄧小平更說過共匪的改革，不應落在蘇聯之後。既然改革是對的，是「大勢所趨」，鄧小平就會受到無形的鼓勵，把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作爲「十三大」的政策路線。

共匪內部反對經濟改革的是衆多的既得利益階層，高級領導階層中的保守派，並非根本反對經改，所以「十三大」的政策路線，比較容易確定，高層人事安排可就難了。

從一九八三年起，共匪就高唱幹部四化政策，似乎也有一些成效。資料顯示迄今已有五十多萬中青幹部被提拔到縣、處級以上的領導崗位。共匪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也接納了一批五、六十歲的二、三梯隊人物。但政治局五個常委的平均年齡接近七十八歲，就不能算是年輕了。

北戴河會議，要確定核心領導體制，在人事安排方面理應力求年輕化。但七十八歲的常委、「國家主席」李先念，曾經聲言後浪不能推前浪，八十二歲的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陳雲，曾嚴肅地指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生死存亡的問題」，他擔心黨風敗壞，也擔心經改會逃出「鳥籠」。李、陳兩位老人，不會情願退下來。八十五歲的政治局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不管口裡講得何等冠冕堂皇，很可能以未能擠進政治局常委之列而悻悻不平。七十九歲的薄一波，也向鄧小平要常委。

北戴河會議期間，傳出很多不同的權力分配案。例如，保守派的方案是：(1)恢復設立黨主席，由鄧小平擔任。並設副主席，分別由陳雲、李先念、彭真擔任。(2)黨主席、副主席之下，設中央政治局，由趙紫陽、萬里、薄一波、楊尚昆、胡啓立擔任政治局常委。(3)中央書記處不設總書記，僅設書記若干分管各部門業務。(4)趙紫陽仍任「國務院」總理。(5)楊尚昆接任中央軍委主席，薄一波接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在這一方案中，不僅陳雲、李先念仍在，彭真也廁身副主席，而軍權則轉入中間派

楊尚昆之手，改革派的權力自然大大削弱。

改革派的方案是：（一）共匪中央設中央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與中央書記處，撤銷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為中央常委領導下辦事機構。（二）中央常務委員會常委人選有兩案：一案為鄧小平、李先念、趙紫陽、李鵬、田紀雲；另一案為趙紫陽、胡啓立、薄一波。（三）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四）李先念、彭真仍分別擔任「國家」主席及「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五）趙紫陽真除總書記。（六）萬里繼任「國務院」總理。這個方案的人事安排，對改革派有利，特別是排除了在經濟上頗具影響力但又不大同意改革派作法的陳雲，是值得矚目的。至於薄一波進入常委會，則頗有妥協意味。

鄧小平曾屢次表示要退出常委行列，意義不只逼退李、陳等老人，實現領導階層年輕化，也會有支持改革派的意味。然而，前述六月初王忍之批「綱目論」的講話，到八月十三日才經「人民日報」刊載。六月十二日鄧小平對南共主席團委員斯特凡·科羅舍茨的談話，到八月廿四日才在英文「北京周報」上發表，這就反映了北戴河會議人事爭吵的激烈，到八月下旬才告一段落。鄧小平談話中說，有些同志年紀雖比我小，但只小幾歲。他們也是老人。這個問題在各級和各部門的領導機構中都存在。談話發表時，或許他已說服了若干老幹部退出最高權力機構。

八月廿四日，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萬里會見日本各報社政治部長會訪問團時，表示「十三大」於十月廿五日召開，屆時趙紫陽有真除總書記的可能。同月廿九日，鄧小平由北戴河返回北平，並會見義共領導人約蒂（女）時透露，「十三大」是一個堅持和開放的大會，同時使黨和「國家」領導年輕化。

北戴河會議結束了，據傳趙紫陽在「十三大」提出的政治報告已四易其稿。又九月一日出版的香

港「百姓」半月刊透露，已經寄出給出席代表討論的共匪「十三大」報告中指出，共匪將仍設政治局。「十三大」的報告有七個部分，第一部分中指出，九年來共匪所遇到的困難，比預料的多。第二部分說，私有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度氾濫，保守派繼續阻礙改革。第三部分認可了私營企業。第四部分的政治體制改革顯得空洞。看來將會是長期紙上談兵，因為牽涉到老幹部的利益太重。

九月二日法新社發自香港的電訊說，「十三大」後，鄧小平將留在「黨中央委員主席」及「國家中央軍委主席」，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席由薄一波接任。趙紫陽將任總書記，「國務院」總理由五十八歲的李鵬接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由七十九歲的楊尚昆接任。七十歲的萬里將接替李先念任「國家主席」，陳雲將辭去「黨紀委」第一書記職務。

這項人事安排，是否最後定稿，還很難說，「十三大」前，很可能還有變動。此外，最近中國大陸出現一些怪現象，例如「十三大」代表選舉中，鄧小平的長子鄧樸芳、陳雲的兒子北平「黨委常務委員」陳元、薄一波的兒子「中旅社」北平分社社長薄熙成（音）、前「處長」陳毅之子北平「副市長」陳昊蘇等都已落選。共匪黨員是反對太子黨，是不分保守派、改革派的。另一方面，已經垮台的華國鋒、胡耀邦却已高票當選代表。現今大陸上又出現了「凡是論」，共匪中央機關最近又掀起了「華國鋒熱」。這些反常現象，就隱示着共匪前途的混亂與暗淡。

權力鬥爭不會由於北戴河會議以及將來「十三大」的結束而中止，而且共匪問題的嚴重，不限於權力鬥爭。

趙紫陽及其他領導者，都不斷表示「反自由化」不搞政治運動，嚴格限制在黨內，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進行，不擴及到經濟領域，農村不搞，企業、機關、部隊只能進行正面教育等等。然而，

事實絕非如此。「反自由化」不僅打擊了改革派，也打擊了改革本身。正如同八月廿二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國會提出的報告中所說，胡耀邦下台不久，共匪擋置了原定一九八七年實行的物價改革及其他有爭議的改革，又重提五十年代要求工人和幹部鼓足幹勁、提高生產的經濟口號。中情局說，「十三大」將宣布新的政策及人事，也要考慮北平經濟改革的範圍與速度。中情局又說，改革派不僅必須說服守舊派，使其相信改革利多於弊，同時也須判斷通貨膨脹的壓力是否已經減少到足以容許共匪繼續擴行經濟上的分層授權。這最後兩句話顯示，共匪經改的困難，並不限於保守、改革兩派的「鳥籠」大小之爭，還有着純經濟因素的存在。

何求之在香港「鏡報」撰文指出，中國大陸現在缺乏的是原材料和能源（「新華社」透露，大陸二成以上的工業，因缺乏電力發揮能力——耀），一漲全漲（價），而近期內靠市場是難以調節的，要有足夠的產品才行。但是，建立一個鋼鐵基地、一個電站、一個森林場，沒有十年二十年是見不到成效的。又說，中國大陸經濟出現了問題，現在是看得清而說不清，人人只能感覺到，但找不到解決辦法。

何求之所說，是指中國大陸經濟，不僅僅是制度不良、管理不善、調節不當的問題，還有一個根本「沒有」的問題，而這些又是互相激盪、惡化循環，不是「改革」就可以簡單解決的。

此外，經濟改革給幹部、黨員開創了經濟犯罪的機會，也就敗壞了黨風、政風。而目前共匪只接受西方資金、科技却拒絕其思想觀念，或者說依靠資本主義建設物質文明，依靠社會主義建設精神文明的作法，本身就是矛盾的、無效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會伴隨着資本主義的資產、商品、科技、人員同時進入中國大陸，而授保守派向改革派進攻的口實。

誠如鄧小平所說，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到一個階段，就必然會引起政治體制改革，否則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四化的實現。共匪的政改，不是魏京生所說的第五個現代化上政治民主化，鄧小平一再說明，共匪絕不實施西方的民主。他說：「我們不能搬用西方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依照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翔於八月廿七日在該報第一版所作析介，共匪政治體制改革，其近期目標有四：一是黨政分開；二是機構改革、權力下放；三是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四是實現基層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改革，充其量只能稱為行政改革或領導體制的改革，與自由世界一般政治民主化截然不同，因而也就不能發揮民主政治的效能。但即使如此，也會損害到從上到下衆多幹部的特權與利益而窒碍難行，甚且會引起劇烈的抗拒。

經改必然引起政改，經改、政改必然引起理論的修正或探索。馬列主義不能放棄，因為共匪的「革命」不是中華文化的產物，也並非由於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而是由外移植、輸入，它的政權基礎就建立在馬列主義意識型態的信仰上，一旦信仰動搖，其政權的存立就失去了根基。

共匪現今要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但什麼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呢？大陸留美學生文青在九月號「中國之春」（總五一期）上以「評共匪的反『左』」為題發表文章指出：「中國人私下裡有句一針見血的話：馬列毛著作中找不出理論根據的就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四項基本原則中既有「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公然違反馬列毛著作，只能說是「豐富、發展」了它的內容。事實上，近年來大陸上很多理論都是馬列毛著作中沒有的，最近更高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一八七五年馬克思所撰「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規定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是社會主義階段也就是初級階段，它是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但這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

義不再分初級、高級，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馬列毛著作中是沒有的。不過，共匪改革期中一切不符合馬列主義理論的「新生事物」，都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來加以搪塞、掩飾。可是，依日本「日本經濟新聞」報導，八月六日的上海報紙透露，「上海社會科學院」發行的「社會科學報」聲稱，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大陸，「剝削」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有利的，可以讓它在「一定範圍內」存在。如此說法，豈能不被衛道的保守派認為離經叛道而大張撻伐。

把馬列主義作僵化解釋，死守着過去僵化的經濟體制、僵化的政治體制，只有死路一條。因此改革派的改革、開放、搞活，在理論上作新的探索，應該是對的、正確的。

保守派並未根本反對改革、開放、搞活，但是改革的速度、幅度過大，讓小鳥從「鳥籠」裡逃脫，或是理論探索到達離經叛道，動搖到共黨政權的根本，是不能容許的。他們主張四項基本原則為綱，改革、開放、搞活是目，站在共產黨員的立場上是頗有道理的，或者說他們也是對的、正確的。

保守、改革兩派都是對的，那麼誰是錯的呢？錯的是馬列主義、毛思想。對於這些，兩派都要堅持，因而他們就又都是錯的。這裡必須指出的是，保守、改革兩派，老一輩在文革中都是「右」派。如今保守派在政治上是「右」派，在經濟上是「左」派；改革派在經濟上是「右」派，在政治上是「左」派，改革派在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說真的這個「左」「右」很難劃分清楚，甚至保守、改革那兩個「派名」，也是人家加在他們頭上的。正如同王若水所說，「科技日報」副總編輯孫長江，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著名文章的最後完稿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毛研究室」所長蘇紹智是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的學者。如今那個「標準」、那個「階段」照樣強調，而孫、蘇等主張改革的高級知識分子，却面臨着被開除黨籍和撤除黨內外職務的命運。這

象徵着大陸理論界的苦悶，和共匪堅持兩個互相矛盾的基本點，「左」衝「右」突，毫無出路。

薄一波在對上海一家雜誌記者大談「反官僚主義」時，稱鄧小平爲「時代巨人」。在其他場合，他稱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看來，目前不論「左」派、「右」派，都承認鄧小平頂兒尖兒的權力，即使他退出決策機構，他的權力也不會受到貶抑。這是說，中國大陸目前仍是一個「人治」的局面。但是，保守派的進攻並未偃旗息鼓，改革前途尚多坎坷，一旦鄧小平不在人世，中國大陸是何局面，真個不堪設想。

我們正在寫歷史

· 車 輪 ·

沒有人能使時鐘爲我們敲打已逝去的鐘點，但讀歷史可像穿過時光隧道，回到歷史舞臺現場參觀演出，超越時空，分享歷史人物的喜怒哀樂及其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正是滾滾江海東逝水，淘不盡中流砥柱的歷史人物，看千百年在一夕之間，怎不產生高遠而寧靜的胸襟呢！

歷史塑造了人物，人物再創造歷史，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之視昔」是讀歷史，「後之視今」，那就是後代的人要看我們現在所寫的歷史了。今有方勵之君寫了一本——「我們正在寫歷史」的書，由遠見叢書出版，似乎是第一本在海峽兩岸合法出現的書。也算是一本暢銷書。方勵之是當今震撼中國大陸的物理學家，更是大陸知識分子心目中民主運動的思想領袖。西方世界甚至譽爲「中國的沙卡洛夫」，他寫這本書，以十七萬言詳實紀錄了從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間在中國大陸所發表的民主演講、文集以及他接受自由地區重要訪問資料。方勵之大談民主自由，否定共產黨的階級鬭爭理論，充分表現出「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和讀書人的骨氣。他在演講中說，我們今天每做一件事情，可能都會在歷史上

寫下來，因此他要求「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要承擔起寫歷史的責任來。他所講的寫歷史，不是要「科大」學生改行當歷史作家，而是要他們體認到自己在歷史上的責任，為民主自由運動起帶頭作用，將來在歷史上留下紀錄。

透過歷史的鏡子，看看大陸、比比臺灣。在同一時代，却有如此的天差地別！「中國的希望在臺灣」、「中國文化承續也在臺灣」，大陸上十億人（除了頑固的共黨分子）尤其年輕的知識分子，無不把中國前途的希望放在臺灣，大陸上的共產黨已經發生所謂信心危機，不會再有當年左傾的狂熱，首先他們認為大陸經濟在學臺灣，臺灣憑藉經濟成長的基礎開展民主憲政，來影響大陸走向民主自由之大道，正迎合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時代潮流，達成歷史任務。我們從經濟現代化到政治現代化，這正是現在所要寫的歷史。在經濟發展方面，我們已經寫出亞洲四小龍的成績，現在所要寫的民主憲政，更非用重筆描述不可。茲就民族文化，與政治團體之運作，析言之：

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現代化，不是得力於基督教的文化，而是以儒教傳統的，孔子聖聖相傳的文化道統，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之邦，實踐於倫理政治，成為民族文化之命脈，尤為解救混亂世界之適時雨露。拿中國歷

史故事來比較，從前秦國在政治上統一了中國，而在文化上却是魯國統一了中國，秦國的政治統一很快就消失了，而魯國的文化統一却傳之長久，所以一個國家除了有憲法所構成政治團體外，更要有以文化意識所構成的文化團體。而中國文化之特色，即文化必求能領導政治，而政治必求能追隨文化。在歷史上漢明帝見其師東郡太守，先行弟子禮，再行君臣禮，此爲師尊於君。道統高於治統之明證。假定臺灣新近所組成的政黨，不能認清這個文化方向，以紹承中華民國正朔爲己任。大談分離主義，否定歷史文化，說什麼「臺灣地位未定論」。不僅使臺灣遭受巨災浩劫。而且扼殺了所有中國人的全部希望。我們現在所寫的歷史，絕不容許這一敗筆的存在！如果不把這一敗筆徹底抹了去，我們就成爲歷史的罪人，必爲後代子孫所唾罵！

北京的市容

北京的市容只可遠觀，不可近看。

北京的綠化相當成功。不但路邊種樹，空地上也種樹。從高處俯瞰，只見一座座高樓聳立在樹海中。高樓之間，夾雜著灰暗的平房。視野愈遠，摩天樓愈顯眼。望到視野極限，還望不到北京的盡頭。

我是深夜到北京的。第二天清晨，從下榻飯店十七樓的陽臺上往下望，不禁爲之讚嘆：「北京真大！真漂亮！真夠氣派！」

當我走上大街，美好的印象馬上就破滅了。



張之傑

除了新建的高樓，其他建築無不陳舊、低矮。新舊對比過於強烈，顯得極不調和。

走進狹窄的胡同，就像從二十世紀一下子回到十八世紀，又像從繁華的大街一下子走進荒城廢墟。傾圮的門牆，破敗的屋瓦，剝落的粉漆，再加上牆頭、屋頂上的蓬蒿，要不是有幾個呆滯的老嫗、老叟踽踽其間，還真令人以爲涉身狐城鬼域呢！

話說回來，從宏觀的角度看，又不能不承認北京的規劃頗具宏圖。不過，市政當局的種種努力，都被三十年的停滯和龐大的人潮稀釋殆盡。北京要成爲真正的現代化城市，恐怕還要再經過

一、二十年的努力。

北京人的穿

北京人的穿，比想像好得多。

一般男士，穿西裝褲、香港衫。西裝褲通常大一號，有點鬆鬆垮垮。香港衫大多是素色的，通常不繫在褲子裏。

年輕的女士，開始注重穿著；除了顏色較素，和外地已沒有多大差別。我曾到一位遠親家做客，他的大媳婦穿著一身墊肩的白底、黑花洋裝，相當時髦。我先誇她漂亮，再誇說大陸女孩子已經穿得相當不錯，她毫不謙遜地說：「你們不過多些花樣——這兒打個褶、那兒弄個邊，反正還不是這個樣子。」北京女孩子對她們的穿著已有信心。

袒胸露背的時裝還沒人敢穿，不過已敢穿半透明的尼絨衫。在頤和園，我看到一位穿淺藍色尼絨洋裝的少婦，裏面的黑奶罩、黑三角褲看得

清清楚楚，真是又難看、又突兀。在書展場，也看到一個類似穿著的寶貝。

一般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幹部，穿著上多少都保有一些工農兵色彩。中、老年婦女們大多穿褲子，上身穿和男裝一般無二的香港衫，再剪個江青頭，看起來要多難看有多難看。

北京的吃

從前，一般中國人並不講究吃。大家只求吃飽，不敢奢求吃好。講求吃的只是少數大家士族。大陸變色之後，士族這個階層被消滅了，吃的藝術自然隨之中落。如今，北京的吃，絕對不如臺北。

北京的餐廳並不便宜，吃一頓客飯少說也要十幾塊人民幣。價錢貴不說，烹調手藝也差。每吃一頓飯，就覺得自己當了一次冤大頭。

一般北京人月薪只有百八十塊人民幣，或可能常下館子。上班的人，午餐大多回家吃，或

帶飯盒。他們的飯盒大得出奇，可能有我們飯盒的三倍大。有些人帶一個大塘瓷碗，到食堂或攤子上買些飯、菜，往往等不及回到單位，就在路上吃將起來。這是個工農兵當家的國度，吃飯當然也帶有工農兵文化。

北京人的飯量都很大。我對幾個北京朋友說：「他們飯量大時，他們竟然回答：『北京人飯量不大，鄉下人才大。』我到一個遠親家做客。酒過三巡，他爲我盛了一大碗飯，我說能不能換個小碗，他面有難色，原來他們家根本就沒有小碗。」

北京的小吃，遠較那些虛有其名的餐廳值得懷念。烤羊肉串，一根只有三毛錢；烤鵝鴨、一隻只有一塊來錢；回民的芝麻球，一個只有五毛錢。有一天，我獨自去遊天壇，吃了兩隻鵝鴨、一串羊肉串、一個芝麻球和一根甜玉米，加起來才四塊多錢。可惜我住的地方不賣這些小吃，否則才不進餐廳當冤大頭呢！

套句大陸術語，北京人的居住問題相當「緊張」。

我會到一個遠親家做客，他是北京某學院的教授，所以可以分配到「三居室」住房。在大陸，能住三居室，算是相當濶氣了。

這位遠親所住的三居室，總面積僅六十平方公尺（約十八坪），在格局上勉強稱得上三房一廳。「廳」，只是三間房間的過道，寬度只能擺一張小型餐桌。三間房間，兩間約五坪，一間約三坪。兩間大間的，一間做爲大兒子的新房，一間是老倆口子的居室和書房。小間的給小兒子住。廁所和廚房都十分狹小，狹小得幾乎轉不過身來。

這位遠親所住的公寓，竟然用陽臺當過道，這種設計在寶島從未見過。走出電梯，就是陽臺，各戶人家的大門都開在陽臺上，雖曰公寓，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大雜院。

北京到處都在蓋二、三十層的住宅樓。但是，和龐大的人口比起來，只能算是杯水車薪。有

北京人的住

位司機告訴我，他們一家六口，只分配到兩居室。有位工人告訴我，他們一家五口同擠一居室。

在大陸，一家八口一張床並不是什麼奇聞。

北京的四合院，原來是一個院住一家，現在都被共了產，成爲名副其實的大雜院。看了令人同情，也令人心痛。

北京的交通

北京的交通工具少說也有十來種。近代化的有地鐵、電車、汽車、機車、土牛車、腳踏車和三輪車，上一兩個世紀的有馬車、驃車、驢車和人力拉的板車。愈靠近郊區，種類愈複雜。

北京也常堵車。北京的汽車，數目當然不如臺北，但在市區，也往往一輛接一輛。每次堵車，我就靜坐車中，觀察車外的景象。

北京的汽車幾乎是日本車的天下，國產的上海牌也相當普遍。黨政大員流行坐名牌車，賓士在路上出現的頻率令我吃驚。國民所得不足五百

元竟然忍心坐賓士，黨政大員們未免太麻木不仁了。

北京的電車和公車都是兩節的，外型似乎完全一樣。一輛車的容量，至少是我們公車的一倍。班次很密，上車卻要打衝鋒。北京的交通似乎永遠處於尖峯期。

公車上有兩位售票員，乘客先上車後買票，票價每段五分。前面的那位售票員配備麥克風，除了售票，還播報下一站的站名，或催促乘客買票。服務態度和臺北的同行差不多。

北京的地鐵有環城線和一條支線，兩條並不接軌。地鐵車站頗具規模，缺點是每站只有一個入口，出入較不方便。車廂和車頭都是長春汽車廠自製的，北京人頗以此自豪。

當然啦，北京最大衆化的交通工具還是腳踏車，看到停車場上龐大的腳踏車陣，我像是回到了三十年前的臺灣。當年臺北車站前的停車場，就有這些規模。

出租車

北京的出租車（計程車）都是公營的。平時停在飯店等公共場所守株待兔，絕不到路上攬生意。在馬路上，您就甭想叫到車。

上車前，先得講清楚去處，司機通常不喜歡跑遠程。雖然跳錶，有時卻得講價。因為路上叫不到車，出去遊玩、辦事的人又不能只去不回，所以通常用包車的，包一天（八小時）一八七元，半天九十三·五元，一般大陸人民絕對包不起。

出租車司機大多很客氣，不像寶島司機那麼容易上火。在大陸，開出租車是個好差事，額外收入和所收的外匯券，都令一般人垂涎三尺。有一天，和一位司機談到去八達嶺旅遊的事。司機說，他願載我去，索價兩百五十元，並告訴我他的電話號碼。我以為是他們公司的，他說是他家的，在大陸，家裏安裝電話不是個小事。司機裝得起電話，收入之豐厚可見一斑。

司機和乘客（幾乎都是外客）萍水相逢，較能暢所欲言。那位要載我去八達嶺的司機說，現在一般人都不相信共產黨了。又說，出去也好，免得在這裏受罪。接着又抱怨物價飛漲。我說：「您開車收入好些吧。」他說：「收入是好些，可有危險。」「怎麼說？」我以為是指車禍，原來不是，他說：「有些流氓搶司機，有時搶過後還把人殺了，已經殺了十來個了！」又說：「我們有個同事就被殺了三年了，到現在還沒破案。」想不到大陸的治安也亮起紅燈。

一國兩幣

大陸有兩種錢，一種是人民幣，一種是外匯券。

照道理，外匯券和人民幣等值，其實不等值。在黑市上，兩者的比值是一比一·六。

外匯券代表外匯，可以買到人民幣買不到的緊俏物品。有一天我去買西瓜，老板看出我是外

地人，希望我換十塊外匯券給他，他願免費送我一個西瓜。一面吃著不花錢的西瓜，一面和他聊起來。原來他要十塊外匯券，是想買一卷柯達膠卷。

有一次在飯店門口叫計程車，司機沒問我到那兒去，竟然先問我有沒有外匯券。我告訴他：

「我只有外匯券，根本就沒有人民幣。」司機二話不說，打開門就讓我上車。

有一次我去買書，店員一看是外匯券，連忙

塞進自己的皮包裏，拿出等值的人民幣交給會計。我請店員開張發票，他似乎有意回報我，問我：「您要開多少？」我請他照實開，他瞪我一眼，似乎奇怪我這個人為什麼不知領情？

走在大街上，常有些年輕人過來問：「有外匯券嗎？有美金嗎？」這些黑市黃牛，北京人稱爲「倒爺」。據說，倒爺大部分都是流氓。很多人貪小便宜，結果落得賠了夫人又折兵。

我也遇到過不要外匯券的。有次在濟南的書

攤上買雜誌，我拿出五塊外匯券，擺畫攤的大姑娘竟然說：「俺不要這個，俺要人民幣。」

北京購物

北京的郊區和住宅區商店很少，購物極不方便。

我住的飯店位於北京郊區。有一天心血來潮，順著大街走了二十分鐘，才遇到一家小商店。

在北京，買點東西真不容易。

北京的百貨業集中在王府井和天橋等幾個地區，要買百貨，就得往這幾個地方跑。或許購物的地方過於集中，大街上隨時摩肩接踵，人潮洶湧。商店中擠滿了人，購物就像搶東西一般。時裝店也有石膏模特兒，裝扮得相當時髦。唱片、錄音帶店裏也有影、歌星海報，扭腰擺臀的模樣也和臺、港差不多。

在北京，只有生活必需品較爲便宜，其他的東西都不便宜。一般北京人月薪只有百而八十塊

，購買那些幾十元、幾百元的東西，真不知這錢是怎麼攢出來的。

在商店購物，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貨品捲在櫃子裏，顧客看中某一貨品，就說：「同志，我買這個。」或說：「師傅，我買這個。」（一些年輕的小女孩被叫做師傅未免滑稽。）店員開出二聯單，顧客自己拿著單子到會計那兒交錢，會計蓋了章，再拿回去取貨。

會計找錢時，往往用外國人般的笨辦法。舉個例子，您買十五元東西、付他五十元時。會計收下五十元大鈔放在一邊，再拿出五十元零錢，先數出十五元，再把剩下的還給您。笨得又可愛，又可笑。

人際關係

在大陸，每個人都有個關係網。發生了任何事，就透過自己的關係網去找人。因為辦事要拉關係、走門路，所以人際間的

遠近親疏分得特別清楚。對於認識的人，相當有人情味；對於不認識的人，臉色難看得像寇離。
有一次，我沒經人引介，逕自拜訪一家出版社。總編輯不在，一位五十幾歲，穿中山裝、梳江青頭的女幹部堵住門口，像見了仇人似的大吼：「你來幹什麼？你來幹什麼？」我還沒說清來意，她就碰地一聲把門關上了。

大陸處處講門路，有門路的走在前頭，沒門路的只有認命。我們遊泰山的時候，車子快到中天門，管理人員要我們停在路邊，走路上山。陪我同遊的F先生獨自上山「想想辦法」，廿分鐘後，F搭便車下山，拿回一張紙條，交給管理員，車子立刻放行。開到中天門廣場，等纜車的人已排了一百多公尺，F說最少要排兩個小時，還是「想想辦法」為妙。F帶我們來到纜車站接待室，裏面已坐滿了有門路的人。纜車從南天門開下來，乘客下光，我們這些有門路的人先上，再把門打開，讓排隊的人上車。小小的纜車只能坐

三十來個人，我們這些有門路的人已上了一、二、十個，沒門路的排隊者還能再上幾個！我觀察那些沒有門路的排隊人，似乎沒有一個面現慍色。

唉！大陸人真老實。

在大陸十七天，我結識了很多朋友，動用了很多關係，欠下了很多人情。

看電視

北京可以看到中央一、二、三台、北京電視台及河北電視台等五個頻道。五個台很少同時播出，像現在——八月卅一日十七時五十分，就只能看到兩個台。

大陸的電視節目，大多富有教育意義。不像寶島電視一般，一味迎合小市民的小趣味。大陸的電視劇，中間不插播廣告，一氣到底，看起來很過癮。有些節目又過於做作，看起來很噁心。

電視節目的轉接，通常只出現畫面，不響起音樂。往往一不留神，竟然換成另一個節目，令

人看得莫名其妙。

廣告通常不作為節目間的過場，而作為一個獨立節目。一般來說，大陸的廣告缺乏動感，喜歡以感性的旁白自說自道。廣告的內容以家電為主。在大陸，電視、電冰箱等家電屬於緊俏物質，要是沒門路，有錢也買不到。既然這麼搶手，何必還要花錢大作廣告？

大陸的電視沒有什麼時間觀念，也沒有什麼章法。有天下午，竟然播出前一天的晚間新聞，有一天，看完了某一電視劇的第二集，緊接着又播出第三集。

就單一節目來說，大陸電視尚有可觀，就電視節目間的銜接、舖排來說，卻令人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西瓜攤

北京幾乎什麼東西都不如臺北豐富，例外之一可能就是西瓜。

北京到處都是西瓜攤，有的搭個篷子，有的露天。西瓜不擺在架子上，都堆在地上，一堆就是幾百個。人們買了西瓜，有的抱回家去，有的就地吃將起來。稱過斤後，老板一聽顧客要在攤子上吃，就用一塊發黑的抹布把西瓜抹一抹，然後沿着西瓜的短軸一切爲二，再切成五、六瓣，

底下不切斷，切得像朵蓮花。客人接過來，或蹲着，或站着，或坐在小板凳上，無所忌憚的大啖起來，一吃就是一整個；吃西瓜的功力令人嘆爲觀止。

擺個西瓜攤，往往要動員一家老小。有人白天照顧生意，有人晚上過來值夜。因爲買西瓜的關係，我認識了一個賣西瓜的工人。他白天上班，晚上和妻子過來接替他的內弟。我問他生意如何。他說：「賣了一個夏天，才把一千塊錢的債還清。」他愛人連忙接口：「還差兩百四十塊錢呢！那兒還清啦？」原來他們起會買了一台冰箱，靠着賣西瓜清償會錢。

我到北京的時候，正盛行晚熟的新疆種西瓜，深綠色的瓜皮，上頭帶著黑色條楞。瓜皮薄，瓜肉甜，可惜瓜香不濃。一斤三毛左右，一個十斤（市斤）的西瓜，不過三塊多錢，真便宜。

解放軍

解放軍穿綠色軍裝。不論官、兵，都戴大盤帽。軍官帽子上有一道紅箍，士兵沒有。

解放軍的制服似乎都大了一號，再加上上衣不繫在褲子裏，看起來鬆鬆垮垮，缺乏精神。解放軍的鞋子沒有規定，有穿皮鞋的，有穿布鞋的，還有穿涼鞋的。內衣也是五色雜陳。在故宮，看到一位解放軍像扛槍一般扛着一把雨傘，真難看。在頤和園，看到一位解放軍解開上衣紐扣，露出印着英文字的T恤。至於歪戴帽子、扣子沒扣齊等小毛病，更是比比皆是。

解放軍，不論從那個角度看，都看不出軍人氣概。

大陸的警察至少有三種——幹警、交警和武警。除了交警穿白色制服以外，其他兩種警察和解放軍很難分辨。只知道解放軍戴八一帽徽。我有輕度近視，遠看更分不清。

北京姑娘

我到北京認識的第一個人就是北京姑娘，她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員，高高的身材，時髦的穿着，令人不敢相信她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

我問她一個過時的問題：「你們北京女孩子是不是還繫辮子、戴解放帽、穿藍衣服？」她相當不友善的瞄我一眼：「趕明兒個到大街上看看就知道了。」

果不其然，北京姑娘已開始注意打扮自己。十多天來，我沒看過一個繫辮子的，更不要說戴解放帽、穿藍衣服的了。一般來說，北京姑娘較

寶島姑娘高挑，皮膚也較寶島姑娘白皙。她們的表情，大多較為冷漠，不像寶島姑娘那麼嬌媚。她們的服飾較為素淡，不像寶島姑娘那麼花俏。她們很少有戴眼鏡的。她們大多梳短髮；長髮披肩的也看過幾個，不過沒有寶島普遍。

北京姑娘個個落落大方，絕不矯滴滴的，也不會羞答答，幾乎都帶點鬚眉氣概。有什麼事找她們幫忙，只要辦得到，就說：「行」。你說謝謝，她就說：「沒事。」北京人的語言簡化得不能簡化。

我很少看到北京姑娘和男朋友卿卿我我。所看到的最大胆的一次，是一個男孩子將頭枕在女孩子的腿上。女孩子正襟危坐，像沒事似的。在寶島，這個畫面該反過來，八成是女孩子枕在男友的身上。

懷念北平

周良輔

北平，是著名的文化古城，負山帶水，龍蟠虎踞，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古老的北平城，有輝煌的殿宇、秀麗的園林和幽靜的四合院。

燕京、清華、北大、輔仁等享譽世界的學府，設立其間。

北平四季，風情各異，春、夏、秋、冬，分得清清楚楚，所以人們的喜怒哀樂也受影響。現在春到北平，見到那寒冬摧殘下的枯樹，冒出了新芽，給古老的北平城帶來了點綠意；夏到北平，那炎熱酷暑的煎熬，在缺乏冷氣設備的大城，令人難耐；秋到北平，適逢秋高氣爽晴空萬里，樹葉變紅，青年男女，成群結隊，去往西山去看紅葉，秋的情調頗有點浪漫；冬在北平，風沙滾

滾，雨雪飄飄，嚴寒侵襲着古城，滿街的腳踏車奔馳，均以毅力與風雪對抗。落後了我們半個，甚至一個世紀！

今日的北平城，改稱爲「北京」，據說已分爲兩部分，古老的北平城仍在，但在城郊建起了最現代化的建築，有外僑使館區，觀光飯店區，這些跟上了二十世紀的建築與設備，乃是爲外國人士所備，與北平的居民們無關。從長城飯店、麗都飯店自郊區往城裏走，會使人覺得從外國使館區的樹叢花木，頗有情調的道路，到那滿佈腳踏車的街市，氣氛上有極大的對比；房的高度也漸往下降，到了平矮的胡同，四合院即是一般市民的住居。四合院是我國住宅建築的一種傳統格

局，四面有房子，中間有院子，從歷史考證而言，四合院表現出中國「前堂後寢」禮制的布局；北平的四合院是封閉式的，一家人居住其間，幽雅安寧。

今日的四合院，外形還在，精神盡失，當走進胡同（巷子）之時，呈現眼前的是破舊的屋簷，脫落的泥牆，站在四合院的正門望進，只見一長長的走道，堆滿了雜亂之物，中還停放着腳踏車；進入四合院內，庭中的小院還種點有氣無力的花卉，與那晾晒的衣物，搭建的小房，堆放的物品，爭取一個立足的空間，那是千難萬難。夏日暖，不能乘風納涼，冬日早晨不能晒陽取暖，原本一家人居住的四周廳房，現被五、六戶人家所瓜分了。失去了往日的寧靜，帶來了擁擠下的嘈雜與繁亂，胡同中散發着一陣陣薰人之氣，路過時確需暫停呼吸以免污染。那是堆起的垃圾及公共廁所的造化。夜晚走進胡同，屋中昏暗的

燭燈照不出漆黑的巷路，大陸普遍的電力不足，在胡同內更現窘境。

琉璃廠內，書肆林立，這是北平的一大特色。近年來，北平也建造了一些樓舍，點綴了平坦的北平老舍，據說這些樓宇頗為壯觀的外形，乃仿效蘇聯的建築，與莫斯科那一棟棟的高樓頗為相似，這些十多層的大廈，乃為有「身分」之人士所據，一般的百姓還是安分於四合院的平房內，其實壯觀的外貌並不可羨，樓內的房間狹窄，加上時而停水、又停電，住高樓虛有其表而已。

北平城現也有貼金雕花、雕樑畫棟的屋宇，就是昔日的琉璃廠，今日的「文化街」，琉璃廠早年書肆林立，文人雅士多至該地論書讀畫，後漸蕭條甚至全毀，八五年才又重建此街，一些老店如汲古閣、寶古齋、戴月軒、青雲堂等二十餘家均已裝修開業；這些老店新營，不再是私人

企業，陳列於店內的書畫古玩、文房四寶，售價之高，令人咋舌，乃是敲洋人，賺外匯之地。近幾年來，北平城修建了些寬闊的馬路，以容納那上下班時間上萬的腳踏車奔馳，那種壯觀的景像，的確是世界各地少有；腳踏車，擁擠的公共汽車、公共電車、運貨的三輪車、人力車、馬車，穿梭在寬闊的馬路上，蔚為奇觀。

北平最空曠的場地乃屬天安門廣場，而天安門就坐落在北平市區的中心，明清時期，每遇大慶典，如新皇帝登基，冊立皇后，都要在天安門上正中的堞口設宣詔台，把詔書用一個木雕的金鳳銜着繫下城樓，布告天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金鳳頒詔」。四十九年的十月一日，中共在此升起了第一面的五星紅旗，開啓了另一頁的「造反」史。

天安門廣場的北邊，雄踞著天安門城樓；西邊是「人民大會堂」，東邊是中國歷史博物館，南邊即是正陽門和箭樓，中間是可容納百萬人集

會的廣場，廣場正中聳立着「人民英雄紀念碑」，南面是毛澤東的紀念館。廣場用水泥磚鋪地，左右前後，間以花壇、草坪，每逢慶典之時，花壇的裝飾美輪美奐，夜晚也於此施放烟火，這裡成了北平城的瘋狂中心。平日天安門廣場，可見毛澤東紀念堂前的隊伍絡繹不絕，這些人大都是外地來客，來看看毛澤東的「尊容」；不久前，毛澤東紀念堂前的爆炸案，使天安門在節日時，增添了一份緊張氣氛，出動的軍警便衣人員和保安人員也比以往多了，但功效不大，那些「爆炸案」的執行者，才是真正的一「英雄」。

「人民大會堂」是紅綠相間的琉璃瓦簷，高大的廊柱，以壯取勝，邁進金黃色的大銅門，來到中央大廊，桃紅色大理石地面，水晶玻璃花燈，堪稱華麗，穿過中央大廳就是萬人大會堂，屋頂燈光的布置，在萬燈映照五星燈，頗具用心。大會堂的宴會廳，有五千個席位，廳內有貼金廊柱，四面彩畫環繞，富麗堂皇。大會堂內還有各

省、市命名的廳室，按各省的特色而設，中共領導人會見台灣有關的人時，最喜歡用福建廳，以示更接近台灣。

大會堂內的雄偉、華麗，但美中不足的是，廁所的尿騷味四溢，破壞了宮殿之美，無形中顯露了它們的「特色」。

進入街市中心，前門大街、王府井大街人潮洶湧，這些老式的商店，沒有店面設計，也沒有櫥窗擺設，國營的企業永遠停留在那個水準上；五五年在王府井建立了最大百貨大樓，所賣的貨品吸引不了台灣客。過去由於王府井離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較近，所以王府井的商店乃為外僑所設，現今外僑已不到王府井了。

西城的護國寺，東城的龍福寺，這些起碼為元朝古廟都已被鏟平了，改為像東安市場，西單商場那磚瓦水泥的商場，賣些大衆化的低品質商品。

老北平人常回憶，北平城乃為樹木之城，從北海的山頂望去，滿城綠化、平房、黑瓦。現據

說大樹都沒了，在中共的制度下，大樹歸所在的機關管理，機關常為財源而找出樹倒危險之藉口，將四五百年老樹砍了，如胡適之宿舍的花園內，有一棵六百年的古榆樹，在六〇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期，因招收大學生沒有床，就砍樹製床了，莘莘學子們怎知睡的是六百年老古董！

北平古城，有護城河、城牆及城門，現護城河填平了，城門拆了（只剩前門、北門、德勝門及角樓），城牆毀了。拆城牆是毛澤東的構想，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曾力諫而被打為右派，城牆終於垮了。

據悉，新的北京城擴大了，環城的交通幹線的二環路、三環路相繼竣工，北京站到石景山古城橫貫市區東西的地下鐵道也已建成，現在正積極地從事街道綠化工作，這也許就算是中共在北平這四十年的建樹吧？！

註：本文參考「北平風情畫」，供返鄉探親與台灣不能回鄉探親的鄉親們增些回憶與見聞。

河北省模範村——定縣翟城村

明德

一、鄉村建設之先驅——米氏父子

孔子說：「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柳子厚也說：「天下之治，始於胥里」。故欲圖國家之富強康樂、長治久安，必以農村建設為起點。以往我國士大夫，多好高騖遠，志在廟堂，以為蕞爾小村，渺乎其小，卑不足道。因此，鄉里之不治，何以國家天下為？

定縣翟城村出身望族之米鑑三與米迪剛父子，有鑑於此，慧眼獨具，開風氣之先，首樹村治旗幟。對我國行政基礎之奠定及農村社會之建設，貢獻甚大。

遠溯民前十餘年時，米鑑三先生即默默從事於村治工作。據米迪剛先生敘述：「先嚴幼穎悟，異常兒。年二十三歲，補郡學弟子員。應順天府試不售，即輟舉業，專以養親教子為務。其後且禁迪剛赴闈，謂科第虛名，有荒實業。及受州牧之聘，興辦郡中學務，遂倡議本村創建國民學校、半日學校及自辦女私塾，並創辦本村高等小學校、女子國民小學、女子高等小學校等……。興辦村治，尤能寬猛並濟。拳匪之亂，亦賴村治組織，得以除莠安良，獨未受擾。民國以來，呈奉省府特准試辦翟城模範村，為闡境示範，先後曾創設自治公所、講習所、愛國會等……。」所以此事實上為翟城村治之創造

者，也爲先知先覺，我國農村建設之先驅。

米迪剛先生，繼承父志，且能弘揚光大，難能可貴。米先生年十五六歲時，讀范文正公義田及宋呂氏鄉約等書，即對村治，心嚮往之。十九歲時，適逢推行維新，廢科舉，建中學，賈佩卿先生任講座，賈公以孔夫子令弟子「各言爾志」篇，囑各生述生平志願。時米迪剛先生即以建立一村模範、一縣、一省、一國模範爲抱負。呈閱後，賈公大加獎飾。於是興建地方之志愈堅，心愈切。及至米迪剛先生留學東瀛，曾參觀彼邦之優良町村，如廣村、戶倉、東村、山村等模範社區，尤值得取法推廣，遂決計獻身於農村建設事業。

一、模範村之建立

米迪剛先生獻身於農村建設事業，數十年如一日。恒心毅力，未嘗因惡勢力逆流之阻力而意志稍挫。當時以民智錮蔽，風氣未開，迎神賽會，糜費不貲。且地痞橫行，賭風猖獗，是故推行村治，不能徒託空言。非以霹靂之手段，不足以振衰起敝，不足以言改進，遂大刀闊斧，嚴加整飭。且將用於迷信儲款，挪爲教育基金。米君自稱：「以年方弱冠，血氣方剛，操之過急，失當之處，自所難免。因惡惡太甚，宵小生心，竟至爭訟期年始了。當時身家性命，無時不在恐怖威脅中過活。」

民國以來，村治建樹已見成效，反對逆流，自然煙消雲散，人民觀感一新，情勢爲之一變，此所謂可與樂成，而難圖始也。

民國三年，孫鏡齋主定州事，力主籌組模範村，擬訂組織大綱。民國四年七月，並撥三百銀元，用作開辦經費，村治各項公約，相繼訂定，呈准實施，各職人選分別任職，基礎奠立，規模粗定。民

國四年十一月，遂奉准正名爲模範村。

模範村成立後，既具成效，迺將各項績效，臚陳道尹，轉請立案。十二月，道尹委派安國縣事，代爲視察模範村實施情況。同時，省教育科主任，李芹湘先生來村調查，除面予嘉許外，並捐贈圖書費，回省轉覆詳情。直隸朱巡按使特撥建築費二千銀元。並飭各縣前來觀摩見學，以資借鏡。

民國五年，孫知縣高就山西省長職，邑紳惶惶然，恐因之影響模範村之推行。遂請李芹湘先生，轉請委安國縣令許崇如來定，以安國縉紳力爭。朱省長爲模範村計，乃改派謝學霖繼任，允爲最適當人選，致模範村工作，仍能繼續推行，大放異彩。

三、翟城村政績

翟城模範村政績，斐然可觀，茲列舉荦荦大者，如下：

一、成立村治公所，加強村長佐權限，清理丈量土地，調查戶口，整理公產，確立自治基礎。又成立自治宣講所講習自治智識，養成村民自治能力，每期以四十人八週結業，以期共襄自治工作之實施。
村政取決於村政會議，由執委會執行。下分因利、公安、農林等協會；及調解、監察委員會、財產專員等組織。

二、成立教育會、開辦學校：

- (一) 教育會之成立，以促進教育事業之普及爲宗旨。民國三年，議定章程，正式成立。並擬定教育普及計劃書，實施學生貸費，凡家計貧寒學生，可請求貸款以完成學業。
- (二) 半日學校：原名爲農隙識字班，需用文具，悉由公款購置供給，掃除文盲不少。
- (三) 興辦學校：就原有初級小學，定名爲育正學校，擴大招收高級班次。

四、宣講所：以開通村人智識，補助教育之不足爲宗旨，以激發村人之道德心、愛國心，勸人改除陋習、破除迷信，提倡尚武精神，注意公共衛生等。

三、成立衛生所：民國四年正式建立，推行種痘、預防傳染病等各種衛生措施，並對廁所、豬欄、堆肥、晒糞、環境衛生等均有嚴格規定。

四、建立義倉：凡五十畝以上農戶，劃分三等，以捐助穀糧。並規定每年秋後，勸募一次。特別捐助者，並予褒揚。募得穀糧，作濟荒救貧之需，使貧窮者免予凍餒，凶年免致死亡。即平康之家，青黃不接之季，也可以借九還十之例，借貸週轉。

五、成立改良風俗會、德業實踐會、勤儉儲蓄會、禁賭會、輯睦會、愛國會等；以期改革早婚、纏足、婚喪異端等不良積習；掃除吸煙、酗酒、驕奢淫佚、鬻娼聚賭、惑衆詐斂、強霸唆訟等頽敗惡風；以求厚民生、美風氣、崇儉樸、尚敦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美德。易風移俗，養成良好習尚，蔚成優異風氣。

六、振興農業：設立農會、訂有推廣鑿井、看守稼禾、保護森林等各項規約、防除病蟲害會、農產製造品評會、因利協社（今之合作社）、農事諮詢會，設置苗圃等組織。其中鑿井之推廣，成效最爲輝煌。

此外有關自衛、平治道路，均有成效，茲不一一。

四、翟城模範村之影響——鑿井之推廣

河北土質，多沖積沙黃土。亢旱之年，多遭歉收。春旱則無以播種；夏旱則不能吐秀，俗稱之爲

—「卡脖子」。農民望天興歎，所以鑿井防旱，亟待倡導推廣。爰於光緒三十二年春，翟城村長米曉舟等，先於村中公地中，擇地開鑿新井八眼，用爲創始，結果成效良好。成立模範村後，更訂定鑿井實施辦法，分三期推行實施，並給予獎勵、貸款及技術指導等各項條款。不數年，新添水井數百眼，灌田數千畝，單位產量大增，佃價提高，土地增值幾近一倍。以影響所及，各村競相效尤。至民國二十三年，全縣水井已達六萬眼左右，境內旱田，幾已絕跡。鑿井技術也日有改進，下竹泉，下木泉，深達數十公尺，水源充沛，已達手拿把攬，百無一失之高超技術。以往躊躇不前，疑慮觀望情形，已不復存在。

水井既經普遍，或以轆轤，或以水車灌田，均稱利便。亢旱季節，農民誠惶誠恐之心理，遂得解除。

米迪剛先生，乘華北荒旱機會，曾一再呼籲當局及人民重視鑿井防旱措施，於華北日報發抒闡論，題目爲「施行鑿井組合，警告全省當局」，冀能喚起當局注意。省長當即頒有鑿井大綱八條，飭令各縣遵辦，限期呈覆。米迪剛先生復以「再爲鑿井防旱事敬告全省官紳書」，政府也於數月之間三令五申，一再催飭鑿井事宜。至民國六年，北京農商部曾開辦鑿井傳習所，飭令各縣選人送訓學習下木泉技術，以期鑿井事業能遍及全省。

五、翟城模範村對河北省之影響

翟城模範村政績良好，各村競相效尤。或摹其形式，或重其精神，蔚成風氣。各村熱烈展開村治運動，定縣縣政府因勢利導，乃公布村治大綱，用昭境內整齊劃一，以奠定自治基礎。有關推展各項措

施，悉循翟城村治經驗之得失增損訂定。

北方政府內務部通諭各省，以翟城村治爲藍本，飭屬倣辦。各省推行效果，憑一紙公文自難期有相當成效，但鑿井、植樹及農會等組織之建立，在一般人觀念上已獲得普遍重視與支持。

民國三、四年間，米迪剛先生，以直隸省議會副議長之地位，迭次建議省府採行，效果不彰。民國五年，共和再造，米君仍服務於省會，認爲由縣而省推行自治之時機業已來臨，不斷爲全省自治發表議論。於第二屆常會時，並將翟城村辦有成效之村治公民講習所提成議案：「整頓縣治及成立自治講習所」，通令全省各縣，遵照實施。復於民國八年春，提倡創設直隸自治籌備處，以爲督導地方自治之總機構，頒訂直隸省自治第一期計劃草案，頒布實行。並以自辦之河北日報爲宣傳喉舌，可惜省政府當局，所有案件雖勉強公布實施，但多未能切實推行，坐誤良機，殊爲可惜。嗣後安福系當國，深恐影響其割據情勢，於是從中破壞，竟以內務部批駁，不准立案，直隸省自治籌備處即夭折。短短數年間，釀成三次戰禍，而直皖戰爭其內幕原因，安福系之破壞直省自治，也一因也。

民國十年，米君始悟省府之不足與謀也，遂閉門讀書，不問國事至十三年卸職，乃遠遜西北，專務墾殖工作。

六、對中國其他各省影響

民國三年，孫純齋先生既呈准辦翟城模範村，復繼辦定縣模範縣，政聲日隆。民國五年恢復共和，擢升爲山西省省長。乃將模範村、縣之藍圖，推行於山西全省，雖在職爲時短暫，但繼任之閻伯川先生，仍能肅規曹隨，步入自治佳境，使山西基層組織獨立，教育普及、禁煙、地方自衛等均能達於

盡美之境地。

又對西南各省，也有顯著影響。民國八年，米迪剛先生自任河北日報主筆，對農村自治，竭力吹噓，且期望北自河北，南至雲南作起，相互策應，以遂逐步遍及全國之夙願，乃將該報盡量贈閱雲南部各報，南部各報也競相轉載。於是自治種子，遠播我南極邊陲，此後雲南及兩廣之自治成效，諒與此不無關係。

七、組織新農村——西北墾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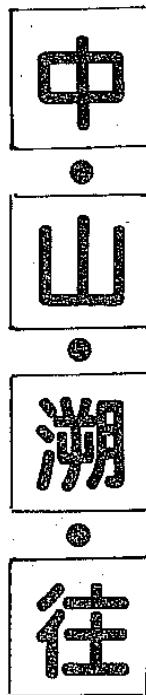
「有土斯有財」，但直魯豫各省人稠地窄，以有限之土，難爲無限之財；且一村一縣之地有限，而戶家滋生之子孫無窮，以有限之生產，難供無限之消費，故非謀移民邊塞，疏散密集之人口不爲功。民國三年秋，米迪剛先生乃將村治工作，委由二弟曉舟及甫自外交部辭職返里之三弟偕平專負其責，米迪剛先生乃有塞外之行。目睹塞外邊荒萬里，人烟稀少，蘊有無限寶藏及發展潛力，正是殖民邊荒，組織新農村之大好所在，於是擬定整頓舊農村，籌建新農村之宏猷，二者相輔而行。遂聯合同志，聚資萬元，於綏西躉地數萬畝，以爲大墾殖區，此後逐漸擴充，即後之幽風社。

幽風社位於綏遠包頭縣西四十里，狼山（陰山餘脈）南十里，通五原道畔之一新建土城，名新城，城圍二里許。城內有幽風社辦公處，福萬鄉鄉公所及福萬中心國民學校，週圍三十里以內，有加爾各壩、溝狼各壩、五鷹伏窩子等三十餘村，均爲該社招徠之直魯移民。城西三里，有一小河環繞其間，爲各村灌溉水源。農產品以米、油麥、馬鈴薯等爲農產大宗。人民康樂富庶，爲與世無爭之世外桃源。

民國十二年春，米迪勵先生與舊好山東省議會副議長王鴻一、河南省議長胡象三先生同行，調查蒙荒。事畢，相約返京，乃有開發西北協議。遂繼幽風社之後，共組西北墾殖公司，移植魯籍饑民數千戶，每戶給與耕牛，建材等以定居，以逐漸實現其建設新農村之理想。並與王、胡二君合辦中華日報，以村治、西北墾殖、興復中華文化為宣傳之三大中心目標。

米迪勵先生致力於移民墾殖工作，也不遺餘力。民國六年，曾在直隸省議會提出「順直移民墾殖協進會」案；民國十二年，有「上西北邊防督辦綏西屯墾計劃書」，建議實施屯墾；民國十三年，有「段執政籌備西北移墾條陳」；民國十四年，有「上東北屯墾督辦實行屯墾意見書」。其目的無非整理舊農村，組織新農村，兩者並顧兼籌，以遂其一村、一縣、一省、一國模範之夙願。米先生終生為農村建設，國家富強康樂，鞠躬盡瘁，其用心亦良苦矣！

貳、鮮虞考證



(續)

李生

(一)定縣志曰：「鮮虞亡，中山興」——其實，鮮虞未嘗亡，中山何曾興也。(定縣古鮮虞國也稱中山國)

據定縣志：「鮮虞僅見於昭十二年，此後之改號中山，亦惟有史記趙世家於威烈王十有二年，中山武公初立」一語而已，自昭十二年迄威烈王十二年，相距百有十六年，鮮虞之何以滅，中山之何以興，迄無可考……鮮虞之滅，不出春秋戰國五六十年之間……。

蓋自昭十二年起(公元前五三〇年)，至中山武公初立(公元前四一四年，適一一六年，至趙武靈王，滅中山止(公元前二九六年)共二三四四年，其間爭戰興衰，及鮮虞之改稱中山，已沿革並詳見附沿革表鮮虞之未滅，而中山之由來，歷歷在目，了了可辨，皆信而有徵。查證各彙年記事典籍，也未有鮮虞覆亡之記載，及蛛跡之可尋，是故鮮虞，未嘗覆亡也。

又定縣志稱：「中山之立，或即始之武公」之說，也似是而實非，其實中山之名，並不自武公始

，「武公初立」在公元前四一四年；而竹書紀年於西元前四五七年（周貞定五十二年）有「晉伐中山」之記載；春秋各傳於公元前四九二年（周敬王二十八年）也有「齊、衛圍戚，戚求援於中山」之句，歷代紀事年表，是時已以中山之名取代鮮虞；再前推至公元前五〇六年（周敬王五十四年），也即「鮮虞」之名始見於冊籍後之二十四年，春秋經傳定公四年：「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是故中山之名，不始自武公，則灼然可見。春秋時鮮虞，中山之名，表裡爲用，相沿已久，歷代紀事年表：「中山卽鮮虞」；春秋地理考：「鮮虞亦曰中山」；史記司馬貞索隱：「中山古鮮虞國」；楊家駱著春秋會要：「鮮虞一名中山」，諸如是類之兩者爲一之說明，冊籍屢見不鮮。

(二)定縣志曰：「鮮虞子姓，中山姬姓」衆說非也。

定縣志又稱：「以史記、國策及路史水經注諸書證之，大氐鮮虞爲白狄子姓……中山爲姬姓，疑武公本晉之諸公……三晉未分之際，或趙襄子魏斯之徒，請而立之後……」

茲先將鮮虞與中山姓氏有關各書摘要臚列如下：

書籍名稱 (司馬貞索隱)	所載姓氏	所載原文	節錄	備考
定縣志(賈恩紱著)	子姓姬姓	「……以史記、國策、及路氏水經注諸書證之，大氐鮮虞爲白狄子姓……中山姬姓……疑武公本晉之諸公子……請立之後……」		
	姬姓	趙世家：索隱、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		

戰國策

(臧勵蘇選注)

戰國策校注
(鮑彪)

水經注(酈道元)

讀史輿方紀要
(顧祖禹)

春秋左氏傳
(杜預)

春秋例釋

(杜預)
春秋左傳詁
(洪亮吉)

姬姓
姬姓
姬姓
姬姓
姬姓

中山姬姓，春秋鮮虞地，今河北定縣，戰國時中山武公居顧，桓公時居靈壽，周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滅中山武公，赧王二十年，趙武靈王又滅中山桓公。
中山篇補曰：索隱云：中山故鮮虞國，姬姓也。杜預云鮮虞白狄別種。

寇水：唐中山城也，爲武公之國、周同姓。

正定新市城，其地有鮮虞亭，杜預以爲卽春秋時鮮虞國，白狄。司馬貞曰：鮮虞姬姓國，春秋之末日中山。

昭十二年注：

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

鮮虞、中山、白狄姬姓。

詁：地理志，中山國新市應劭曰，故鮮虞國，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

春秋集註
(高閔著)

公羊義疏
(陳主)

春秋經解
(孫覺)

公羊注疏
(何休解詁、唐徐彥疏)

疏穀梁注疏
(范寧集解、楊士勛疏)

姬姓

姬姓

姬姓

姬姓

姬姓

楚旣滅陳蔡，今方伐徐，晉爲盟主又坐視而不救，若力不能，君子不責也，能伐鮮虞而不救徐，非力不能也，鮮虞、姬姓，蓋晉同姓之國也。

昭十一年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以下于屈銀是也，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通義云：鮮虞姬姓之國，見於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

先儒論春秋外晉之事，以爲假道鮮虞，還而伐之，春秋惡其行，故外之。以鮮虞爲同姓，則春秋伐同姓者多矣！夫何獨晉哉。

楚行誅滅陳蔡，諸夏懼然，去年與晉會與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以博愛，而先伐同姓。

疏：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

注：鮮虞、姬姓、臼狄也。

穀梁補注

(鍾文烝)

卷廿一
注鮮虞、姬姓、白狄別種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鮮虞地近而同姓也，注解鮮虞本杜預，惟

不言姬姓耳

國語

(韶 昭 解)

增補歷代紀事年表

(吳士爍)

春秋會要

楊家駱

中華民族英雄傳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二〕、封建

卷二

卷之三

一名中山。更記索隱：中山古鮮虞國。國語注：鮮虞姬姓之在狄者。謂白狄別種非也。

縱觀上表，足證定縣志引證之史記、國策、水經注各書，適與定縣志所載迥異，定縣志獨持鮮虞子姓，中山姬姓之說，以爲鮮虞子姓白狄異族，中山姬姓爲周之後裔；各史冊典籍言鮮虞，中山僅爲前後之分，而無姓氏之別，實二而一，而定縣志則一裂爲二，此其一誤也。而「鮮虞之亡，中山之興」，「鮮虞之滅，不出春秋戰國五六十之間」之臆度，諒也緣此而發，蓋再誤矣！

定縣志以爲中山武公疑爲三晉未分之際，或趙襄子魏斯之徒，請立之後，徐廣也以爲西周桓公之子，史記索隱云：「西周桓公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實。」但縱爲桓公之後，也無得鮮虞中山之姬姓相承關係；景帝封劉勝爲中山靖王，六世而絕，復封劉竟爲中山哀王，竟無子封劉興，爲中山孝王，興子嗣天子位，復封劉成都爲興後，雖迭次改封主後，其爲劉姓則一也。「武公爲趙襄子或魏斯之徒，請立之後」，抑「西周桓公之子」其爲姬姓一也。

然則定縣志所稱鮮虞子姓，也有出處，惟非如縣志有「鮮虞子姓，中山姬姓」之分耳。茲列如下表：

書籍名稱	姓氏	所載原文節錄	備考
路史 (宋 羅泌)	鮮虞中山子姓	列爲「商之後」： 「續志云：子姓國、鮮虞、子爵中山新市也。」	
	姬姓	「周之餘族可見者」： 「本子姓，以處姬姓子爵、翟也。」	

漢書（王先謙補注）

子姓

郡國志：「中山、新市」王先謙補注。

「後漢續志，有鮮虞亭，故國子姓。」

後漢書（范曄著）

子姓

郡國志：「中山、新市有鮮虞亭，故國子姓。」

路史既列鮮虞爲姬姓周之後，復列爲子姓商之後。漢書王先謙注，也稱子姓。但二者所出，實同一轍，均註明循後漢續志范曄之說。而范曄之說緣何而來，則無可稽考。

近讀日人竹添光鴻著之左傳會箋云：「據戰國策：中山以陰姬爲后，則當是子姓國。」戰國策中山篇有：「司馬薰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薰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等語。以周重視同姓不婚之制，故事成語考云：「同姓不婚，周禮則然」。讓左傳會箋誤以「陰姬」爲姓，「姬」與「陰姬」血緣相同，不得爲婚，妄稱中山當是子姓國，殊不知「陰姬」非姓，至爲明顯：

(一) 陰姬與江姬，實爲陰，江二姬，陰姬姓「陰」而不姓「陰姬」。

(二) 陰姬名簡，左傳稱「陰」簡，而不稱「陰姬」簡。

(三) 查萬姓統譜，姓氏源流，姓觿、姓解等姓氏書籍，並無「陰姬」其姓。故會箋所說「中山應爲子姓之說」頗不足採。

鮮虞中山，究姬姓抑子姓耶？雖史冊率多言姬姓，然考證不以多寡，而端視信證之是否有力耳。

經查前引證各史書對鮮虞之注疏，莫若清儒陳立之公羊義疏深入獨到，集其大成。其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疏云：「通義云：『鮮虞姬姓之國，見於世本』……」而世本者何？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

於古事者所紀錄之」；皇甫謐帝王世紀說：「世本左丘明所書……」；顏氏家訓書證謂：「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因此世本則爲左氏或早於左氏之史官所作，爲太史公撰寫史記之依據，而後人其孰能貶一字贊一辭？是故鮮虞中山姬姓，證據確鑿，不容置疑。

(三)杜預著春秋例釋云：「鮮虞中山白狄姬姓」

公羊注疏云，「妾也……」

「鮮虞，白狄別種」之說，蓋始自晉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穀梁補注鍾文烝云：「注解鮮虞本杜預，杜惟不言姬姓耳。」其實杜何嘗不言姬姓，杜預著春秋例釋云：「鮮虞中山，白狄姬姓。」後之經史注疏者，多沿襲杜說，賈思紹定縣志云：「自昭魯迄於周赧王此地淪於夷狄者，凡貳百餘年，而司馬貞、陳立、酈道元、應劭等皆不言狄，蓋以姬姓與白狄兩者矛盾抵觸，不能併存。既稱姬周之後，即不能言白狄異族，二者格格不能融爲一也。」

然則鮮虞果狄耶非狄耶？

溯自姬周始祖后稷，始封於邰，至不窩，失官奔於戎狄。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不窩在狄故城，在甘肅慶州」（今慶陽），傳至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遷國於豳（今陝西邠縣）。周道始興公劉卒，十傳（歷代紀事年表記爲十二代）至古公亶父（卽大王），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今陝西扶風縣西北）之下居焉。改國號爲周，並貶戎狄之俗。古公三子，長子泰伯，次子仲雍，知古公欲讓位三子季歷，以傳昌，乃奔蠻夷。昌立，稱西伯文王，伐崇遷都於豐，詩云：「旣伐於崇，作邑於豐」，時天下三分有其二。武王卽位，伐紂有天下。首封同姓諸侯，文獻通考列鮮虞爲春秋可考二國之一。歷代紀事年表四十五冊，爲吳士爍及清先鄉賢定縣東街王式樞列鮮虞爲周武王始封同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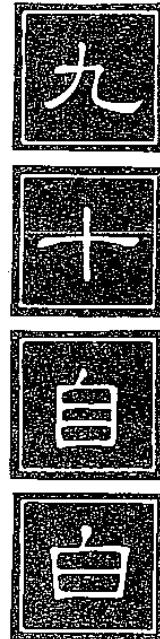
國。

周自后稷至武王，遠在我國西部邊鄙，與狄雜處，不啻等三代居狄，公劉等十餘代據豳，豳與戎狄接壤，周旋戎狄間，前後千餘年，繁衍日衆，分殖日廣，幾度遷徙，間有散居於戎狄者。周武王卽位，大封同姓，鮮虞應卽爲受封之在狄同宗。國語韋昭注云：「鮮虞爲姬姓之在狄者」；畿輔通志，也然其說。以其似狄而非狄，致被誤爲「鮮虞白狄」。趙與中山世仇，武靈王夙懷兼併野心，必藉誣中山爲胡地，以正征討之名，杜預之說，或卽本此。春秋地理考云：「鮮虞亦曰中山，乃姬姓國，杜謂白狄別種非也；」公羊注疏疏云：「杜預謂鮮虞白狄別種，妄也；」左傳會箋云：「鮮虞非白狄別種。」是故鮮虞非狄也明矣！

晉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問世後，中山蒙受不白之冤，辱負夷狄之名者垂千七百年。鮮虞實係在狄姬周之後，出泥不染，在狄非狄，故澄清事實，昭雪冤抑，應自今日始矣！



影近者作



徐文珊

近來台灣又流行一套諺語：「九十不稀奇，八十正得意，七十小弟弟，六十還在搖籃裏。」好豪壯的氣概！的確，最近四十年台灣各方面的進步實在驚人！平均壽命已到七十五歲以上。九十歲八十歲人滿街跑，並不稀奇。但是輪到我徐文珊，則不僅稀奇，而且成爲奇蹟！

第一，九十年中瀕死未死者七次：

十九歲，在家鄉過河溺水瀕死獲救者一次。
二十六年，江西星子縣病至休克復蘇者一次。
抗戰時期，敵機瘋狂轟炸重慶，險遭炸死，
悶死，壓死者共四次。

四十五年，台中市寓所遭毒蛇咬傷，毒發至

壹

古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
今人說，人生七十才開始

全身麻木獲救者一次。

合計溺死未死者七次。七死一生。

第二，體型瘦，胃下垂。前半生不懂衛生，不運動，身體愈來愈瘦，也就愈弱。繼之以倒胃食量逐漸減退。減，減，減到今天，飯只吃一羹匙。水餃，有菜吃一個；沒菜吃兩個。饅頭，一個吃三天。有時索性不吃飯，只吃菜；蔬菜、豆腐、肉類（肥肉、瘦肉和蔬菜要剁碎，因為牙不好）合起來大半碗。零食，多餐。上一節課，一兩片餅乾。大家都知道我這「餅乾教授」。到今天，體重三十四公斤。

更妙的是，如此年齡，如此體力，如此生活

，竟能照常活動，不老熊龍鍾，不彎腰駝背，不

咳，不痰，不喘，無老人病，仍然上課講書，讀書，作文，寫字。非奇蹟而何？

首先要感謝遇難救我的仁人君子，一次一次把我由鬼門關上拉回。不待救而幸免的，只有天天之福了。其次就是政府在台建設成功，使大家

生活都能由脫困進而富裕。更重要的則是由國防與政治設施，使台灣得到四十年的安定。最後才是自己本身衛生常識的追求，三十年不斷的太極拳和柔軟操，每天運動。再有就是樂觀，工作，不憂慮，不怕死。心情極力保持平靜，愉快。

以上所述促成奇蹟的因素，有主觀有客觀，有可求有不可求。希望主觀的，可求的，大家都去爭取，使這可貴的奇蹟擴充，推廣，大家共享。杜甫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庇盡天下寒士皆歡顏。」白居易說：「安得萬里裘，蓋裏周四垠，溫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區區此心，如是而已。

貳

我生於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民前十二年，公元一九〇〇，十九世紀末一年）。由義和團之亂，引起八國聯軍入北京，國運最低潮，百分之百生於憂患。一九〇一年我算兩歲，今年一九八九，九十歲。再過十年，一九九九，倘仍健在，

便成爲第二個奇蹟！全始全終，貫徹到底，一人佔滿整個二十世紀。

前者撰寫一篇論文「創造中國人領導的二十世紀」，即站在二十世紀末，瞻望中國前途，世界大局，發出的呼籲。說是我豪情壯志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心聲，中國人的責任，也可以。刊出後國內外均有回響，足見同心同德，此心同此理同，非屬狂言。凡屬中華兒女，黃帝子孫，都應有此抱負。

就國家大局而言，這二十世紀一百年，是由庚子之亂，辛丑和約，國父革命第二次起義，到今年，可說是大起大落，險象環生，衰而又興，興而又衰，再由大衰而趨向大興，波瀾壯闊，有起有伏，有可喜亦有可悲。如由國民革命二次起義到今天的北平天安門學生示威運動一條線看，我堅信中華民族有前途，是不可輕侮的。奮不顧身，起而自救的都是青年，大部分是學生，知識分子。就憑這，中國有辦法，民族有發展。先

總統 蔣公說：「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不錯，我中國青年經得起考驗，能創造時代。中國的希望，就在青年身上。

由五千年歷史全程看，這一百年實可說是尋常的一百年，前所未有的，後亦不會再有。險惡，艱難，內外夾攻，根本動搖，但都被我們一波一波的克服了，闖過了。由過去證面前，我們有信心，像一齣戲，像一部小說，主角就是我們自己。

再由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看，則不僅我們自己有前途，世界人類亦將由中國而得救。此非大言，而是必然之勢。

參

民國六十八年，八十歲，曾寫「八十自述」，贈送親友。今年七十八年，九十歲，再寫此「九十自白」。前已說過的不重複，但有時大關節目不能不略略一提，以資銜接。該補的要補。後十前所未及，自然作爲重點。比較言之，這後

十年足抵前八十年。此次所述，內容著重在自我檢討與策勵，有心得報告，也有前瞻希望。與親友談心，也爲子孫後代指一方向：徐門子弟要記住，我的缺點、過失，要警戒、避免；能爲我補過，自然更好。我的優點要仿效，要繼續擴充宏揚，繼長增高；要立志，一切超過我，不可不及。自己缺點太多，國家多難，雖屆九十，不敢言壽。前在「八十自述」中，感謝父母教養之恩。茲篇所述，重點在感謝先二嬸母侯太夫人玉芳。對我天高地厚之恩！以及先大兄文祥義讓之德！事實前文雖已述及，茲再補述一二。

寒門不幸，先父瑞徵公（諱汝麟，清舉人，稱孝廉）以英年由黑龍江蘿北縣知縣任所積勞成疾，扶病回籍，一月後捐館舍。身後所遺，並非兩袖清風，而是兩肩債務。先母高太夫人蘭英不幸先一年棄養。文珊十二歲，依守孀之二嬸母爲生，與文祥大哥勉強同由高等小學畢業，不顧斷讀書種子，升中學，力不能供兩人；擇一讀書

，一就業爲商，作學徒。先二叔升甫公經商，已前卒，遺獨子文祥大哥。此時十七歲，文珊十五歲。取捨之間，難題加在二嬸母身上。就一般婦女常情而言，送自己兒子升學，姪兒留商，亦無足深怪。但考慮的結果，這樣作，心中不安，大義所不許。

最後，狠著心腸，捨自私而就大義：她說，讓讀書人的後代去讀書，商人的後代去學商。話雖如此，吾知其心中難言之痛也！偉哉，二嬸母！賢哉，二嬸母！殊不料中國文化精神被不識字的女性實踐力行了！小子何幸，乃能得此！飲水思源，生我者父母；稍識之無，能成學著書者，二嬸母也！今當九十年，祭告父母，尤當在二嬸母遺像前百叩首也！

民國二十二年，先二嬸母病逝北平寓所，享壽六十四歲。因抗戰不能回籍，安厝於北平郊區。二十五年三週年紀念，謹撰「先二嬸母事略」備述其一生事蹟排印成冊，分送師友同鄉。

嗣又於民國七十三年特撰「先二嬸母侯太夫

人玉芳義行概略」編入拙著「中國文化新探」書中，作爲附錄，承國立編譯館審查，認爲太夫人義行合於中國文化精神，應予表揚，同意列入書中，藉以事實印證理論。出版後拙著榮獲中正文化獎，先二嬪母與有榮焉，亦小子報稱先德之微意也。茲值九十賡辰，謹將此項義行概略原文另行加印若干，奉贈親友，敬希不吝教正。

七十七年春，有意呈請政府褒揚，先以書面探詢，不得要領，乃專程北上，赴內政部拜謁有關單位主辦官員，承示以現行褒揚條例，必須事關全國，方得呈請褒揚。太夫人義行固極可敬，但屬家族非關全體，恐難通過。區區此心，至今飲恨！

下面自我檢討，有缺點，有過失，愧對先德；有寸長，有學業上成就，謹掬以奉獻太夫人在天之靈。

肆

拘謹，膽小，是我最大缺點，與體質和天性

有關，家庭教育也有影響；獸板，欠開展，不敢見人，見人不敢講話，講話人聽不見，這是青少年時現象。中年以後，極力矯正，稍有進步，仍不能與一般人比。到了老年，再努力，又進步，經驗閱歷多了，事實所迫，尤其是敎書、演講、開會，逼着我開放，再開放。結果照青少年時期不可同日而語了。不過照能手仍然遜色。

無辦事能力，尤不能開創；勉強守成規，不能應變，不會更張，不能創新。說個笑話，打個比喻，去年行政院創設環境保護署，假如派我作首任署長，那只有抓瞎，不知從何作起，任命狀不敢接受。沒有作官的命，還只有作一個窮教書的。所謂飛黃騰達，升官發財，沒有我的份，也不作此妄想。

因循，拖沓，不知誤了多少事；雖極力矯正，仍未完全改善。

笨，心笨，手更笨。小時看人家玩，自己連玩都不會。一群小孩玩，我看熱鬧；大家合作，

我只能受支配。長大了還是笨。自己矯正、練習，效果不大。到如今，還是笨。三個兒子，都比我強。自愧不如！忝爲人父！

記憶力差，理解力稍佳，也不夠強。一本書讀了又讀，總記不住。記住某段某句，到用時找不到篇卷出處。上課講書，生字生詞要查；查了又查，總記不住。一部書，一篇文，講過多少次，再講還是要查。理解力却有進步，且進步的快，又多。除了自然科學之外，文史哲一類，確視前好的多了。雖不敢與人比，照自己早年則不能相比了。

對待人，自信熱情有餘。想到爲人謀之忠，有時作的不夠，常自引爲愧疚。能補救的補救，有的時過境遷，無法補救，負疚甚深！禮節來往，總覺人待我比我對人爲厚，因而有時悔，有時愧，不安於心。

不善交游，不善詞令，好靜不好動，很少出外作社交活動，所以朋友少。後來覺悟，人是社

會性動物，不可以孤獨，應該交朋友。改變作風，頗有收穫。在重慶，因編雜誌，要主動徵稿，交了不少學人朋友。勝利還都，大家星散，有的失去聯絡。在京滬時間短，機會少，無甚收穫。到台灣，初期大家心情不好，時局漸漸穩定，才開始活動。

我有一怪脾氣，不喜爬上坡，巴結大人物，必定人家找到我頭上，看得起我，我才肯上前。年相若，道相似的不在乎。但因機會少，所得不多。後來因在報刊發表文章，無形中結了許多文字交。有時在某種場合通報姓名，竟發現若干知音好友，一見如故，神交已久。此時心情之樂殆難描述。年輕時常被浮誇虛譽所害，再不敢上當。表面恭維應酬話，淡然視之。但有許多出於真誠，非出敷衍，則又當別論，輒以知音好友相對待。人到此時，才知道甚麼叫「朋友」，甚麼叫「知音」、「知己」，乃至古人「士爲知己者死」的道理。鍾子期死，俞伯牙摔琴，實在有他的

道理。

自己慶幸，像這樣眞朋友，得到不少。可遇而不可求，勉強不得。可惜，好多人出國了，聯絡不便，也有幾位不幸作古了！古人說，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到今天爲止，仍有許多，不止一人，已覺此生不虛，不孤獨。所謂「德不孤必有鄰」者是也。

假如從另一面看，一言一語，一文一書，平淡淡淡，如同清水，則清水而已，有何可知？必有些微味道，非僅清水，才有可知。由這裏看，則數十年爲學作文著書，不全是清水，亦可以稍慰。不過這並不意味着驕傲、自滿，乃覺功夫未白費，書未白讀，路未走錯，百尺竿頭更要努力精進而已。試看我晚年所作是否視前有進，即可證明。

如再進一步問，何以由相知而相交，甚至相親呢？在我看即一「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則相親，異則相斥。誰能道出人心之所同

誰就受人親敬。如更能就人心之所同，道人所能道，言人所不能言，或人之所未道、未言，而我爲之道出、說出，即如我替人吐出喉中餒，心中苦，覺得好痛快，焉得而不相親？孟子最能明白此理，所以他極力強調此義。他教人就人之所同而益同之；增加、擴充，由少同而多同，由小同而大同，一直奔向大同世界。我們中國喜歡講世界大同，即由於此。假如真能以此項中國文化精神推行於全世界，則人與人由相同而相親，由相親而互相合作，不是天下太平，人人如坐春風，只有樂而無苦嗎？還那裏有相爭，有禍患？孔子之所以爲世界聖人，即因他不僅能道出人所不能道，更能深一層，進一步，指出一條大家共同走向目標的大道。人總是人，是人就有人的道理，所以無論任何種族，任何國家，對孔子學說都能接受；只可惜多少人在迷失，而孔道宣揚傳播未盡理想，遂不免混亂耳！

另一項缺點，是好名重於好利。

講到好利，人之常情，說絕對不好利，那是違心話，不過輕重有別耳。重的把利看的比天都大，爲求利不擇手段，天下之亂源在此。我也未能免俗，不過有限度，不過分而已，只求能溫飽無憂，不爲飢寒困擾而已。可惜偏偏生在戰亂時代，生活迄不能安定耳！對於名，則看的比較重；但非虛名、假名，而只求與實相稱之名。例如作的文，著的書，知音的識者譽之，重之，唯恐不足。以之請獎，却認爲不值一錢，棄之如敝屣。如此者不一而足。人爲我不平，自己亦不平。自我檢討，周讀了聖賢書。論語第一章就講「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現在我慍了，愧不能爲君子，愧對聖人之教！修養不足之過。今後當切戒，以求寡過。

再進一步，有人知我，也用我，使得用其寸長，又比知我加深一層。有人雖知我而無用人權，同樣感於心，懷其德。不知我，不用我，雖告之，仍不用，或用而不能盡其才，則命而已矣！

俗語說：「無事在懷爲極樂，有長可取不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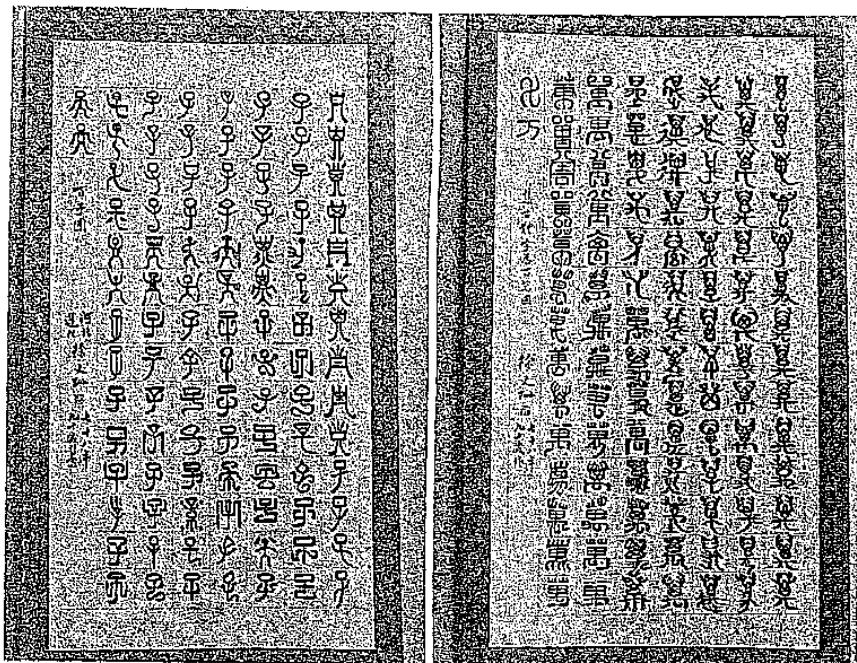
假如一個人一點長處沒有，就未免太可憐，也太可哀了！就我而言，雖不能說毫無所長，但是太少，也坦誠的述其一二。

純真的愛國心，強烈的正義感。

人人愛國，人人有正義感，當然我也不例外。不過以我這膽小力弱的人而言，在這方面的表現却極強烈；不僅有心，亦有行動。即從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起，即激於義憤，把史記研究工作暫時放下，辦一抗戰刊物，叫「協進」。這是民國二十一年的事。但只出了兩期，即因於經費而停刊。不死心，又編書，作計畫。到二十七年，居然用上了。教育部在武漢招考中小學敎科書編輯，即有編書計畫一題，胸有成竹，一舉成功。錄取後即派往重慶作編中學國文工作，用其所學以報國，深慶得所。告一段落後，轉中央文化運動會編學術性抗戰期刊「文化先鋒」，一面鼓



七十六年在台新屬居落成留影



集體字為百字子圖

集體字為萬字圖

吹抗戰，激勵民心士氣，一面與共產黨作思想戰。表面上國共合作抗日，實質上在思想誰也不饒誰。一同開會，結識了好幾個共黨文化人。想起來很好笑，在台灣作文、出書，無一不反共，但大陸的家屬告訴我，他們圖書館不僅收藏我的書，並介紹購買。好奇怪！

有人提倡台灣獨立，我反對，作文章，以和平口吻和他們談問題。回我信，辱罵我尊親屬，恐嚇我要殺我全家。報案，請保護，也想回報，但家人害怕，力勸而止。

台灣近年社會風氣不好，犯罪案太多，我看不慣，作文章登報，一次又一次，建議挽救，尤其是青少年犯罪太多，太可怕。但文稿送出，有時登，有時退。孩子們勸我不必多管事。不，我受不了！文章作不作在我，登不登在他，求我心安，盡我匹夫之責。

接受善言，虛懷若谷。

知道自己缺點太多，不謾短，不怕人指摘。

反之，越是明明白白指示我缺點的，越是尊敬感謝。即如黨史會副主委徐忍茹先生說我的文章是「漫脂浮膘，虛而不實」，便立即表示感謝，並極力改正。索性放下白話文改作文言，以求精煉。「先秦諸子導讀」全書，即以文言文寫作。歷若干時後，再寫白話文，便與前不同了。

文人相輕，我不輕人。文稿寫成，教我兒子看，照他的意見修改，不能不說是我的長處。

好學不倦，至老不休。

學無止境，愈學愈覺自己貧乏。看人家學問都比我豐富，既感不如人，尤覺到用時枯窘，於是決心追趕，補救。由進大學讀書起，因爲自知落後，不能不急起直追；加緊，加油，即從此時起努力。加以教書，編雜誌，編教科書，非讀書不可。深度既要加深，廣度尤須擴充。重慶九年，工作逼着我讀了許多想讀未讀的書，不想讀而許多。這一段收穫太豐富了！

到台灣，初期受約講三民主義與革命史，給

得獎。皇天不負苦心人！

我對國父與蔣公全部思想和實踐作深入研究的機會。進東海大學，先講國父思想，再轉國文，使我把古今連接，理論與現實貫通，各科學術，中西文化，融匯為一，打成一片。一面講，

一面讀，一面寫作。不躲懶，不示弱，不敷衍了事。自己逼着自己苦讀，用功。功課雖不太重，負擔却不輕鬆，收穫也就一天天豐富。學業是積累進步的，愈到晚年，進步，收穫，即愈快愈多。

前後相比，在效果上，何止一與十之比？回想起來，慶幸來台，未陷大陸；又慶幸離開行政工作，轉入教書行業。否則性命不保，學業落空。

應用文，本不能作。事逼到頭上，不容永遠

不能作。硬著頭皮試作，練習，慢慢也能應付了。對聯、祝辭、誄辭、壽序、祭文、散體、骈體，都拿得起筆，不好，但可勉強交卷。

文藝作品，本無興趣，為挽救社會不良風氣，作歌詞，多少也要一點文學味道。也要學，也

書法，有興趣，由漢隸向上，小篆、鐘鼎、石鼓、甲骨文，逐漸擴充，樣樣都敢試寫。不成熟，矮子裏拔將軍，居然也得不少獎。索書者有求必應，展覽已經多次。

社會學、文化人類學，與歷史有關，與固有文化有關，有興趣。哲學，由古代到現代，配合研究，得不少啓示。政治、經濟，在中國都有很像樣思想，前在重慶，都會涉獵，略打基礎。倫理、教育是固有文化的核心，都需以新舊相連貫配合。諸如此類，自將學習範圍推廣，雖都不夠精，不夠深，初步常識略有獲。

富於熱情，責任心重。

對於人，重感情，出於自然。悲、喜、想念、懸掛，有時過火，不能自己。對事，對職務，責任心重，唯恐事作不好，對不起公家；尤其是教書，對學生負責，不遲到早退，非必要不肯請假。總覺老師一人缺一小時，五十人缺五十小時

。小毛病不在乎，到了教室精神就來，病就忘了。
。怕批改作文，有人勸請人代改，我不肯。寧辭
課，不請人代。

心情愉快，不怕死。

這裏所謂不怕死，非指爲國犧牲奮鬥，乃指
壽命不長。自然有報國機會也不逃避。有人天天
爲自己壽命捏一把汗，即天天在苦惱中過活。我
不考慮年壽，一切聽其自然，樂得心裏輕鬆愉快
，活一天幹一天。工作，工作，愈工作緊張，身
體愈強壯，永遠沒有死的恐怖。

以上所述微長，或出自然，或由努力；有的
與人無關，也有時影響於外，微不足道，聊以自
勵以求精進耳。

又有若干事因老而益進，如理解力和見解。

更有許多因老而衰退，如記憶力、聽力，和處理
事務的能力是。常常顧此失彼，丟三落四，自己
和自己轉磨。完了自己覺得好笑。「背着娃娃找
娃娃」，是常有的事。

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現象。以我這拘謹膽小
的性格，在思想和文學風格上也應是謹嚴收斂的
，殊不料到了晚年却開放起來，不知不覺的思想
、觀念、文學風格都豪放、大膽，不再那麼小家
子氣。自己覺得受讀書的影響不小。如孟子、莊
子、史記、陽明思想，都不是拘拘小氣的作品。
薰陶漸染，日久即受益無窮，跟着膽也大了起來
。雖然年老而氣不衰，志不饒，這是我始料所不
及的。

五

綜計我的一生，假如把幼稚期除外，八十年
中恰好一半在大陸，一半在台灣。作夢也夢不到
的事，前四十年在成長中學習，歷練；後四十年
由成長而逐漸趨向成熟，繼續學習歷練，以至於
年老。前四十年家難，國難，轉徙流離，生活迄
不得安寧；後四十年初到台灣，驚魂甫定，國家
元氣未復，仍然過苦日子。逐漸穩定，經濟復興
，生活改善，最後一段則由繁榮、進步，長期安

定而進入奢侈浪費階段。另一面則因過分民主自由而社會發生流弊，政治上有爭吵，社會上犯罪多，大陸中共對台的威脅則始終未解除。

就個人生活而言，幼年家遭不幸，艱苦備嘗。稍長就業，僅能餬口。抗戰前後由流離失所而入於吃霉米、穿粗布的公務員生活。盼到勝利還都，又遭共黨叛亂，幣制貶壞，迄未過到正常公務員生活。只有到台後半期才逐漸改善，更由改善而不免奢侈。其實我所謂奢侈乃與前對比而言，視真正奢侈的人家遠不能望其項背。適可而止，已經滿足。以視幼年之艱苦，已算享福了！那裏是始料所及？

陸

不久以前，曾寫一篇文章「用七十年前少年心理看台灣」。現在可再上溯至九十年，乃至一百年前眼光看今天的全中國。我雖出生於九十年前，再上推十年，雖未眼見，但由歷史和前輩口述，以及事理推論，可得一概略。國家大事不多

講，講社會現象，人民生活，一般風氣，只閉目一想，已經笑煞人，嚇煞人，也氣煞人！

這一百年中國各方面的變化是多大？誰也說不出。國家大事，國民革命，有正規歷史記載，這裏不講，只講歷史所不講的種種。

光緒三十年，最後一次科舉考試，頭名狀元劉春霖，字寫得好，名字取的好，乾旱時期得「春霖」，好運道，佔了便宜。八股文政策論，講政治，十年寒窗苦的舉子怨聲載道。我家藏書有一種「考卷採新」，是選策論中優秀作品作為應考範文，其中作家以谷鐘秀為代表。這是清末革新措施的一項。我家遷化州，有貢院，大門外兩旁鐘鼓樓，到時候吹吹打打，我在孩提曾去看熱鬧，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一次州官（知州）到家拜會先父，執帖人前導，頂翎袍褂迎接，每進一門，必相互一揖。客廳入座奉茶，少頃辭去。出門，仍然行禮如儀。次日回拜。人家坐轎來，前呼後擁，現任官的排場。彼時家父在候補，未

有寶缺，無轎可坐；坐車。楊文表叔權作當差執帖，人家擋駕，禮到爲止。這是我親眼所見當時官場一部分現象。

大老衙門審案，州官大老爺坐在上面驚堂木一拍，跪下！問來問去，又一聲「打，二十板！」執刑的衙役把特製木凳搬在罪犯面前，將手扣在凳上，然後拿竹板打手心，一呀，二呀，……二十。轉面向大老爺回命。這也是我親眼所見實景，印象好清楚。

衣服，男的長袍馬褂，頭上梳辮子，帶帽盔（又稱瓜皮帽），白布襪，黑布鞋。女的半長襖，到膝蓋，肥大，寬袖（袖寬約一尺），襟袖必加黑緞邊，半尺寬，下面黑色百褶裙掃地。頭上，已婚的梳盤頭，未婚的梳抓髻，帶花、簪子、耳環、手鐲。這是禮服。兒童衣服，爲準備人長大，一定要放長；好幾年過去，還是長，始終穿不到合身衣服。再加上肥大，一個活潑潑潑兒童打扮得就像個小老頭，一點活潑的氣象都沒有。

本人就是由這樣一個小老頭變成今天老老頭的。出門作客，穿外出服，回到家立刻要脫要換。脫慢了要挨罵：「沒省沒費！」

吃的，夏日三餐，冬日兩餐。天短，省一餐。餓了，早睡，就不餓了。粗糧，蔬菜，平時雖中等人家不動葷。孝敬兒子孝敬父母吃小飯，有麪食，有葷菜。家人吃「大家飯」；熬白菜，是菜，也是湯，小米或高粱米、玉米飯，偶爾加豇豆，好吃多了。北方白米貴，過節或奉客才能吃。早晨，照例是玉米渣粥，偶爾加豇豆，老鹹菜或加拌豆腐。一年到頭，大略如此。

走路，兩條腿。近程無車可坐；遠程，騎毛驥，坐轎車。郵電，好像入民國才逐漸普及到各縣。汽車更晚。抗戰開始，外縣還沒有自用小汽車。

民初，還不懂甚麼叫「革命」和「民主」，還在憧憬着「真命天子」。講自由，就是無拘無束；平等，就是不分尊卑長幼。工業，只有手工

業，簡單紡紗織布機，沒有大工廠。外國貨來了，才有洋布，洋貨。外國人叫「洋人」、「洋鬼子」。銀元從墨西哥來，叫「洋錢」。人力車從日本來，叫「東洋車」，簡稱「洋車」；天津叫「膠皮」，上海叫「黃包車」。鄉下人對世界知識、現代社會，根本談不到。交通閉塞，教育不發達之故。這是民國初年的一般現象。大家循規蹈矩，奉公守法，社會安定。八十年前，親眼所見，親身所經，就是這樣社會。

到今天，民國七十八年，一切都變了。七年光景，變成兩個世界，兩個時代。好的一面，知識發達，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生活幸福，不平等條約完全廢除。抗日戰爭勝利，創立聯合國，國際地位一度達到顛峯，雪盡次殖民地之恥。論知識能力，我們能有多種可貴的發明。論工業製造，我們能自製高性能戰機、戰船，以及電子、機械、精密科學產品。論科學研究，我們有多人榮獲諾貝爾獎。論商業，我們的商品大量行銷

全世界，每年有出超，累計外匯存底達七百餘億美元。高雄、基隆兩港居世界前三、五位。在重現實的國際社會中不敢小覬我中華民國。此皆政府四十年建設之果。

不幸的是，上述優點之外，也不免許多缺點。例如：整個大陸陷於共黨之手，人民備受暴政苦痛，亟待救援。過分的自由民主，使人民日益驕狂，守法精神減退，以致違法亂紀，罪犯增多，風氣敗壞。另一面則科技上用力過多，文化學術上不免落後；物質生活趨向奢靡，精神生活日趨貧乏；人事日繁，而倫理道德衰退。從前沒有工業，不懂甚麼叫勞資糾紛，現在工業發達，勞資也有糾紛了，罷工也有了。從前為抵制日貨提倡購買國貨，現在則為應對方要求，大量減稅進口，無形中鼓勵購買外國貨。至於後果，當然隨之而來的是助長奢侈浪費。生活享受增加了，勤儉的傳統美德忘掉了。

有一利必有一弊，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

權取其輕。利弊輕重之間，想賢明當局必有所權衡也。

這是八十年後，親眼所見，親身所受的社會現象。請看，前後是不是兩個世界，兩個時代？我就是跨越兩個世界的過渡人物。

柒

最後就我一生作一回顧

吾生也幸，正值國運最低潮，大有爲時代；又幸而壽晉九十，眼看著國家趨於向上運。在此期間，民族國家橫遭無數艱難險阻，不被滅亡者其間不能容髮！考驗，逼迫，一而再，再而三；內憂，外患，接連不斷向我中華民族侵襲而來，看我們能不能化險爲夷，轉危爲安，更進而開創新局，別開新路？一百年的歷史事實一幕一幕從我眼前掠過。大起大落，大興大衰！再放眼縱觀五千年歷史，危險艱難，前所未有的世所罕見！在這一段歷史上，中華民族表現了不平凡的威力，不平凡的精神！增加了我的信心，堅強了我的

意志。再癡默，再拙笨，也喚醒了，也教訓明白了。

自我檢討，生在這大有爲的大時代，未能有所作爲；既無轟轟烈烈事功，亦少足資不朽之德業。愧對時代，愧無貢獻於國家民族！

回過頭再閉目一想，在這百年大變亂中，我却領悟了許多道理：

第一，人的一生假如是平靜無波，一帆風順，並不見得是最大幸福。雖能免於平地翻車，也不易把生活過得充實而多彩多姿。由坎坷不平的道路奮鬥過來，才是有聲有色，值得回味的生活。自己辛勤耕種得來的瓜果，吃起來格外覺得甜蜜。假如更能進一步爲大眾有所奉獻，在歷史上留些微痕跡，就更覺得生活有意義。最後結算起來，也覺得不空虛了。

第二，人的生命力大家相同。寅吃卯糧，或不自珍惜而浪費體力的，只有早走了。生而爲人，即有人的責任。保持健康，延長壽命，是權利

也是義務。雖不可貪生怕死，也須爲充實生活意義，而珍惜可貴的生命。

第三，處變要不驚，艱險不能懼；鎮定，勇敢，面對現實，自謀對策。

第四，主動，機先，制人而不制於人。你有一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以不變應萬變。

第五，自立，自強。不倚賴。要堅信，最可靠的是自己。自己站得住，天助自助者。

第六，團結，合作，合則力強，散則力分。

只有最愚蠢的人才要單槍匹馬。最好最壞的人，才破壞團結，結果害了大群，也害了自己。

第七，最重要是文化，是思想，是學術。平常人忽視，傑出人才真正了解，緊緊把握，善爲利用。說到此，我深深佩服古先聖哲，早已爲我們指出道路，立訓垂教。更佩服寰世中兩大偉人

，國父與先總統 蔣公。他們不只憑眼看得見的力氣。也知道看不見的文化力學術力，才是根本力。此根本力不僅能支配有形物質力，勝過

物質力，更能及之遠，行之久。尤其是救國家民族的大事業，豈僅匹夫之勇，槍砲之力所能濟？因此他們上承聖哲嘉言，外審世界思潮，針對當前局勢。追求全民之福，萬世之安。假如就近百年的往跡，透過表面，看裏層，當可看出其中一條思想線索，無形力量，支配着行動，走向理想的前程，才有今天的效果。這是一項事實，不容我們忽視。

本人雖愚，但讀書不輟。以文史爲始基，於兩偉人遺教遺規却深有所領悟。無形中講學著書，即以固有歷史文化爲基礎，下與兩偉人思想連貫配合，覺自然有一線索，隱然成一系統。在我淺見，認爲固有文化有兩項極爲重要的特點：

第一，崇高，偉大。由下學必求上達，必達於天人合一之境，使人以性善爲基點，在平等的觀念上盡量發揮，使人間人成爲天人，宇宙人。在人群中則稱爲聖人。功能普及於天下，延及於無窮。此種思想促使人人自尊自重，時時向上，

有利無弊。

第二，求實，求用。文化學術爲應用而創造，而產生，不用卽成無的放矢，一切落空。因此由孩提灑埽應對，必求上達於治國平天下。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雖知其不可而爲之。

由此一觀點看近世兩偉人，一貫相承，若合符節。雖口不言天人合一，實已功普於天下，德延及無窮。知其不可而爲之精神，實踐於晚世。私心竊幸，學有傳人，道能繼統。區區之心，實嚮往之。數十年爲學著書，以正統奠其基，以諸子百家宏其緒。進而以民族發展爲中心，利用近代學術由多方面探討其實質與生存發展之往蹟。

「中華民族之研究」即此項研究之報告。錢師賓四（穆）爲之序，譽爲完善之好書。雖覺當之有愧，亦足慰力不虛耗，路未走錯。

繼之作史記研究，以其爲歷史文化之精英，思想與事實之凝固，闡發其微旨，宏擴其功績。表現其史學文學之特長。雖屬一部專書，實關全

體。應視爲西漢以前歷史文化之結晶。因不惜多年於研究爲學中專力爲之。

嗣再集中於固有文化。文化構成歷史，支配行動，爲一切源泉。民族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由文化決定。文化構成的學術，文化的演變，都有盛衰優劣之別，一一爲之分析探討，寫成「中國文化新探」。嗣再落實於社會，而成「中國社會新探」。連前「中華民族之研究」，三書成爲數十年功力之核心，著作中代表。茲後所學，則又上追易經易傳。十年不死，當可交卷。

講到工作，我的性格、能力，不適合作行政官。不會辦事，頭腦反應慢，欠機警，更不能以圓滑手腕應付人事。教書比較單純，開頭由教書起，從小學而初中、高中，再到專科、大學，再到大學研究所。中間三度離開教書崗位，但未離開文教工作：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作中國文教科書編輯，中央文化運動會作編譯科長，中央黨史會作處長，都是文化學術工作。科長

、處長都是黨官。彼時屬訓政時期，以黨領政，地位與政府官員同屬中上級公務員。教書未經講師副教授，一步登天，直接得到教授。不過此項教授之獲得却比登天還難。原因是學歷證件不全，審查不通過。單憑著作送審，即以「中華民族之研究」三審通過，再經學審會四分之三以上高票同意，經四年之久，才得到破天荒第一次僅憑著作送審的第一張教授證書。

得到教授證書，大學可以教，研究所可以教。有一次中央黨部與教育部合辦的大專國父思想教師教學研究會聘我為講座。主講民族主義教學法；考選部舉辦公務員甲等特考，聘我為著作審查委員。這些榮譽，出我意料之外。文憑、資格，不知困惑多少人！

寫到此處，想起古代傳記文學，尤其是文人傳，幾乎每個傳記中人都是完美無缺的好人。這固然有一種隱惡揚善的道德精神在內，但就信史

而言，未免失真。本人此作，雖非傳記，但多述已短，力矯前缺。此自傳之所以可資提倡者也。近年政府規定，屆齡必須退休。精力未衰而投閑置散。但在我而言，學業的黃金時代却就在退休之後。袁懷之樂亦在退休後學業上收穫與鑽研。

近年有人喜歡講「代溝」，把老一輩人打入落後的舊社會。年輕的才是進步的新時代人。我反對，不承認有甚麼代溝。假如有，我要填平它，或架一座代橋。我更要為老一輩人鳴不平，我們不承認落後。年輕人不可以近乎驕傲的心理排斥老人。

拉雜寫來，信筆直書，坦白率真，不免放肆，而不拘體例。嚶嗚求友，相對談心。知我愛我，當不怪我。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吉日（農八月五日）

附九十自嘲打油詩

首先說明，我不能詩。多年來只作對聯謠辭祝詞之類文字，未學作詩。九十歲後，不服氣，開始學。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唐詩我讀過了，仍不能詩，可恥！學習，試作，竟草成十數首，只能算打油詩，沒有詩味，請讀者當初學寫字的描紅看。

題燕京大學洪煙蓮師詩集

爲應鄭孝穎先生徵文試爲處女作

流離轉徙五十年，北望燕雲天外天。

未名湖畔弦歌裏，猶憶尊師洪煙蓮。

註：未名湖在燕京大學校園內

戲爲小像自題像贊

九十青年靈鑠翁，人間奇蹟似神通！

老當益壯忘憂樂，勇往直前不肯停。

註：(一)我雖年屆九十，但精神健旺，體力康

強，心理上仍如青少年。回憶青少年時却體弱多病，迎風欲倒，自料不能及於周甲。故曰奇蹟。

是真是幻是傳聞？曰詩曰畫曰精神。

若問故都真面目，梅花還要讓三分。

另附故都像贊

七百年累積，五十載風霜。
遠看去如花似錦，
細體察却有棱有角，傲骨嶙峋！

註：北平爲自元朝建都至民國初年移治南京，七百年間爲中國政治中心。最近五十年却因內亂外患，歷經戰亂均未破壞。

又北平之建築方方正正，有內城、外城

皇城，紫禁城，層層拱衛。

註：北平爲自元朝建都至民國初年移治南京，七百年間爲中國政治中心。最近五十年却因內亂外患，歷經戰亂均未破壞。

象豪壯，不似弱者。

戲爲九十自述打油詩

其一

九十春光一瞬過，光陰流轉快如梭。
桑田滄海人間世，憂喜相參感慨多！

註：九十年世變多可喜亦多可憂。回首前塵

，如在昨日；而當年稚子已成九十老翁

其四

吟哦諷誦自孩提，獨喜陳編不我欺。
甘蔗倒吃方知味，樂此融融不覺疲。

註：自幼讀書，以至衰老，所涉雖多，終覺

古籍愈讀愈有味，如倒吃甘蔗，愈吃愈

庸庸碌碌嘆無爲，鼠歲投生鼠性隨。
孜孜矻矻求爲驚，恨無彪炳可留垂！

註：我生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年肖屬鼠。

其二

生性膽小，醫謂與心臟有關。因此只能

遵馬援遺訓，刻鵠不成尚類鵠，不敢畫

虎不成使反類狗也。

其三

轅下之駒雖遭困，不甘涸澈自求寬。

晚來出語多豪放，常慕莊生天外天。

註：生性拘謹，環境困擾，始而出語爲文，

運思構想，自難開展。閱讀既久，始受

益於中庸，孟子，易繫辭傳，再得力於

愚不可及自堪憐，不信才華出自天。
功夫到處神來助，遂使襄陽勝謫仙！

太史公史記。莊子書雖桀傲不馴，但他

註：生性魯鈍，但堅決不信天才之說。杜甫

以功力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李白則靠才能。結果後人却公認杜

勝於李。不才愚魯，但數十年勤奮，不

能不說今天的我遠勝於早年的我。

思想的繚放，却無形中影響我的思想領域。讀詩，則獨喜老杜的豪氣，廣大，予人以開擴的印象。例如：「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令嚴夜寂寥」。

註：讀書教學數十年，理應千慮一得。積之既久，便思一吐為快，因而薄有所述。

其八

登泰山有感。

巍巍泰嶽入雲端！威壓神州萬世安。

極頂曠觀天地外，幾人曾見界和邊！

註：民國二十二年春假，隨錢賓四師參加北

試讀拙作對聯，論文，專著，便可首肯。
○不復舉例。

其六

扶持正義挽頽風，負在肩頭掛在胸。

縱然蠻臂無能濟，亦足安然慰此生。

註：平時偶為政論，針對時弊，常得知音回

其九
十五華里。次早登日觀峯觀浴日，惜陰雲密佈，未能如願！

風和日麗艷陽天，燕語鶯歌任自然。

放眼曠觀天地外，何需仰慕三神山？

註：此作偶成，表現我人生觀。

其十

一波一波又一波，波波都為利張羅。

醒來坐享知足樂，何苦愁城當樂窩？

春蠶飽食農桑葉，尚有青絲饋故枝。

縱然不是名山業，亦作嚶鳴求友知。

其七

其十一 偶成

精衛能填海，愚公要移山。
老嫗磨鐵杵，人力可勝天。

註：鼓勵人以工夫勝天才。

其十二 五律一首

放眼觀天下，方知宇宙寬。
豪情千萬丈，壽晉九十年。
禹甸翻江海，神州倒地天！
不甘蟬臂短，隻手挽狂瀾。

註：此作徐初試五律，七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枕上。



與大陸家屬在香港留影

徐母侯太夫人行誼

徐文珊

壹 前言

中國文化由生活中創造，亦在生活上表現。其實質精神，存在於人人心中，這些存在於人人心中的實質精神多非文字所能記載或說明。所以我們不能只在文字上找中國文化。必須同時也在生活上，行動上去求，乃能得其全。這是研究中國文化必須具備之觀念。

更進一步，實踐力行中國文化的人，並不全在讀書爲學的知識份子，事實上却是不讀書識字的平常人反而有時表現的更多，更切實。讀書識字的人，倒不乏因書未讀通知識未達，而反爲不成熟的知識所誤，以致作出反文化，違道德的行徑。孔子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匹夫，即指無知識的平庸人。在這些人心中有一種信念，一種認定，堅持不放，所以其志「不可奪」。比強大的三軍力量更大，因爲它在內心，所以不可奪。古人所謂「禮失而後求諸野」，也是這個意思。像這樣的人和事，正史，野史，小說，戲劇，已傳下不知多少。其未獲流傳而遭埋沒的，更不知有多少！這是中國文化一項最大最可貴的特徵。「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到處都是。這些抱道自持的平庸人由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薰陶而得，牢記在心，適時表現，不求人知，無任何企圖

，只認為該如此作，就如此作，以求心安理得，此外一切不管。這不是無名英雄，而應該說是無名的賢德豪士。這又是我們講中國文化必須瞭解的一項重要事實。

基於上述，我要含淚泣述一位女中賢德豪士。而她的賢德所施的對象，即為不才小子。因此不僅知之深，敬之篤，尤使我感激涕零，沒齒難忘！今當垂老之年，謹述其嘉言懿行之鱗爪，以彰先德。至其盛德崇隆，不能道其萬一也！

貳 先二嬸母侯太夫人玉芳懿德義行概略

我要追述的是：

先二嬸母侯太夫人玉芳。

我家世居河北省遵化縣。為地方望族。先父諱汝麟，字瑞徵，清光緒丁酉科舉人，稱孝廉。官黑龍江蘿北縣知縣。二叔汝階，字升甫，業商。三叔汝翼，字贊廷。進學為秀才。原業教讀。偶與親友合營投機事業，不幸失敗，家產蕩盡。憂憤而卒。遺秀芝姐，與文承弟，均在髫齡。三嬸母李太夫人，守婦撫孤，終老不移。二叔升甫公體質素弱，因積勞亦不幸早逝！年僅二十八歲！遺文祥兄，生甫八月。二嬸母侯太夫人未及而立之年，亦矢志撫孤，勵節冰霜，以至終老。不肖文珊，先母高太夫人。生。長於文承弟，幼於秀芝姐、文祥兄。

徐門至此，家道既落，又連遭不幸，兩叔先後逝世！八口之家嗷嗷待哺。惟賴先父一肩擔負。初業教讀，不足維生。遠出遊宦，先後任黑龍江陸軍學堂教習，蘿北縣知縣。留先母在家慰伴兩位遺孀，不忍隨父赴任。家務則委託楊文表叔照應。禮聘塾師劉蔭軒先生在家教讀。秀芝姐，文祥兄，文承

弟和我之外，也收近鄰子弟數人附讀。每年兩次，由先父託妥人帶錢供給家用。兩年或三年，回家探望一次。我的童年就是這樣度過的，雖不能算是幸福，也可算是過的去。

可惜好景不長，先母高太夫人不幸逝世！不到半年，先父以羸體不勝北地奇寒，以及繁勞的政務，不堪負荷，致仕告歸。甫一月亦捐館舍！年僅四十五歲！這青天霹靂，驟然加在一家人頭上，該是如何的慘酷！殆難想像！更可惜的是這兩袖清風的廉吏，到撒手而去的時候，所遺留下的只有一筆一筆的欠人債務。其他一無所有。家中人口所遺，是二嬸母侯太夫人，三嬸母李太夫人，和四個未成年的孩子。計秀芝姐十六歲，文祥哥十四歲，我十二歲，文承弟七歲。喪葬事畢，塾師辭職，賓客散去。以後的事嗎，只有天知道了！

僅有的一所自住的房屋，一個大宅院，草房四合院。在無可奈何之下出賣了。償還喪葬費借貸和緊急債務。三嬸母娘家，遷安縣望族，家道小康。三位舅舅接三嬸母携秀芝姐文承弟至舅家築室別居，照應周至。依先母臨終遺囑，我由二嬸母教養。與文祥大哥三人，留在舊居，反向新屋主租賃西偏一室蜷伏其中。

文珊不敏，幼時尤愚。但在耄耋之年閉目一思，當時慘狀猶歷歷在目。每與兒孫輩述及往事至此，輒嗚咽不能卒述！

從先父瞑目，到局勢底定，約兩月左右，前後宛然兩個世界。中間成爲過渡時期。即此短短兩月期間，哀痛，愁苦，迷惘，變化，逼債，隔岸觀火，惋惜正人君子之身後淒涼，遠避三舍，唯恐責任臨頭，……說不盡的慘狀和不同態度，都在此時此地表現出來。真正的道義之交，古道熱腸之士，也在此時發揮出高度道德精神，一肩扛起這艱難責任的。那就是先父生前摯友徐月卿先生。這時要走的

走了，不肯來的不來了。但事情逼在面前，要辦。月卿老先生大客廳一座，和二嬸母約好：前廳的人物都到了。七嘴八舌，各說各話。亂成一團。我那時雖小，但清楚的記得，月卿老先生平時不發言，到糾紛難解時，才開口提出意見說明理由，斬釘截鐵，作肯定主張。一席話講完，大家默無一言，沒有人枝梧，異議。就這樣將問題解決，紛爭平息，若問他何以有這樣威權？很簡單，公正，合情合理，負責任，如此而已。以一個賦閑家居的窮秀才，能有這樣能力，使我們佩服！尤使我這不才小子既受其惠，又敬其人，並學得作人處事的大道理。

後院的事，同樣也是七嘴八舌。家務事，瑣碎，糾纏，分你我，重得失，都是人的常情。二嬸母精明，能幹。先母在時，爲人忠厚，謙讓，先父不在家，家務事即請二嬸母主持。那時先父在外作官，家中人口雖不多，但事情並不簡單，家庭教師住在前院大客廳，長年客，一日三餐，要像樣，往來賓客，經常不斷。經濟算盤要打，局面要維持。當時沒有郵政匯款，先父由外接濟家用，要靠親友便人攜帶，時間無法把握，有時便接濟不上。沒錢要辦事。這無米之炊的難題就落在掌家人二嬸母身上。我們小孩子不懂事，也不經心，只知道種種困難都解決了，平平安安的過來了。

等到家遭變故，這時難題就非尋常可比了！對於一個經常在家，足不出戶，又不識字的老太太二嬸母來說，成爲一種慘酷的考驗。但是事到臨頭，也只有硬着頭皮挺起來應付。她老人家堅強的很，不哭，不愁，不示弱。照樣在房裏一坐，該分派的分派，指揮的指揮。對於七嘴八舌，紛爭吵鬧，不怕，儘管你吵，「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公正，公平，公開，今天我們標榜的態度，她老人家在七十年前已經實踐力行了。也就以此壓服了所有家人，親屬，沒有人能勝過她，反抗她。就這

樣，兩個月混亂的過渡時期渡過了。若問她老人家何以能有如此的魄力和智慧？在我想，這和國父之革命，一重重的難關，意料中的，意料之外的，都渡過了，是同一道理。那就是立場堅定，處變不驚，情急智生，慎謀能斷。也就是事實逼出來的。當困難臨頭時，要鎮靜沉着，穩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低頭，不沮喪。如此而已。不過在有經驗，有修養的男子比較容易，出於弱女子，就難上加難了！當時我們四個小孩子年紀小，既不能幫助家人料理家事，也不懂得老人家所處的困境，以及所表現的道德與才能。到了今天，事過七十年，自己活到八十歲以上，回想起來，真是說不出的敬佩！

我們都讀過紅樓夢。在這部書裏，描寫每個人的個性和能力，都刻劃逼真。講才華，小小的賈寶玉，在爲大觀園落成，題字命名的時候，表現了文學的能力。在爲賈母辦喪事的時候，王熙鳳表現了辦事的能力，偌大的局面，照顧得周到，處理得有條有理。但她有優厚的條件：第一，有的是錢，由她使用。第二，有的是人，由她支配。第三，無人打擾她，完全由她作主。事情當然容易辦。講到先二嬸母，就不同了。她所處的境遇，遠不能與王熙鳳相比。錢，沒有；人，也沒有；打擾她的，却多得很。就環境而言，一優一劣，一易一難，顯然可見。王熙鳳心中驕傲，目中無人，口中帶刺。先二嬸母則心內慈祥，大公無私，面前對人，雖然在事情處理上，是非主張上立場堅定，但對人則尊重，客氣，絕無輕視無禮之處。就能力言，已非王熙鳳可比；再加以崇高的道德，更屬天壤之別。即一般人，亦難斬及。所以，淺見認爲先二嬸母侯太夫人玉芳，是女中豪傑！

按理，以先二嬸母之賢能，不應以小說中莫須有之尖刻人物相比，但因此項小說，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易於聯想。恐有人發生錯覺所以闡述如上，非敢不敬。

整整半年時間，先母高太夫人，先父瑞徵公，先後喪事辦完，臘下的問題是善後。賓

客散去，佣人解僱。三屯營的家屬尊長，三房娘舅，加上先父的血性朋友徐月卿老先生。先後把事辦完。三嬸母由舅家接走了，贖下二嬸母，文祥哥和我，三個人，在原寓西偏小屋蟄伏而居。賣家具，賣衣服，暫時餬口。

在關外的先父友好，聞得訊息，集資接濟，存母取子，得稍紓解，另由二嬸母縫衣自助。節衣縮食。由官宦鼎盛之家，陷於如此艱困之境！

接着問題又來了，十四歲的文祥哥，十二歲的我，因家遭不幸已輟學半年，不能長此荒廢。讀書問題逼在眼前了。於是二嬸母託人將我們兩個孩子送入本城東關高等小學堂。三年畢業，十七歲十五歲。理當繼續讀書。本地（直隸省遵化州）城內有由前清燕山書院改制的遵化中學堂。（正值民國元年，入學後，遵化州改遵化縣，中學堂改中學校。五年制改四年制。）入學方便，不需遠出就學。但是中學不比高等小學，要繳學雜費，買書。費用比較大。兩人都升學，經濟上不許可。如兩人都廢學，則不僅使書香門第斷了讀書種子，對於家境復蘇，也將絕望。擇一而讀，負擔較輕，家道亦有復興希望。於是原則上決定，一個升學，一個就業。就此項決定而言，已極難能可貴了。

接下來的問題就更難了。那個升學？那個就業？一個是老人家的獨生子，大兩歲。一個是姪兒，小兩歲。在當時所謂就業，也就是進商店作學徒。只有這一條路。工作清苦，待遇微薄，也無可奈何。就兩人身世而言，先二叔生前經商，先父讀書，有功名，作官。大哥有母，我則父母雙亡。局勢明明白白擺在面前：以愛子之心，節勵冰霜之苦，送自己的兒子升學，姪兒去就業，是天公地道的事。也是很自然的事。人人可以諒解。但老人家不肯。這樣作她心不安。不講自私的話，只考慮對徐家，對先父先母，對我這孤苦伶仃的小孩子，道義上的責任，攜的太重。按之常情，在一個不識字的老太

太可以意識不到這一超現實的問題，我行我素，送兒子升學，一切都了。沒有甚麼考慮，自然也就沒有難題，沒有困惑。但她不肯，偏要自討苦吃，把這一難題攬在自己身上，把自己脚步走向分歧路上。在這時，我們可以設想，當時老人家心中在交戰，是左，還於右？看看兒子，再看看姪兒。……想想兩人的身世，再想想怎樣才使自己從內心深處得到長久的慰藉。這一連串的問題，繚繞在可憐的二嬸母心中！是慘酷的事實苦害了她，傳統道義苦害了她，中華文化苦害了她！

小子何幸，得到這樣賢德的二嬸母！可笑我這十五歲的小孩子，既不能挺身而起，勇敢的自告奮勇，讓大哥去讀書，自己去就業，又不能以溫語慰藉慈懷，只知道哭，只知道對不起二嬸母和大哥。三個人哭成一團，再哭着送大哥出門，說不出一句話。到現在回想起來，只有悔，恨。恨自己太笨，太不懂事！歸根究底，應該說是我苦害了老人家，也苦害了大哥。等到今天我在學業上微有所就，要想以涓滴回報時，兩母子都已成了古人！也都進入中國文化中超道德的領域，升入天堂！不過是文祥大哥亦以二十八歲英年先二嬸母而去，尤為可痛！天不見憐，不知何以至於此極也！遺嫂張夫人，孤嗣昌姪，亦以冰霜之志，撫孤力學，卓然有成。惜均陷留大陸，未能來臺。近悉均尚安健為慰。

參 不才子的力學

回想當時，大哥去就業了，此後的事，只看我了。在這時，只覺得像一塊道義的磐石重重的壓在這孤苦伶仃而又幸運的傻孩子身上。努力，再努力，把書讀好。中學四年，成績逐年有進步。由入學考第三十四名，到畢業年，考到第三名。僅僅算是未使老人家失望，心沒有白費。這是第一步。

接下來談不到再升大學，只有就業，教小學。教了一年，因未經師範教育，須經試驗檢定，要考

。普通中學未讀教育學科，但是要考，即所謂試驗檢定。考不合格，書便不能教。只有硬着頭皮去考。預備都無從預備起。結果下來，奇蹟出現了！竟以全榜最優等第二名考取合格。不但小學可以教，並因成績優良，受考試委員賞識，不次升遷，聘為師範講習所教師，學生是小學教師和準教師。我成了老師的老師。這時才二十一歲！對老人家和大哥來說，又是一種安慰。家境自然也隨之好轉。這是第二步。

三嬸母、秀芝姐，又不幸先後逝世！胞弟文承年長之後，由舅家回遵化家升中學。接着升大學，就業。擔起家庭經濟，騰出我對家庭的責任，又得朋友的資助，使我多年升大學的心願得償，考進燕京大學。以工讀辦法，逐漸自給自足。以如飢如渴的心情，把想念，該念的文史功課狼吞虎咽般的往下吞。一二年級硬要選讀三四年級的專門功課。消化不良，加油，開夜車。在此期間，得到恩師顧頡剛教授由激賞而給予工讀機會。即在工讀中作了學問，獲得進步，得在學業上打一基礎。繼由錢賓四（穆）師在學業上給予極深的啟發與導引。至今民國七十三年不輟。此外，對胡適之（適）師則在燕大畢業後就業中爭取受業旁聽的機會，一學年的中國哲學史，飽餐固有文化的精髓。這三位老師對我的學業賜與太大了！這算是第三步。

燕京大學畢業後，應邀進入北平滙文中學教書。中日戰起，家鄉成為戰區，舉家逃難，受驚。當時二嬸母在世，不堪戰亂之苦，於是輾轉託人借軍車將老人家及所有家人接到北平。這才得朝夕侍奉，稍進甘旨的機會。在我想，一面請老人家在此安享餘年，一面也可同時使我教學相長，得進修機會。殊不料老人不慣外出，思念家鄉，心情不能安定。但此時因戰局逆轉，家鄉遵化縣已淪入敵手，勢不能回過頭自投虎口，只有溫語勸慰，設法散心解悶。無如抑鬱日久，引發舊病，醫藥罔效，竟在思

念故土中與世長辭！抵達北平僅一年有餘。壽享六十三歲。安葬於北平安定門外基督教義地。嗚呼！偉矣！嗚呼！痛哉！

自此以後，抗戰八年，我以隻身隨政府在陪都重慶，從事以文化教育致力抗戰建國工作。以微功獲政府頒授勝利勳章。接着政府還都，播遷來臺，仍緊跟着政府，致力於反共復國。文化，教育，寫作，習寫甲骨篆隸。將近四十年了。用功，努力，不敢稍事鬆懈。截至七十三年初，計著作，編輯，書籍十五部，其中「中華民族之研究」得獎大小四次。又僅憑此書送審，獲得教授證書，成爲一步登天的合格教授。（未經講師副教授不憑學經歷）「國父思想淵源與實踐」獲得七十一年度教育部學術獎。民國六十年又以著作獲選爲好人代表。給予獎章獎狀獎品等多件。

肆 以 學 業 報 答 盛 慶

最近拙撰「中國文化新探」書稿承中國文化復興推行委員會及國立編譯館會同審查，認爲有出版價值，由國立編譯館列入教科資料，收印出版。引爲榮寵。就自己本身而言，此書爲晚年積學精研之果，內容價值在前著各書之上。因以此書奉獻於先二嫡母侯太夫人玉芳及文祥大哥在天之靈。以償數十年區區上報深恩之微意，並以彰顯先德而勵世風。

及今回想，壽至八十五歲，得識之無，學業上薄有所就，皆先二嫡母侯太夫人玉芳及文祥大哥之所賜。區區成就，不足云報，亦聊以慰藉英靈，並藉以自勉。當以餘年，更求精進耳。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農曆甲子新正吉日。

晏陽初九十三述

晏陽初口述
李又寧筆錄

第一章 火種的故事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這火種來自何處？來自遠古，來自近世。因此，話得從頭說起。

親恩永懷

行年九十，即使有憂，還不是徒添白髮；縱然有求，怕也是天鵝之歌。然而，我一生耗在憂求之間，於今，還能改嗎？唉！剩得瘦骨一把。所幸我心仍在跳躍，因為那兒有一粒火種。不論早春暮冬，不論風雨晴晦，它總是不息地燃著，與我共存。火種法力無邊，賴它依稀可辨通往過去的幽徑，令我低徊；也隱約可見引向未來的道途，令我亢奮。過去、現在、將來，都在火種裏結而爲一。

我的鄉井在四川巴中縣。那兒，有我多少脚印，踏在山之巔、水之涯。那兒，埋葬著父母親的慈骨，也珍藏著童幼年溫馨的記憶。儘管我是四海爲家，有時午夜夢回，難免鄉思萬縷。書聲、絃歌，以至樟茶鴨、豆豉魚，都是可懷念的。儘管最近三十多年來，我常用的是英語，偶用母語，鄉音未改。記憶中的故鄉，隨著我環繞天涯

究竟那一年，在巴中出生了我，是個疑問。

我一向以爲，生於西曆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可是，近年家鄉親人來信，說我九十有三了，也就是生於一八九〇年。

晏族子弟取名，照族譜排行，是：「名正言順，事成禮樂興；聲鴻室大，世代文章盛。」遠祖晏順寶、晏事叩、晏成才、晏禮忠。父親諱樂全，字美堂，承繼先人之業，是塾師，兼諳中醫學，能看病開方，鄉人敬重他的仁心仁術，按照傳統，稱之爲儒醫。

母親娘家姓吳，經濟景況似乎比晏家稍強。在許多方面，母親是個傳統的女性——不識字、

小腳、持家勤儉、教子嚴明。她是位真正的嚴母。有一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年重陽節，大哥和他的朋友去登高，意氣風發之餘，飲酒以助吟唱。大哥竟喝醉了，歸途中，遇到一位晏族的晚輩。不知怎的，兩人話不相投，大哥把這位晚輩罵了一通。後者心有未甘，飛跑到我們的母親面前告狀。大哥一到家，母親立刻集合全家大小，訓責大哥一不該喝醉，二不該酒後失態，給晏家丟臉。大哥低垂著頭，不敢申辯。他那時大概已三十出頭，有妻有子，而且是巴中縣游擊（武官）的掌稿（文書），在鄉中算是有頭有面的。可是母親仍然拿出鞭子，命大哥伏在一條板凳上，氣顫顫地說：「我今天要是不打你，是我對不起晏家。小輩要是都學著喝醉，還了得！」刷！刷！刷！他不敢吭一聲。我們默默無言，只能暗中替他難過。這件事常使我聯想到中國母親在家中

的威嚴。我一生與煙酒無緣，也許和這件事，多少有點關係。

父母親共生育四男二女。我是意外的么兒。生我時，母親已四十左右。她的奶水不足，那時既沒有奶粉，更沒有嬰兒食品。鄰舍的一位嬢嬌，是母親的好朋友，看我瘦得怪可憐的，天天嚼咀米飯和鍋巴餵我。感謝她的哺飯，我居然長大，而且活到這把年紀。於今，醫生說，我很健康

，血壓正常，膽固醇不高，吃得下，走得動，看得見，聽得見，手不抖，而且還能講課、上班。擺龍門陣，話定縣當年，更是樂此不疲。老天垂愛，有過於此嗎？就是有點小遺憾，活到老，胖子不見了。對我來說，長胖是天下最難的事。在這怕胖的時代，我得天獨厚，瘦有瘦勁兒，也聊可自慰了。

據家人說，我的外形像母。她白淨清秀，頗有威儀。但在神態和性情上，我秉承父親的成分居多。我怎樣也記不起他發怒的樣子。在我的腦海中，他是個典型的讀書人，談吐斯文，待人和氣。最難忘的是他的笑容，溫善可親，好似春天的陽光。「春風風人」一語，用在他身上，非常恰當。從他，我常想到身教的重要。

民本思想的火種

父親是我的啟蒙老師。四、五歲的時候，我開始到塾館上學。那時的小孩，真是心無二用。

天不亮起床，草草洗臉、吃飯，就跑到學堂，一直讀到中午。回家吃中飯。再回校，讀到晚飯時間。飯後，在黯淡的菜油燈下，溫習一天的功課。除了年節，沒有假期，也沒有週末。

讀的是傳統的教科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字詩」、「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雖然讀的書，半懂非懂，但我不以為苦，從不逃學。老天給我的記憶力頗強，讀一、兩遍就能背。後來因為工作，簡直沒有時間再讀古書，但有些句子，我至今能背。我覺得背誦、朗誦，是很好的教育方法。我小時愛朗誦、跟同班一起搖頭擺腦地朗誦，興味無窮。從母親我秉承了一副洪亮清晰的嗓子，老師們愛聽我朗誦，對我是一種鼓勵。我後來喜歡唱歌、唱聖詩、能夠講演，大概和我幼年的朗誦，不無關係。我也喜歡聽別人朗誦、唱歌。聲音的變化，在空中的激盪搖曳，對我具有莫大的魅力。

我讀的古書，雖然有限，但它们卻悄悄地，在我幼小的心田中，埋下一粒微妙的火種，要經過一、二十年，我才發現它的存在和意義。那是

什麼呢？就是儒家的民主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觀念。平民教育運動、鄉村建設運動，不論在中國，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實踐，而以天下一家爲最高宗旨。

幼年的教育，也深深地影響了我的人生觀。

天天向「天地君親師」的牌位磕頭，日日夜夜對著這牌位，口誦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哲言，儘管那套大道理，不甚了了，腦袋裏還是裝滿了它。我很早就有「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壯懷，似乎以此爲當然。個人、家、國、天下，既是一脈相連，讀書人的理想，大則爲民從政，小則顯親揚名。實際上，兩者是一回事，也就是功名致仕，其極致是爲一國之相。科舉未廢前，我也做過這樣的夢。現在回想，覺得有點可笑，但也可見，我自幼心高好強，具有治國平天下的豪志。

平民教育、鄉村改造，都是放眼世界的運動，和我小時的理想，可說是殊途同歸。

父母親對我的寄望，也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股原動力。祖上數代書香，卻沒有功名，家境十分清寒，既無田產，連住的房子，都是租的。父母看我這么兒有志向上，慰喜之情，自是不免。爲鼓勵我，父親賜我字「陽初」，意思是旭日之初。後來，我以字行，很少人知道我的原名——

興復。小名雲霖，是只在家中用的。

父母望我成器，鍾愛我，但不溺愛，母親尤不姑息。因此，我不得不努力作個小大人。那樣子，回想起來，怪滑稽的。頭上掛著六條小辮子，是姐姐們代梳的。身上終年穿一件土布長衫，洗得乾乾淨淨。腳上是布鞋布襪。母親隨時在旁邊提醒：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吃有吃相。既不准我們跑，也不准我們跳。有一次，我和幾個小朋友在街上走著，忽然間，下起雨來了。我們就頂著雨，照舊斯斯文文地走回去。

鞭訓難忘

我小時，沒有什麼娛樂可言。只記得，偶爾騎根竹竿當馬，也就是竹馬，在河邊溜達蹣跚。我二哥會拳術，我跟他學了幾手，卻不料因此引出一件事來。

一天，放學回家，途經一廟，鑼鼓正喧，在演戲謝神啦。這熱鬧，小大人拒絕不了。我正看得如癡如醉，忽然，背後被人重重一推，幾幾乎栽了下去。我望後一看，推我的原來是一位同學，正在咧著嘴，爲這惡作劇得意呢。不知怎的，我怒從中來，一巴掌打到他臉上，立刻顯出五條指印。我萬沒想到，練拳後的手會如此厲害。我呆了，小孩哇哇大哭。我料想，他必定會去我家告狀，我因此不敢回家，懊悔萬分。東蕩西蕩，直到夜深，猜想家人都已入睡，我一溜煙鑽進房中，蒙著被，希望就此了事。母親提著燈來了，揭開被子，用鞭子痛打我的屁股。咬著牙，我不

敢哭。

母親呀！您打得對。您知道嗎？這件事常常告誡我：忍耐！忍耐！忍耐！知我者多認爲，我的自制力甚強。知我淺者，說我是天生的好脾氣。是乎？非乎？我自己知道，若不是忍耐，我無法活到今天。若不是忍耐，我早不願爲我的運動去捐款求人，看人臉色。若不是忍耐，我早不願住在窮鄉僻壤，讓蟲子咬、蚊子叮。也有想發脾氣的時候，但只要想到您的鞭子，我就會心中默唸：「小不忍則亂大謀。」所謂大謀，就是父親耳提面訓的古聖哲理，就是那照亮我人生旅程的火種。

第二章 腹有哲理氣自雄

我的童年，正當中國天翻地覆。帝國主義的侵入，使樞要地區，發生顯著的變化。變法圖強的思潮應運而生。然而我鄉巴中，地僻民窮，交通阻梗，文化閉塞。一般人謀生且不暇，對國家

大事，抱著「天高皇帝遠」的傳統態度。既沒有出過知名的立憲派，也沒有見過可歌的革命黨。說來可憐，我小小在家時，看不到新式的報紙雜誌，對當時的政局，也就無從關心了。

所幸，由於一種機緣，父母親在科舉未廢前，已覺察出有改弦易轍的必要，因此替我選了一條新的道路。這抉擇是我生命中的轉捩點。這條路，說新也並不怎麼新，因為前此三百年，多少人披荆斬棘，才漸漸地走出它來。要談我以後的生活，還須倒敍一下這條路的歷史。

內地會

十七世紀初葉，天主教傳教士，身穿儒服，來到中國。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文化，有一定的貢獻。十八世紀初，羅馬教皇禁止中國天主教徒遵守中國的政令習俗，如祭祖祀孔，發生「禮儀之爭」，清廷因而禁止傳教活動。

一八〇七年，美國倫敦會傳教士羅伯特·馬

禮遜（Robert Morrison 一七八二—一八三四），到達廣州，是基督教來華傳教的開山祖，也是最早中文「聖經」的翻譯人。他不但對新教的傳播，作了巨大的貢獻；對西學的入華，也有很大的影響及於後世。他編纂的「華英字典」，方便了中英文化的溝通。為紀念他，一八三六年在廣州正式成立了「馬禮遜教育會」。此會的宗旨，塑造了以後的大部分西學堂，包括我所讀的在內，因抄一段譯文在此：「本教育會的宗旨將是在中國開辦和資助學校，在這些學校裏除教授中國少年讀中文外，還要教授他們讀寫英文，並通過這個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種知識送到他們手裏。這些學校要讀『聖經』和有關基督教的書籍。」我所讀的學校雖不是「馬禮遜教育會」所資辦的，但教學大致與此宗旨不差。

影響我一生至深的，是內地會。此會是怎樣來的？鴉片戰後，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華的活動，逐漸由五口、沿海、華北，擴張到內地。一八五

四年，英國的中國佈道會，派遣傳教士戴德生（又名戴雅各 James Hudson Taylor 一八三二—一九〇五）到上海、寧波一帶行醫傳教。因此會缺乏財力從事較具規模的傳道工作，戴氏於一八五七年脫離中國佈道會，而自行傳教於浙江各地。一八六五年，他創設了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其原則有四。（一）這個會是跨宗派的，任何宗派都可參加；（二）這個會是國際性的，任何國家都可出人出錢；（三）這個會要求傳教士和中國人打成一片，生活、起居、衣著儘量地中國化；（四）這個會的主要目標不是招收教徒，而是面向全中國以最快的速度傳播福音。

由於戴氏的熱誠和才幹，內地會成為入華傳教最具規模的教團。總部設在倫敦，總辦事處在上海。一九〇五年，戴氏在長沙去世時，內地會在中國共有八百二十個教士。去世前不久，他曾到四川去巡視教區。在一隻江船中，我碰到過他，很衰老的樣子。我最記得的，是他睡在一個很

特別的枕頭上。枕頭中間有個洞，他的一隻耳朵就貼在這洞上，大概這樣耳朵可以通氣。

內地會入於四川省，早在一八七七年；一八九五年，在保寧府創設教堂。兩年後，英國聖公會的一位青年牧師，William H. Aldis（一八七一年—一九四七），奉內地會之派，到安徽省安慶府，學習華文和習俗。歷經旅途的艱險，在一八九八年六月，他到達了保寧。在那時期，一般川人的反教情緒激昂，引起教案多次。凡是官吏，不論品級，都是以教案為頭痛的。四川總督也不例外。當 Aldis，也就是姚明哲牧師，剛到保寧，川督就令全省教士撤離。姚牧師不得不隨所有的傳教士離川東下。他信心堅強，不懼危險，半年後，又回到四川。

廿世紀初葉，巴中工商業發達，教育事業和文風也比鄰縣昌盛，講究讀古書，也歡迎西學，內地會在巴中開設了一個福音堂。堂中有三位外籍女傳教士，延請我父親作中文教師。我父親也

做過姚牧師的中文教師，他有詩云：「炮響天明
起著衣，洋堂教授猶嫌遲。我兒何日得知事，睡
到鄰家飯熟時。」由此可見，父親教書的辛苦及
傳教士學習的努力。巴中縣有城牆，有鐘鼓樓，
早午晚鳴炮報時，等於是全城人的鬧鐘。那時代
，鐘還是貴重之物，非普通人家所能有，鍛更不
用說了。

初識苦力之苦

一九〇二年左右，姚牧師在保寧府開辦了一
個西學堂。巴中福音堂的傳教士，勸父親送我去
這學堂讀書。因為與傳教士往來，父親體會到古
書之外另有世界，西學是潮流所趨。他具有這識
見，比巴中縣人要早好幾年。母親也很開明，不
但沒有阻攔送我去保寧，沒有流淚，還鼓勵我說
：「男兒志在四方。你出去好好讀書、見見世面
，將來出人頭地，也替家鄉和晏家爭光。」母親
的理智勝過感情，從不要求我承歡膝下，總是不

斷激勉我向外發展。我一生以事業為重，由來有
自。有時自問：如果父母都是因循守舊，我現在
會在那裏呢？

一九〇三年夏秋之間的一天，大哥陪著我，
踏上往保寧府的道路。這是我第一次親身體驗到
古蜀道之難。處處皆是崇山峻嶺、深溝險壑。天
府之稱，是指四川盆地，它的平原面積還不到全
省的百分之三，它的周圍都是巍峨的山嶺，交通
十分閉塞。到本世紀四十年代末，四川省沒有一
寸鐵路，半數以上的縣城不通公路。

背上揹著一個小包，裏面是換洗的衣服；手
裏提著一個三、四層的飯盒，裏面是米飯和豆豉
炒臘肉丁。我跟著大哥，翻山涉水，行行復行行
，走了四百里，共五天。有些地方，連路都沒有
，只能順著田間的羊腸小徑，左右迂迴前進，一
不小心，掉到田裏，變成了泥人。

那年代，四川的游匪強人，為數甚衆，搶家
刦舍，出沒無常。居家且有險，何況長途跋涉！

與我們爲伴的，是販鹽的苦力。我是這行列中唯一的小孩子。我腳走得起泡，真想哭。有時實在走不動了，大哥請一個鹽販背我。背一里，一個小錢。背一小程，我自己走一大程。

鹽販的堅苦，非親見者難以想像。他們每人揹著一、二百斤的鹽包。爬山越嶺時，氣喘不休。

下山也難，匍匐而行，萬一落足不穩，會翻跟斗滾下去。晚間，我們一道在山村陋棧借宿。十幾個人一間屋。床是架在凳子上的一塊木板，上面鋪著一層薄薄的稻草。睡前，苦力解開上衣，用一塊布沾著水，洗滌肩背上的血汗。黑紫的疤痕，滿佈肩背，看來好嚇人。大哥及我，同他們一起，在一個大木盆中，用熱水洗腳、泡腳，以消除全身和足部疲勞。我看到他們的腳和腿上，血管和筋脈突出得像是一條條的小青龍。盆中的水，一會兒就變成了泥漿。

勞力者呀！這是我第一次與你們共同生活，我稍稍體會到你們的痛苦和堅忍。也可以說，我

從生活中受到了一次教育，不是從書本或學校所能得到的。我朦朧地意識到：民間的疾苦，必須從生活中去了解。要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這意識才能逐漸發展爲一套具體的實踐方法。

姚牧師與西學堂

大哥帶我到達姚牧師的西學堂時，是在天黑以後。姚牧師自己來應門。在黯淡的煤油燈下，他的高大身子，穿著黑色長衫，像是一個龐然黑影擋在面前。一抬頭，我看見深陷的兩眼，熠熠發光，照著淺黃的鬚鬚。這形象，我前此從未見過。小孩子怕鬼，又怕洋人，由於這心理，我頓起害怕之感。

大哥把我留下，他自己去一客棧。姚牧師領我去學生宿舍，四個人住一間屋子，每張床睡兩人。我馴順地上了床，雖然疲倦不堪，可怎樣也睡不著。明天大哥起程回家，我就看不到親人了。陌生的環境、陌生的老師、陌生的同學，過得

來嗎？要是過不來，自己又走不回家。越想越擔

心，竟哭出聲來，把姚牧師和同學都鬧醒了。

第二天清早，姚牧師把大哥從客棧請來，對他說：「令弟還小，還是帶他回家吧！過兩、三年再來罷！」

這話使我羞愧交併。「爹娘滿懷希望送我來上學，如果就這樣回去，那有面目見人！」我請求大哥讓我再試一晚。這一晚仍舊想家，但我下決心不哭。再一次，我學會了忍耐。

科舉廢後，中國的教育制度，經歷了一段新舊交替的雜亂時期。姚牧師的西學堂，相當於後來那一種學制，實在很難說。我想，略似後來的高小和初中程度。西學堂有二十個學生，在十四歲到二十歲之間，我是最年幼的一員。大多數學生的家住在保寧，是走讀生，其餘四、五人來自外縣，住在校中。學堂由內地會資助，學生不用繳學費，只繳很有限的膳宿費。週日，住宿生一起吃簡單的中國飯。星期日，姚牧師請我們住校

生去他家打牙祭。

西學堂和內地會教堂，同在一個院子裏。學堂的規模很小，一間是我們的教室，一間是宿舍，另有一方操場。姚牧師和他的家人，住在學堂隔壁。他一家人，態度謙和，毫無一些在華洋人的驕橫之氣。他學漢人，把前面的頭髮剃光，後面掛一條黃髮長辮，有時戴瓜皮小帽。也學了中國讀書人的斯文，可是洋溢著青春歡愉的氣息，望之精神一爽。他那時已三十多歲，可朝氣勃勃、身體健壯、精神飽滿。我們學生，受過禮教的束縛，倒顯得少年老成。耳濡目染日久，我們也「返老還童」了。

姚牧師是西學堂的校長，兼主要教師。他一人教數門課程：英文、數學、地理。英文是最重要的一科，每天都要上。姚牧師是英國人，發音準確，使我受益很多。我們讀英文，也像讀中文一樣，老師讀一句，學生在下面跟著朗誦。這些課目，都沒有教科書。老師把要點寫在黑板上面

，學生用石筆抄在石板上面。筆、墨、本子，都是窮學生所買不起的。

本著「爲基督征服世界」的戰鬥精神，早期來華的傳教士，企望「征服崇拜偶像的中國」，卻發現孔夫子擋住各方要道。到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傳教士已從現實中得一結論，那就是耶穌必須與孔子聯盟，才能攻進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必先中國化，而後方能化中國。姚牧師和他的西學堂，就是這結論的一種體現。他不但在生活、態度、衣著上盡量中國化，還爲我們請了一位秀才來講「四書」，教中文作文。姚牧師每天爲我們講解「聖經」，常以儒家的學說作爲詮釋。禮拜日，教堂舉行主日崇拜，學生自由參加，不是硬性規定。姚牧師的中國話雖然說得不流暢，他的講道，我們不大聽得懂；他也不擺出道貌岸然、莊嚴神聖的樣子；但從他對我們的愛護備至，諄諄善誘，我們看到了基督的榜樣。「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可用來形容姚牧師的以身教感人。

。因此，我和數位同學，於一九〇四年自發的領受洗禮。

姚牧師原是海洋測量員，因見當時有些來華傳教士趾高氣揚，採居高臨下之態，引起中國人的反感，他深以爲憾，於是放棄了本業，從事神職，不惜萬里跋涉，想以愛的教育，從根本上感召中國少年，再由他們出去傳播福音。內地會本以佈道爲主，不重教育。姚牧師的創辦西學堂，會引起會內人士的反對。但他終以堅毅和信仰克服了萬難。

唱詩與運動

除了信仰基督和略窺西學的門徑外，西學堂對我有兩項終生的影響。一是唱「聖詩」。廿世紀初葉，在保寧，聖詠還是「新文明」，大部分的教友對此道茫無所知。因爲我的喉嚨不小，姚牧師讓我和另一位同學站在禮拜堂的前排帶頭領唱。無奈這位同學和我，是初生之犢，只會慷慨

吟嘯，有時作了「驚人之鳴」，還不自知，因為根本不會看譜，無論是「1 2 3 4 5」的，還是豆芽菜的。那位彈小風琴的伴奏者，只好將錯就錯，去舊立新。教友們不知所從，悠悠然各抒己意，共同參加集體創作的混聲曲。後來，我們漸漸學會唱詩，把許多教友帶進了聖樂，共享那莊嚴的韻律、那清麗的詩句。從那時到現在，我生活在最大的享受，也是我唯一的娛樂，是晚間唱幾首聖詩，或聽聖詠的唱片，藉此恢復疲勞，暫忘憂患，舒暢胸懷。溫厚從容的聖樂，給我多少心靈的慰安和精神的鼓勵，沒有它，生活是寂寞的。

西學堂給我的另一長遠的影響，是養成運動的習慣。我生性好動、愛談諧。在家裏的時候，父母親嚴格的管教，壓抑了這種天性。到了西學堂，情況一變。德育和智育之外，姚牧師很注重體育。我們每天有室外活動。我學會打板球（cricket），而且打得不錯。我最喜歡的是，齊

步前進的操練，雄赳赳、氣昂昂，每一步踏下去，都感到力量，都發出回響。因為我操得很起勁兒，嗓子又大，姚牧師總叫我帶頭、司口令。雖然我們不用槍或刀，但一操練起來，一股戰鬥的氣概，油然而生。我們想像自己是基督的十字軍，征討世上的罪惡和不平，以必勝的決心，無畏地前進。青春早已消逝，但當年操練時的豪壯之情，跟隨了我一生。

筋骨得到鍛鍊，我不但長得比小時健壯，而且人也變得活潑有生氣了。從那時起，我幾乎沒有一天不做身體的運動，偶爾因事無法運動，就覺得萎靡不振。而且，我深深愛上了「運動」這兩個字。六十年來的工作，都是運動——識字運動、平教運動、鄉村建設運動。「運動」可以有不同的詮釋，我的了解是這樣的。按照身體或社會的情況，制定一定的計畫，進行訓練，旨在促進身體或社會的健康發展，取得最高的效率。

我的身體日趨健康，還有一個原因。每年寒

暑假，我必定回鄉探親。一次來回，步行山路八百里；一年兩次，就是一千六百里。越走越能走，越走體愈強。我一生足力甚健，和這走山路很有關係。現在，每天散步兩小時，不用柺杖。

總的說來，在西學堂四年，我的精神、知識和身體，得到逐步的增進和提昇，心便爲之壯，氣便爲之舒。「如魚得水」，可借來形容我當時綜合的思感。

得到幾位志趣相投的學友，也是我快樂的原因之一。切磋之餘，我們也像一般少年那樣地喜作夸夸之談。一天，一位同學問我：「你將來要做甚麼樣的人？」

我想了一想，答道：「我願學姚牧師，以愛的教育爲基督征服世界。」

他說：「陽初弟，你的志向高尚，但是，做事總得由近而遠。救中國是當前之急務。現在我們的國家這麼亂、這麼弱，軍隊這麼腐敗，軍官和士兵，吃喝嫖賭，抽大煙，弄得個不像人樣，

那裏還能打仗？擾民害民，與盜匪又有什麼分別？國家需要將才來整飭軍隊。我看你操練時，很神氣；施口令，有板有眼，威風凜凜。穿上戎裝，必定更爲煥發。而且你爲人正派，生活樸素，能以身作則，肅清陋習，同時把基督的愛和戰鬥精神傳揚四方，豈不善哉！老弟，你是個將才，可以做楊遇春第二。」他的話大意如此。

這番大議論，贏得在座同學的附和，從此他們就叫我「遇春」。我那時的思想很模糊，一方面深敬姚牧師，希望將來能做傳教士，救人、救世；另方面看見中國在痛苦地呻吟，覺得社會生了病，卻不知道什麼病，更無從說出醫治的方法。我想救中國，也救自己。但怎麼救？我沒有接觸到同盟會員，當然也沒有參加革命活動。但我心中有一種改革社會的要求。在那樣朦朧的思想狀況下，朋友們善意的推許，引起我種種的遐想。如果能把基督的精神傳播到軍隊中去，不也是救國、救人、救己的一條道路嗎？少年人容易激

動，我真把名字改成「晏遇春」。這個名字，我一直用到一九二一年左右，到我決心從事社會教育的事業。

喜得至支—史文軒

我在西學堂畢業時，姚牧師也正準備回英國為他的夫人治病。後來，他在中華內地會倫敦本部的監督。由於他的組織力高，善於佈道，為人豪邁，談笑風生，成為英國基督教會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一九四七年，我專誠到英倫去拜訪他，暢敘舊事，無任歡欣。現在我閉上眼睛，還能清晰地記憶他的音容笑貌。

姚牧師離華前，介紹我到成都的華美高等學校去進修。這是當時在四川省講求西學的最高學府，由美國的美以美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所辦。校長精明能幹，後來是華西大學的創辦人。主要教師都是美國的男性傳教士。學生約有一百多人，不收女生。

我在華美高等學校讀了兩年，沒畢業就離開了。為什麼呢？因為這學校不重道德教育，缺乏基督教精神。學生賭博、喝酒，還有其它不好的事。在此校唯一足記的事，是學會打棒球（baseball）。

不久，姚牧師寫信介紹我去見一位在成都的年輕傳教士。這一見，關係我以後的生活和思想發展。

史梯瓦特（James Stewart），是這位年輕傳教士的名字。他雖名不見經傳，但在我心中，他是一位偉大人物，象徵為基督的犧牲自我，以德報怨。英國人，屬於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他的父親Robert W. Stewart 牧師，早在一八七六年到福建福州傳教，並設神學院。在強權逼迫的情況下，一般中國人是排外的，把傳教士和洋槍大砲混為一談。一八九五年八月一日，在福建古田，一羣盜匪慘殺了Robert W. Stewart 牧師和他的夫人，砍去

了其長女Mildred的一條腿。幼子和幼女，躲在床底下，幸免於難。另三位較長的兒子，Arthur, Philip, 和 James，在英國讀書，傷痛之餘，更堅定了繼承父志的心願。Arthur D. Stewart 牧師後任香港聖保羅書院（Sr. Paul's College）的院長。史梯瓦特，即 James，由澳洲雪梨大學畢業後，一九〇五年，到香港學習中國語文習俗。一九〇七年，奉派到四川傳教。

我初會史梯瓦特，大概是在一九一一年的夏天。他那時在成都籌設一聚會所，類似基督教青年會，以文化和娛樂活動輔導青年。意氣相投，我們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他邀我幫他計畫，我一口答應了，而且建議名此會所爲「輔仁學社」，取「以友輔仁」，以仁輔友之意。他是此學社的社長，其下有兩位助手（sub-warden）。

一位是英國人，名 O. St. M. Forrester，二十八、九歲，劍橋大學畢業生，也屬於Chur-

ch Missionary Society，出身貴族，他的哥哥有爵位，英人稱之爲Lord。史梯瓦特和Forrester 的年紀相若，也是貴族之後。另一助手就是我，年紀比他們小十歲左右。我敬他們如兄，他們待我如弟。史梯瓦特佈道或講學，我替他口譯成四川話。

保路運動、辛亥革命相繼發生，成都很紊亂，學校關門。父母不放心，要我回家。我就在巴中中學教了一個短時期的英文。家鄉的人已開始知道西學的重要了，而我是巴中第一個西學堂畢業生。因此，大家很看得起我，過年時，很多人請我寫春聯。小時，我學過顏帖，也頗喜歡對子。得機會亮一亮這小能，甚覺洋洋自得。把一幅古老的對聯：「胸無塊壘心常泰，腹有詩書氣自雄」，一改爲：「胸無塊壘心常泰，腹有聖經氣自雄。」

我改的春聯下句，反映了我當時的意識形態，那就是，基督的道理，在我胸中已占有一極重

要的地位，而且我有意在日常生活中宏揚它。我想做一個傳教士，「爲基督教征服世界」；又想獻身國家，出人頭地幹一番事業。兩者之間，是有矛盾，我不能解決。但我清楚地意識到，我的將來是在外面，父母親也不願我久留家鄉。所以，一九一二年春夏之間，我再回到成都，跟史梯瓦特合辦輔仁學社。我贈他一個帶中國味的新名字——史文軒。

我這人大概還有一點組織的能力，而且喜歡活動。輔仁學舍的文娛節目，大多由我組織，很受成都的知識青年的歡迎。看到學社的工作，蓬蓬勃勃，我很高興，真誠地與青年打成一片。很自然地，我成爲史文軒兄的得力助手。

一天，史文軒兄問我，願不願去香港讀大學。我從來沒想到要讀大學，連大學是怎麼回事，都不能想像。香港又那麼遠。別說學費，連路費都不是我這清寒青年所能出得起的。我問他：「你不要我在這裏幫忙嗎？」

他說：「你能帮我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不應當爲自己著想。我覺得你是可造就的，有前途的。呆在這省城，太可惜了。我希望你能深造，將來修成一位傳教士，在本國宏揚主道。我自己沒有經濟能力供你上大學，但我在香港的哥哥和姐姐，可以照顧你。我會請Forrester先生資助你。」

我很感動，對他說：「你太好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七十多年過去了，這仍是我對他的在天之靈常說的話。

我常說，「三C」影響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較具體地說，是：來自遠古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來自近世的姚牧師和史文軒兄的榜樣、和來自四海的民間疾苦和智能。在我離川東下之前，三者已在我心中埋下火種，等待時機，結合而產生長遠的熱能和光亮。

第三章 在香港的悲歡歲月

水流千里不及文軒情

我一生奔走東西，尋求有貞之財和無貞之才，以爲富民之道。旅行於我，是一種工作的需要，而非喜好。無論在天南或地北，事業心和責任感，永遠追隨左右，好似忠心耿耿的保鏢。觀賞風光的閒情逸緻，都讓它們給擋駕了。因此，到過的地方雖不少，各處的名勝古蹟，卻茫茫然。歌舞舞榭，更不用說了。做了幾十年的紐約客，連名餐館也不能琅琅上口。別人說我是Worker，holic，我自知是勞碌命。七十歲以前，我從未想過「老之將至」；現在嗎？仍不退不休。我想，我當得起「心無二用」四字。

「心無二用」，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習性。青少年時代，一心想著學業；其後，一心想著事業。與此無關的事物，常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種性格，在我初出遠門，面對大千世界的歷程中，已有了表現。

前章說過，好友史文軒表示，願助我去香港讀書。這是件大事，我當然應向堂上請示，爲此從成都步行回巴中。母親聽說，立予許可，沒有絲毫猶豫。父親早因癱瘓症辭世了。奉養母親的二哥，也贊成我繼續求學。他的支持，我至今心感。他的收入不裕，若是我要我分擔養親之責，於情於理，我都不能拒絕，那就無法遠行。大哥前此已故去了，臨終時滿臉烏黑，顯然爲庸醫所誤。母親堅強地承受失夫喪子的雙重打擊，內心的悲苦是當然的。但她能克制感情，不指望我留在身邊以慰寂寞，而一如往常地鼓勵我出外尋求新知，爲己爲人探索新路。這種往大處著想的豪氣、克己爲人的慈愛，是策勵我勤奮致業、心無二用的一股永恒的力量。

叩別母親，我又穿著草鞋，步行回到成都。廿世紀初葉，自四川到香港，跋涉的艱辛，

非現代人所能想像。那時的我，二十來歲，稚氣外，還帶著鄉氣。一個未出過省門的大孩子，若獨自摸路去那遙遠的地方，途中會不會出岔子呢？文軒兄不放心，考慮再三，最後決定親自送我去。

一九一二年杪，他陪著我，從成都步行到重慶。那時內地已有小汽輪，但不能直航長江。由重慶到宜昌、漢口、上海之間的旅程，分作好幾段。有些地方可坐小汽輪，有些地方坐木船，險隘之處，還得下來走路。三峽的驚險是有名的，文史多有描述。身歷其境，仍然覺得目眩心跳。

按當時習俗，外國人坐頭等艙。我這窮孩子，勉強買了張三等船票。文軒本可坐頭等，但他竟陪我同坐三等。三等艙骯髒擁擠，乘客品流龐雜。一個洋人在其中，更招來許多好奇的眼光。文軒很泰然，安之若素。沿途種種的辛苦和不便，他沒出過一句怨言。貧苦大眾，他一視同仁。他的謙和與周到，更增加我對他的敬愛和感

激。我心中只想著將來當努力上進，成就一番事業，才不辜負他的諸般愛護和提掖。感恩知遇之情，在我胸中起伏不已；眼前的山水景致，如浮光掠影，未留深刻印象，甚至可說，我視而不見。這又不是「心無二用」的一種表徵嗎？

從上海再換輪渡海到香港。計自川出國，前後四十多日，經過千山萬水，可謂漫長。旅途種種，連文軒本人，都早已煙消雲散。惟有他伴送我的至情，在我心中綿綿長留。

面對挑戰 不畏不息

香港又名香江，美稱「東方之珠」。三名各具意味，耐人思索。我在這世界聞名之地，度過一段悲歡歲月，每想起它，感觸隨之。個人的經歷雖有限，但多少反映大環境的一些情況。於今，能話七十多年前香江舊事的白頭，恐怕寥寥無幾了。

我生長於內地，習於見山，而不知海。香港

給我最早的印象，也是最久遠的影響，是它的海。海，廣闊無邊，容納百流，舒展胸懷，擴大眼界。更何況香港不是普通的海。它容納諸色人種，是人海；它包涵諸種文化，是文化海。千餘年的歷史，造就了它的國際性、世界性。唐宋時代，中外船隻已取道或下碇於此，成爲廣州外港。明代，葡萄牙人拓殖澳門爲貿易重鎮。英國人後來居上，自一八四一年取得香港後，悉力經營，發展海上交通，繼築九龍與廣州之間的鐵路，貿易興盛，經濟繁榮。同時，歐美傳教士紛紛來至，或先在此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再赴內地傳教；或留港辦學任教，從事著譯。一方面向中國人傳播西學，另方面向歐美介紹中華文化和歷史。中國學生出洋，也常以此西學中心爲準備和預習的前站。而且，香港的言論自由，招來許多維新和革命人士，辦報鼓吹洋務及各種運動。其它種種匯合交溶中外文化的史實，無須細舉。總之，在近代中西交通史上，香港可說是數一數二的要

地。它引導我走向世界。

在這世界性的大觀園中，我益發感到充實自己的必要。稀奇的事物是很多很多，我無心去探究。只想把書讀好，以報母親和文軒兄的期望。我要進好學校，不混文憑。但四川當年的教育水準，與香港的名校相比，還差一截。感謝以前的外國師友們，我已能讀、能寫英文。英語會話，也可應答如流。可是，數學、物理、化學，我僅略知一二，不能考大學，得補修高中。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日，我在聖士提反學校（St. Stephens College）註冊，用的名字仍是夏遇春（Yu-Chuen Yen）。此校的聲譽卓著，遵循英國的教學制度和方法，學分爲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大學所承認。學生精萃，多有志將來入牛津、劍橋，或香港大學。

聖士提反學校的校長巴奈特先生（Barnett）測驗我的程度。看過考卷後，他說，我的英文屬第五級，但是數、理、化只在第一、二級。「

你得在這裏讀三年」，他這樣告訴我。

我心想：這怎麼得了！這裏的學生都比我年輕。我再讀三年。豈不要成爲這學校的老怪。我在家鄉是尖頂人物，豈能在此低人一等。一向樂觀、一向能吃苦、一向不認輸、一向不相信天下有不能克服的困難。這些是我最大的資本，雖然我沒有金，也沒有錢。我心中覺得好委屈，但決不自暴自棄。大丈夫能屈能伸！既已來了，只有努力！我決心投下我最大的、也是惟一的「資本」——刻苦和專心。

我住在學校的宿舍裏，吃的是大鍋飯。衆所周知，香港的食，以廣式爲主。雞粥、魚粥之類，我這四川人吃不慣。飯又硬，簡直像是米。我常鬧肚子，弄得精瘦。穿的還是家鄉帶來的惟一藍布大褂，沒錢買新衣。我的同學們，都是穿西服。他們多半是港生的，少數來自新加坡、馬來亞，幾全部是大英帝國的屬民。在生活習慣和語言上，我都有格格不入之感。

一切的不便，我都不管，一心放在功課上。學校的教員都是英國人，用的教科書是英文的。英文課，讀的是文學名著選讀，甚爲深奧，不是我以前修過的，讀來不易。唸的最辛苦的是：代數、幾何、物理、化學。我拼著命困學，目不窺園，心無二用。一學期忽忽結束，我居然每一科都領先群儕。我的自信，增加了一點。

暑假，同學們或回家歇夏，或往它處度假。我呢，那裏也不去。省吃節用，積了十二塊大洋。我那時連一塊錢都捨不得用，但拿了這十二塊去請學校裏的一位教師爲我補習功課。他說，敎一小時一塊錢。他每次敎我一個鐘頭，共十二次。我把他給我的許多數學題目，翻來覆去地練習解答。熟能生巧，巧則生趣。我漸漸覺得，數理、化也是我的朋友了。

同年（一九一三）九月，香港大學舉行招生考試。我問補習老師：「我能不能去考？」他聳肩，說：「試試罷！」

我又去問校長巴奈特，他說：「你何必白花十塊錢的報考費呢！」

他的態度，我不服氣。即使考不取，這十塊錢也值得花，至少可得一些經驗。不考，怎麼會知道考不取？我雖沒有把握，還是去考了。我就是這樣一個人，膽子不小。人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我敢試。也許是不知天高地厚，還有什麼創新呢！人，都知道天高地厚，還有什麼創新呢！

海外初發第一炮

香港大學，是香港的第一大學。第一有二義，即最早和最高。當時及以後，港人很重視這學校。能入其門者，好似「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所以，巴奈特校長認定我這來自僻地的窮小子，接受文明不過數月，是登不了龍門的。

香港的教育甚為發達。港大成立之前，早有很多書院，如孫中山先生所讀的西醫書院，史文軒的一位哥哥Arthur Stewart 所長的聖保羅

書院，一九一二年，港大宣布成立，次年始開學。西醫書院和聖保羅書院併入港大，成為醫科和文科，又另設工科。校址在香港青草山，背山臨水，風景極美，地為英皇所贈。建校經費，來自中英官紳及各國大商行。首任校長是港督盧押爵士（Sir F. Lugard）副校長是愛理鴟爵士（Sir Charles Eliot），後者實掌校務。

我參加了港大的招生考後，也不知道考得好不好。不久，港大的一位院長，姓索特（Salt），遣人叫我去見他。見了面，他說：「晏先生，你考得相當好。」

我回答：「是嗎？」有點不敢相信。

「恭喜你，你考第一。新生狀元，可得英皇愛德華第七獎學金，共一千六百元。」

這，我做夢也沒想到。對我來說，一千六百元是個了不起的數目。我呆了。

他繼續說：「這獎學金有一項條款，得獎人必須是英國屬民。你願做英國屬民嗎？」

一場白歡喜！我陡然間氣忿填胸。大學，顧名思義，應當是公正開明，傳授世界知識，培養高尚人才。號稱第一學府的港大，竟如此偏執狹隘，以國籍為獎學金的條件。所謂條件，不等於

是排華嗎？我晏某人再窮，也不為這一千六百元卑恭屈膝。我頭一昂，提高了嗓門：「這代價，要一個中國人來付，太高了。」轉身就走出了索特的辦公室。

這件事，很快的就傳遍了港大。在港大的中國籍學生，大概有十來位，都替我抱不平，罷課抗議這不公平待遇。副校長愛理鴉爵士，找我談話，深表同情。不但同情，還親自跑到北京去見袁世凱，請袁捐一名專為中國籍學生所設的獎學金。袁應其求，在港大設一名袁世凱獎學金。但公函往返，銀錢轉換，費了許多時日。我沒有身受這袁氏獎學金，也幸未受其「惠」。袁氏當年，赫赫一世，大家都希望他做中華民國的華盛頓，誰知道他想當皇帝呢？

這位愛理鴉爵士，確是一位人物。博學多才

，精通許多語言。能看中文，說普通話。他的專長是梵文和巴利文。他是一位卓著的東方學家，所著「印度教與佛教」、「日本的佛教」等書，為世所重。離港大後，任英國駐日本大使。

生活在一個殖民地上，眼見親歷種種歧視，我心中悲憤已久。獎學金事件，不過是積鬱突然爆發的導火線吧！港大學生為我所作的抗議，想也有這心理的原因。這是事後冷靜的分析，當時氣在頭上，未必自知其所以然。

我自母親學會了自制。雖然也有迸發的時候，很少完全意氣用事，不顧後果。史文軒兄千里迢迢送我來港，為的是希望我讀港大。好不容易考取了，豈能前功盡棄。而且，我沒有退步，學未有成，何顏回鄉見母親和文軒。愛理鴉副校長又殷殷慰勉，表示器重。雖沒有獎學金，讀港大的學膳費用，文軒早已為我籌劃了。因此，一九一三年秋季，我就成港大文學院的新生。

友誼與琴歌

當年的港大，共有二科。英人重商，商與工

相連。爲建設香港，繁榮貿易，工科是港大的驕子，教員陣容壯盛，設備周全，以機械系爲最。醫科次之。文科比較冷清。

我讀政治系，屬文科。爲什麼讀此呢？香港的環境和個人的經歷，使我深體國弱民貧的悲哀。如何育民、富民以爲強國之本，這大問題經常縈繞我的腦際。這問題牽涉很廣，國民經濟和政治組織是其中的大端。要想負起改造中國的責任，必須具有政治和經濟學的基本知識。一向相信事在人爲，而且基督教的戰鬥精神和積極的人生觀深入我心。所以，「邦無道則隱」之說，我是不以爲然的。如果人人都去隱居，獨善其身，無道者更橫行無忌，邦國每況愈下，那更不堪設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救國與救世，都是義不容辭的事。因有此心，所以探索尋求方法，這是我讀政治系的基本原因。

韓愈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在港大的政治系，我未遇到合乎此說的教師。

入學時獎學金的風波，又早在心理上罩了一層陰影，功課讀得不起勁，也就沒有什麼出色之處。雖然學業上，我在港大所得無多；一些溫馨舊事，卻是值得回憶的。

我一生在事業上的交遊甚廣，與事業無關的至好並不多。在港大，我結識了一位終身的朋友。他是徐淑希。他比我早一年進港大，汕頭客家人。我們如何始交，我已記不得了，也許是緣分促成吧！他住在學校半山上坡的宿舍。我住在下坡臨街的宿舍，叫聖約翰堂（St. John's Hall）。學生都是每人一間屋子，相當舒適寬敞。我們常在星期天相會。多半是我上山去看他，或聊天，或坐在山坡上遠眺海景心曠神怡。餓了，他炒幾個雞蛋，下白米飯。我們都覺得好吃得很，而對香港的各色各樣的小吃，並不感興趣。

淑希那時私下愛慕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她是中學生。在那年代，女學生還是稀奇的，港大還沒有女生。那個女孩子，每逢星期日，會去一個

教堂做禮拜。爲了看她一眼，淑希常不惜專程下山，到教堂的對街等著，但不好意思過去跟她說話。他這單相思也就沒有下文。從這小事，可見淑希的潔身自愛；也可看出，當時在香港的男女社交，還是很拘謹的。

淑希後來攻讀政治學，成爲名學者。他的專長，是我國東北的研究。並歷任外交使節，聲聞國際。退休後，息居美國紐澤西州。我每到紐約，必與他通電話，他於一九八二年初去世。我很懷念他。

淑希是我在港大最好的朋友。我們兩人都是愛理鶲爵士所器重的，有時邀我們去吃飯。另有一位姓陳的同學，我已記不得他的名字。他屬機械系。我們三人有時也在一起。他的姐姐是陳璧君，也就是汪精衛的太太。那是的汪精衛，名聲還是很好的。

除淑希的友情外，音樂和靈修，也是滋潤我的甘露。文軒有一位妹妹，名凱薩林（Cath

erine），她的家人稱她凱蒂（Kitty），她那時二十五、六歲左右，在港大文學院教英文。纖細清麗、溫文爾雅，有不食人間煙火之感，望之心坎澄澈，塵意頓消。港大的學生，幾沒有不崇拜她的，敬之如天仙，不敢有半點褻瀆。我也不例外，從未作非非之想。她待我如弟，我敬她如姐。她的父母、兩位哥哥、一位姐姐和她自己，都是熱愛中國的傳教士。她的家，洋溢著虔誠寧靜的氣氛，置身其中，靈魂自然的提昇，胸襟舒展，世俗的憂慮和紛擾，都暫時忘了。那是我和許多同學的綠洲。每逢星期日傍晚，她的家，歌聲琴聲不絕。其中常有我的歌聲。她彈得一手好鋼琴，而且歌喉優美，頌讚聖詠，更引人思入雲霄。我唱聖詩，據說氣勢渾厚沉雄，也頗不乏知音。

我以前在成都的華美高等學校，學了一點彈風琴的概要。到港大後，見學生客舍裏，有一架鋼琴，空時就去撫弄一番。一天，我又在那裏自

娘，一位港大的數學教授路過，爲琴聲所引，進來看我彈。他見我的指法有待改進，很誠懇地說：「我太太是鋼琴演奏者，她可以教您，您願學嗎？」我當然求之不得，就跟她學了十二課，彈古典音樂，如貝多芬等作曲。從此，彈鋼琴成爲我的喜好，至今感謝這位英國教授和他的夫人。

香港常有福音佈道會。一位來自四川的牧師，時講論信仰復興，鼓勵青年學習基督教世的榜樣，擔負改造中國社會的重任。這主題深得我心，鼓舞我、激勵我。在香港，我時有比較中西文化、社會的機會，更親體國勢裏微的種種悲哀。一些西人的優越感，及許多國人的自卑感，隨處可見。我至今記得，一星期日，我步入一座堂皇的教堂，等待引座員領我入座。他看了我一眼，卻去招呼站在我後面的一個衣著體面的白膚男士。

我轉身走出教堂，從此不再去。

民族的意識，加深我對家國的責任感。但是我從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天下一家

」的觀念，時時擴展我的胸襟；基督的博愛精神，永遠洗滌我的心靈。姚牧師、文軒兄及凱姐等西方人士的嘉行仁舉，也經常在腦際或眼前顯現，鎮定思惑的波瀾，使我保持平衡，不至於以偏概全，或以瑕掩瑜。所以，教堂雖非我常去之所，我的信仰有增無減。默禱、唱詩、讀經，是我的日課。基督教青年會的佈道會，常有我的踪影。青年會的重要人物，如穆德（John R. Mott）、巴樂滿（Fletcher S. Brockman）、艾迪（Sherwood Eddy）等在香港佈道，號召青年發揚基督精神，培養完美人格，並結合同志，建設完美的社會。他們的言論和活動，引起廣大的反響，我也深受感動。在港期間，我與基督教青年會時有接觸，但沒有參加它的工作。

故人永在思念中

文軒兄一生，仁勇兼備，義之所在，奮不顧身。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他自四川奔赴歐洲戰場，自請擔任最前線的牧師，不避烽火，輾轉

溝渠，慰撫傷殘，祭禱亡魂。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日，清晨，我在港大學生宿舍中做功課。無端地突感煩悶異常，百憂攻心。眼前的書，一片模糊。怎樣也無法集中精神，只好到附近的一個公園去走走。

一、三日後，凱姐遣人找我去她家。她告訴我，剛接到一個電報，說文軒在戰場上主祭亡者時，身中飛彈，立即犧牲。我當然悲痛非常。看這電報上所說的中彈時日，我更是吃驚，正是二月一日我煩悶無端之際。

凱姐又說，文軒在家信中，常常提到我，說他在四川無孤獨寂寞之感，是因為有我這個弟弟。文軒文軒！在天在地，你我永遠是兄弟。爲了紀念他，我開始用他的名字 James。此後，我的名字的英文寫法是 J. Y. C. James Yen。

文軒去世後，我悶悶不樂，想換個環境，舒散心胸。而且，港大的種種，自始不能使我心悅誠服。我認識香港青年會的一位幹事，跟他打聽

， 在美國有沒有半工半讀的大學？他說有，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就是這樣的一個名校。

我跟淑希商量，他也想去美國。我們決定同往美國。我向港大要的證書和教授的介紹信，都是寫給奧柏林的。淑希的路費，有他家人供給。我呢，幸有一位同學解囊相助。他是容闊（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的後人。名字的英文寫法是：Yung Hing-Lung，中文名字好像是「興能」，這是按廣東語發音，究竟怎麼寫法，我記不清楚了。他在港大讀工科，我和他常一起打網球，他是此道高手，比我打得好。他的父親是香港匯豐銀行的行長。興能知我清寒，自動爲我買一張往舊金山的船票，並借給我一筆路費。

一九一六年夏，淑希和我，一道乘輪離港。海浪翻騰，前途茫茫。悵然回顧，東方之珠已迢迢了。三年半，多少滄桑！歲月帶走了送我來的文軒，卻帶不走他對我的信念和我對他的感懷。

第四章 常春藤下

回顧九十餘年的人生旅程，崎嶇曲折，坦途少，坎坷多。但是，好運也偶爾自天邊飛來，出人意想之外。自川至港，再至美國，都可說是幸事。若不出川，也就不會有後面的一段歷史，外界也不會知道有此一人。

人生的際遇，有時陰錯陽差，除了歸之於天意外，難用純理性解釋。赴美途中，我有一奇遇，它影響我一生，至於爲什麼會有此遇，我至今不能理解，誰又能說它的原因呢？

海中之變

當年，從太平洋的東岸到西岸，是一漫長的逍遙遊。朝來暮去，相對的是波光濤影，雲霞星月。視野無窮無盡，活動的地方卻很有限。甲板上徘徊、餐廳中閒談，是一般乘客的消遣。一天，我在甲板上碰到一位美國客，長得高大健壯，

好似足球員。舉止大方，很有禮貌，真個一表人才。寒暄後，我知他名萊夫（Ralph），姓什麼，恕我年邁失憶。他問我：「往何處？」我說：「去奧柏林學院讀書。」

以後，我們又交談多次。他兩年前畢業於耶魯大學。「中國雅禮會」（Yale in China）的執行委員會，以他的成績優異，選派他到長沙的湘雅醫院服務。他在湘雅兩年，這次循例回美度假。他爲人熱誠，我們相熟後，他說：「你爲什麼要去奧柏林？耶魯最適合你不過了。」

耶魯的盛譽，我早已耳聞。但那是常春藤貴族化的學府，豈是我這阮囊羞澀的異鄉人所敢嚮往。我對萊夫說：「奧柏林可半工半讀，這是我去那裏的原因。」

他說：「可工讀的學校很多。耶魯有三千學生，其中八百自謀生計，或工作，或有獎學金。我看你，很能吃苦，那裏都可找工作。耶魯是個非常開明民主的學校，沒有種族和階級的偏見，

尤其歡迎中國學生。」

我一向不輕易改變主意。他見我不置可否，接著說：「美國學界流傳著一個笑話，讓我講給你聽。一個哈佛大學生，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生，一個耶魯大學生，坐在一間屋子裏談話。從外面走進來一位婦女。普林斯頓大學生說：『讓我們找張椅子請她坐。』可是他仍坐著，不站起來。

耶魯大學生趕忙站起來找椅子。那位哈佛大學生呢，既不說話，也不動。這雖是笑話，但反映了一般人對此三校的印象。」

這笑話很有意思，我想了又想，所以至今不忘。香港社會的階層觀念，我深惡痛絕，也就格外嚮往民主與平等。萊夫說：耶魯是最民主的大學，我當然心動。而且，我知道耶魯和中國淵源很深。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畢業於耶大。大工程師詹天佑（一八六一—一九一九）、聞名政治家唐紹儀（一八五九—一九三八）、外交家王正廷（一八八二—一九六一）、法學家王寵惠（

一八八一—一九五八）等等，都出身此校。這些人中，我對王正廷先生的事蹟比較熟悉，因為他是中華基督教青年協會的中堅分子，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曾任上海青年會總幹事。海輪愈往西行，我心愈朝向耶魯。抵舊金山前兩日，我作了最後的決定。

新港漫情

自舊金山乘火車，到康乃迭克州的新港（New Haven）。抵達耶大校園時，我袋中只有八十六塊美元。

萊夫說得不錯，耶大對我再適合不過了。新港是個小城，清靜幽雅，以大學為主，人家稀落，在修剪齊整的花木後，突隱突現。它與香港的商業氣味，大異其趣。耶大的校園，平坦廣闊，滿林子樹葉散播著安詳之感。我愛耶大，從始至今。

耶大可愛之處很多，其中之一，是富於人情

味。這一特點，我從開始就感到了。我去註冊組申請入學，心中惴惴，因為我的證件都是寫給奧柏林學院的。辦事人看了文件後，很和氣地說：

「港大是英國學制，和這裏的不同。你在港大讀了三年，大部分的學分，我們可以承認。但是，耶大的必修科，你還是得補修。用功的話，兩三年可以畢業。我希望你會喜歡耶魯。」

爲了學制的差別，我在香港已吃過虧，心理上早有準備。在耶大這樣的環境中多讀點書，就算是吃虧吧，也是值得的。好在學費可分期繳付。讀著看吧！一九一六年九月間，我仍用晏遇春之名在耶大註冊。

我住在宿舍。在學生餐廳裏當膳券收納員。

這工作簡單，得的報酬也很簡單，那就是：湯、牛奶奶、麵包三種食品，儘管吃。湯，我是愛的，但喝得了多少？麵包嗎，也喜歡的，大不了吃兩、三片。牛奶奶的營養成分高，可我素來避而遠之，因爲它味腥。到耶大，爲了健康和省錢，我捏著鼻子，學喝冷牛奶。至今，我每天早上喝一

大碗冷牛奶。當然，不用捏鼻子，已有數十年了。

廿世紀初葉，學術和宗教並存於許多學校之中。基督教的氣氛籠罩著耶大，校中有教堂，教堂當然有唱詩班。詩班共六十人，都是精英分子；主持人是吉普遜（Gibson）教授，擅長風琴。詩班的演唱，是主日禮拜的精采節目，在校內和校外，都享有聲譽。我入學校後，經常參加禮拜，和諧寧靜之感，充溢心靈，是最高的喜悅。一個多月後，聽說詩班走了一人，正在遴選候補。我主動去見吉普遜教授，毛遂自薦。引頸昂首，在他面前試唱。他頻頻點首，面露喜色，我更是氣壯。

唱完後，他說：「晏，你有一副好嗓子。歡迎你參加唱詩班。在這裏唱詩，你每學期可得一個學分。如果不拿這個學分，你可拿一百塊錢，任你選擇。」

我正在憂愁學費，迫不及待地回答：「忘了那個學分吧！我是個窮學生，急需這一百塊錢。」

」

他大笑，拍拍我的肩膀說：「小伙子，你真聰明！你得了一百元，恭喜你！」

親愛的讀者，一九一六年的一百美元，可是大錢，比一九八四年的一千塊還大。在學校附近吃頓中國客飯，只需二角五分錢。許多人的工資，每天不到一塊錢。這一百元對我的實惠固大，給我精神上的鼓舞更無法估計。據說，我是耶大唱詩班的第一個東方人。不以膚色拒我，足徵此校的雅量。我從此相信，在民主的環境中，基督教精神的感召下，種族歧見的逐漸消除，不但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對我展示友誼的，非僅唱詩班。一般說來，

耶大的學生甚有教養，出自富貴之家，但不勢利。他們經常邀請外國同學去家裏過節、度假。比較熟悉些的，更為我們籌劃謀生之道。淑希和我，就是在他們的協助之下完成學業的。

淑希有一位哥哥，在汕頭開抽紗廠，產品如

桌布、餐巾、枕頭套，寄到美國，讓淑希和我代為推銷。每樣寄來的產品，他哥哥標一定價。賣價由淑希和我自定。所賣超過所定的歸我們。一些同學的母親們，知道我們有物待銷而不知門路，就為我們在各自的家裏開茶會，邀請親友和鄰居來聚會。在一桌上展示各種抽紗品。太太、小姐們一邊喝茶、吃點心，一邊欣賞這些異國工藝。多是讚不絕口：「這個好漂亮！織得多麼細巧！多少錢？才十塊。好便宜！」另一位說：「這個市上買不到，我買去送禮，一定受歡迎。」女主人在旁，再添上一些美言錦語，貨品常一售而空。如此，淑希和我的學費和生活費用，都有了著落。

在耶大，我的最好的朋友，是查理·脫虎特（Charles P. Taft）。他的父親是威廉·脫虎特（William H. Taft），美國第二十七任總統（一九〇九—一九一二），查理可不喜歡別人提起他是某某人的兒子。他的生活和衣著和

一般學生無異，毫不炫耀。功課好，口才又好。校中的演講和辯論比賽，他常是冠軍。極孚衆望，是兄弟會的領袖。由於他的介紹，我也參加了兄弟會。查理高大健壯，英姿颯爽，是校中足球隊的隊員、籃球隊的隊長。他是活力的化身，而且俊美倜儻，微笑時格外可愛。待人熱誠敦厚，富同情心，他後來是名律師。一九六一年始，他任國際鄉村改造學院的董事會董事。一九七五至七九年，他任董事長。七九年後，因衰病退居榮譽董事長，仍連任董事，直至一九八三年逝世。舊友凋零，怎不令我歎嘆！

民主的現身說法

我生長於晚清民初，正值風雲激盪，變革紛紛，民主政治好似天邊的彩虹，真幻莫辨。在港大讀了三年政治，略知民主的理論，未見實踐。第一次體驗民主的真諦，是在耶大。

我能有此體驗，主要歸功於塔虎特教授的現

身說法。他是政治系的台柱。作爲此系的學生，我選了他的課「美國憲法」（*Constitutional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塔虎特教授，外號「大個畢爾」（Big Bill），畢爾是他的名字威廉的簡稱。身高五呎十吋，體重三百磅。個大、才大、名大，氣度也大。莊嚴而溫和，厚重而雄健。聲若洪鐘，口若懸河。他不是教書，而是傳道，傳的是民主之道。不只是講道，而且身體力行。他曾是叱咤風雲的美國總統，卸任後欣欣然教書，體現了真正民主的精神，復活了紙上扁平的記載。他的精誠和榜樣，是有力的啓示。從他，我知道美國憲法是個神通廣大的孫悟空。每條成文法，有如孫行者的汗毛，都能變化靈活，對邪惡勢力進行戰鬥。變化雖多，目的則一，就是維護人民的自由和權利，有如孫行者的任務是保護唐僧取經。美國的經，是美國最大的瑰寶，就是民主和法治。自元首，下至百姓，法律之前，無不平等。這法

，合乎天理人情，所以歷久彌新，遠近敬服。

塔虎特教授平易近人，毫無架子。他來上課，沒有跟班，也沒有保鏢。有一天，上課時間已過了十多分鐘，還不見他的踪影。因為他一向很準時，所以同學們猜想他這次是因事不能來了。大家離開教室下樓，在樓梯上遇到他。他人胖，上樓本來就吃力，急中更是氣喘喘。到了教室，歇口氣，擦擦額上的汗，笑笑地說：「對不起，我今天遲到。我去華盛頓開會，會後趕來上課，偏偏火車誤點。如果以後有這種不得已的情形，希望你們等我一會兒，不要逃課。年輕人，耐心點兒！」他那懇摯的神情，六十多年來，經常浮現在我的腦際。

塔虎特教授恢宏大度，具世界眼光。廿世紀初葉，亞洲各民族的自主自決運動，風起雲湧，他寄以關懷，並予支助。在他任菲律賓總督期間（一九〇一年間），他與當地人士合作，改善教育、衛生、交通、民法、議會，並向他們保證獨

立的前景。不似殖民地的統治者，他對菲人友善，稱他們爲「棕色的小兄弟」（little brown brothers）。視各色人種爲兄弟，是他爲政爲人的出發點。因此，他對美國境內的種種排華運動和法案，極爲不滿，常在課堂裏爲華人抱不平。他常說，限制華人的移民法，違背了美國憲法的精神。憲法說：「人類生而平等」，移民法卻不以平等待遇華人。這種閑誠佈公、仗義執言，不諱己國之短，對異族一視同仁的態度，令我非常感動。

塔虎特教授的評論，係針對當時變本加厲的排華運動。一九一六年，美國勞工部新擬一案，授移民局以判決外人出境的全權，該局的判決就是終審，被判人無權再行上訴。許多華人一到美國，就被拘禁，眷屬也被扣留。留美學生和生長於美國的華人，也有被囚禁的。審案往往無期，判決難測。

眼見耳聞這種不平之事，我心裏非常難過。

無力爲助，但至少表示道義上的支持。耶大每年都有演說競賽，學生可自選題目發表意見。我的題目大概是：「從美國憲法論排華的不合正義公理」。雖然功課很忙，每學期選二十個學分左右，我用了很多時間閱讀移民法和美僑資料。我那時沒有演說的經驗，名落孫山，毫不足奇。但是在準備的過程中，發生一些感觸，影響日後的工作方向。我自問：爲什麼華人會被人看不起？爲什麼要受這些氣呢？連美國這樣民主的國家都排華，它國更可想而知了。爲什麼？爲什麼？

我痛苦地告訴自己：抗議只是治標，自強才是謀求真正平等之道。連年戰亂、列強瓜分、軍閥亂政、民不聊生，華夏早已淪爲二、三等國。中國與世界強國立於不平等之地，其民也就難望與它國之民並肩平等。華僑不能賴母國撐腰，寄人籬下，靠廉價勞動爲生，其勤可佩，其苦可憫。但是，廿世紀是機器時代、是技術時代、是科

學時代、是智能時代，體力再強，不能與機器相比。以體力取勝的時代已成過去，代之而起的是以智能專長創造機器、駕御機器的時代。智能專長得之於教育。華工、華商吃虧在教育不夠，智能無由發展，以手與機器相爭，豈能不拜下風！

這不但是華工的悲哀，也是世界上許多沒有機會受教育者的悲哀。華工、華商的悲哀，也反應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哀。大多數平民的智能不能開發，國家民族的科技工商必定落後。落後的國家民族，怎麼能與它國它族講求平等呢？國與國之間不平等，人與人之間不平等，是紛爭戰亂的基本原因。不平則不安，平則安。平安二字連在一起，真是意義深長。要謀國家的長治久安、要想世界永久和平，當從平人間智能上的不平做起，這是我當時的思想。我已感到平民教育的重要性，雖然我還沒想到要從事這工作，更沒有想到怎樣去做。

世上最偉大的事

擁有一物時，人常不知此物之可貴；一旦感到此物可能失去，始恍悟此物之價值。人之於國，也是如此。

我在川中時，只有抽象的國家民族觀念。到香港後，敗國之民的羞辱，促進了民族意識的發生。我開始深切體會國之重要，已有改造社會的願望。再進而看到美國的繁榮安定，華裔工商的屈居人下，又回想祖國的貧愚落後，我比較三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孰高孰下，優劣爲何，我的看法，讀者大概是可以猜得到的。我從沒想過獨善其身。我不想像在中國的土地上再出現香港式的殖民地。苦難的中國，需人解救，我立志貢獻己力。

我的報國之志，反映了那時代的理想主義的色彩。當年的留美學生，與五十年代以後的不同，多準備學成歸國一展抱負。懷此志者有一個秘密的組織，鮮爲外人所知，治史者大概也不熟悉。它叫「成志會」，取意「衆志成城」。此會的

成立，在我來美之前。我到耶魯之後，有人邀我參加，不定期在紐約市開會。討論的具體事項，我已記不清了，大概總是圍繞著如何改造建設中國這個大前提。會員就我能記得有：王正廷、王寵惠、張作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孔祥熙（一八八〇—一九六七）、周作民等。此會至今存在，我以年邁久未赴會。

我的報國之志，不是做大官，而是成就大事業。什麼是大事業呢？不是開公司、賺大錢。我心中的大事業，是體現儒家的仁和基督的愛。仁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自己不願做殖民地上的屬民，不願作被人歧視的廉價勞工，也不願別人如此。惻隱之心，是消極的仁；捨己救人，是積極的愛。愛是人間最偉大的力量，能克服一切；恨是人間最可怕的力量，能毀滅一切。這世上恨太多，愛不夠。我願愛，不願恨。仁者，恕也。仁者無敵。基督說：愛你的敵人。我沒有敵人。若說是真有敵人的話，那是無知短識所造成的。

貧苦和歧見。我願以仁化敵爲友，以愛化苦爲樂。孔孟、基督、姚牧師、文軒兄、塔虎特教授所揭示的要理，對我而言，只是一個，那就是：愛人、愛民、愛貧苦大眾。我在耶大靈修的一本小書，更堅定這信念。此書名：「世上最偉大的事」（*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作者是亨利·杜儒蒙德（Henry Drummond）。它闡說愛是世上最偉大的事，愛就是犧牲自我，爲人服務。愛是至善、至樂、至德。此書精簡中肯，深得我心。數十年來，我帶在身邊，是我靈魂的甘泉。

愛的驅使

除個人的因素外，時代和環境也促成了我的人生觀和事業。那是一個基督教蓬勃復興的時代，在青年學生中有巨大的號召力。影響及於國際的兩個重要組織，一是基督教青年會，一是「學生志願往外國傳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二者聲息相通，有密切關係。關於前者，在第六章詳述。後者創始於一八八六年，其後活躍於美國各大學，耶大是一重鎮。每逢星期日下午，它的成員在校園中集會，歡迎學生參加。我那時功課很忙，未正式參加此組織，但得暇偶爾參加集會，聽講道、唱詩、彈風琴。

國際基督教青年會的總部在紐約市，離新港甚近，乘火車兩小時可達。它舉辦的活動，我有時參加；與它的骨幹之一巴樂滿有交往。但也因功課的重負，在耶大時未參加它的工作。它對青年的種種號召，卻常在我的注目之中。

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國對德國宣戰，抗議後者的無限制潛艇政策。朝野沸騰，各界各業均熱烈地支援軍備，或從軍，或捐款。耶大師生也不後人。不到一年，我的同學差不多都上前線了。基督教青年會設立戰時工作會（*War Work Council*），號召青年到歐洲去爲戰士們服務。

舉國上下的自發的愛國之誠，是我前此在中國未見過的，令我欽佩感動，也使我進一步體會民主制度的優勝處。

回觀中國，我又覺得慚愧。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中國存觀望態度。英國和法國是參戰國，因戰爭造成大量人口外流，不得不向外國招募勞工，中國是其中之一。在一九一六年，英法與中國擬定招工章程。中國僑工事務局在直隸、江蘇、廣東三省設立九個分局，招募苦力。分局代理人曾在曾有大量出國移民的地方，登報招工，並在茶館及公共場所散發傳單。有時還找帮會首領代招。招到一批，送交英國在山東威海衛所設的勞工局，或法國在塘沽、青島、上海、和浦口所設的招工辦事處。然後，英法用輪船載華工去歐洲。法國招僱的華工，最高數目約達四萬人。美國所招約十萬人。一九一七年美國遠征軍向法國借去約一萬華工。華工在後勤區和戰場區做勞力。前後共招募約二十萬華工。

一九一七年八月，中國向德國宣戰，但未遣一兵一卒。在歐洲戰場的華工，因為語言不通，常與軍官發生誤會。吃虧的當然是華工。據說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美國軍官催促一批華工去做工，對他們大聲說：「Come on, let's go!」這幾個英文字，只有一個字華工聽來耳熟，那就是go。他們猜想，這軍官叫他們狗。欺人太甚！爲了兩個錢，來此冒生命之險，還被人當狗呼來喚去！看你神氣那去，我們今天就不替你做工！軍官又重複一次命令。華工越發不理。軍官不知所以，有口難言，他不會用中國話說：「我們走吧！」

這些華工，絕大多數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苦力，既不懂外國的語言、風俗、習慣，又常有越軌的行動，遭受了不少殘酷待遇。美國陸軍青年會就在美國各大學招募中國留學生，到法國去當翻譯，爲華工服務。當時自告奮勇應徵的，連我只有三個。

青年會發出這樣的號召時，我在耶魯的學業行將告一段落。受了愛的驅使——愛國之心、愛人之心、愛主之心，我毅然投筆從戎。一九一七年六月初，畢業典禮後第二日，就踏上了長征的路程。

難忘的耶大！難忘的常春籐！在你的綠蔭下，我所得的遠超過一張文憑和兩個春天。你使我愛上了民主的常春。這愛永駐我心，亢奮我的脈搏，雄壯我的歌聲。我要唱，唱我的愛，希望唱出一個民主常春的新時代。

第五章 「有教無類」的現代意義

有人說，我有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有人說，我具傳教士的救世觀；有人說，我是一個革命者；也有人說，我是一個改良派。各說的背後，寓有若干褒貶的成分，也間或帶著一些政治的意味。

我雖然讀的是政治學，可一生不曾參加過任

何黨派，無政敵可言。但是，二十世紀中國，對政治十分敏感，一分為二法甚為流行，往往以為人和事都可以簡單單地歸類概括，非左即右，非紅即黑，非革命即反動。免費贈送的帽子，常常莫名其妙地飛落到頭上。「社會主義者」的帽子，「資產階級者」的帽子，都有人送給我，在史料庫裏大概還可能找到一些。我不愛與人爭辯，也沒時間跟人嚼舌頭。何必呢？事實終歸有人知道。

我相信，我在這世上還有一段日子。但到了這把年紀，還不趁著還硬朗，試自剖一番！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我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科學思想相結合的一個產兒。我確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觀；我是一個傳教士，傳的是平民教育，出發點是仁和愛。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惡習敗俗，去舊創新，卻不主張以暴易暴，殺人放火。如果社會主義的定義是平等主義——機會和權益的平等，我也可以算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我希望

人類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故不贊成鬥爭，也不相信階級決定人性。我相信，「人皆可以爲堯舜。」聖奧古斯丁說：「在每一個靈魂的深處，都有神聖之物。」人類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

在去法國之前，我的人生觀已略具輪廓，但人生的道路，卻仍茫然。我去，爲的是替華工服務，去實踐愛的人生觀。在實踐的過程中，華工無意地啓示了我去探索一條前人未走過的路。人多以我爲此路的開創者，因爲有所創新，譽之爲革命者。我自己知道，此路的開發，得之於天時、地利、人和的三結合，缺一不成。在法的工作，只是一個開端。「萬事起頭難」這頭如何起的呢？容我細說當年。

民可使教之

一九一七年初夏，我和兩位中國大學畢業生，自紐約搭美國軍艦，首途歐洲。同船的是美國

軍隊。

當時去歐洲，是很危險的。大西洋密佈魚雷敵艦，我們一路去的，共三條兵船。前面一條被魚雷炸沉了，後面一條也炸沉了。我們居中，幸免於難。在美好的環境中，完成了兩個月戰時知識技能的訓練。

在我們到達法國之前，北美基督教青年會（YMCA）在法國軍隊的華工營開始服務和福利工作。一九一七年秋，哈佛大學學生史義瑄首先參加。約四十個服務站相繼成立，工作人員多爲中國人，也有美國人。一九一八年春，青年會更在美軍借用的華工營中展開服務工作。

我在六月中抵達法國北部的布朗（Boulogne）。那裏有五千餘華工，多來自華北，以山東爲主。有些在工廠工作、有些裝卸糧食物資、有些修路、有些挖掘戰壕、有些埋葬屍體。我主要的工作是當翻譯，替華工買喜歡的東西，或指導他們，不要有越軌行動。也間或說笑唱歌以

鼓舞士氣。中國人一向敬重讀書人，華工知道我們這些書生，自願放棄平穩舒適的生活，冒險來到戰場為他們服務，對他們格外感佩。我們見他們如此辛苦勤勞，同情之餘，也懷著敬意。他們

和我們，雖不衝鋒陷陣，但生活在戰區內，隨時可能有意外之事發生。大家生死與共，親切之感

，自然而然。

寂寞單調，是戰區生活的一般寫照。夕陽西沉後的時間，尤難打發。華工怕見星兒眨眼，記起故鄉的人兒。

這種心情，青年會是了解的。通達情理、因人施教，是青年會能在世界各地延伸發展的一個因素。第一次大戰期間，它在華工中所展開的福利和教育事業，得要適當，親切周到，深得華工之心，為海外華工史上前所未見，在中美人民友誼史也可記一筆。一些溫馨舊事，我仍記得。

每個工營都有公共食堂，那是晚飯後的聚會所。有時放電影，開留聲機聽唱片，或做點遊戲

。中國的動態、歐洲的戰況，也是華工所關心的。各工營內分發有英文的新聞簡報，服務的學生摘要翻譯，再為他們口述。

華工最需要的一項服務，是替他們寫家信。我到布朗後不久，一天晚上，一個華工來找我，膽怯地問：「晏先生，您能不能替我寫封家信？」

「我替他寫了。第二天，有四、五個人來找我寫信。一個月後，每天晚上有幾百人來找我。」

他們的信很簡單，報平安外，就是兌錢回家。但每天晚上，寫百餘封信，代辦匯錢手續，也需要相當的忍耐。幾個月後，我覺得這樣做很是不經濟。靈機一動，我召集了一個大會，把五千華工都拉去開會。我站在台上，對他們說：「從今天起，我不替你們寫信了，也不講時事了。」台下大笑，以為我在講笑話。我繼續說：「從今天起，我要教你們識字、寫信。」底下又大笑。

我又說：「誰願意跟我學，請舉手」沒有聲

音。過了一會，有四十幾個人慢慢地舉起手，只舉一半。

我說：「願意學的人，今晚來找我。」我宣布散會。

那一晚，是我生平中很難忘的一晚。在公共食堂裏，幾個華工和我圍坐一張飯桌。我的面前放著一張小石板、一枝石筆。我對他們說：「我先教你們認數目字，這樣你們才會認錢、數錢、慢慢再學匯錢。人生在世，不是爲賺錢，可是爲了生活不能不賺錢。你們冒險來這裏，辛辛苦苦地作工，爲的是賺錢養家。好不容易賺了錢，自己卻不會寄回家。我願意爲你們匯錢，但是我知道，你們覺得不好意思總是求人。求人不如求己。認字不是什麼難事，只要肯用心，天下沒有什麼學不會的事。大家都是天生下來一個腦袋。放著現成的腦袋不用，不是很可惜嗎？父母給我們腦，並不是叫我們頂在頭上加重量；如果只是白白地頂著，等於是無腦。你們是願意做有頭有腦

的人呢？還是做有頭沒腦的人呢？

我一本正經地說，他們一本正經地聽著。聽後，沒有人回答我，也沒有一人站起來走開。我了解他們的意思，就開始教寫中國的「一、二、三、四、五」，再教阿刺伯數字。他們聚精會神地看，好像每個字都是奇妙的。我用石筆在石板上寫，他們跟著用右手食指在大腿上畫，眼中閃著光，嘴中唸著數，那種認真而誠摯的樣子，縱是鐵石心腸者，見了也會感動。

第二晚，有十來個華工來跟我學認字；第三晚，有數十個。公共食堂裏，既沒有黑板，也沒有講台，更沒有課桌椅。一切因陋就簡，因地制宜。我請工營發給願學認字的華工，每人一個小石板，一根石筆。食堂裏那裏有空，東聚幾個西集幾個，在石板上學寫字。我流動地教，個別地改，看到他們那麼興致勃勃的學習，而且所學可以馬上致用，心裏覺得很高興。表面上看，我在教他們；實際上，他們指點了我一生的方向。

。自孔夫子以來，中國人崇尚「有教無類」，然而兩千餘年來，工農貧苦大眾仍然是失教的。華工的向學，給我一個承先啟後的動機和機會。平教運動實是「有教無類」的徹底實現和高度發揮。

破天荒的事

教華工時，我把握著兩個原則，一是因人施教，一是就地取材。教他們的目的，是幫助他們發展腦力以適應生活的需要。因此，所教的是他們生活中最常用的字、最需要的字。所謂「就地取材」，就是從生活中吸取教材，爲的是密切連結教育與生活。

華工學會寫數字後，我就教他們寫各人的名字。他們習於打手模腳印，忽然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都高興得不得了。一遍又一遍地練習，正看側看，得意中有一分驕傲。我常說：「你寫得好！」如需要改正，就說：「讓我來試試。」

不好」兩字，難得上我的口，至今如此。

然後，我教他們寫家信中常用的字，如：「父母親」、「大人」、「平安」、「健康」、「保重」等等。每教一字，我大聲唸給他們聽，他們跟著唸。四十多人合起來的聲音，是既洪且亮。那種搖頭擺腦的神情，和中國小學生背書時一模一樣。

這種朗朗之聲，很快地傳到工營福利部主管人寇耳上校（Bert Cole）的耳朵。他跑來了，問我：「要！他們爲什麼這麼吵吵鬧鬧？」

我說：「他們不是吵鬧。我在教他們認字呢！」

他從來沒聽說過教工人識字，帶點懷疑地「喔」了一聲。他曾在中國的青年會工作過一段時間，對華工很同情。既然華工願意學，他就讓我們繼續嚷了。

那最早跟我學識字的四十餘位華工，每晚學習一小時左右，二個月後，其中三十五位可以寫

家信了。爲了鼓勵他們，我請了一位將軍來主持畢業典禮。五千華工來赴盛會。三十五位華工，一一從這將軍的手中領得一張大紅紙寫的畢業證書。在這大會上，我報告漢文班經過的情形，將他們的成績展覽，又掛出一張我自己編的關於國內消息及歐戰情況的簡報。這樣很引起他們濃厚的興趣和注意。此事頓成爲華工營的一條新聞，也是人類教育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

教學法的新曙光

第一期識字班的光榮畢業，使工營中的其餘華工羨慕萬分，都要來學。寇耳上校的態度，也由懷疑而轉爲嘉許了。他要我教營中所有五千餘華工識字。我說，縱有三頭六臂，也愛莫能助。他臉一沉，說：「這是軍令。我是你的上級，你當服從，」

情急智生，一種新的教學法突露曙光。我把營中的華工加以編排，分組學習。由識字班的畢

業生，分別教導始學者。如此，三十五位嶄新的教員，立即出現於工營。俗語說：教學相長。爲了要教別人，爲了不失面子，這些新教員繼續充實自己，識字日多，閱讀能力也就增進。第二期招生，有一百多人報名；第三期增至一千多人。躊躇的了不得。我做了一次試驗，發現華工中有一個秀才，一個滬江大學的學生，兩個中學生，後來都成了我的助教。當時，學生服務華工的人數漸漸增多，我們這裡又派來兩位支加哥大學的學生。

華工都以識字爲榮，尊師重道。精神有了寄託，就不作無益的消遣。營中風氣一振。學有所得，且能致用，心情愉快，工作的效率也提高了。中國人多天性向上，樂觀勤奮，只要給點鼓勵，就會努力求進步。有一次，英王愛德華到布朗來巡視，華工以笑臉相迎。英王說：「這些苦力身負重擔，居然還會笑，稀奇！稀奇！我在印度巡視，怎麼看到的都是苦臉。」中華民族具有化

苦爲樂的票賦，這是它能長久屹立於世界的一個原因。

當時，在英法兩國，還有其它很多華工營。

它們聽說布朗的識字教育，紛紛邀我去示範。我恨不是齊天大聖，否則拔一根毫毛，一吹變成千百個孫行者，那該多好！所幸在布朗實行的辦法，還可運用延伸。因此，我一方面表示感謝熱情的反響，另方面歡迎各營派代表來布朗觀摩切磋，共商改進之法。各營代表來看後，都認爲這是一種掃除文盲的好辦法。回去後，推行於各營，甚得各界好評。一九二〇年後，我回到中國，在各地推行識字運動，教學的基本原則，大致上本之於在法國所實驗的。此法後稱爲「導生制」，意思是以學生引導學生。

華工教育德智並重

巴黎青年會總幹事到布朗來觀察，看到這些工作，異常感動。回到巴黎以後，便要我到巴黎

去主持華工的教育工作。於是我就在巴黎召集了一個討論會，將自己教華工一點一滴的經驗告訴他們，然後分發到各地去辦漢文班。

華工的識字人數日益增多，閱讀能力也漸漸提高，隨即而起兩個基本的問題。一是教科書，一是日常讀物。這兩個問題，我思之再三，做了些實驗，對後來的平民教育起了一些作用。

廿世紀是創新的時代，我也具有這時代的特徵，因此決不泥古。我也不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而從中擇取符合時代需要的部分。我的注重教育，就是傳統影響的表現。平民教育符合「有教無類」的精神，但不是儒家教育。教學的內容和方法，都有所創新，既不仿古，也非仿歐美。初創的數月，根本談不上教科書。學生多了，就不能不想到基本的字彙。舊有的「三字經」和「千字文」，是過去幼童的啟蒙書，包羅萬象，涵蓋了歷史、地理、天文、道德、人倫、教育，可以說是袖珍「百科全書」。此二書文字簡潔，故事雋

永，但其中有許多難字，華工不易馬上學會，而且用不到。其中的一些故事和道理，也不是他們所易懂得。例如：「千字文」的開頭數語：「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談

的是天文。「盈昃」兩字，尤其是「昃」，我想不出對華工會有多大用處。「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都還可以懂，但「藏」字不易寫。「律呂調陽」，是講音樂，若試解釋給華工聽，他們會不會覺得迷糊？

舊式啓蒙書雖不合現代之用，但選擇千餘字作初學讀本的構想，我覺得仍是值得參考的。當時在法國工營，每天忙於各種繁瑣事務，書籍缺乏，而且我和其他服務的中國學生，都沒有編寫教科書的經驗。在這種情形下，我從一本中文字典和國內寄來的一些報章中，選擇了極常用的單字和複詞，再加上華工的通俗口語及平常家信習用的詞句，總共合起來約千餘字，作為華工識字的教材。後來，我在國內推行識字運動，請了許多

專家編寫「平民千字課」，內容與在法國用的教材差別很大，但以千餘字為初學基礎的概念，溯源於旅法時期。

最早的華工報刊

為了提供課外讀物，我創辦了「華工週報」。這是為在英法的華工而辦的最早的報刊，也可能是最早為中國工人而辦的報刊。傅若愚兄作我的助手。稿多是我們兩人寫的，用鋼板複寫，甚為吃力；用照相製版，印五百份至一千份。在當時的巴黎，沒有漢字印刷設備。紙張和印刷費，都由基督教青年會供給。傅兄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系（記憶中如此），為人和氣，我們合作無間。在二十年代，他也是平教運動的參與者。

「華工週報」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它的宗旨，見於創刊號的「本報特告」，那是我執筆的。「本報是特為開通華工的知識、輔助

華工的道德、聯絡華工的感情辦的。知我駐法同胞、無論在青年會任幹事、或在工廠中當翻譯、以及在工廠碼頭作傭工、都是急工好義的人、必願擔任義務、爲本報謀進步發達。不致坐觀成敗、置之於不顧。況事方萌芽、需助爲急、非得同胞諸先生的贊助、萬難辦得有成效的。著作不拘短長、本報無不歡迎的。但文字以用官話爲合宜、題論以進德智爲標準。投稿巴黎Mr. Y. C. James Yen C/O Y.M.C.A., 12 Rue d' Aguesseau, Paris。請本報感激無涯矣。」

這段文字，是當時的一種「官話」，既不是文言，也沒完全做到「我手寫我口」。標點符號，僅限于豆點「、」、和圈「。」。文雖無奇，但從它可見，我的思想是一貫的。自始，我並重「德」和「智」，重德顯然是儒家的影響。自始，我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相信同胞都是「急公好義的」。雖然我經驗過無數次的失望，我至今對人不存懷疑之心，我也相信人如此對我。不疑則

不懼，不懼則心安，這也許是我長命的一個原因吧！

由於我對於人的普遍信心，凡事往好處想，我重勉勵而輕責難。在「華工週報」第一期中的「恭賀新年·三喜三思」一文中，我先說喜：

「各位華工同胞呵，據鄙見看來，各位此次新年，有三件特別的喜事，也有三種特別的思想。今先論三喜，與諸公一聽。我們中國數千年以來，固執守舊、不求維新、無鐵路輪船、無郵政電線、交通不便、旅行艱難、不說出外洋的萬中無有一人，就是在本國遊歷的，也是很少很少的。但各公深負遠志、有冒險性質、離家別鄉、梯山航海、迢迢四萬餘里、來到法國作工、不但自己增廣見聞、並且可以期滿回國、興家立業、強種強族。各位想一想，這豈不是一件大喜事嗎。各位來到法國，雖是言語不通、規矩不熟、有種種的碍難、卻自己仍是早起、晚息、勤勞刻苦的、爲我國聯邦作工。各位這樣的出力、不是勞而

無功的。聯邦各國的軍官兵士、每談及華工、無不極口稱讚、中心佩服的。同胞乎、你們在外國有這樣的好名譽、不特是同你們自己顧臉、也是爲我們祖國增光。這豈又不是一件大喜事嗎？各位自青島、威海衛來。過海之時、有德國潛水艇的危險。登岸之後、又有飛艇炸彈的危險。停戰以來、再有瘟疫的危險。不是這樣的危險、便是那樣的災難、千千萬萬的人、陣的陣亡了、轟的轟斃了、病的病死了。各位卻承皇天的顧佑、祖宗的大德、得以身安體全、無恙無危。請問各位、這豈不算是喜上之喜嗎？」

文章尊稱華工爲「諸公」，或有人不以爲然。華工平日對我們服務的學生，非常恭敬聽命，稱我們爲「先生」。他們多比我們年長，稱之爲「公」，是所謂「禮尚往來」。我一生能工作於各種、各色、各等的人群中，得益於古訓「待人以禮」。

文中所說的三喜，都是事實的積極面。「深

負遠志」一語，用意甚深。我無生花妙筆，也無不爛之舌，不會作驚人之語。數十年來，憑什麼說服人們呢？不是理論、不是學問、不是文章，而是永遠樂觀地鼓勵人們朝好的方面想、朝美的方面看、朝善的方面做。世上沒有人不需要善意的勉勵的。

喜的相反面，當然是憂。任何人看見「憂」字，不自覺地會心頭一沉，眉間一縮。我願人人心往上昇、眉開眼笑，所以選用了「三思」二字，以其通俗平易，而又傳達了警惕之意。我是這樣解說三思的：

「三喜的大概，既已聽過。現敢與諸同胞講一講三思。甚麼叫三思呢？三思就是思身、思家、思國。請先論思身與諸公一聽。歐洲的戰事既停。想必在法國的弟兄沒有一人不想急時就回中國的。白天談的是回國、晚間夢的也是回國。有時你心裡說。只要英政府讓我回國。一個佛朗的工價不給。也是願意

的。同胞呵、回國歸家園是極高興極快心的事。但是請問你自己思想過打算過沒有。回了中國之後。幹什麼事。從什麼職業。做什麼買賣。方能使你那輕生命到法國來所賺的佛朗。一個能賺一個。俗話說、家有萬貫。不如朝進一文。不怕你的佛朗怎樣的多。如果你回國之後。遊手好閒。不理正經。今天兩個。明天三個。一月半載。不知不覺的就把你那苦心苦力所賺的血汗錢費完了。受餓受寒。恐不可免。同胞呵、小蟲螞蟻。尙知夏天爲冬天預備籌畫。可以人不如蟲乎。第二與各位論思家。各位駐法的弟兄。你們的情性嗜好雖各不同。卻你們思家的心。我想沒有不一樣的。當此新年佳節。諒想你們思家的心必較常更切。在外國吃的雖是洋飯。穿的雖是洋衣。說的雖是洋話。怎能與那家中的粗茶淡飯。土語鄉談。閭家團聚的快樂相比。所說、在家千日好的話。是誠然不差。

的。各位弟兄。你們既這樣的貴家愛家。你們就應當求益家興家的事。所有的一切亡業敗家的嗜好。或是在中國帶來的。或是到法國來才學的。都應該勉力全行斷絕。舊年吸煙捲的。今年應立志不吸。舊年賭博的。今年應誓絕不賭。從正經做安分守己的人。多積存幾個富人的佛朗。多學些有益的技藝。期到歸鄉。可以發家。可以自立。這樣你們一番愛家戀家的心，也可以真有實際了。第三、與各位論思國。離本家而後知貴吾家。到外國而後知愛吾國。各位現在外國。愛家的心既較前更篤。諒想你們現在愛國的心。也必較前更大。同胞呵、我們中國國家的外交、內政、有許多我們不忍說。不敢說的。但是你我在外國。有關於中國國體的事，那又不能不說。各位兄弟諒必都知道。你們在法國所處的地位。與在中國所處的地位、大不相同。你們住在法國。就算是中國全國全

族的代表。外國人以你們作爲的好歹。就定我們中國全族的是非。若在本鄉本土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是你一個姓李的姓王的一人丟臉。但是若你在外國做了壞事。那外國人既不知道你張王李趙的名字。他只曉得說「興隆瓦」（法人稱中國人）這樣。「興隆瓦」那樣。所以各位同胞呀。若一個中國人在法國受了軍賞營牌。那我們中國人都算英雄豪傑了。若一個中國人在工廠碼頭上偷了罐頭牛肉。那我們「興隆瓦」都是強盜匪徒了。由此看來、我們中國國體的榮辱。都全在你們各位作爲的好歹。同胞同胞。你們在外國作爲行事。豈可不慎上加慎嗎。（「華工週報」第二期，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版）

這是我現存的最早的長文，所以全部錄下。

由此讀者可見，「華工週報」的格調，與一般報章稍有不同。它不擅聳人的警世危言，而力求入

情入理、語氣溫和。對身、家、國的三重責任，是中國人歷來所強調的。我借此舊題勸勉華工節儉積蓄、戒煙戒賭、潔身自愛。

我勸勉華工自愛自重，是有感而發。有些華工的行爲，很不檢點。有一次，一個華工偷罐頭吃，英國兵拿鞭子抽他，他仍然一邊走一邊吃，因此被關到監獄裏。第二天，他高高興興的跑回來，我問他：「昨晚那裏去了？」他說：「住外國飯店，因爲那裏房子很好。」當然，這是不體面的事，但不足以代表華工。虐待華工，是常見的事，我曾幾次有力的向英國軍官抗議。但是，一般英國人和法國人，看不起華工。穿得整齊的中國學生，他們叫做「日本人」；面黃飢瘦的，他們叫做「China man」。多氣人！我們少數優秀固然優秀，但不足以代表中國。真正代表中國的，乃是二十萬苦力。我們沒有軍艦、軍火，但我們有人。由氣憤不平，我認識了民衆，愛民衆。我受的刺激太大，我想假使二十萬華工都稍

有知識，我就可以組織起來，發揮中華民族無限的威力。二十萬人的力量不會小呀！有一次，英軍給德國打敗了，英國軍官把華工組織起來衝上前線，結果轉敗為勝，得了許多鐵十字架。這是不容易的事。又一次，兩個英國女子被法軍士兵侮辱，一位孔武有力的華工，路見不平，把他們打跑了。她們安全地回到住所，把這事詳細報告管事人。第二天，這位見義勇為的華工，便得一封謝帖。

爲了適應華工的閱讀能力和興趣，「華工週報」的內容力求簡明扼要。數欄旨在益智，如「論說」、「祖國消息」、「歐美近聞」、「歐戰小史」、「世界奇聞」。爲了進德，闡有「名人傳略」。爲了聯絡感情，有「華工近況」一欄。

中國有句俗話：「人心都是肉做的。」華工見我們這些留洋學生，放著綺麗的法國不去盡情遊樂，而心甘情願地爲他們悶在屋子裏一筆一劃的寫那繃繡硬的鐵鋼版，都覺得非努力向學不足

以表感謝。我們呢，見他們一字一句地苦苦研讀「華工週報」，更努力想法子鼓勵，因此舉辦徵文比賽，題目多與國家和社會有關，旨在激發華工的思想、開放胸懷、熱心公益，例如：「華工在法與祖國的損益」、「甚麼叫中華民國」、「中國衰弱的原故」、「民國若要教育普及，你看應當怎樣辦才好」。華工聽說自己的名字，甚至於文章可以見報，見報後還可以寄回中國給家族鄉人看，都興奮得不得了，紛紛練習寫作。因爲要學寫，閱讀又較前認真一層，範圍也擴大了。應徵的佳作，按名次給予獎金——第一名十五法郎，第二名十法郎，第三名五法郎。獎金是一種象徵，華工勤學的真正收穫，在於學習的快樂、見識的提高、和自信心的建立。

發現了一種新人

「華工週報」一共辦了三年多。（我離法後，別人接辦。）我出去觀察的時候，常常看見一

大堆華工讀它。一個工人唸，其餘的都張口靜聽。

這種求知如飢如渴的樣子，真令人快慰興奮。

有一天，我接到一封華工寄來的信，這樣說：

「晏先生大人，自從讀了你編的報，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報價太便宜，只賣一個生丁，我怕你錢賠完了會停刊。我在法國作工三年多，儲蓄了三百六十五個法郎，現在都捐給你，幫助你的報。」

從來沒有一封信，比這封信更令我感動。它給我的鼓勵和啟發，難以言喻。親愛的讀者，三百六十五個法郎，在當時是個什麼樣的數目呢？在法國境內，英軍所僱華工，每日工資和每月津貼，可見於附表。

從下表可見，一個苦力的每日工資只一個法郎，當時約值〇·一九三美元。每星期做六天工，僅賺六個法郎。每個月，工資加津貼，約賺三十四個法郎。差不多要做一年的苦工，才能賺三百六十五個法郎。天下有幾人肯把一年辛苦的全

部所得捐出來作公益事業？即使願意，也不一定可能，因爲人得吃飯，還有其它的開銷。那三百六十五個法郎，是那位華工三年積蓄下來的。有幾人肯捐出三年的積蓄支持一份小小的報紙？況且這筆積蓄是冒著生命之險賺來的血汗錢。

我去法國，原是想教育華工，沒想到他們竟教育了我。他們的智力和熱誠，漸漸引導我發現一種新人。這新人的發現，比考古學家發現北京人，也許還要重要。幾千年來，這種人被認爲是沒腦筋的人，沒有時間讀書，也沒人教他們。士大夫對中國貧苦大衆，一向是無知的。但是，重教育是中國的好傳統；而且，孔子早就提出了「有教無類」，可惜他的門徒沒有實現這理想。

一九一九年春季，我立志，回國以後，不做官，也不發財，把我的終身獻給勞苦的大衆。教育勞苦大衆，是一種創新，也可以說是教育的革命，我要爲這革命而出家，就是拋棄榮華富貴。勞苦大衆所需要的，不是腦筋，而是機會，受教

	每日工資 (法郎)	每月津貼
苦力	1.00	10.00
副領班(管14人)	1.25	10.00
正領班(管56人)	1.50	15.00
會說英語的工頭(管224人)	2.00	20.00
 技術工人		
鐵匠	1.50	13.00
安裝木工	1.50	13.00
機船機械士	2.00	20.00
汽艇駕駛工	2.00	20.00
船上木匠	1.50	13.00
熟練鐵匠	2.00	20.00
熟練安裝工	2.50	30.00
 翻譯和護理員		
一級翻譯	5.00	60.00
二級翻譯	2.50	30.00
班長級翻譯	1.50	15.00
一級醫護員	3.00	30.00
二級醫護員	2.00	20.00
三級醫護員	1.25	12.00

育的機會。他們不是不可教，而是無教。

那個時候，我就想做平民教育工作。平字是一個很好的字，有兩個大意義。一方面，是平等的意思。不管是黃人、白人、黑人、窮人、富人，人格都是平等的。有了人格的平等，進一步求教育的、機會的平等，平社會之不平。平民教育就是全民教育。另方面，平是天下太平。如果人人無機會受平等的教育，天下不會太平。所以，那時候，我就想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的話。小時候，是讀死書，在法國的教學經驗使這句話又活起來了。

華工的教育，引起國內外人士的注目。巴黎和會的時候，中國重要代表都住在路特瑟。有一天，王正廷先生，匆忙的向我要一點中國對於歐戰的貢獻的材料。我把華工參戰的功績（鐵十字架）及傷亡的事實及照片都交給他。於是，他神氣了。會議的時候，他理直氣壯的報告出來。各國代表，都一齊鼓掌致敬。我國在巴黎和會有地位，多少還能得到一點勝利，是靠了誰？不是士大夫，不是上流社會的人，而是作牛作馬，一向受人輕視踐踏的二十萬華工！

我至今紀念著戰時的華工們。他們是我的伙伴，我的學生，也是我的老師。他們不但英勇耐勞，而且純樸真誠。他們努力向學，足徵明智。據陳達的研究，華工初到法國時，識字的僅居百分之二十左右；一九二〇年底，識字者增至百分之三十八左右。

一九一九年四月初，基督教青年會駐法軍中幹事五十餘人，在巴黎近郊舉行爲期三日的討論會，主題是：旅法工作經驗與未來中國工人福利問題。我在會中提出「平民教育運動」的議案，得到與會者的鼓勵和支持。蔣廷黻兄也參加了這會，並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我。此回憶錄原是他英文口述的，譯本說：「討論結果，產生一個集體教育運動」（頁七十二）我未查英文稿，但揣測這「集體」兩字的原文是mass。

悼念亡友史文軒

廷拔兄是我早年的益友。他的智慧很高、態度嚴肅。他曾陪我去巴黎近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者的公墓。墓地上有千萬個十字架。何方葬著史文軒兄的冷骨？連墓地看守人也茫茫然。不知怎的，我竟在數分鐘內找到了。是亡靈指引我吧！廷黻帶了照相機，為我在文軒的十字架旁拍了一照。這是我很珍惜的一張照片，常看它，每看必想起廷黻，感念他陪我而去的友誼。

我雖立志將來從事平敎運動，但深感自己的學識仍需充實。因為我以前在港大、耶大讀的是政治系，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的政治研究所給我獎學金。因作歸美之計。行前，一九一九年五月廿日，我自巴黎往倫敦，叩訪我幼時的良師姚明哲牧師，順便遊覽英國的一些學府和名勝。兩星期後。回到巴黎。六月九日，與廷黻兄等同登海輪，駛向大西洋的西岸。我在法國兩年的工作，算

是告一段落；然而，這一段，正是我一生事業的開端，可稱為平民教育運動的胚胎時期。

第六章 樂而思蜀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是我的思想和事業的探索時期。新文學運動和五四運動，激盪風雲，中國的思想和社會，呈現活潑和開放的景象。從基層改革中國的需要，是許多人共同的認識，雖然理論和行動方式，見仁見智。我也覺得，社會改革刻不容緩。在愛國的熱潮中，我懷著滿腔的熱誠和抱負，回到中國，想在這新時代中，貢獻己力。

古典的學院生活

自法國回到美國，我想繼續求學，可是阮囊羞澀，一籌莫展，幸好一位老同學給我出了一個主意。

此人是桂質庭，英文名保羅（Paul），湖

北人，聰明正直。我在耶魯讀書時與他結識，他讀物理，比我高一年（一九一七年畢業，下面還要提到他以後的事。）

質庭兄對我說：「你曾在歐洲戰場服務，是美國的退役軍官。退役軍人要升學，美國政府供給獎學金。你為什麼不申請呢？」

他的指點，頓開我的茅塞。我向普林斯敦大學申請，得到一年七百元的獎學金。有這可觀的獎學金，什麼學校都上得起，學費食宿，綽綽有餘。

我選了普林斯敦（Princeton）大學，不但因為它的聲譽卓著，校園幽美，更重要的是，

不謀而合之處，所以我繼續攻讀政治學。
普大研究院的院長是安德魯·韋斯特（Andrew West），是一位傑出的拉丁學者，英國牛津大學的畢業生。他和威爾遜同具一個理想，那就是把普大的研究院辦成一個小牛津。院中的一切，都仿效牛津，極莊嚴之能事，連每日晚餐都非常隆重。在風琴奏樂聲中，韋斯特院長率領研究生，昂首挺胸地步入餐廳。每個人都穿著學院式的長禮服。就座後，韋斯特用拉丁文說感恩禱告，繼由希臘籍的侍者送上一道道的湯、菜、飲料和點心。據說，這是希臘羅馬式的古典文化的一種表現。

威爾遜和韋斯特認為，研究院是學術聖地，必須與大學本部分開。研究院的課堂和宿舍，自成一個天地，林蔭夾道，湖光環繞，真是世外桃源。每個研究生有一套房，共三間：起居室、書房、臥房。這是我生平住過的最舒服的地方。
那時，普大研究院只有男生，美籍的居絕大

多數，外國學生很少。政治研究所只有五、六個研究生，我是唯一的中國人。

我在普大讀了一年，成績還不錯，得到碩士學位，獎學金也可續請。優遊林下的生活，並未使我「樂不思蜀」，相反的，美國的富裕和民主，更使我深感中國的貧窮和落後。我懷疑，在學校裏所學的，有多少可適用於中國的改革。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和安樂社會，非一蹴可成，當從基層做起，掃除文盲，普及教育。從下而上的革命需要，當時許多知識分子都有同感，雖然各黨派、各團體、各個人，仍在探索理論的基礎和行動的方案。那是一個惶惑動盪的時代，舊的制度和觀念在解體，有志之士紛紛想在新時代中一顯身手。胡適和陳獨秀等，當時在國內提倡文學革命，推行白話文運動，實已為消除文盲工作躍進一大步。我覺得，還當努力改進教育工具，把在法國編行的華工識字課本，重加修訂，適用於一般平民。同時，應當廣招博延志願的教員，在

各處舉辦為期四個月的識字班，希望在短期內掃除中國的文盲。我那時一心要改造中國，志向可謂凌雲，現在回想，真不知那來的勇氣。要推行這樣的教育和社會工作，需要一個基地，一個援助的組織。中國人家族意識強，社會意識弱，而基督教青年會素來熱心服務社會，深得我心。我曾到紐約，去訪問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協會副總幹事福勒且爾·薄克曼（Fletcher Brockman），向他提出我的構想。他說，在上海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當樂予援助，可與該協會總幹事余日章商討。

同時，巴中家裏來信，提到母親體弱多病，我很掛念，決定歸國。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我自美國西岸搭乘「俄羅斯皇后」號海輪，八月十四日抵達上海。

基地和利器的探索

懷著滿腔的熱血，我回到祖國，一心一意要

在中國推動平民教育。

當時中國辦理社會事業的，當以基督教青年協會最為接近社會，最有組織，最有力量。在許多大城市中，它設有分會。它擁有人才，有四十餘位美國幹事，五百多位強有力的中國幹事。而且，它有一位英明賢德的領袖，就是余日章先生（一八八二—一九三六）。余博士是中國基督教史上的大人物，也是平民教育的重要贊助者，與我共事十餘年，我很敬佩他，在此應略敍他的事績。

余先生，原籍湖北蒲圻縣，生於武昌。他的父親是中華聖公會的牧師。余先生自幼聰慧，面如冠玉，十三歲考入武昌的文華書院，德智體三育上都極優秀，中英文均雅潔，表現了寫作和講演的才華。庚子變起，長江動亂，基督教佈道工作無法進行。他的父親和聖公會的同事，都帶了家眷到上海避難。日章先生插入聖約翰書院的中學（時稱備館）四年級。一九〇二年，升入同學

院大學部（時稱正館），一九〇五年一月畢業。同年春，回武昌，任教於文華書院附中，歷時三年。一九〇八年秋，他到美國的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教育，一九一〇年夏獲碩士學位。在美期間，他與王正廷、郭秉文、曹雲祥等發起組織留美中國基督教學生會，以促進聯絡和團契。一九一〇年底，返武昌，次年春，任文華大學附中校長。辛亥武昌起義後，他組織紅十字會，救傷掩亡。民軍統領黎元洪，倉促組織軍政府，需人主持對外事宜，聘余氏為秘書。黎氏當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余任外交官，宏才贍略，時人交相讚賞。民國元年八月，教育總長蔡元培召集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研究革新教育的方案，電邀余氏赴京出席。會議後，受陳友仁之聘，任英文「北京日報」（Peking Gazette）編輯。在北京時，清華學校請他任副校長，也有朋友勸他從政，而他決定接受青年會全國協會（時稱全國組合）之請，任講演部主任幹事，從此以青年會為終身事

業。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在上海召集的第七次青年會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改組合的名稱爲「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一九一七年九月，余氏正式任總幹事職。（參考袁訪賓著，「余日章傳」，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一九七〇年出版。）

我到上海後，就去拜訪余先生。他那時正在爲青年會物色人才。他已知我的經歷。我在美國時，曾任留美中國基督教學生會的會長，那是他創辦的。余先生邀我參加青年會，我說：「我很欽佩青年會的工作，但是，我要辦平民教育。」他說：「平民教育是很有意義的工作，青年會應增設『平民教育部』，就請您主持這一部。」他的眼光和氣魄，令我感佩；而且，我想，服務社會不能憑空而起，當有所憑藉，就答應了。

當時青年會中支持平民教育的，還有美國人

德伯森（Dr. C.H. Robertson）及皮特醫師（William Wesley Peter）。他們都提倡直聽

教育（Visual education），用幻燈片、儀器、圖表來配合講演宣傳，很受歡迎。我還記得，皮特醫師編了一個巨大的蒼蠅，用來講解蒼蠅之害，勸人注意衛生。聽衆看到這蒼蠅，常要驚呼：「這麼大的蒼蠅！是美國蒼蠅吧！」

百分之百順心的事，天下罕有。我原意先在華西推行平民教育運動，因爲我熟悉故鄉的風俗人情，而且可接近母親。我把這意見跟余先生談了好幾次，但他始終認爲自華東開始較便，因爲青年會總會在上海，人力和設備的供應較便。我又認爲，青年會不應只爲會員服務，而當爲社會服務，以全國的青年農民和城市青年工人爲服務的主要對象。開董事會的時候，我幾次提出這意見，他們不了解，都反對我。我只有忍耐，心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器利了，再作計劃。

這「器」是什麼呢？就是教科書。我要辦平民教育，第一要發明一種千字課。要編著千字課

，真是煞費苦心，因為平民窮，買不起厚的書；平民忙，沒時間認很多字；中文難，學起來費時間費力氣。這些難處，我早就知道了。要是怕難，何必要做平教運動！我不怕難，只怕做得不夠好。要做的好，就要有忍耐，就要虛心，肯跟人學。當時，我隨時留意平民在日常生活中慣用的字彙和語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一年改組為東南大學）的教授陳鶴琴先生（一八九二—一九八二），那時正在研究「語體文應用字彙」，用歸納法找出四千餘常用字，其中最多見的一千字與我在法國選訂的千字課有八百餘字相同。這對我是很大的鼓勵和幫助。

許芹牧師和他的家庭

在上海的第一年，另有一件重大的事，令我對前途充滿了希望，那是我的終身大事。

當我在耶魯讀書的時候，許芹（Huie Kin）牧師之家，是我假日常去的地方。那時，在大

紐約華人圈中，無人不知許家，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家庭，它的門永遠是開的，好客友善，遠方遊子，尤受歡迎，我只是其中之一。

許牧師（一八五四—一九三四）出生於廣東台山縣永寧村的一個小農之家。小時候，他聽鄉人說，美國有金山，不勝嚮往。十四歲，他請他父母為他買一張直航舊金山的船票。一張船票，三十大洋，他父親押了薄產，助他成行。在加州屋崙（Oakland），他住了十二年，在農場替人家做小工。勤敏向上，他努力學英語，領洗為基督徒。他一心想上大學，苦苦積了三百元。廿六歲時，得到一位美國牧師的鼓勵，到俄亥俄州的辛辛拉堤（Cincinnati），就讀於蘭恩神學院（Lane Theological Seminary）。因為他的英文程度還不夠讀神學，他轉到賓州西部的日内瓦學院（Geneva College），進修英文。兩年後，又轉到賓州西部大學（Wester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即匹茲堡

大學的前身。一八八五年，長老會的海外傳道部委派他在紐約城的華人中工作。那時的紐約商業中心是包厘街（*Bowery Street*），在現今的華埠。五十七街以北，現今的中央公園地區，仍是一片農莊和牧牛場。許牧師在 15 University Place 租了一間屋子，主持主日聚會，這就是紐約市第一中華長老教會的開始（*The Firs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York City*）。

一八八九年，許牧師和露薏絲·亞爾南小姐（*Louis Van Arman*）在紐約結婚。她的祖先來自荷蘭，她的父親是一個製造商。她原是一位小學教師，一八八六年來到紐約城，就讀於百善你學院（*Bethany Institute of New York*），準備做一個傳教士。課餘，她在中華長老會教主日學。在教會的活動中，她與許牧師相識、相愛、相敬而結婚。當時，華人與白人結婚仍屬少見，但兩人堅信，上帝造人的意旨，是

要人們在生活中互助。爲了婚姻，她放棄她的美國公民權。

一八九五年，長老會正式委任許芹爲牧師。他是第一個在紐約晉升牧師的華人；同時期，有兩個華人在加州升爲牧師。

許牧師主理的教堂，位於曼哈頓的城中區，交通方便。無數學生先後聚會於此，其中很多後來成爲名人要人，如王寵惠、顧維鈞。教堂中有保守的華商，要求孫搬出教堂。許申言，教會不涉政治，它的門對任何政見者都是開放的。

許夫人是許牧師的外相兼內相。她沒有種族之見，待人熱誠。每逢星期日，座上客數十人。她掌理華人教會的裏裏外外，兼管附屬的幼稚園、小學、主日學。她有九個兒女，每一個都教養得卓然有成，享有時譽。

長子爾文（*Irving*），紐約大學的理學士，主修機械。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任少校。

其後任紐約州公路局的副主管、紐約市市政工程的主管。

長女海麗葉·露薏絲（Harriet Louise），享特學院（Hunter College）文學士。她的夫婿是張福良博士（Fulliang Chang），專修森林學，會參加鄉運工作。

老三雅麗（Alice Ordainia），哥倫比亞教育學院的理學士，專修體育。她就是我的夫人，下文詳述。

老四靈毓（Caroline Alide），哥倫比亞教育學院的碩士。她是朱友漁（Y.Y. Tsu）博士的夫人。朱畢業於紐約協和神學院，曾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社會及宗教工作科的主任，抗戰期間在滇緬公路服務，因有「滇緬路的主教」之稱。（可參考「朱友漁自傳」，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

老五是海倫（Helen Pierson），康乃爾大學的文學士。她的夫婿是桂質庭（Paul C.T. Kwei）。前面已提到質庭兄。他後來得到普林斯敦的博士學位，回國任武漢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及理學院院長。文革期間，蒙不白之冤，不勝迫害，自殺而亡。海倫原在武大教英文，後來他們要她教俄文，她就教俄文。近年需要英文人才，她垂老再教英文，堅毅至可敬佩。

老六是如絲（Ruth Gorham），務斯特學院（Wooster College）肄業，學體育。她的夫婿是周學章，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專攻教育，曾任燕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抗戰時，日本侵略者曾囚禁他，要他與偽政權合作，他拒絕了。入獄前，他身體健壯，約一百五十磅；出獄時，僅八十磅左右。現仍健在。

老七是桃樂賽（Dorothy Esther），享特學院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曾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細菌學副教授。夫婿是一位名醫（Dr. Amos Wong, M.D.），曾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的婦產科教授。

老八和老九是雙胞胎，亞伯（Albert Van Arnam）和亞瑟（Arthur Kin）。前者畢業於紐約市立大學，習機械；後者畢業於拉法耶特大學（Lafayette College），從事出版業。

有趣得很，許家的三位少爺，都娶了美國人，六位千金，都嫁給中國人。

終生伴侣

再回頭敍說雅麗與我。許家的六位小姐都很活潑，在中國學生中很出名。我在耶魯時，跟同學們去許家做禮拜、吃飯，對這六位小姐一視同仁，無所偏愛。學業未成，不敢交女朋友。有一次，在許家晚飯後，大家圍著鋼琴唱讀美詩。有人起鬨，要我獨唱，說：「詹米參加耶魯的唱詩班，唱得好！」我唱了一首又一首，喉頭乾得很。衆意難却，只有繼續唱。實在忍不住了，我向身邊的人說：「我想喝杯水。」似乎誰也沒注意

我的話。過了一會，有人遞給我一杯水，喝下去，清涼無比，勝似玉汁瓊漿。這人就是雅麗，她的周到體貼，是她給我的最早而深刻的印象。但是我那時沒有單獨去看她，在法國和普林斯敦，也沒有寫信給她。

雅麗一心一意要為祖國服務。一九一七年，她到了上海，任教於上海女青年會體育師範學校。此校創建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它是國早期培養女子體育師資的一個學校。在它以前，上海有中國女子體操學校，創于一九一〇年，創辦人為王季魯。課程、教學內容和方法，深受日本教育制度的影響，以教日本舞蹈和中國武術聞名。另有愛國女子中學體育訓練班，創于一九一五年，創辦人為蔡元培。該班招收高小畢業生，專修體育。

上海女青年會體育師範學校的全名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體育師範學校（一九五一—九二四）。校長是美籍的梅愛培（Abby

Shaw Mayhew 一八七二—一九五七）。副校長是陳英梅（一八九〇—一九三八），出生於香港，肄業於上海中西女塾，一九一三年畢業於美國韋爾斯利學院，獲體育學士學位，是我國最早的留美專業女性體育教師。該校的教務和課程設置，均由陳負責。該校的初期校址，在昆山路十號，與女青年會在一起。一九〇二年初，女青年會又在附近的荊州路三十七號，購置了一片地，建蓋健身房、網球場、圖書資料室等。

在女青年會體育師範任教的，大都是歐美一些國家的離職教師和大學畢業生。雅麗教球類和遊戲理論。課程另有：舞蹈、民間舞蹈、運動技術、解剖學、體育生物學等。此校早期的畢業生有：高梓、張淮蘭等，一九二〇年，學校選派她們赴美留學，學成後回校任教，數十年來在體育教育界工作，培養了很多人才，聲譽洋溢杏壇。

在上海，青年會與女青年會的工作人員，常有碰頭的機會。「他鄉遇故知」，我與雅麗的友

誼自然增進。她有健碩之美，儀態端莊，勤奮樸實，樂觀積極，充滿了朝氣。我正在爲事業奮鬥，她總是鼓舞我、勉勵我，我引她爲知己、爲同志，常去學校看她。一九二一年春天，我們訂婚了。

在上海的第一年，我常想回四川探親，但因爲事業和婚姻都還在探索中，覺得無顏見故鄉父老。等到這兩件大事有了眉目，我決定回鄉一行；然而，並不是「衣錦還鄉」，而是衣敝還鄉。

悲與喜

那時，一九二一年，從上海到巴中，路途之險，費時之長，勝過出洋。從上海到重慶，無直航輪船，坐一段船，走一段路，又坐一段船，再走一段路。坐坐走走，走走坐坐，要三十五天左右。

令人提心吊膽的是，沿途治安不良，土匪猖獗，隨時隨地可能出事。在這種情況下旅行，低

呀！

姿態爲上策。我穿了一身土布衣褲，腰間束一布帶，提著一個小包袱，中有一套換洗內衣和僅夠用的路費。那副打扮，可說是十分平民化。

從重慶到巴中，步行十來日。蜀道難，不但因爲山路崎嶇，而且因爲地上泥濘。四川陰霧多雨，「蜀犬吠日」，是很生動的俗語。脚下一不小心，就會滑倒摔跤。我拄着一根竹桿，穿着草鞋，捲起褲脚，跟着苦力們翻山越嶺。吃的是小店買來的「帽兒頭」（滿滿尖尖的一碗飯），雖然沒有什麼菜，吃得碗底不留一粒飯。晚上與苦力們一起寄宿村棧，一桶熱水供十多人泡腳，泡後像泥漿。然後，往硬板上一倒。苦力很幽默，說：「蚊妹要來看你了。」鼾聲與蚊聲齊鳴，是大自然的夏夜交響曲。

走近家門，二嫂先看見我，叫了一聲：「天老子回來了。」母親原先臥病在床，聽了二嫂的話，雀躍而起。我在家六星期，她一點沒有病象。我們每天閒話家常，闊別八年，要說的話真多。

離家回上海之前，我心中萬分難過。過去八年，爲了讓我專心學業，家人未要求我寄回一分一文；他（她）們寧可自己縮衣節食，讓我走向世界。尤其是母親，愛我情深，年老多病，却不要求我侍奉左右。今後，我要從事平教運動，俸薄責重，她不但未加阻止，還頻頻嘉勉。爲了我的前程，她付出的是怎樣的代價！

臨行，我向母親說：「兒不孝，又要離家遠行。」她說：「你是男兒，應當到外面去。你替社會做事，顯親揚名，我高興得很。」她沒有流一滴眼淚，站在門口，看我漸漸走遠。

回上海後，從二哥的來信，我才知道，母親待我走出視線以外，轉身回屋，倒在床上哭泣終日。她的自制力，真了不得。

至今，每當我想起這六十多年前的情景，還覺得心酸，忍不住要流老淚。那是我與慈母最後一次的相聚，我至今後悔，那次沒有在家多住些

日子。我應當多陪陪她，至少一年。這是我終身之憾。

回川時，我帶了雅麗的照片，母親看了很喜歡，促我早日成婚。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雅麗與我在上海聖約翰教堂舉行婚禮，我們一共只花了六十五塊錢。我們買了好些帶桿的修竹，用線繩捆紮在教堂中的柱子及四壁之上。綠葉紅燈，相映成趣。

雅麗的伴娘，是她的妹妹靈毓。我請Andri-

ew Wu 做我的伴郎，他那時在之江大學教書，後來是同校的院長。另有一位銀行家（惜忘其名），自備要做我的伴郎，因此，伴郎有二。

雅麗在女青年會的同學及我在青年會的同事，都是賀客。很大的教堂，座無虛席，禮成後，雅麗的學校，為我們開了一個茶點會，招待來賓。

一位朋友在莫干山有度假小屋，借給我們。在清幽的山林中，度過甜蜜的十日。

八
秋
懷

王宣

前清光緒十五年，己丑，十二月二十五日，余誕生於今河北省薊縣城內東馬道蔣家衚衝東頭路北第一戶。余曾祖父振鐘公，道光元年辛巳科舉人，出任山東省新城縣（民國後更名桓臺縣）敎諭，曾祖母姓氏不復記憶。余祖父卓峰公，早故，不曾見過，祖母籍山東新城縣，氏牟。吾父奉侍至孝，農昏定省無缺，每有新物上市或珍品自遠處購來，交吾母下廚房烹飪獻之。迄前清光緒二十四年棄養，享壽八十三。吾父奉三公字桐軒，係獨子，十五歲失恃，由叔父主持在孝服中，迎取吾母氏王，年方十七。因風俗葬父母時，必須子持喪幡，媳抱槧水罐。若無子者過繼，無媳者娶之。薊縣城內三王姓，皆同姓不同宗。北王爲土著望族，居北城，故稱北王，吾母即出自北王名門。又有王姓於前清中葉由他縣遷來，居南城，故稱南王。余家居薊始祖係浙江省人氏，於明朝客宦於薊而落戶，居東城，故稱東王。始祖生子二：長門堂名東廣盛，二門堂名西廣盛，由此分爲二支系，余則屬於東廣盛系。余有二兄三姐，長兄名寅，字畏齋，曾採芹獲中；二兄名實，字誠齋，助父耕；大姐適孫，二姐適鄭，三姐適紀；余居最幼，名宣，字德齋，係與長兄二兄相排。余家有薄田兩頃，俱在東門外，世代耕讀。

薊地在唐虞屬朔方或幽州，至周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始有薊名。後屬燕國，亦因薊境有燕山，故名燕。燕惠王於薊置漁陽郡，因薊城北附廓有漁山，故名漁陽，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漁陽郡仍之。迄唐開元十八年取古薊門之義置薊州，沿至民國三年，始改爲薊縣。薊城建於漁山之麓，故街

道不平，北上而南下，境內名山曰盤山，又稱田盤山，西連太行，東放碣石，南距滄溟，北枕長城，逶迤於北境，故城無北門而城北皆山。余少年曾至盤山作二日遊，沿東甘澗溪入山，泉聲與松籟共鳴，怪石與奇峰相映，突兀幽邃，別有天地，晚宿於半山之萬松寺。翌日登巔頂掛月峰，憩於雲罩寺。該寺每朝如沒於雲霧，雖晴必雨；如顯露，雖陰無雨，一般農民視為晴雨表而定其一日之作息。境內水之最大者，曰沽河。源出塞北，由東北西向至城南五里橋，與由西而東之龍池河相匯而南流出境，終抵北塘入海。明清於此河運糧，以濟軍糈，故又名運糧河。

余幼時善感多病，十歲值拳匪倡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停戰議和期間，八國聯軍分別經薊縣（薊州）往東陵遊憩。因薊境民風强悍，時起衝突，輒被洋兵侮辱。其最大事件，為下營鎮被德軍集體屠殺焚毀。其間復有柳子口紅燈照會豎鋤清滅洋之大纛，更有力士梁英李芬在上倉鎮之狙擊事件。均為余所目睹。復屢聆長者談論清政不綱，國勢凌夷之痛。因離亂播遷，十五歲始入私塾，讀二年又輟學。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於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冬，余十八歲，與賈各莊農家女劉氏結婚。適當前清末葉，廢科舉，設學堂。當時薊州隸順天府，在通州設立東路廳中學堂。開辦相當於小學之預科。令所屬各州縣保送學生，余被保送入學，時年已十九歲。發奮勤讀，畢業梓獲第一名。二十一歲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附屬中學第一班。盱衡時局、義憤填胸，慨然有革命思想。一面求學，一面從事革命運動，尤其重於後者，曾參加辛亥革命。

民國紀元前二年，由劉冠三、童啓曾二同志介紹入同盟會。即在北洋法政學堂內，結合優秀同學及有新思想之教職員，並聯絡津埠各校學生。迨由上海克復學報社李季直同志處，獲得各種革命刊物，以為傳播革命思想之媒介。同時在奧租界春陞棧秘設機構，經常由於樹德安體誠與余，輪流主持秘

密會議，以策劃進行方針與方法，並招待各省來往同志，互通聲氣，傳遞文件，故北方革命思潮之發
軔與澎湃，實以北洋法政學堂爲大本營。

至辛亥革命爆發，則由宣傳聯絡工作，轉爲實際革命行動。除留教員同志連志鐸、學生同志黃魯沂，坐鎮北洋法政學堂大本營外，教員同志白雅雨與同學同志于樹德、安體誠等奔走濰州，策動起義。
白雅雨同志即於此役中殉難。同學同志呂一善與余，則受命赴魯西，而與國風日報主筆蕭韶九同志等赴魯東，互相呼應，以策動革命起義。同時復與劉冠三等同志在濟南及青島所秘設之革命機構，取得聯繫，協同一致進行。魯西策動工作，以曹州府中學爲中心，以結合幫會與防營爲目的。策劃既定，進行有人，余與呂一善同志遂潛赴上海。

當時津浦鐵路是由天津浦口兩端同時興工修築。北段自天津至臨城，南段自浦口至徐州，均已通車。只中間一段正在趕工，尚未接通。余與呂一善同志計劃雇用人推土牛車，由曹州經單縣先去徐州。在往徐州中途一個微雨傍晚，宿於柳集。店家驚慌問曰：「你們是從那邊來的？」答：「從北邊來的。」店家告以本集甫被劫掠一空；集南二十里，有匪徒白晝設卡，行人難以脫度。聆言後，余與呂同志暗商夜半起程之計。於是向店家言，此地離徐州尚有九十餘里，公事限明日到達。因雨路難行，必須半夜起程。又告車夫半夜趕路，加倍給資。遂得雨夜安然通過賊卡。抵徐州，又悉火車只通蚌埠，以南路毀待修。及到蚌埠，甫入旅社，即聞有火車自南開來。速往，詢悉爲修路工人專車，並且當晚即開回浦口，不賣客票。呂同志爲塘沽人，鐵路工人多係同鄉，經其攀談結果，允予立刻上車，深夜抵浦口，即宿於工寮。彼時南京爲張勳盤據，尚未光復。幸賴路工幫忙，天明即乘日本大福丸江輪，駛往上海。

抵上海後，由萬鴻圖同志陪詣都督陳其美同志，請示方略，並要求接濟軍火，適值山東巡撫孫寶琦宣布獨立之消息傳來，陳都督遂命持函返魯，就近治辦。呂一善同志因故留滬未返。余一人由海路抵青島，深夜走訪劉冠三同志所設之革命機構，始悉孫寶琦係佯獨立而不能與之謀。遂藉使由青島親攜革命文件來於報紙中，及炸彈置於衣箱中，運交濟南秘密機構備用。再轉向魯西，安頓一切，慰勉待機候命而動。然後折返青島，皆呂子仁、王虎韜等同志二十餘人又赴上海。是時南京已光復，張勳退據宿州。又悉陳幹字明侯同志，魯人，在組織中素有聯絡，伊正在鳳陽府組織淮泗討虜軍，而相偕二十餘人均魯籍，更因在魯西亦有潛伏佈置，故由上海經南京轉鳳陽，參加淮泗討虜軍陣營。隨後劉冠三同志率第二批人員，亦抵達於此。

陳幹同志與劉冠三同志商議，將所有最近兩批前來人員，分爲兩種安排：一則編爲司令部衛隊，委呂子仁同志爲隊長。二則爲學生挺進隊，委余爲隊長，王虎韜同志爲副隊長，每人各發俄製步槍一枝，由陳蔭堂團長指導操練，以準備出發殺敵。嗣奉黃興大元帥令淮泗討虜軍全部開拔至固鎮，與林述慶、姚雨平兩同志所率廣軍會師，繼續前進，至逼近宿州，遂拂曉進攻。交戰半日，傍午張勳主力軍乘火車潰退，防營豎白旗投降。廣軍進城，司令部設於州衙，受降接收。學生挺進隊亦隨廣軍同時進城，備受歡迎。淮泗討虜軍遲至，設司令部於官鹽店。投降防營官兵多屬魯籍，接洽願轉歸淮泗討虜軍。但廣軍司令部只將防營徒手官兵撥來，槍械軍需一概扣留，因此兩軍相處頗不愉快。陳總司令對學生挺進隊慰勉有加，並改編擴充爲輪重隊，徒手防營官兵亦撥歸輪重隊服役，仍以余爲隊長，王虎韜同志副之。廣軍與淮泗討虜軍兩司令部會商決定：次一進攻目標爲符離集，再進則爲徐州。分左右兩翼，各自統帥前進，淮泗討虜軍擔任左翼攻擊責任。符離集未戰，而張勳已先退徐州。淮泗討虜

軍繼進至睢溪口，暫作休息整訓基地。輜重隊隨到，即將所押運之糧餉軍需品等，點交於軍需處，隨奉軍需處指派，暫住北街當鋪候命。及至當鋪，見有第三營官兵已先入駐，雖被歡迎同住，但早知第三營分子不良，暗商於王虎韜副隊長，藉口人多不好叨擾，遂轉至南街，覓定住處後，立即報告軍需處核准。當夜北街火光燭天，槍聲不絕，乃由第三營所駐當鋪起火，幸免牽連。後與廣軍約，會攻徐州。張勳聞訊，將被圍困，乃於先期午夜，將徐州城搶掠、放火後，逃奔袁州。廣軍急進，於拂曉進徐州城，將火撲滅，並布告安民。淮泗討虜軍探報失靈，過午始到，未及進入城區，遂設司令部於雲龍山，軍隊則駐紮於關廟。斯時清帝宣統已宣布退位，南北正在議和中，故軍隊亦即無再前進計劃。陳總司令爲整飾軍紀起見，開始組織憲兵隊，擬委余爲隊長。余堅辭，並請即行北返，繼續學業。遂委王虎韜同志爲憲兵隊長，但仍以道路未通爲由，委余爲司令部副會計長，允路通可隨時北返。會計長爲王勳臣字凌閣同志，山東昌邑人，待余甚厚。徐州轄境，連年歉收，復遭兵燹，餓殍載道，怵目驚心。倉廩不實，則廉恥道喪。廣軍行爲不檢，爲救活命，原無可厚非。且其帳棚內，時有女郎出入。兩軍不睦情緒日增。於是趁陳總司令赴南京公幹之際，兩軍士兵尋隙衝突。陳蔭堂團長爲陳總司令堂叔，亦竟率隊參加。司令部遽聞山下繁密砲聲，知必有變故。會計處爲金庫所在（彼時會計出納未分），不得不調衛兵守護。同時王會計長與余，亦持槍實彈以備。槍砲聲雖越時平息，但陳蔭堂團長已爲流彈擊斃，事態趨於嚴重。陳總司令返辦善後，黃興大元帥亦下令，調駐津浦路南之浙軍，與此地之廣軍換防。余至此，去意益堅。遂辭副會計長職，經南京轉上海，遵海道抵天津。但學校尙未復課，遂回籍省親。在此期間，曾編印一本「共和觀」小冊子，攜赴各地散發，並遊行演說，以宣傳共和之真諦。

迨大局粗定，北洋法政學堂復課，余即返校繼上附中。並發動爲白雅雨老師舉行隆重盛大之追悼會。余幼年失學，在中學前三年，又爲奔走革命，幾乎未曾讀書。此時雖欲摒絕一切，專心向學，奈環境與年齡，皆有障礙，故終於學無根基。至民國二年，倅得勉強畢業於中學。隨又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於民國七年，畢業於經濟本科丙班，畢業後曾去日本，再由日本去美國，在奔倫諾大學法學院，研究政治制度及地方自治。在美期間，曾著：「美國城市自治的三大經驗」一文，登載於民國十一年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十二號。又著：「美國地方自治在法律上的觀察」一文，連載於民國十二年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九號及第十號。

余於民國十二年暑假返國。適在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原址，改設直隸省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其時校長爲李秀夫先生，聘余爲政治科教員，授政治原理與地方自治原理二課。仍與本黨密切聯繫，冀効忠貞。彼時北方尙爲軍閥所盤據，故在授課中，復注重青年之領導與優秀青年之選拔，以作再爲黨國奔馳之準備。

民國十六年春，童冠賢、馬洗繁兩同志與余，相偕密赴太原，先詣閻督軍錫山（百川），繼轉綏遠，晤商都統震（啓予），洽商在綏遠軍隊中，暗設政治部，先灌輸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思想，並大量推廣黨中青年幹部同志，包括先直隸法專高材生在內，前往積極推動工作。此際北方軍閥禍國殃民益甚。適民國十五年先總統 蔣公已誓師北伐。因之，華北同志，群情振奮。故不計名義，挺身奔走，以期團結革命力量而響應北伐。在北平（北京）方面，活動中心則以西城張清源同志所主持之帥府銜衙私立平民中學及包宗容同志所主持之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爲運用之兩大主幹。本黨中央及華北幹部會

議或聯絡接洽，皆集中於帥府衛衛平民中學。青年同志之集會訓練，則集中於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

民國十六年春，童馬兩同志與余，相偕潛赴晉綏，作開路接洽後，不久馬洗繁、張清源、張芥塵三同志又赴大同，先與大同鎮守使李生達晤談，然後再走太原，則於晉綏兩省之易幟，更有所促進。適察哈爾民團首領張礪生同志奉中央命令，組織察熱招討使署於大同。曾介紹王述先、張英普兩同志前往協助，並資聯繫。旋於五月中，晉綏兩省同時易幟。中央任命閻錫山同志為華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任命商震同志為華北國民革命軍左路總指揮，設總指揮部於綏遠。同時在該總指揮部正式成立政治部，由李志伸同志任政治部少將處長，王述先同志任上校秘書，兼步兵第一師政治部主任。于紀夢同志任騎兵第一師政治部主任。魏巍初同志任騎兵第二師政治部主任。馬國琳同志任團指導員，後改任步兵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嗣又增薦于雲祥、朱玉清、王九思、趙慶麟、王浩、王乃勳、童秀明、莫易珪等諸同志，分任旅團部政治指導員，商部軍隊政治訓練工作，至此遂全面展開，並隨軍出發，以共生死。因之，士氣高昂，軍威大振，於響應北伐之戰功最為卓著。故商震同志於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即奉中央任命為河北省政府第一任主席。

民國十六年，復奉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命令，命余等組設中國國民黨直隸省臨時執行委員會。當時中央所任命委員，凡九人，其列名為：「王宣、王南復、張清源、吳鑄人（夢燕）、卜汝明（哲民）、焦守顯（實齋）、李志伸（華棟）、于紀夢、呂雲章」。地點設於北平（北京）帥府衛衛平民中學，第一次委員會議亦在該校召開，日期則不復記憶。第一次會議主要決定，是工作分配與工作方針及計劃。其工作分配，大致為：王宣、王南復、焦守顯三同志兼任常務委員；王南復同志並兼工人部部長。張清源同志兼任組織部部長。于紀夢同志兼任宣傳部部長。李志

仲同志兼任商人部部長。吳鑄人同志兼任青年部部長。呂雲章同志兼任婦女部部長。于紀夢同志在綏遠工作，未到職前，由該部秘書張簡甫同志代理之，並由吳鑄人同志協助之。李志伸同志亦在綏遠工作，未到職前，商人部暫缺。王述先、魏競初兩同志自綏遠返回，其綏遠職務，另由其他同志補充。王述先同志任委員會秘書，並兼任組織部秘書。賀翊新（仲弼）同志任青年部秘書。魏競初同志任工人部秘書。工作雖如此分配，但在秘密時期，因利乘便，互助為本，工作上多不分彼此。至於工作方針與計劃，原則上是本於該臨時委員會之使命而訂定。其重要使命，約有兩端：一為策劃響應北伐，以及光復後之準備工作；二為爭取民眾，而打擊共產黨之活動。故河北省黨務之開創，實奠基於此秘密時期。

中國國民黨直隸省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後，集合群力，工作益形擴展。但並非完全順利。更有最痛心事件，在此尤須一提。為響應北伐，前所述灰之左路總指揮部則為進攻北京之先頭部隊，本臨時執行委員會所策劃者，亦以如何輔助並促進其得迅速攻取北京為目標。民國十六年夏，密與商總指揮接洽，秘運軍火與壯士，潛伏於北京，先作部署，期待進攻時之內應。商總指揮曾派其衛隊連長喬裝進入北京，並連續運入槍械及人員。沿路由王述先同志秘伴照料。到達後交由包宗容、卜汝明兩同志安頓之。卜汝明同志作農民運動，與北京城郊民衆多有關係；包宗容同志則為教會牧師，均具有掩護作用。但因屢在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開訓練班，復因包宗容同志久於工作，更在縫製旗幟軍裝時，鄰近店舖，偶露苗頭，致被偵緝隊所注意。在民國十六年九月十一日，晚間七至九時，又在該教會開青年訓練班三組。馬洗繁、張清源、卜汝明、梁子青、王述先、王雅齋等諸同志與余均參與其事。迨散班後，須臾之間，包宗容同志因係教會中人，尚未離去，偵緝隊突至，致遭逮捕。武器旗幟等證據，

亦被搜去。幸名冊與文件均未置此處。次日各報刊登消息，遐邇震驚。是爲最著名彼時所稱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機關之缸瓦市教會破獲案。包宗容同志不但屢被鎖押遊街示衆，且受盡酷刑，迫其指證同黨，包宗容同志凜於大義，並未指證一人。終於民十六年十二月間，慷慨成仁，爲黨國而犧牲。至今思之，猶有餘痛。自此案發生後，偵騎四出，遍佈全城內外，黨部工作因之無法進行。遂不得不將黨部遷於天津，再接再礪而爲之。

王南復同志原住家於天津日租界，並在東馬路玉皇閣，創辦私立天津甲種工業學校，而自爲校長。對津埠情形，素爲熟悉，於工作上已有甚多便利。同時復新租定法租界三十號路效康里七號，爲吳鑄人同志所居。又租定同里十一號，爲張清源、王述先兩同志所居。更租定英租界十二號路仁和里六號，爲余所居。如此佈置，不但便於工作，且減少目標。黨部遷津後，曾在法租界效康里十一號，補爲舉行中國國民黨直隸省臨時執行委員會宣誓就職典禮。中央派丁委員惟汾，由廣州前來蒞臨監誓，並致詞策勉。平時工作，以余之居處爲中心，日有集會，謀定而後動。群策群力，晝間各赴津埠內外各院校工作，無間風雨，迄夜始歸。故不數月，而革命組織遽有進展。除開拓天津黨務外，復瘁力於其他各縣市黨務之發展。以全省地區遼闊，乃按府治，如：大名、順德、正定、保定、河間、京兆等，分區督導，並遴派區黨務特派員。以陰耀武、韓光第、鍾竟成、張潤亭、卜弼良、姬智深諸同志分任之。更不時與綏遠、北京各方面往返連繫，故進出於租界者日衆，尤以法租界效康里七號及十一號更屬頻繁。因招致法租界巡捕房之注意。於民國十七年二月初，當農曆年關之時，巡捕數人，輒來效康里七號及十一號生是非，盤詰甚至欲加搜查。幸應付得當，一時未肇禍端。爲懲前毖後，立即移轉文件，並緊急通知各方，免入法租界，始又度過此一難關。

迄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後，黨部更名爲「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在此時期，組織擴大，黨部由天津復遷回北平。除各縣市（省轄市）俱完全正式成立黨部外，並設黨務訓練所，以選訓黨務幹部。出版河北民國日報，以發揮宣傳效果。更由於黨政協調合作，又創辦河北省縣長考試委員會。其委員長爲着宿呂復（劍秋）先生。余亦被聘爲考試委員之一。更首創河北省訓政學院，以訓練被錄取之縣長，及輪流調訓現任縣長及其他行政人員。其院長由馬洗繁同志擔任。所聘教授亦皆飽學之士。凡此種種新措施，皆具理想與創造性，故朝氣蓬勃，頗極一時之盛。但超越環境，或嫌過驟。至民國十八年二月，召開河北省黨員大會。余仍被選爲委員，亦仍兼任常務委員。迄民國十八年冬，余辭去黨委職務，仍回教育界。在平、津、保各院校兼任教授或講師。並仍以闡揚三民主義爲重任。余所著：「黨義講述綱要」，約十數萬言。由清華大學梅校長題簽，於民國二十四年十月，經該大學出版事務所刊印出版，定價低廉，公開發售。

回溯余十八歲與農家女劉氏結婚。翌年即去東路廳中學堂預科上學。繼此求學與革命，奔走四方，很少在家。迄民國十二年，由美返國，授課於直隸省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生活稍覺安定，曾接劉氏到津賃屋而居，乃不慣於外面生活。至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大局開朗。又返家接之，竟堅持不可。因僵持不下，終至協議離婚。其條件爲。有子二歲，名九齡，須歸其撫養，並以子名承受祖產。余允之，遂告仳離。因於次年，即民國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余與武清縣羅靜禪小姐結婚於北平之歐美同學會。羅靜禪小姐爲羅家駿字子明先生之胞妹。子明長余二歲，係在東路廳中學堂預科同學，曾住同室。民國元年余與北洋法政學堂附中同學呂會同君，漫遊各縣，散發共和觀小冊子，並講演共和真諦之時，遊至武清，曾借宿於羅家。靜禪小姐彼時約十三歲。余曾告以民國男女平等，宜出外求學。於

是應余言先就讀於縣小學；繼考入天津女子師範學校，於民國十五年畢業。迄民國十七年冬，恰巧羅家遷來北平，住於帥府衙門十一號，遂再來往，乃有次年結婚之舉。時余已四十一歲，靜禪則小余十歲。民國二十三年，舉一男，即九達；二十六年，又舉一男，即九華。是年暑假余旅行西北而不得返。

民國二十六年，會有西北移民促進會，河北移民協會及燕京大學三團體發起組織西北考察團。規定分爲五組，而最遠之一組名爲特別組。目標爲寧夏。各界人士均得自由參加，一切費用自備。靜而思動，乃人之常情。況在暑假，西北旅行，兼可避暑。余即報名參加特別組。是年七月一日，由北平乘火車出發，達於終點包頭。再乘驛車前進，直至抵寧夏，轉往定遠營阿拉善旗，在達禮札雅王府，裝有收音機，始得正確收聽蘆溝橋七七事變後，我軍在廊房與日軍作戰之消息。組員已無心從事考察，回寧夏後，團體即宣告解散，多轉回程。只有白孟愚回雲南，達應徵轉上海，白壽彝去蘭州公幹，李俊才往蘭州治商務，與余共五人，仍結伴前進，別闢途徑。雖已非團體行動，但抵蘭州，甘肅省政府蔣主席鼎文，亦曾款識。余之次一行動目標則爲西安。但西蘭公路被水沖毀，一時不能前往。除達君乘駄轎他去，李君有商號招待外，二位白先生均回教徒，與余三人，則困於清真齊魯旅社中，甚感無聊。擬往西寧，以排遣時間。但估計約缺旅費銀元五十，余云：民政廳羅廳長貢華係老友，可往借。晤後，羅廳長言：可請主席補助。余答：因已非團體行動，未便接受公家補助。來意只是向友談借，但先要說明，未必能還。問數目？答只五十。馬上帶回現款。次日三人即啓程赴西寧。遊罷而歸，西蘭公路仍未修通。但羅廳長邀余言：有飛機往西安，係運鈔包機回頭，不須買票，且有幾位乘客皆可。返詢同伴，均曹不能離此。結果，只余一人往。時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下午，此爲余生平第一次乘飛機。由蘭州越六盤山至西安，約計一千五百里，所費不及二時到達。住於西京招待所。次日

有老友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辛校長樹幟來訪，並洽請在該校任教授兼總務長，余恐不能勝任，只允暫就。

由北平至此，飽覽一路風光。憑所照像片，尚可喚起當時情景。茲擇其略具意義或趣味者，簡述如下。平綏鐵路由南口至張垣一段，爲外國工程師所不敢修，並視爲不能修者。我國工程師詹天佑認爲可修。獨自擘劃，並修築成功，且附帶發明節車連鎖撞鉤。外國採用，名爲詹天佑鉤。馳譽中外，誠爲中國人無上之光榮。南口爲經八達嶺出居庸關之轉點站。在青龍橋，建有詹天佑銅像，以紀其功。在此處曾停車，以憑弔此一偉人；並登長城。然後出關，經張家口抵歸綏。在歸化有大召小召兩寺之名勝，並得見蒙古包之形狀。該鐵路終點爲包頭。街市繁盛，有西北小上海之稱。由寧夏至此一段黃河，亦可通航。實爲西北與平津間，貨物集散交流之中心。古蹟在包頭鼓樓內，尚藏有楊六郎所用之鐵戟。包頭東門外，則有轉龍藏壇之名勝。所謂黃河富於一套者，分前套與後套，均在綏遠境。移民開墾集中於此前後套。由包頭至五原約五百里。五原居後套中心，有幼青村與仰之村，爲河北省移民所建之主要村落。由五原至寧夏，約九百里。七月十二日渡烏拉河，即至寧夏境。穿過閻王鼻與河拐子沙漠及沙丘之艱苦路程，至七月十九日，經平羅之大農產區。此時已麥熟而穀黃，合春秋兩季產物於同收，已屬西北氣候土壤之特徵。所謂天下黃河富寧夏之說，已見其端。七月二十一日抵寧夏，由馬主席鴻達派員招待於國民飯店，並定期款饌，又請閱兵，盛情可感。寧夏省府大門內，有東西兩碑：東爲岳飛於紹興五年秋日之題字；西爲寧夏全省渠道幹線圖。由寧夏至定遠營約三百里。在往定遠營途中得見三百六十座趙元昊之疑塚及賀蘭山三關口之形勝。由定遠營返寧夏後，於八月一日出發，再南行距中衛約七百里，經吳忠堡，八月三日抵靈武縣，憑弔唐肅中在此登極之故宮遺址。再經

金積縣抵中寧縣，即全國枸杞最良最多之產地。杞樹矗立，高一丈至兩丈，與他處叢蔓者不同。其實肥碩，以貢果王果為上品。八月五日，抵青銅峽。該峽為黃河由山谷出口處，亦為寧夏開渠灌溉之主要水源處。最著名者有秦漢二渠，其幹渠水源皆出於青銅峽。渠道縱橫，上下並流，而構造絕妙，足見古人之匠心與偉蹟。鎮峽之山嶺，有一百單八塔。其中間最高大之一塔內，裝穆桂英佛像，以為鎮峽之神。其次為渠源，則為大壩，未曾往觀。八月九日，抵中衛縣。最偉觀者有高廟；最精刻者為一對石獅。由精衛至靖遠，約六百里。穿越香山之崇嶺峻峰，於八月十四日抵甘肅之靖遠，始見黃河中之大水車。由此以上之黃河沿岸，遍佈此種大水車，直徑數丈，利用黃河水流之衝擊則自然轉動抖水之大水車。據云：此種水車為左宗棠征西時所創利上岸。惜只能灌溉黃土高原階級地之第一層，故其效用不廣。據說：此種水車為左宗棠征西時所創利民之物。由靖遠至蘭州，約四百里。八月二十三日抵蘭州。通過跨越黃河之鎮遠大鐵橋，又名天下黃河第一橋。據云：此橋為左宗棠征西時所建，亦為全國最早所建之鐵橋。黃河之北有白塔山，又名北塔山。黃河之南有皋蘭山，又名五泉山，因半山有蒙、惠、掬月、摩子、甘露五泉而得名。五泉飛花噴雪。其上並建有壯麗之五泉寺。不但景物宜人，且由於其甘冽旺盛之泉水所灌溉，而生產冠於全國之菸草，製為有名之蘭州菸絲。水果則以蘭州醉瓜及帶子上朝之葡萄為特產。此皆五泉山水之所惠。西門外則有握手橋與小西湖，為大眾遊息之所。省府內有碑洞，牆壁嵌有懷素、米海岳、董香光等石刻。由蘭州至西寧約四百里。更赴西寧觀光。乘汽車往，坐駄轎返。甘青分界處為響灘橋。沿老鴉峽、大峽、小峽蜿蜒而行。八月二十九日，抵西寧，宿於海清池旅社。馬主席步芳款謹，並派員招待參觀。除青海高級中學阿文中學又西郊古蹟禿髮烏孤點將臺外，並赴塔爾寺參觀有三千喇嘛之黃教大寺院。其中最著名之大金瓦寺，正殿供奉黃敎始祖宗喀巴之胎衣塔，亦即其始祖之降生地。其次為小金瓦

寺與八塔。金碧輝煌，壯麗無比。繼參觀與西藏番民互市之魯沙爾鎮。西藏駄貨犛牛，毛長逾尺。貨品以牛皮羊毛爲主。返西寧後，本希望再往海子（青海）一遊，招待人員不表歡迎，遂作罷。九月七日乘驃駒輶返，沿途經過黃土高原，多半爲石子田，鋪石子均約半尺以上。其石子之來源，係在黃土高原之坡處，蓄有石子礦，以供開採。據云：石子田較非石子田可多收穫三分之一以上，其功用則在於保濕與保暖云。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余遷來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後，首先詢問該校經費狀況於會計室。據云已虧空五十餘萬元，即瀕於山窮水盡地步。其最大原因，在無確定分配預算，而辛校長又手頭過大，並每應各系各場之要求，輒便隨意開條支款云云。余悉此情，即面辛校長作攤牌性談判：第一請校長必須停止條子支款辦法；第二必須按實際虧空狀況，作成緊縮開支預算。召開校務會議，公開經費實況，分月攤還積欠。如獲通過，則大家遵守而嚴格執行；否則難以繼續維持。辛校長完全同意，並令會計室按實際狀況，詳列預算分配表，提出於校務會議。結果獲得一致通過。嚴格執行一年，一切尚稱順利。不但已無虧空，且爲戰時需要，新建之大防空洞，亦已落成。

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設立之創議，肇始於民國十八年，戴院長傳賢等隨林主席森巡察陝西大災荒情形。因武功爲后稷教民稼穡之地，又爲災荒最甚之區，當即計以工代賑方式，在該地籌設西北農業大學，而先辦農林專科學校，視事實需要，再逐步擴充，以宏造就。由戴院長復聯合于院長右任、張委員繼、焦委員易堂、王委員世杰等，提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指定由前上海勞動大學整個基金及設備調撥。隨即組織校務籌建委員會，並推于院長右任、戴院長傳賢、張委員繼爲常務委員。勘定校址，建於武功縣頭道原尾之張家崗。聘王玉堂（子元）先生爲籌備主任。負責收購土地及監督建築工

程等事宜。其時正值大災荒，農民爭賣田地，故得以廉價在張家崗以及二道原、三道原大量收購。同時建築則以工代賑，而工人麇集，以是得迅速建築完成。

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建築完成後之情形，大略如下：校本部約佔地四平方面里。其正中建五層大樓，樓頂加水塔及鐘樓一層，合共為七層。設有兩部巨型電動機器，輪番抽水，達於水塔而供應全校。大樓左方，建有高職教室一排二段；學生宿舍兩排四段；教職員宿舍一排二段；並另建印刷室一棟。大樓右方建有學生宿舍四排八段。校長官舍則建於大樓前方稍偏於右，其他教職員眷屬宿舍多棟，亦分布於大樓之前右方；右方底角，並建築有圍牆之庫房一座。大樓後方為操場及運動場；後右方底，建有群房一排，則為校警宿舍及其辦公室。當時有校警五十名，正副隊長各一名。學校四週，建有約七尺高之土築版牆。學校旁另建有附設小學一所。至園藝場則設於二道原；農場及畜牧場均設於三道原；林場設於郿縣及咸陽周陵二處。陝西省因秦嶺分隔為南北二部。南北地勢與氣候迥異。南部盆地或丘陵，地勢與氣候大致近四川省。北部氣候寒熱相差甚大，雨量稀少，乃為黃土高原大階級層之亢旱地帶。所謂頭道原、二道原、三道原者，則以原野階級層之高低而得名。其中以頭道原為最高而最廣。二道原次高而較狹，西寶（西安至寶雞）鐵路即穿越於二道原。武功車站距張家崗，約四里許。三道原最低而亦廣，為渭水流域之平原。昔時所謂關中沃野千里者，概指此而言。但由於近代水利專家之設計，開鑿涇惠、洛惠、渭惠、梅惠等各渠道後，二道原大部分亦獲灌溉之利。故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校本部雖設於頭道原之尾，而農、園、畜牧各場，仍須向二道原及三道原發展。

約在民國二十七年春，教育部改組。舊任朱部長家驛交卸。新任陳部長立夫，為充實培植西北農林人才起見，令西北聯大之前北平大學農學院全體師生，由城固再遷武功，與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合併。

，以成立一所人才薈萃更具規模之「國立西北農學院」。合併事宜，先組設籌備委員會，以辛校長樹幟爲主任委員，周院長建候及部派曾濟寬、張丕介先生爲委員。辛主任委員與各委員，雖在重慶曾略有會商，但未返校安排；而仍與借用該校地址之植物研究所劉所長士林，履行前所約定於暑假旅行，採集植物標本之諾言。因之行止無定，久無音信。迄周建候、曾濟寬、張丕介各委員相繼到達武功時，仍無法尋覓辛主任委員。迫於時間關係，遂舉行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議。推周委員建候爲臨時主席。會議中，除處理農院搬遷事項及招考新生事項外，關於人事之更動，則決定，曾委員濟寬兼教務主任，原任王教務長恭陸，改聘爲委員會秘書。張委員丕介兼訓導主任。總務主任則仍聘余由教授兼任。周委員建候兼農藝系及農場主任。新設推廣處，聘賈成章先生爲主任。其他森林系與林場，園藝系與園藝場，畜牧獸醫系與畜牧場，水利系及農經系各主任，均一仍其舊。數日後，辛主任委員返，又連開籌備委員會議，以處理院務。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武功農學院，接家信，驚聞余父終於故里已有兩月之久。據言：日本軍隊進入薊縣城，搜查住宅。父因耳聾，答話不合，被日軍以槍托搗胸，因痛病三日而終，享年九十四。余母大余父兩歲，於民國十九年秋病逝，享壽八十八。母終，余雖侍側，但平時晨昏定省多缺，已遺憾無窮；今父被倭寇所傷亡，又無法奔喪，慘痛何極！誓殺倭寇，以報父仇。悲傷難以支持，告假旬日，以誌哀思；臂挽黑紗，以丁父憂。

約在二十八年春，辛主任委員受密令，部署在農學院開秘密軍事會議，事前不能透露，但須將學校全部空出。遂強令各系主任率領全體師生出外考察一週。緣於各方不明原因，故有誤會。並在出外考察之際，有一部分學生聯名電教育部，請任命辛主任委員爲院長者；更有其他一部分學生聯名電教

育部，請任命周委員爲院長者。因此，益招致人事上之糾紛與裂痕。事後開籌備委員會議，辛主任委員對強令全院師生出外考察之原因，雖有所說明，並已有事實爲證。但關於學生聯名向教育部發電事，尚各有芥蒂。

旋辛主任委員與曾委員聯袂去重慶，出席農學會。臨別，託請周委員代行主任委員職權。隨而有一部分學生不滿於張訓導主任，發生衝突，竟致動武。張訓導主任憤走西安，院內因之迭起風波。周代主任委員不耐，亦去西安不返，其他賈主任成章、王秘書恭睦等，則不知去向，以演成院內無政府狀態。嗣教育部發表，任命曾委員濟寬爲國立蘭州技藝專科學校校長，並發表。任命辛主任委員樹幟爲國立西北農學院院長。消息傳來，院內迎辛拒辛風潮益形擴大，而拒辛之學生人數較多，並聲明以武力對付。因之辛院長雖返，亦因於庫房之圍牆院落，而由院警保護其安全，故不能執行其院長之職務。在此前後數月風潮中，只有余一人未捲入漩渦，於有限度職權內，周旋協調於各方，幸未發生流血事件。後經教育部屢次派員調查處理，直至學年之末，風潮始告平息，辛院長方得執行職務。

至民國二十八年秋末，教育部電令辛院長樹幟往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任命周伯敏先生爲代理院長，並令辛院長辦理交代。辛院長奉電令後，立即前往重慶。同時委余代表辦理交代事宜。旋周代院長亦派陳家珍先生爲總務主任，代表周代院長來院接收，余即請其先接收總務部分之會計出納，立即點交庫存現金及一切存摺賬簿表冊等。陳總務主任要求其他一切公物皆須逐件點交。並爲運變運儲於郿縣林場之儀器圖書，其中包括由前上海勞動大學運來之數百箱，亦須開啓點交。因西北農學院範圍至廣，逐件點交，先須全盤清理，預計辦竣交代工作，至少亦需三月之久。陳總務主任奉周代院長諭，堅持循慣例，停止前任辦理交代人員之薪金，因薪俸冊不能重列同一職務之雙份薪俸，亦言之成理。

但余認為辦理交代，亦係公務，如日期甚短，尚無所謂；否則不能枵腹從公，且無自備用度能力。雙方爭執不獲解決，遂會電教育部請示。旋奉覆電：對辦理交代人員均照發原薪，至辦竣時為止。約至十二月底，方辦完交代，余立卽前往重慶。

陝西名勝古蹟，遍於全省。星期假日，每有出遊，今將尙能記憶者，以由近及遠次序，略述如下：

武功縣署有唐槐一株。粗數圍，四尺高處分二幹並峙。堅實蒼翠，頗象徵老當益壯之氣魄。城內有姜源廟及后稷祠。城東門外有后稷教民稼穡臺。長方形，高丈餘，由玄門可拾級而登。川口鎮有唐王洞，據傳說，唐王卽誕生此洞內；洞外有唐王拴馬椿，高八尺，現已成木化石，而永垂不朽。漢蘇武墓，亦在武功縣境。有刻石，丹忠凜然。西北行達於頭道原之巔，為岐山縣境。在岐山卷阿，建有周公祠與召公祠。參天紫柏，龍翔鳳舞。召公祠前，植甘棠一株，有碑刻「甘棠重蔭」四字。西南行，得以尋蹤三面環水一面山之五丈原，誠為古時利於攻守之地形。建有武侯祠，大殿柱均為天然雲花楸木，據傳說由武侯託夢所獲致。東南行經盩厔至樓觀臺，為道教之大寺院。老君殿壯麗宏敞。殿外有說經臺、上善池、純陽洞、煉丹爐及寶塔等故事與風光。東行至咸陽，可參觀泊練船之古渡，但阿房宮已無遺跡。沿渭水有釣魚臺村。村西建有姜子牙廟。廟前有釣魚臺，據傳說此即為姜太公釣魚處。往咸陽城北約五里許，即抵古墓累累有名之畢原。折西行，首先憑弔周陵，有文武成康各陵，及周公、太公、伯禽各墓。再西為唐陵，有神獅、翼馬、蹲虎各一對。石質堅而雕刻精，誠為罕見之物。繼進則見漢武帝陵，尤為高大如山。其陵之西北，為霍去病墓。有石牛及馬踏匈奴之雕像。墓周復遍砌祁連山石，以紀其功。再進至馬嵬驛，可憑弔楊貴妃墓。獨此墓為新修葺之水泥塚，與其他陵墓不同。返轉西安，則為古時歷代之國都。城周四十餘里。省政府前之鼓樓，四層高八丈。東南隅孔廟之北

，有碑林，貯碑二千餘方，蔚爲大觀。出南門，有大小雁塔之對峙。大雁塔內，有陝西歷代舉人之題名石碣，即所謂雁塔題名。經草曲至王曲，彼時胡宗南將軍駐節於王曲。童秀明先生與王九思舍姪，均在胡部任政治教官。遂訪晤相偕登終南山。有捨身、靈應、清涼、文殊及岱頂五峰。以文殊爲最大而以岱頂爲最高。皆土丘，故又稱五臺。除草木繁茂，流水涓涓，雲海蒼茫外，無他可道。轉往臨潼之驪山，在層巒聳翠中，北麓有華清公園，爲唐華清宮故址。不但風景幽雅，且有溫泉浴池，據傳說此卽楊貴妃賜浴處。更轉往華陰縣，登西嶽華山，由玉泉院入山至青柯坪，循山谷路蜿蜒上行。但由此再進，則無山谷路，而峭壁陡險，必須攀鐵鍊以登。經千尺幢、百尺峽過二仙橋，更仰上老君犁溝，而達雲臺峰，卽北峰，亦云外峰。奇岩怪石，頗爲嵯峨。再進，則經擦耳崖、上天梯，以達蒼龍嶺爲奇險。據傳說：韓愈痛哭投書求救，即在此處。經五雲峰，攀援進入金鎖關，則別開一洞天。萬松滴翠，道路亦不只一途，與由青柯坪至此僅有一條險徑者不同。金鎖關內，尚有四峰，亦云內峰。皆互有通路。可擇先往任何一峰。余則先至朝陽峰，卽東峰。有仙人掌、青龍池、鵠子翻身與石船及奔祺亭等勝景。繼往玉女峰，卽中峰。傳爲玉女坐化之所，供奉其肉體塑像。由此往蓮花峰，卽西峰。色赤，狀如蓮花倒覆，最爲美麗。相傳神話亦多：摘星石、捨身崖、老君煉丹爐，以及沉香劈山救母，皆在此處。由西峰再折轉東峰，而登往南天門之路。旁可進入橫木挽索之攝攝船山洞，下臨無底雙澗。投黃紙錢或碎紙片，皆甫下仍上，同時有石燕由崖縛出而飛掠，至爲奇觀。通過南天門，達於落雁峰，卽南峰。華山以南峰爲最高，而南峰之巔又以仰天池爲絕頂。池水無源不涸，殊爲奇特。遊興以太華爲濃，但高達四千公尺以上之太白山與馳名之潼關，則未曾一臨，尤以不能憑弔黃帝陵爲憾事。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杪，由武功起程赴寶鷄，循川陝公路往重慶。沿途雖不乏名勝古蹟，但因旅費不充，未能多所憩遊。急行抵重慶後，先借住於沙坪壩中渡口磐廬王養齋堂弟處。後移宿於大樑子青年會。民國二十九年一月間，余奉派爲中央訓練團中將指導員。分擔指導黨政班受訓學員之分組研討工作。後又奉派兼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觀察員。當時中訓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爲段錫朋（書詒）先生；第三處處長爲陳果夫先生。大約於同年七月間，余復奉派會同劉蘭陔、王慕曾兩視查員，並攜勤務兵二名前往兩湖視察各期受訓學員之狀況。迨抵宜昌，戰地情勢惡化，敵機每日輪番轟炸，宜昌已危在旦夕，遂不得不捨湖北而轉往湖南。當經長沙時，曾往嶽麓山憑弔黃克強先生及蔡松坡先生之墓。抵衡山縣，曾藉便登南嶽衡山觀光。衡山尾，建有最宏敞雄偉絢麗之南嶽廟，大殿備具分峰石柱七十二，以代表七十二峰，供奉祝融赤帝神像。若徒步則自廟後接龍橋起上行；否則築有山路，乘汽車可直達南天門。其最著之勝景，爲南天門獅子岩有形像如獅之巨石。由此繼登，經上封寺而達祝融峰，則爲衡山之絕頂。衡山周八百里有七十二峰，故較西嶽華山爲偉大，但不如華山之險峻秀麗。

在衡山上封寺，曾遇友人唐際清先生。伊自長沙來，亦將返長沙，余等則去衡陽。談及到衡陽，擬住花園大飯店，唐先生告以：花園大飯店，建於水陸碼頭鬧區，不如渡江，住於城內西街花園旅社，院有蓮花池，幽雅安靜，旅客不多，招待亦周云云，因之，抵衡陽，遂渡湘江，住於花園旅社。次晨甫起床，即聞警報聲，即隨衆出城，並避入一防空洞。逾時解除警報，始知敵機侵襲九十架次，車站碼頭及城中心區，均被炸起火。花園旅社在西城僻巷，則安然無恙。湖南全省觀察畢，返途經桂林。因久聞桂林山水甲天下之名，又因候車，得小住一遊。其特殊情形，只不過各山大都由平地突起高峰，而高峰之奇形怪狀，雖有驚異之觀，卻無幽邃之感。但每山必洞，則爲一特色，其最大者爲桂林

城外之七星岩洞。長約二里，高達四丈，洞內建有省府戰時辦公大樓，只不過佔洞中之一角。其他各山洞，亦多有戰時遷建之工廠。由此至柳州，循公路經貴陽返重慶，山路崎嶇，在弔死岩幾遭覆車之禍。於傍晚抵重慶之海棠溪，渡江擬仍返原住大樑子之青年會，乃已被炸無存。往大小旅館，均告客滿。訪數友處，亦遭炸遷移。最後至司法講習所，尙屹立。聞劉德清先生，門房云：劉先生每深夜始返，明日請早。余謂：有要事，非今晚相見不可。十一時，劉先生返，門房告以：客人有要事在等。握手，問：何事？答：借宿。相笑偕入寢室。後將在湖南所視察之情形，會同劉、王二視察員，作成報告後，工作即告一段落。

民國三十年九月，余奉派爲中央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之編纂，該會於民國二十九年冬，創立於白沙。至三十一年四月，遷於重慶兩路口中央圖書館旁之新建小樓。同時考試院考選委員會亦聘余爲專門委員。中央訓練團會有規定：凡任指導員在三期以上者，准以受訓畢業論。因於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四日，余被邀參加該團黨政訓練班第二十一期畢業典禮，亦即發給該期畢業證書。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前爲戴傳賢（季陶）先生，後爲梁寒操（均默）先生；執行秘書前爲蔣復聰（慰堂）先生，後爲黎東方先生。編纂、助理編纂及辦事員、錄事等，共約二十餘人。余與傅編纂振倫同住一室。伊每星期六傍晚，越山嶺回家，必穿中山裝並佩胸章而行。余問是否爲炫耀於夫人？答：只爲避免劫路而已。蓋當時以公務員爲最窮，亦爲人所最不齒，中山裝與胸章，即爲公務員之象徵，不得不爲匪徒所注目。嘗見路人互毆賭咒，此則曰轉世爲狗，彼則曰轉世爲公務員，故有公務員不如狗之諺。

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而抗戰勝利之次年春，在即將離去之前，余認為至少須往成都、青城、峨嵋及自流井一觀。但同仁或友人無一應者，蓋皆為還都計，而不欲耗費於此。余則不之顧，遂獨自前往。抵成都，先遊少城公園，憑弔辛亥革命紀念塔。繼往西門外之青羊宮，係道教寺院。正殿塑有老子騎牛像。殿外有一對古銅羊，排列左右，故名。又訪杜甫故居之草堂，已荒蕪。轉往南門外，憑弔劉備昭烈帝陵及諸葛武侯祠。再赴東門外，參觀薛濤井，井前有「薛濤井」石碑一方。亭榭園林，頗具匠心。最後去北門外之召覺寺。建築宏敞，林木參差，風景佳勝。其他不及遍遊，匆匆趕往灌縣。先參觀半山之二王廟。宮殿雄偉，內供奉秦太守李冰父子塑像，以酬其功。都江堰與離堆，皆為其治水，利於灌漑之偉蹟，遺澤無窮。然後登青城山。峰迴路轉，青翠幽深，飽餐風景。宿於峰頂上清宮。晚九時，登殿後之峭壁，觀望布滿山谷之佛燈，飄忽明滅離合，蔚為奇觀。據云：此景必須在非月、非雨、非霧之夜，方得窺見，蓋燐火也。次日下山，轉成都趕往峨嵋縣，雇滑竿登山，言明三上三下。第一日宿於響泉閣，得觀瀑布之衝擊牛心石，聲震山谷。次日宿於洗象池，得觀數以百計猴群之嬉戲。廟中備有花生果供客人拋引。於是猴群圍繞索食。小猴或俯母猴之背，或仰母猴之腹，跳躍奔馳，亦足以悅目而遣懷。又次日冒雨前進，越二時又紅日高照。傍午達最高峰之金頂。午飯後稍憩，登後殿下臨絕壑，前遮鐵欄名為「睹光臺」之峭崖上，得遠眺迎面萬丈之佛光。隱約具有宮殿、亭臺、禽獸、以至神怪離奇之像，變化無窮。據云：得觀此奇妙之景，必須下雨上晴，並在其時、其地，方得窺見。多有客人待數日或十數日而不得見者。下山後即轉趨自流井，千百鹽井均在轉動抽水，由交織之筒管輸送於多處之廠棚。各棚內又有地下管聯絡，導引天然氣於各爐灶，灶上置巨鍋煮鹽。此即天然水火煮鹽之妙用。抗戰時期西南大後方各省食鹽之供給，除湖南湘潭

所產少量石膏井之膏鹽外，全賴於此。停留參觀後，即轉內江，返重慶。

民國三十五年夏，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雇用帆船還都。余亦隨往。由長江順流而下，經三峽之險而至宜昌。由手搖船換拖輪到漢口。再換拖輪駛過安徽省境小姑山時，船漏幾遭不測。迨還都後，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即告結束。人員遣散，一切檔案皆移交中央宣傳部。

余隨即由南京返北平寓所。只見垣倒屋漏，妻子面無血色。據云：日軍侵佔北平後，住處屢被搜查，幸將所有文件，早已焚毀，方得保全性命。當時所有米麵，皆封為日本軍用。民衆只配售混合麵充饑。其中以穀糠、稻草及其他雜物相混合，故稱混合麵。因此達兒軟掉槽牙四枚，華兒駝背近視，妻則蒼老衰頹。八年抗戰，家中用度，除當賣衣物外，則賴親友借貸支援。面訴苦況，不禁為之淚下。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間，余奉中國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簡派，暫行代理該署視察室主任職務。旋該室王主任孔毅返署，又轉職為該署總務組主任。同年十二月，余以河北省區域國民大會代表身分赴南京，出席於制憲國民大會。在會中本於國父遺教，曾提出憲法修正案。國民大會閉幕後，於民國三十六年一月返北平，仍回原職。是年三月一日，余奉國民政府簡派狀，簡派為訓政時期監察院監察委員。遂辭救濟分署總務組主任職務，前往南京向監察院報到。先住於東方旅社，繼借宿於友人王述先生家，後遷於三十四標監察院宿舍，始得生活之暫時安定。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國民政府聘為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委員。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經河北省臨時參議會選舉投票結果，余當選為行政監察院第一屆監察委員。因憲法規定，每省監察委員定額為五人。其他四人當選者，為：崔震華、李嗣璁、耿毅、王向辰四委員。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余奉國民政府簡派狀，簡派為行憲第一屆監察院集會籌備委員

會委員。依據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第七條規定：「依憲法產生之首屆監察院，於國民大會閉幕後，由總統召集之」之規定，總統於三十七年六月五日，召集本院（監察院）第一次集會，曾舉行開幕典禮。故本院（監察院）以六月五日為開院紀念日。

監察院隨經院會，推選余為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監察委員。當時監察院規定：每區監察委員行署，須由監察院推選其本區省市籍監察委員二人，及外區省市籍監察委員一人組織之。各區行署監察委員任期一年，不得連任，即卸任後仍回監察院工作。兩廣區包括廣州特別市在內。余為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外區省籍之監察委員。其兩廣區監察委員為：廣東籍邢委員森洲，廣西籍張委員駿。余被推選後，即隻身一人前往廣州，會同邢委員森洲，張委員駿，於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九日，舉行就職典禮，並即發由余起草之告各界書。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設於廣州市龍津西路逢源沙地一巷三十三號，舊監察使署。經常辦公，三委員工作分配之情形為：對外事件，由邢委員擔任；經管財務庶務，由張委員處理；文書批閱核稿，由余負責；開會時則輪流為主席。職員方面，除留用一部分舊使署人員外，大部分為邢委員所推薦，小部分為張委員所推薦，余則未推薦一人。時光如箭，一年任期屆滿。自民國三十七年九月至三十八年六月，十閱月中，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在文卷案件方面，大約收到訴狀有一千零五十三件。其中不屬於監察職權範圍批退還者，約一百三十四宗。經調查屬實提出彈劾案者二十六宗、糾舉案者十六宗、正式提出糾正案者七宗、非正式者二十八宗、其餘存查，大略如此。

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第二屆各委員，於民國三十八年五月院會中，已正式選出。廣州籍者由鄧委員蕙芳當選；廣西籍者由廖委員葛民當選；非本區外省籍者由曹委員浩森當選。依規定本應於七月一日辦理交接。因曹委員浩森尚未抵穗，函電馳邀，後得曹委員覆電，委託鄧、廖二委員先行接收，遂

遲至七月十一日，始得舉行交接儀式。其時中央政府之行政院已遷廣州。監察院亦遷廣州，暫設於廣衛路。於是年（三十八年）七月十九日上午，正在召開第五次臨時院會之際，邢委員森洲、張委員駿與余，亦均出席院會。乃突閱港穗各報，多登載偉路社消息，稱：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被遣散員工，組織成聯誼會，具呈監察院，控告前任委員勾串該署會計出納，侵吞遣散費及福利金一萬元之新聞。監察院雖未收到該項控告訴狀，但各報既有如此之刊載，邢委員、張委員與余遂聯名簽請院會派員澈查。院會當即推派丁淑蓉、楊貽達、王向辰三位委員調查。三位委員隨即偕秘書及審計部人員，蒞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澈查。調查竣事後，三位調查委員於同年八月二日，向監察院第五十六次院會，提出調查報告，略謂：「遣散費及福利金俱有收支賬目與憑證可稽，並未發現前任行署委員，有勾串會計出納舞弊情事。只是會計出納在手續上尚有欠周之處，而與該署前任委員勾串貪污無關。並詢及被遣散人員，亦否認有上承監察院，控告前任委員有勾串貪污之舉，且此等消息，亦不知何人登諸報端」云云。院會聽取報告後，決議：「將該調查報告公布，以正社會聽聞，並查究報章所載消息之來源。」因此，所謂被遣散員工聯誼會者，亦即無形消滅。該案至此，告一段落。邢委員森洲與張委員駿各返海南島及廣西原籍。

時局日緊，中央政府決定再遷重慶。監察院則發出通知，請各委員自填志願，遷往何處？不加限制。有填返原籍者，有填遷臺灣者，有填隨院遷政府所在地之重慶者。余則填隨院遷重慶。因有抗戰時期之經驗，四川或亦可為戡亂之根據地。但眷屬隨行不便，並為兩兒學業計，經友人之介紹，送往澳門。租其住宅區，聖祿杞街十四號，蕭姓之閣樓，即二層樓之屋頂間。高度不及五尺，亦無充份光線，只有頂瓦嵌一塊玻璃透光。但言明畫間，在房東二樓客廳，得為活動之所。並屬家中，日久須以手翻口。如澳門為製火柴地區，極易覓糊火柴盒工作。如是安置後，則急返廣州，以待去重慶。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四日，即將飛往重慶之前一天，偶閱當日大光報，登載：「遂溪縣省參議員，亦為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被遣散之調查專員陳琦，係共匪之同路人，陰謀叛國，在其住宅搜獲甚多證據，聞風潛逃，逮捕未及，當局已下令通緝」之消息。抵渝後又接行署劉秘書振威來函，亦談及此事。今檢行箇，獨此函尚在。茲抄錄該函原文如下：『德公委座鈞鑒：別來數日，如隔三秋。瞻仰雲天，依馳至切。敬維政躬康泰諸事咸亨為頌。昨（四日）穗市大光報載：省參議員（行署遣散調查專員）陳琦，因某種嫌疑，當局下令逮捕。但其聞風先逃，逮捕未獲，現當局已下令通緝矣。回憶彼時於遣散後，借題攻擊鈞座等，純係一種搗亂性質，以期擾亂社會而已。然邪終不勝正，其今日之結果，誠非偶然也。知闕遠注，特以奉聞！餘容後敍。專肅。敬叩鈞安。職劉振威謹上。九月五日。』追溯該項事件之發生，除有叛國政治陰謀之背景外，其可乘之機，則在於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初，穗市受時局惡化影響。各機關紛紛資遣疏散。因之，兩廣監察委員行署，當時職工約計四十二人，亦聯名請求資遣。行署方面雖允向監察院請示辦法，但群情仍激昂鼓噪，迫不及待。邢委員森洲遂以個人關係，向中央銀行廣州分行，借回銀元四千。對職工普遍墊借，約計每人各得半數之資遣費，以便各自先行疏散眷屬，原係一種體恤美意。但奉到監察院疏散辦法，則發生銀元與港幣換算率問題；時局傾向好轉，則發生留用員工人事上問題，及留用員工所領墊借之半數資遣費，應交還撥歸福利金，而分配於被遣散員工問題；又原訂七月一日交接，因候新任曹委員浩森，以致延至七月十一日方交接，應加發被遣散員工十天薪津問題，如此一連串之問題，攬作一團。再兼以會計出納於手續上，容有不周之處。遂予人以有可乘之隙，而得借題發揮，歪曲事實，利用新聞之渲染，以聳社會聽聞，而達其政治陰謀之目的。痛心之訓，莫過於是。

監察院志願遷渝之委職員，分乘飛機及汽車兩部分前往，余係分配在是年（三十八年）九月五日，乘飛機抵渝。監察院先期在渝設前站辦事處，以接待陸續來渝之委職員。劉副院長哲（敬輿）及前站辦事處張主任光亞等，均先期到渝。其他前後到渝委員，約有：李委員夢彪、丁委員淑蓉、劉委員延濤與余等二十餘人。職員有：李秘書長崇賓、景主任秘書佐綱、童會計長公震等亦二十餘人。辦公、開會及職員住宿，概集中於川東師範。委員抵達先招待於旅館中暫住。嗣在兩路口租兩棟宿舍，住於旅館之委員，多半遷入；余亦移於宿舍中。

余抵渝後，觀察大局情勢，殊難樂觀，不禁憂心如焚。中央各機關雖已先後遷渝，尙保持政府形態之完整，行政院閭院長錫山亦虛懷若谷。每日接見民衆代表，收受建議書。但川康地方各實力派軍人齊集，亦攜有改革方案之建議書，則無辦法處理。李代總統宗仁則只出席歡迎會，印發肖像並張貼於各處。各實力派軍人久候不見結果，馴至拂袖而去，方感事態嚴重。始連電 蔣總裁蒞渝，共商大計。迨有覆電允來之際，乃李代總統宗仁又藉口飛昆明，再飛邕寧，轉香港，終於稱患象徵性肺病而去美國。同時匪軍則由湖南分兩路：一路攻入廣東，而廣東國軍不得不轉進海南島。又一路攻入廣西，而廣西國軍亦節節轉進達海南島。匪軍進入桂林，分兵轉攻貴陽，再分兩隊：一隊南進雲南，一隊北取四川。同時匪軍又進攻西北，越六盤山直趨甘、青，以達於新疆。同時匪軍輕取湖北恩施，長驅入川。故重慶、成都，已呈四面包圍之處境。蔣總統蒞渝，見態勢已迫，只有指導撤退善後，以保存一部分實力為重。

約在是年（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行政院曾規定：每次民航班機（每週有二次班機），以三四制，分配於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各四名，優先保留座位，其次序各以報名登記先後為

其後任紐約州公路局的副主管，紐約市市政工程的主管。

長女海麗葉·露薏絲（Harriet Louise），享特學院（Hunter College）文學士。她的夫婿是張福良博士（Fuliang Chang），專修森林學，會參加鄉運工作。

老三雅麗（Alice Ordainia），哥倫比亞教育學院的理學士，專修體育。她就是我的夫人，下文詳述。

老四靈毓（Caroline Alide），哥倫比亞教育學院的碩士。她是朱友漁（Y.Y. Tsu）博士的夫人。朱畢業於紐約協和神學院，曾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社會及宗教工作科的主任，抗戰期間在滇緬公路服務，因有「滇緬路的主教」之稱。（可參考「朱友漁自傳」，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

老五是海倫（Helen Pierson），康乃爾大學的文學士。她的夫婿是桂質庭（Paul C.T.

Kwei）。前面已提到質庭兄。他後來得到普林斯敦的博士學位，回國任武漢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及理學院院長。文革期間，蒙不白之冤，不勝迫害，自殺而亡。海倫原在武大教英文，後來他們要她教俄文，她就教俄文。近年需要英文人才，她垂老再教英文，堅毅至可敬佩。

老六是如絲（Ruth Gorham），務斯特學院（Wooaster College）肄業，學體育。她的夫婿是周學章，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專攻教育，曾任燕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抗戰時，日本侵略者會囚禁他，要他與偽政權合作，他拒絕了。入獄前，他身體健壯，約一百五十磅；出獄時，僅八十磅左右。現仍健在。

老七是桃樂賽（Dorothy Esther），享特學院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曾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細菌學副教授。夫婿是一位名醫（Dr. Amos Wong, M.D.），曾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的婦產科教授。

老八和老九是雙胞胎，亞伯（Albert Van Arnam）和亞瑟（Arthur Kin）。前者畢業於紐約市立大學，習機械；後者畢業於拉法耶特大學（Lafayette College），從事出版業。

有趣得很，許家的三位少爺，都娶了美國人，六位千金，都嫁給中國人。

終生伴侶

再回頭敍說雅麗與我。許家的六位小姐都很活潑，在中國學生中很出名。我在耶魯時，跟同學們去許家做禮拜、吃飯，對這六位小姐一視同仁，無所偏愛。學業未成，不敢交女朋友。有一次，在許家晚飯後，大家圍著鋼琴唱讚美詩。有人起鬨，要我獨唱，說：「詹米參加耶魯的唱詩班，唱得好！」我唱了一首又一首，喉頭乾得很。衆意難却，只有繼續唱。實在忍不住了，我向身邊的人說：「我想喝杯水。」似乎誰也沒注意

我的話。過了一會，有人遞給我一杯水，喝下去，清涼無比，勝似玉汁瓊漿。這人就是雅麗，她的周到體貼，是她給我的最早的深刻印象。但是我那時沒有單獨去看她，在法國和普林斯敦，也沒有寫信給她。

雅麗一心一意要為祖國服務。一九一七年，她到了上海，任教於上海女青年會體育師範學校。此校創建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它是我国早期培養女子體育師資的一個學校。在它以前，上海有中國女子體操學校，創于一九一〇年，創辦人為王季魯。課程、教學內容和方法，深受日本教育制度的影響，以教日本舞蹈和中國武術聞名。另有愛國女子中學體育訓練班，創于一九一五年，創辦人為蔡元培。該班招收高小畢業生，專修體育。

上海女青年會體育師範學校的全名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體育師範學校（一九五一—九二四）。校長是美籍的梅愛培（Abby

Shaw Mayhew 一八七二—一九五七）。副校

長是陳英梅（一八九〇—一九三八），出生於香港，肄業於上海中西女塾，一九一三年畢業於美國韋爾斯利學院，獲體育學士學位，是我國最早的留美專業女性體育教師。該校的教務和課程設置，均由陳負責。該校的初期校址，在昆山路十號，與女青年會在一起。一九〇二年初，女青年會又在附近的荊州路三十七號，購置了一片地，建蓋健身房、網球場、圖書資料室等。

在女青年會體育師範任教的，大都是歐美一

些國家的離職教師和大學畢業生。雅麗教球類和遊戲理論。課程另有：舞蹈、民間舞蹈、運動技術、解剖學、體育生物學等。此校早期的畢業生有：高梓、張淮蘭等，一九二〇年，學校選派她們赴美留學，學成後回校任教，數十年來在體育教育界工作，培養了很多人才，聲譽洋溢杏壇。

在上海，青年會與女青年會的工作人員，常有碰頭的機會。「他鄉遇故知」，我與雅麗的友

誼自然增進。她有健碩之美，儀態端莊，勤奮樸實，樂觀積極，充滿了朝氣。我正在爲事業奮鬥，她總是鼓舞我、勉勵我，我引她爲知己、爲同志，常去學校看她。一九二一年春天，我們訂婚了。

在上海的第一年，我常想回四川探親，但因爲事業和婚姻都還在探索中，覺得無顏見故鄉父老。等到這兩件大事有了眉目，我決定回鄉一行；然而，並不是「衣錦還鄉」，而是衣敝還鄉。

悲與喜

那時，一九二一年，從上海到巴中，路途之險，費時之長，勝過出洋。從上海到重慶，無直航輪船，坐一段船，走一段路，又坐一段船，再走一段路。坐坐走走，走走坐坐，要三十五天左右。

令人提心吊膽的是，沿途治安不良，土匪猖獗，隨時隨地可能出事。在這種情況下旅行，低

姿態爲上策。我穿了一身土布衣褲，腰間束一布帶，提著一個小包袱，中有一套換洗內衣和僅夠用的路費。那副打扮，可說是十分平民化。

從重慶到巴中，步行十來日。蜀道難，不但因爲山路崎嶇，而且因爲地上泥濘。四川陰霧多雨，「蜀犬吠日」，是很生動的俗語。脚下一不小心，就會滑倒摔跤。我拄着一根竹桿，穿着草鞋，捲起褲脚，跟着苦力們翻山越嶺。吃的是小店買來的「帽兒頭」（滿滿尖尖的一碗飯），雖然沒有什麼菜，吃得碗底不留一粒飯。晚上與苦力們一起寄宿村棧，一桶熱水供十多人泡腳，泡後像泥漿。然後，往硬板上一倒。苦力很幽默，說：「蚊妹要來看你們了。」鼾聲與蚊聲齊鳴，是大自然的夏夜交響曲。

走近家門，二嫂先看見我，叫了一聲：「老子回來了。」母親原先臥病在床，聽了二嫂的話，雀躍而起。我在家六星期，她一點沒有病象。我們每天閒話家常，闊別八年，要說的話真多

呀！

離家回上海之前，我心中萬分難過。過去八年，爲了讓我專心學業，家人未要求我寄回一分一文；他（她）們寧可自己縮衣節食，讓我走向世界。尤其是母親，愛我情深，年老多病，却不要求我侍奉左右。今後，我要從事平教運動，俸薄責重，她不但未加阻止，還頻頻嘉勉。爲了我的前程，她付出的是怎樣的代價！

臨行，我向母親說：「兒不孝，又要離家遠行。」她說：「你是男兒，應當到外面去。你替社會做事，顯親揚名，我高興得很。」她沒有流一滴眼淚，站在門口，看我漸漸走遠。

回上海後，從二哥的來信，我才知道，母親待我走出視線以外，轉身回屋，倒在牀上哭泣終日。她的自制力，真了不得。

至今，每當我想起這六十多年前的情景，還覺得心酸，忍不住要流老淚。那是我與慈母最後一次的相聚，我至今後悔，那次沒有在家多住些

日子。我應當多陪陪她，至少一年。這是我終身之憾。

回川時，我帶了雅麗的照片，母親看了很喜歡，促我早日成婚。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雅麗與我在上海聖約翰教堂舉行婚禮，我們一共只花了六十五塊錢。我們買了好些帶桿的修竹，用繩繩捆紮在教堂中的柱子及四壁之上。綠葉紅燈，相映成趣。

ew Wu 做我的伴郎，他那時在之江大學教書，後來是同校的院長。另有一位銀行家（惜忘其名），自願要做我的伴郎，因此，伴郎有二。
雅麗在女青年會的同學及我在青年會的同事，都是賓客。很大的教堂，座無虛席，禮成後，雅麗的學校，為我們開了一個茶點會，招待來賓，都是一位朋友在莫干山有度假小屋，借給我們，在清幽的山林中，度過甜蜜的十日。

八
秩
慶

王 宣

前清光緒十五年，己丑，十二月二十五日，余誕生於今河北省薊縣城內東馬道蔣家衖衙東頭路北第一戶。余曾祖父振鐘公，道光元年辛巳科舉人，出任山東省新城縣（民國後更名桓臺縣）教諭，曾祖母姓氏不復記憶。余祖父卓峰公，早故，不曾見過，祖母籍山東新城縣，氏牟。吾父奉侍至孝，晨昏定省無缺，每有新物上市或珍品自遠處購來，交吾母下廚房烹飪獻之。迄前清光緒二十四年棄養，享壽八十三。吾父奉三公字桐軒，係獨子，十五歲失恃，由叔父主持在孝服中，迎取吾母氏王，年方十七。因風俗葬父母時，必須子持喪幡，媳抱槧水罐。若無子者過繼，無媳者娶之。薊縣城內三王姓，皆同姓不同宗。北王爲土著望族，居北城，故稱北王，吾母即出自北王名門。又有王姓於前清中葉由他縣遷來，居南城，故稱南王。余家居薊始祖係浙江省人氏，於明朝客宦於薊而落戶，居東城，故稱東王。始祖生子二：長門堂名東廣盛，二門堂名西廣盛，由此分爲二支系，余則屬於東廣盛系。余有二兄三姐，長兄名寅，字畏齋，曾採芹獲中；二兄名實，字誠齋，助父耕；大姐適孫，二姐適鄭，三姐適紀；余居最幼，名宣，字德齋，係與長兄二兄相排。余家有薄田兩頃，俱在東門外，世代耕讀。薊地在唐虞屬朔方或幽州，至周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始有薊名。後屬燕國，亦因薊境有燕山，故名燕。燕惠王於薊置漁陽郡，因薊城北附廓有漁山，故名漁陽，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漁陽郡仍之。迄唐開元十八年取古薊門之義置薊州，沿至民國三年，始改爲薊縣。薊城建於漁山之麓，故街

道不平，北上而南下，境內名山曰盤山，又稱田盤山，西連太行，東放碣石，南距滄溟，北枕長城，逶迤於北境，故城無北門而城北皆山。余少年曾至盤山作二日遊，沿東甘澗溪入山，泉聲與松籟共鳴，怪石與奇峰相映，突兀幽邃，別有天地，晚宿於半山之萬松寺。翌日登巔頂掛月峰，憩於雲罩寺。該寺每朝如沒於雲霧，雖晴必雨；如顯露，雖陰無雨，一般農民視為晴雨表而定其一日之作息。境內水之最大者，曰沽河。源出塞北，由東北西向至城南五里橋，與由西而東之龍池河相匯而南流出境，終抵北塘入海。明清於此河運糧，以濟軍糈，故又名運糧河。

余幼時善感多病，十歲值拳匪倡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停戰議和期間，八國聯軍分別經薊縣（薊州）往東陵遊憩。因薊境民風强悍，時起衝突，輒被洋兵侮辱。其最大事件，為下營鎮被德軍集體屠殺焚毀。其間復有柳子口紅燈照曾豎鋤清滅洋之大纛，更有力士梁英李芬在上倉鎮之狙擊事件。均為余所目睹。復屢聆長者談論清政不綱，國勢凌夷之痛。因離亂播遷，十五歲始入私塾，讀二年又輟學。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於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冬，余十八歲，與賈各莊農家女劉氏結婚。適當前清末葉，廢科舉，設學堂。當時薊州隸順天府，在通州設立東路廳中學堂。開辦相當於小學之預科。令所屬各州縣保送學生，余被保送入學，時年已十九歲。發奮勤讀，畢業俾獲第一名。二十一歲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附屬中學第一班。盱衡時局、義憤填胸，慨然有革命思想。一面求學，一面從事革命運動，尤其重於後者，曾參加辛亥革命。

民國紀元前二年，由劉冠三、童啓曾二同志介紹入同盟會。即在北洋法政學堂內，結合優秀同學及有新思想之教職員，並聯絡津埠各校學生。治由上海克復學報社李季直同志處，獲得各種革命刊物，以為傳播革命思想之媒介。同時在奧租界春陞棧秘設機構，經常由於樹德安體誠與余，輪流主持秘

密會議，以策劃進行方針與方法，並招待各省來往同志，互通聲氣，傳遞文件，故北方革命思潮之發
輒與澎湃，實以北洋法政學堂爲大本營。

至辛亥革命爆發，則由宣傳聯絡工作，轉爲實際革命行動。除留教員同志連志鐸、學生同志黃魯
沂，坐鎮北洋法政學堂大本營外，教員同志白雅雨與同學同志于樹德、安體誠等奔走濰州，策動起義
。白雅雨同志即於此役中殉難。同學同志呂一善與余，則受命赴魯西，而與國風日報主筆蕭韶九同志
等赴魯東，互相呼應，以策動革命起義。同時復與劉冠三等同志在濟南及青島所秘設之革命機構，取
得聯繫，協同一致進行。魯西策動工作，以曹州府中學爲中心，以結合幫會與防營爲目的。策劃既定
，進行有人，余與呂一善同志遂潛赴上海。

當時津浦鐵路是由天津浦口兩端同時興工修築。北段自天津至臨城，南段自浦口至徐州，均已通
車。只中間一段正在趕工，尚未接通。余與呂一善同志計劃雇用人推土牛車，由曹州經單縣先去徐州
。在往徐州中途一個微雨傍晚，宿於柳集。店家驚慌問曰：「你們是從那邊來的？」答：「從北邊來
的。」店家告以本集甫被劫掠一空；集南二十里，有匪徒白晝設卡，行人難以脫度。聆言後，余與呂
同志暗商夜半起程之計。於是向店家言，此地離徐州尚有九十餘里，公事限明日到達。因雨路難行，
必須半夜起程。又告車夫半夜趕路，加倍給資。遂得兩夜安然通過賊卡。抵徐州，又悉火車只通蚌埠
，以南路毀待修。及到蚌埠，甫入旅社，即聞有火車自南開來。速往，詢悉爲修路工人專車，並且當
晚即開回浦口，不賣客票。呂同志爲塘沽人，鐵路工人多係同鄉，經其攀談結果，允予立刻上車，深
夜抵浦口，即宿於工寮。彼時南京爲張勳盤據，尚未光復。幸賴路工幫忙，天明即乘日本大福丸江輪
，駛往上海。

抵上海後，由萬鴻圖同志陪詣都督陳其美同志，請示方略，並要求接濟軍火，適值山東巡撫孫寶琦宣布獨立之消息傳來，陳都督遂命持函返魯，就近治辦。呂一善同志因故留滬未返。余一人由海路抵青島，深夜走訪劉冠三同志所設之革命機構，始悉孫寶琦係佯獨立而不能與之謀。遂藉便由青島親攜革命文件夾於報紙中，及炸彈置於衣箱中，運交濟南秘密機構備用。再轉向魯西，安頓一切，慰勉待機候命而動。然後折返青島，皆呂子仁、王虎韜等同志二十餘人又赴上海。是時南京已光復，張勳退據宿州。又悉陳幹字明侯同志，魯人，在組織中素有聯絡，伊正在鳳陽府組織淮泗討虜軍，而相偕二十餘人均魯籍，更因在魯西亦有潛伏佈置，故由上海經南京轉鳳陽，參加淮泗討虜軍陣營。隨後劉冠三同志率第二批人員，亦抵達於此。

陳幹同志與劉冠三同志商議，將所有最近兩批前來人員，分爲兩種安排：一則編爲司令部衛隊，委呂子仁同志爲隊長。二則爲學生挺進隊，委余爲隊長，王虎韜同志爲副隊長，每人各發俄製步槍一枝，由陳蔭堂團長指導操練，以準備出發殺敵。嗣奉黃興大元帥令淮泗討虜軍全部開拔至固鎮，與林述慶、姚雨平兩同志所率廣軍會師，繼續前進，至迫近宿州，遂拂曉進攻。交戰半日，傍午張勳主力軍乘火車潰退，防營豎白旗投降。廣軍進城，司令部設於州衙，受降接收。學生挺進隊亦隨廣軍同時進城，備受歡迎。淮泗討虜軍遲至，設司令部於官鹽店。投降防營官兵多屬魯籍，接洽願轉歸淮泗討虜軍。但廣軍司令部只將防營徒手官兵撥來，槍械軍需一概扣留，因此兩軍相處頗不愉快。陳總司令對學生挺進隊慰勉有加，並改編擴充爲輜重隊，徒手防營官兵亦撥歸輜重隊服役，仍以余爲隊長，王虎韜同志副之。廣軍與淮泗討虜軍兩司令部會商決定：次一進攻目標爲符離集，再進則爲徐州。分左右兩翼，各自統帥前進，淮泗討虜軍擔任左翼攻擊責任。符離集未戰，而張勳已先退徐州。淮泗討虜

軍繼進至睢溪口，暫作休息整訓基地。輜重隊隨到，即將所押運之糧餉軍需品等，點交於軍需處，隨奉軍需處指派，暫住北街當鋪候命。及至當鋪，見有第三營官兵已先入駐，雖被歡迎同住，但早知第三營分子不良，暗商於王虎韜副隊長，藉口人多不好叨擾，遂轉至南街，覓定住處後，立即報告軍需處核准。當夜北街火光燭天，槍聲不絕，乃由第三營所駐當鋪起火，幸免牽連。後與廣軍約，會攻徐州。張勳聞訊，將被圍困，乃於先期午夜，將徐州城搶掠、放火後，逃奔袁州。廣軍急進，於拂曉進徐州城，將火撲滅，並布告安民。淮泗討虜軍探報失靈，過午始到，未及進入城區，遂設司令部於雲龍山，軍隊則駐紮於關廟。斯時清帝宣統已宣布退位，南北正在議和中，故軍隊亦即無再前進計劃。陳總司令爲整飾軍紀起見，開始組織憲兵隊，擬委余爲隊長。余堅辭，並請即行北返，繼續學業。遂委王虎韜同志爲憲兵隊長，但仍以道路未通爲由，委余爲司令部副會計長，允路通可隨時北返。會計長爲王勳臣字凌閣同志，山東昌邑人，待余甚厚。徐州轄境，連年歉收，復遭兵燹，餓殍載道，怵目驚心。倉廩不實，則廉恥道喪。廣軍行爲不檢，爲救活命，原無可厚非。且其帳棚內，時有女郎出入。兩軍不睦情緒日增。於是趁陳總司令赴南京公幹之際，兩軍士兵尋隙衝突。陳蔭堂團長爲陳總司令堂叔，亦竟率隊參加。司令部邊聞山下繁密砲聲，知必有變故。會計處爲金庫所在（彼時會計出納未分），不得不調衛兵守護。同時王會計長與余，亦持槍實彈以備。槍砲聲雖越時平息，但陳蔭堂團長已爲流彈擊斃，事態趨於嚴重。陳總司令返辦善後，黃興大元帥亦下令，調駐津浦路南之浙軍，與此地之廣軍換防。余至此，去意益堅。遂辭副會計長職，經南京轉上海，遵海道抵天津。但學校尙未復課，遂回籍省親。在此期間，曾編印一本「共和觀」小冊子，攜赴各地散發，並遊行演說，以宣傳共和之真諦。

迨大局組定，北洋法政學堂復課，余即返校繼上附中。並發動爲白雅雨老師舉行隆重盛大之追悼會。余幼年失學，在中學前三年，又爲奔走革命，幾乎未曾讀書。此時雖欲摒絕一切，專心向學，奈環境與年齡，皆有障礙，故終於學無根柢。至民國二年，倅得勉強畢業於中學。隨又考入國立北京政法專門學校，於民國七年，畢業於經濟本科丙班，畢業後曾去日本，再由日本去美國，在奔倫諾大學法學院，研究政治制度及地方自治。在美期間，曾著：「美國城市自治的三大經驗」一文，登載於民國十一年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十二號。又著：「美國地方自治在法律上的觀察」一文，連載於民國十二年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九號及第十號。

余於民國十二年暑假返國。適在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原址，改設直隸省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其時校長爲李秀夫先生，聘余爲政治科教員，授政治原理與地方自治原理二課。仍與本黨密切聯繫，冀効忠貞。彼時北方尙爲軍閥所盤據，故在授課中，復注重青年之領導與優秀青年之選拔，以作再爲黨國奔馳之準備。

民國十六年春，童冠賢、馬洗繁兩同志與余，相偕密赴太原，先詣閻督軍錫山（百川），繼轉綏遠，晤商都統震（啓予），洽商在綏遠軍隊中，暗設政治部，先灌輸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思想，並大量推薦黨中青年幹部同志，包括先直隸法專高材生在內，前往積極推動工作。此際北方軍閥禍國殃民益甚。適民國十五年先總統 蔣公已誓師北伐。因之，華北同志，群情振奮。故不計名義，挺身奔走，以期團結革命力量而響應北伐。在北平（北京）方面，活動中心則以西城張清源同志所主持之帥府衙門私立平民中學及包宗容同志所主持之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爲運用之兩大主幹。本黨中央及華北幹部會

議或聯絡接洽，皆集中於帥府銜銜平民中學。青年同志之集會訓練，則集中於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

民國十六年春，童馬兩同志與余，相偕潛赴晉綏，作開路接洽後，不久馬洗繁、張清源、張芥塵三同志又赴大同，先與大同鎮守使李生達晤談，然後再走太原，則於晉綏兩省之易職，更有所促進。適察哈爾民團首領張礦生同志奉中央命令，組織察熱招討使署於大同。曾介紹王述先、張英普兩同志前往協助，並資聯繫。旋於五月中，晉綏兩省同時易職。中央任命閻錫山同志為華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任命商震同志為華北國民革命軍左路總指揮，設總指揮部於綏遠。同時在該總指揮部正式成立政治部，由李志伸同志任政治部少將處長，王述先同志任上校秘書，兼步兵第一師政治部主任。于紀夢同志任騎兵第一師政治部主任。魏競初同志任騎兵第二師政治部主任。馬國琳同志任團指導員，後改任步兵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嗣又增薦于雲祥、朱玉清、王九思、趙廣麗、王浩、王乃勳、童秀明、莫易珪等諸同志，分任旅團部政治指導員，商部軍隊政治訓練工作，至此遂全面展開，並隨軍出發，以共生死。因之，士氣高昂，軍威大振，於響應北伐之戰功最為卓著。故商震同志於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即奉中央任命為河北省政府第一任主席。

民國十六年，復奉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命令，命余等組設中國國民黨直隸省臨時執行委員會。當時中央所任命委員，凡九人，其列名為：「王宣、王南復、張清源、吳鑄人（夢燕）、卜汝明（哲民）、焦守顯（寶齋）、李志伸（華棟）、于紀夢、呂雲章」。地點設於北平（北京）帥府銜銜平民中學，第一次委員會議亦在該校召開，日期則不復記憶。第一次會議主要決定，是工作分配與工作方針及計劃。其工作分配，大致為：王宣、王南復、焦守顯三同志兼任常務委員；王南復同志並兼工人部部長。張清源同志兼任組織部部長。于紀夢同志兼任宣傳部部長。卜汝明同志兼任農民部部長。李志

伸同志兼任商人部部長。吳鑄人同志兼任青年部部長。呂雲章同志兼任婦女部部長。于紀夢同志在綏遠工作，未到職前，由該部秘書張簡甫同志代理之，並由吳鑄人同志協助之。李志伸同志亦在綏遠工作，未到職前，商人部暫缺。王述先、魏競初兩同志自綏遠返回，其綏遠職務，另由其他同志補充。王述先同志任委員會秘書，並兼任組織部秘書。賀翊新（仲弼）同志任青年部秘書。魏競初同志任工人部秘書。工作雖如此分配，但在秘密時期，因利乘便，互助為本，工作上多不分彼此。至於工作方針與計劃，原則上是本於該臨時委員會之使命而訂定。其重要使命，約有兩端：一為策劃響應北伐，以及光復後之準備工作；二為爭取民衆，而打擊共產黨之活動。故河北省黨務之開創，實奠基於此秘密時期。

中國國民黨直隸省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後，集合群力，工作益形擴展。但並非完全順利。更有最痛心事件，在此尤須一提。為響應北伐，前所述灰之左路總指揮部則為進攻北京之先頭部隊，本臨時執行委員會所策劃者，亦以如何輔助並促進其得迅速攻取北京為目標。民國十六年夏，密與商總指揮接洽，秘運軍火與壯士，潛伏於北京，先作部署，期待進攻時之內應。商總指揮曾派其衛隊連長喬裝進入北京，並連續運入槍械及人員。沿路由王述先同志秘伴照料。到達後交由包宗容、卜汝明兩同志安頓之。卜汝明同志作農民運動，與北京城郊民衆多有關係；包宗容同志則為教會牧師，均具有掩護作用。但因屢在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開訓練班，復因包宗容同志久於工作，更在縫製旗幟軍裝時，鄰近店舖，偶露苗頭，致被偵緝隊所注意。在民國十六年九月十一日，晚間七至九時，又在該教會開青年訓練班三組。馬洗繁、張清源、卜汝明、梁子青、王述先、王雅齋等諸同志與余均參與其事。迨散班後，須臾之間，包宗容同志因係教會中人，尙未離去，偵緝隊突至，致遭逮捕。武器旗幟等證據，

亦被搜去。幸名冊與文件均未置此處。次日各報刊登消息，遐邇震驚。是爲最著名彼時所稱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機關之缸瓦市教會破獲案。包宗容同志不但屢被鎖押遊街示衆，且受盡酷刑，迫其指證同黨，包宗容同志凜於大義，並未指證一人。終於民十六年十二月間，慷慨成仁，爲黨國而犧牲。至今思之，猶有餘痛。自此案發生後，偵騎四出，遍佈全城內外，黨部工作因之無法進行。遂不得不將黨部遷於天津，再接再礪而爲之。

王南復同志原住家於天津日租界，並在東馬路玉皇閣，創辦私立天津甲種工業學校，而自爲校長。對津埠情形，素爲熟悉，於工作上已有甚多便利。同時復新租定法租界三十號路效康里七號，爲吳鑄人同志所居。又租定同里十一號，爲張清源、王述先兩同志所居。更租定英租界十二號路仁和里六號，爲余所居。如此佈置，不但便於工作，且減少目標。黨部遷津後，曾在法租界效康里十一號，補爲舉行中國國民黨直隸省臨時執行委員會宣誓就職典禮。中央派丁委員惟汾，由廣州前來蒞臨監誓，並致詞策勉。平時工作，以余之居處爲中心，日有集會，謀定而後動。群策群力，晝間各赴津埠內外各院校工作，無間風雨，迄夜始歸。故不數月，而革命組織遽有進展。除開拓天津黨務外，復瘁力於其他各縣市黨務之發展。以全省地區遼闊，乃按府治，如：大名、順德、正定、保定、河間、京兆等，分區督導，並遴派區黨務特派員。以陰耀武、韓光第、鍾竟成、張潤亭、卜弼良、姬智深諸同志分任之。更不時與綏遠、北京各方面往返連繫，故進出於租界者日衆，尤以法租界效康里七號及十一號更屬頻繁。因招致法租界巡捕房之注意。於民國十七年二月初，當農曆年關之時，巡捕數人，輒來效康里七號及十一號生是非，盤詰甚至欲加搜查。幸應付得當，一時未肇禍端。爲懲前毖後，立即移轉文件，並緊急通知各方，免入法租界，始又度過此一難關。

迄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後，黨部更名爲「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在此時期，組織擴大，黨部由天津復遷回北平。除各縣市（省轄市）俱完全正式成立黨部外，並設黨務訓練所，以選訓黨務幹部。出版河北民國日報，以發揮宣傳效果。更由於黨政協調合作，又創辦河北省縣長考試委員會。其委員長爲耆宿呂復（劍秋）先生。余亦被聘爲考試委員之一。更首創河北省訓政學院，以訓練被錄取之縣長，及輪流調訓現任縣長及其他行政人員。其院長由馬洗繁同志擔任。所聘教授亦皆飽學之士。凡此種種新措施，皆具理想與創造性，故朝氣蓬勃，頗極一時之盛。但超越環境，或嫌過驟。至民國十八年二月，召開河北省黨員大會。余仍被選爲委員，亦仍兼任常務委員。迄民國十八年冬。余辭去黨委職務，仍回教育界。在平、津、保各院校兼任教授或講師。並仍以闡揚三民主義爲重任。余所著：「黨義講述綱要」，約十數萬言。由清華大學梅校長題簽，於民國二十四年十月，經該大學出版事務所刊印出版，定價低廉，公開發售。

回溯余十八歲與農家女劉氏結婚。翌年即去東路廳中學堂預科上學。繼此求學與革命，奔走四方，很少在家。迄民國十二年，由美返國，授課於直隸省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生活稍覺安定，曾接劉氏到津貨屋而居，乃不慣於外面生活。至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大局開朗。又返家接之，竟堅持不可。因僵持不下，終至協議離婚。其條件爲：有子二歲，名九齡，須歸其撫養，並以子名承受祖產。余允之，遂告仳離。因於次年，即民國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余與武清縣羅靜禪小姐結婚於北平之歐美同學會。羅靜禪小姐爲羅家駿字子明先生之胞妹。子明長余二歲，係在東路廳中學堂預科同學，曾住同室。民國元年余與北洋法政學堂附中同學呂會同君，漫遊各縣，散發共和觀小冊子，並講演共和真諦之時，遊至武清，曾借宿於羅家。靜禪小姐彼時約十三歲。余曾告以民國男女平等，宜出外求學。於

是應余言先就讀於縣小學；繼考入天津女子師範學校，於民國十五年畢業。迄民國十七年冬，恰巧羅家遷來北平，住於帥府衙門十一號，遂再來往，乃有次年結婚之舉。時余已四十一歲，靜禪則小余十歲。民國二十三年，舉一男，即九達；二十六年，又舉一男，即九華。是年暑假余旅行西北而不得返。

民國二十六年，曾有西北移民促進會，河北移民協會及燕京大學三團體發起組織西北考察團。規定分爲五組，而最遠之一組名爲特別組。目標爲寧夏。各界人士均得自由參加，一切費用自備。靜而思動，乃人之常情。況在暑假，西北旅行，兼可避暑。余即報名參加特別組。是年七月一日，由北平乘火車出發，達於終點包頭。再乘驛車前進，直至抵寧夏，轉往定遠營阿拉善旗，在達禮札雅王府，裝有收音機，始得正確收聽蘆溝橋七七事變後，我軍在廊房與日軍作戰之消息。組員已無心從事考察，回寧夏後，團體即宣告解散，多轉回程。只有白孟愚回雲南，達應徹轉上海，白壽彝去蘭州公幹，李悅才往蘭州治商務，與余共五人，仍結伴前進，別闢途徑。雖已非團體行動，但抵蘭州，甘肅省政府蔣主席鼎文，亦曾款饌。余之次一行動目標則爲西安。但西蘭公路被水沖毀，一時不能前往。除達君乘駄轎他去，李君有商號招待外，二位白先生均回教徒，與余三人，則困於清真齊魯旅社中，甚感無聊。擬往西寧，以排遣時間。但估計約缺旅費銀元五十，余云：民政廳羅廳長貢華係老友，可往借。晤後，羅廳長言：可請主席補助。余答：因已非團體行動，未便接受公家補助。來意只是向友談借，但先要說明，未必能還。問數目？答只五十。馬上帶回現款。次日三人即啓程赴西寧。遊罷而歸，西蘭公路仍未修通。但羅廳長邀余言：有飛機往西安，係運鈔包機回頭，不須買票，且有幾位乘客皆可。返詢同伴，均暫不能離此。結果，只余一人往。時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下午，此爲余生平第一次乘飛機。由蘭州越六盤山至西安，約計一千五百里，所費不及二時到達。住於西京招待所。次日

有老友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辛校長樹穎來訪，並洽請在該校任教授兼總務長，余恐不能勝任，只允暫就。

由北平至此，飽覽一路風光。憑所照像片，尚可喚起當時情景。茲擇其略具意義或趣味者，簡述如下：平綏鐵路由南口至張垣一段，爲外國工程師所不敢修，並視爲不能修者。我國工程師詹天佑認爲可修。獨自擘劃，並修築成功，且附帶發明節車連鎖撞鉤。外國採用，名爲詹天佑鉤。馳譽中外，誠爲中國人無上之光榮。南口爲經八達嶺出居庸關之轉點站。在青龍橋，建有詹天佑銅像，以紀其功。在此處曾停車，以憑弔此一偉人；並登長城。然後出關，經張家口抵歸綏。在歸化有大召小召兩寺之名勝，並得見蒙古包之形狀。該鐵路終點爲包頭。街市繁盛，有西北小上海之稱。由寧夏至此一段黃河，亦可通航。實爲西北與平津間，貨物集散交流之中心。古蹟在包頭鼓樓內，尚藏有楊六郎所用之鐵戟。包頭東門外，則有轉龍藏壇之名勝。所謂黃河富於一套者，分前套與後套，均在綏遠境。移民開墾概集中於此前後套。由包頭至五原約五百里。五原居後套中心，有幼青村與仰之村，爲河北省移民所建之主要村落。由五原至寧夏，約九百里。七月十二日渡烏拉河，即至寧夏境。穿過閻王鼻與河拐子沙漠及沙丘之艱苦路程，至七月十九日，經平羅之大農產區。此時已麥熟而穀黃，合春秋兩季產物於同收，已屬西北氣候土壤之特徵。所謂天下黃河富寧夏之說，已見其端。七月二十一日抵寧夏，由馬主席鴻達派員招待於國民飯店，並定期款饗，又請閱兵，盛情可感。寧夏省府大門內，有東西兩碑：東爲岳飛於紹興五年秋日之題字；西爲寧夏全省渠道幹線圖。由寧夏至定遠營約三百里。在往定遠營途中得見三百六十座趙元昊之疑塚及賀蘭山三關口之形勝。由定遠營返寧夏後，於八月一日出發，再南行距中衛約七百里，經吳忠堡，八月三日抵靈武縣，憑弔唐肅中在此登極之故宮遺址。再經

金積縣抵中寧縣，即全國枸杞最良最多之產地。杞樹矗立，高一丈至兩丈，與他處叢蔓者不同。其實肥碩，以貢果王果爲上品。八月五日，抵青銅峽。該峽爲黃河由山谷出口處，亦爲寧夏開渠灌溉之主要水源處。最著名者有秦漢二渠，其幹渠水源皆出於青銅峽。渠道縱橫，上下並流，而構造絕妙，足見古人之匠心與偉蹟。鎮峽之山嶺，有一百單八塔。其中間最高大之一塔內，裝穆桂英佛像，以爲鎮峽之神。其次爲渠源，則爲大壩，未曾往觀。八月九日，抵中衛縣。最偉觀者有高廟；最精刻者爲一對石獅。由精衛至靖遠，約六百里。穿越香山之崇嶺峻峰，於八月十四日抵甘肅之靖遠，始見黃河中之大水車。由此以上之黃河沿岸，遍佈此種大水車，直徑數丈，利用黃河水流之衝擊則自然轉動抖水上岸。惜只能灌溉黃土高原階級地之第一層，故其效用不廣。據說：此種水車爲左宗棠征西時所創利民之物。由靖遠至蘭州，約四百里。八月二十三日抵蘭州。通過跨越黃河之鎮遠大鐵橋，又名天下黃河第一橋。據云：此橋爲左宗棠征西時所建，亦爲全國最早所建之鐵橋。黃河之北有白塔山，又名北塔山。黃河之南有皋蘭山，又名五泉山，因半山有蒙、惠、掬月、摩子、甘露五泉而得名。五泉飛花噴雪。其上並建有壯麗之五泉寺。不但景物宜人，且由於其甘冽旺盛之泉水所灌溉，而生產冠於全國之菸草，製爲有名之蘭州菸絲。水果則以蘭州醉瓜及帶子上朝之葡萄爲特產。此皆五泉山水之所惠。西門外則有握手橋與小西湖，爲大衆遊息之所。省府內有碑洞，牆壁嵌有懷素、米海岳、董香光等石刻。由蘭州至西寧約四百里。更赴西寧觀光。乘汽車往，坐駄轎返。甘青分界處爲響灘橋。沿老鴉峽、大峽、小峽蜿蜒而行。八月二十九日，抵西寧，宿於海清池旅社。馬主席步芳款謹，並派員招待參觀。除青海高級中學阿文中學又西郊古蹟禿髮烏孤點將臺外，並赴塔爾寺參觀有三千喇嘛之黃敎大寺院。其中最著名之大金瓦寺，正殿供奉黃敎始祖宗喀巴之胎衣塔，亦即其始祖之降生地。其次爲小金瓦

寺與八塔。金碧輝煌，壯麗無比。繼參觀與西藏番民互市之魯沙爾鎮。西藏駄貨犛牛，毛長逾尺。貨品以牛皮羊毛為主。返西寧後，本希望再往海子（青海）一遊，招待人員不表歡迎，遂作罷。九月七日乘驃駒驅返，沿途經過黃土高原，多半為石子田，鋪石子均約半尺以上。其石子之來源，係在黃土高原之坡處，蓄有石子礦，以供開採。據云：石子田較非石子田可多收穫三分之一以上，其功用則在於保濕與保暖云。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余遷來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後，首先詢問該校經費狀況於會計室。據云已虧空五十餘萬元，即瀕於山窮水盡地步。其最大原因，在無確定分配預算，而辛校長又手頭過大，並每應各系各場之要求，輒便隨意開條支款云云。余悉此情，即面辛校長作攤牌性談判：第一請校長必須停止條子支款辦法；第二必須按實際虧空狀況，作成緊縮開支預算。召開校務會議，公開經費實況，分月攤還積欠。如獲通過，則大家遵守而嚴格執行；否則難以繼續維持。辛校長完全同意，並令會計室按實際狀況，詳列預算分配表，提出於校務會議。結果獲得一致通過。嚴格執行一年，一切尚稱順利。不但已無虧空，且為戰時需要，新建之大防空洞，亦已落成。

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設立之創議，肇始於民國十八年，戴院長傳賢等隨林主席森巡察陝西大災荒情形。因武功為后稷教民稼穡之地，又為災荒最甚之區，當即計以工代賑方式，在該地籌設西北農業大學，而先辦農林專科學校，視事實需要，再逐步擴充，以宏造就。由戴院長復聯合于院長右任、張委員繼、焦委員易堂、王委員世杰等，提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指定由前上海勞動大學整個基金及設備調撥。隨即組織校務籌建委員會，並推于院長右任、戴院長傳賢、張委員繼為常務委員。勘定校址，建於武功縣頭道原尾之張家嵒。聘王玉堂（子元）先生為籌備主任。負責收購土地及監督建築工

程等事宜。其時正值大災荒，農民爭賣田地，故得以廉價在張家崗以及二道原、三道原大量收購。同時建築則以工代賑，而工人麇集。是以是得迅速建築完成。

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建築完成後之情形，大略如下：校本部約佔地四平方里。其正中建五層大樓，樓頂加水塔及鐘樓二層，合共爲七層。設有兩部巨型電動機器，輪番抽水，達於水塔而供應全校。大樓左方，建有高職教室一排二段；學生宿舍兩排四段；教職員宿舍一排二段；並另建印刷室一棟。大樓右方建有學生宿舍四排八段。校長官舍則建於大樓前方稍偏於右，其他教職員眷屬宿舍多棟，亦分布於大樓之前右方；右方底角，並建築有圍牆之庫房一座。大樓後方爲操場及運動場；後右方底，建有群房一排，則爲校警宿舍及其辦公室。當時有校警五十名，正副隊長各一名。學校四週，建有約七尺高之土撻版牆。學校旁另建有附設小學一所。至園藝場則設於二道原；農場及畜牧場均設於三道原；林場設於郿縣及咸陽周陵二處。陝西省因秦嶺分隔爲南北二部。南北地勢與氣候迥異。南部盆地或丘陵，地勢與氣候大致近四川省。北部氣候寒熱相差甚大，雨量稀少，乃爲黃土高原大階級層之亢旱地帶。所謂頭道原、二道原、三道原者，則以原野階級層之高低而得名。其中以頭道原爲最高而最廣。一道原次高而較狹，西寶（西安至寶雞）鐵路即穿越於二道原。武功車站距張家崗，約四里許。三道原最低而亦廣，爲渭水流域之平原。昔時所謂關中沃野千里者，概指此而言。但由於近代水利專家之設計，開鑿涇惠、洛惠、渭惠、梅惠等各渠道後，二道原大部分亦獲灌溉之利。故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校本部雖設於頭道原之尾，而農、園、畜牧各場，仍須向二道原及三道原發展。

約在民國二十七年春，教育部改組。舊任朱部長家驥交卸。新任陳部長立夫，爲充實培植西北農林人才起見，令西北聯大之前北平大學農學院全體師生，由城固再遷武功，與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合併

，以成立一所人才薈萃更具規模之「國立西北農學院」。合併事宜，先組設籌備委員會，以辛校長樹幟爲主任委員，周院長建候及部派曾濟寬、張丕介先生爲委員。辛主任委員與各委員，雖在重慶曾略有會商，但未返校安排；而仍與借用該校地址之植物研究所劉所長士林，履行前所約定於暑假旅行，採集植物標本之諾言。因之行止無定，久無音信。迄周建候、曾濟寬、張丕介各委員相繼到達武功時，仍無法尋覓辛主任委員。迫於時間關係，遂舉行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議。推周委員建候爲臨時主席。會議中，除處理農院搬遷事項及招考新生事項外，關於人事之更動，則決定，曾委員濟寬兼教務主任，原任王教務長恭陸，改聘爲委員會秘書。張委員丕介兼訓導主任。總務主任則仍聘余由教授兼任。周委員建候兼農藝系及農場主任。新設推廣處，聘賈成章先生爲主任。其他森林系與林場，園藝系與園藝場，畜牧獸醫系與畜牧場，水利系及農經系各主任，均一仍其舊。數日後，辛主任委員返，又連開籌備委員會議，以處理院務。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武功農學院，接家信，驚聞余父終於故里已有兩月之久。據言：日本軍隊進入蘚縣城，搜查住宅。父因耳聾，答話不合，被日軍以槍托搗胸，因痛病三日而終，享年九十四。余母大余父兩歲，於民國十九年秋病逝，享壽八十八。母終，余雖侍側，但平時晨昏定省多缺，已遺憾無窮；今父被倭寇所傷亡，又無法奔喪，慘痛何極！誓殺倭寇，以報父仇。悲傷難以支持，告假旬日，以誌哀思；臂挽黑紗，以丁父憂。

約在二十八年春，辛主任委員受密令，部署在農學院開秘密軍事會議，事前不能透露，但須將學校全部空出。遂強令各系主任率領全體師生出外考察一週。緣於各方不明原因，故有誤會。並在出外考察之際，有一部分學生聯名電教育部，請任命辛主任委員爲院長者；更有其他一部分學生聯名電教

育部，請任命周委員爲院長者。因此，益招致人事上之糾紛與裂痕。事後開籌備委員會議，辛主任委員對強令全院師生出外考察之原因，雖有所說明，並已有事實爲證。但關於學生聯名向教育部發電事，尙各有芥蒂。

旋辛主任委員與曾委員聯袂去重慶，出席農學會。臨別，託請周委員代行主任委員職權。隨而有一部分學生不滿於張訓導主任，發生衝突，竟致動武。張訓導主任憤走西安，院內因之迭起風波。周代主任委員不耐，亦去西安不返，其他賈主任成章、王秘書恭睦等，則不知去向，以演成院內無政府狀態。嗣教育部發表，任命曾委員濟寬爲國立蘭州技藝專科學校校長，並發表：任命辛主任委員樹轍爲國立西北農學院院長。消息傳來，院內迎辛拒辛風潮益形擴大，而拒辛之學生人數較多，並聲明以武力對付。因之辛院長雖返，亦困於庫房之圍牆院落，而由院警保護其安全，故不能執行其院長之職務。在此前後數月風潮中，只有余一人未捲入漩渦，於有限度職權內，周旋協調於各方，幸未發生流血事件。後經教育部屢次派員調查處理，直至學年之末，風潮始告平息，辛院長方得執行職務。

至民國二十八年秋末，教育部電令辛院長樹轍往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任命周伯敏先生爲代理院長，並令辛院長辦理交代。辛院長奉電令後，立即前往重慶。同時委余代表辦理交代事宜。旋周代院長亦派陳家珍先生爲總務主任，代表周代院長來院接收，余即請其先接收總務部分之會計出納，立即點交庫存現金及一切存摺賬簿表冊等。陳總務主任要求其他一切公物皆須逐件點交。並爲運變運儲於郿縣林場之儀器圖書，其中包括由前上海勞動大學運來之數百箱，亦須開啓點交。因西北農學院範圍至廣，逐件點交，先須全盤清理，預計辦竣交代工作，至少亦需三月之久。陳總務主任奉周代院長諭，堅持循慣例，停止前任辦理交代人員之薪金，因薪俸冊不能重列同一職務之雙份薪俸，亦言之成理。

但余認為辦理交代，亦係公務，如日期甚短，尚無所謂；否則不能枵腹從公，且無自備用度能力。雙方爭執不獲解決，遂會電教育部請示。旋奉覆電：對辦理交代人員均照發原薪，至辦竣時為止。約至十二月底，方辦完交代，余立卽前往重慶。

陝西名勝古蹟，遍於全省。星期假日，每有出遊，今將尙能記憶者，以由近及遠次序，略述如下：武功縣署有唐槐一株。粗數圍，四尺高處分二幹並峙。堅實蒼翠，頗象徵老當益壯之氣魄。城內有姜源廟及后稷祠。城東門外有后稷教民稼穡臺。長方形，高丈餘，由玄門可拾級而登。川口鎮有唐王洞，據傳說，唐王卽誕生此洞內；洞外有唐王拴馬椿，高八尺，現已成木化石，而永垂不朽。漢蘇武墓，亦在武功縣境。有刻石，丹忠凜然。西北行達於頭道原之嶺，為岐山縣境。在岐山卷阿，建有周公祠與召公祠。參天紫柏，龍翔鳳舞。召公祠前，植甘棠一株，有碑刻「甘棠重蔭」四字。西南行，得以尋蹤三面環水一面山之五丈原，誠為古時利於攻守之地形。建有武侯祠，大殿柱均為天然雲花楸木，據傳說由武侯託夢所獲致。東南行經蓋屋至樓觀臺，為道教之大寺院。老君殿壯麗宏敞。殿外有說經臺、上善池、純陽洞、煉丹爐及寶塔等故事與風光。東行至咸陽，可參觀泊練船之古渡，但阿房宮已無遺跡。沿渭水有釣魚臺村。村西建有姜子牙廟。廟前有釣魚臺，據傳說此即為姜太公釣魚處。往咸陽城北約五里許，即抵古墓累累有名之畢原。折西行，首先憑弔周陵，有文武成康各陵，及周公、太公、伯禽各墓。再西為唐陵，有神獅、翼馬、蹲虎各一對。石質堅而雕刻精，誠為罕見之物。繼進則見漢武帝陵，尤為高大如山。其陵之西北，為霍去病墓。有石牛及馬踏匈奴之雕像。墓周復遍砌祁連山石，以紀其功。再進至馬嵬驛，可憑弔楊貴妃墓。獨此墓為新修葺之水泥塚，與其他陵墓不同。返轉西安，則為古時歷代之國都。城周四十餘里。省政府前之鼓樓，四層高八丈。東南隅孔廟之北

，有碑林，貯碑二千餘方，蔚爲大觀。出南門，有大小雁塔之對峙。大雁塔內，有陝西歷代舉人之題名石碣，卽所謂雁塔題名。經韋曲至王曲，彼時胡宗南將軍駐節於王曲。童秀明先生與王九思舍姪，均在胡部任政治教官。遂訪晤相偕登終南山。有捨身、靈應、清涼、文殊及岱頂五峰。以文殊爲最大，而以岱頂爲最高。皆土丘，故又稱五臺。除草木繁茂，流水涓涓，雲海蒼茫外，無他可道。轉往臨潼之驪山，在層嵐聳翠中，北麓有華清公園，爲唐華清宮故址。不但風景幽雅，且有溫泉浴池，據傳說此卽楊貴妃賜浴處。更轉往華陰縣，登西嶽華山，由玉泉院入山至青柯坪，循山谷路蜿蜒上行。但由此再進，則無山谷路，而峭壁陡險，必須攀鐵鍊以登。經千尺幢、百尺峽過三仙橋，更仰上老君壠溝，而達雲臺峰，卽北峰，亦云外峰。奇岩怪石，頗爲嵯峨。再進，則經擦耳崖、上天梯，以達蒼龍嶺爲奇險。據傳說：韓愈痛哭投書求救，卽在此處。經五雲峰，攀援進入金鎖關，則別開一洞天。萬松滴翠，道路亦不只一途，與由青柯坪至此僅有一條險徑者不同。金鎖關內，尚有四峰，亦云內峰。皆互有通路。可擇先往任何一峰。余則先至朝陽峰，卽東峰。有仙人掌、青龍池、鷄子翻身與石船及奔祺亭等勝景。繼往玉女峰，卽中峰。傳爲玉女坐化之所，供奉其肉體塑像。由此往蓮花峰，卽西峰。色赤，狀如蓮花倒覆，最爲美麗。相傳神話亦多：摘星石、捨身崖、老君煉丹爐，以及沉香劈山救母，皆在此處。由西峰再折轉東峰，而登往南天門之路。旁可進入橫木挽索之攝攝船山洞，下臨無底雙澗。投黃紙錢或碎紙片，皆甫下仍上，同時有石燕由崖罅出而飛掠，至爲奇觀。通過南天門，達於落雁峰，卽南峰。華山以南峰爲最高，而南峰之巔又以仰天池爲絕頂。池水無源不涸，殊爲奇特。遊興以太華爲濃，但高達四千公尺以上之太白山與馳名之潼關，則未曾一臨，尤以不能憑弔黃帝陵爲憾事。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杪，由武功起程赴寶鷄，循川陝公路往重慶。沿途雖不乏名勝古蹟，但因旅費不充，未能多所憩遊。急行抵重慶後，先借住於沙坪壩中渡口碧廬王養齋堂弟處。後移宿於大櫻子青年會。民國二十九年一月間，余奉派為中央訓練團中將指導員。分擔指導黨政班受訓學員之分組研討工作。後又奉派兼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觀察員。當時中訓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段錫朋（書詒）先生；第三處處長為陳果夫先生。大約於同年七月間，余復奉派會同劉蘭陔、王慕曾兩調查員，並攜勤務兵二名前往兩湖觀察各期受訓學員之狀況。迨抵宜昌，戰地情勢惡化，敵機每日輪番轟炸，宜昌已危在旦夕，遂不得不捨湖北而轉往湖南。當經長沙時，會往嶽麓山憑弔黃克強先生及蔡松坡先生之墓。抵衡山縣，曾藉便登南嶽衡山觀光。衡山尾，建有最宏偉雄偉絢麗之南嶽廟，大殿佛具分峰石柱七十二，以代表七十二峰，供奉祝融赤帝神像。若徒步則自廟後接龍橋起上行；否則築有山路，乘汽車可直達南天門。其最著之勝景，為南天門獅子岩有形像如獅之巨石。由此繼登，經上封寺而達祝融峰，則為衡山之絕頂。衡山周八百里有七十二峰，故較西嶽華山為偉大，但不如華山之險峻秀麗。

在衡山上封寺，曾遇友人唐際清先生。伊自長沙來，亦將返長沙，余等則去衡陽。談及到衡陽，擬住花園大飯店，唐先生告以：花園大飯店，建於水陸碼頭鬧區，不如渡江，住於城內西街花園旅社，院有蓮花池，幽雅安靜，旅客不多，招待亦周云云，因之，抵衡陽，遂渡湘江，住於花園旅社。次晨甫起床，即聞警報聲，即隨衆出城，並避入一防空洞。逾時解除警報，始知敵機侵襲九十架次，車站碼頭及城中心區，均被炸起火。花園旅社在西城僻巷，則安然無恙。湖南全省觀察畢，返途經桂林。因久聞桂林山水甲天下之名，又因候車，得小住一遊。其特殊情形，只不過各山大都由平地突起高峰，而高峰之奇形怪狀，雖有驚異之觀，卻無幽邃之感。但每山必洞，則為一特色，其最大者為桂林

城外之七星岩洞。長約二里，高達四丈，洞內建有省府戰時辦公大樓，只不過佔洞中之一角。其他各山洞，亦多有戰時遷建之工廠。由此至柳州，循公路經貴陽返重慶，山路崎嶇，在弔死岩幾遭覆車之禍。於傍晚抵重慶之海棠溪，渡江擬仍返原住大樑子之青年會，乃已被炸無存。往大小旅館，均告客滿。訪數友處，亦遭炸遷移。最後至司法講習所，尙屹立。問劉德清先生，門房云：劉先生每深夜始返，明日請早。余謂：有要事，非今晚相見不可。十一時，劉先生返，門房告以：客人有要事在等。握手，問：何事？答：借宿。相笑偕入寢室。後將在湖南所觀察之情形，會同劉、王二觀察員，作成報告後，工作即告一段落。

民國三十年九月，余奉派爲中央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之編纂，該會於民國二十九年冬，創立於白沙。至三十一年四月，遷於重慶兩路口中央圖書館旁之新建小樓。同時考試院考選委員會亦聘余爲專門委員。中央訓練團曾有規定：凡任指導員在三期以上者，准以受訓畢業論。因於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四日，余被邀參加該團黨政訓練班第二十一期畢業典禮，亦即發給該期畢業證書。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前爲戴傳賢（季陶）先生，後爲梁寒操（均默）先生；執行秘書前爲蔣復聰（慰堂）先生，後爲黎東方先生。編纂、助理編纂及辦事員、錄事等，共約二十餘人。余與傅編纂振倫同住一室。伊每星期六傍晚，越山嶺回家，必穿中山裝並佩胸章而行。余問是否爲炫耀於夫人？答：只爲避免劫路而已。蓋當時以公務員爲最窮，亦爲人所最不齒，中山裝與胸章，即爲公務員之象徵，不得不爲匪徒所注目。嘗見路人互毆賭咒，此則曰轉世爲狗，彼則曰轉世爲公務員，故有公務員不如狗之諺。

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而抗戰勝利之次年春，在即將離去之前，余認為至少須往成都、青城、峨嵋及自流井一觀。但同仁或友人無一應者，蓋皆為還都計，而不欲耗費於此。余則不之顧，遂獨自前往。抵成都，先遊少城公園，憑弔辛亥革命紀念塔。繼往西門外之青羊宮，係道教寺院。正殿塑有老子騎牛像。殿外有一對古銅羊，排列左右，故名。又訪杜甫故居之草堂，已荒蕪。轉往南門外，憑弔劉備昭烈帝陵及諸葛武侯祠。再赴東門外，參觀薛濤井，井前有「薛濤井」石碑一方。亭榭園林，頗具匠心。最後去北門外之召覺寺。建築宏敞，林木參差，風景佳勝。其他不及遍遊，匆匆趕往灌縣。先參觀半山之二王廟。宮殿雄偉，內供奉秦太守李冰父子塑像，以酬其功。都江堰與離堆，皆為其治水，利於灌溉之偉蹟，遺澤無窮。然後登青城山。峰迴路轉，青翠幽深，飽餐風景。宿於峰頂上清宮。晚九時，登殿後之峭壁，觀望布滿山谷之佛燈，飄忽明滅離合，蔚為奇觀。據云：此景必須在非月、非雨、非霧之夜，方得窺見，蓋燐火也。次日下山，轉成都趕往峨嵋縣，雇滑竿登山，言明三上二下。第一日宿於響泉閣，得觀瀑布之衝擊牛心石，聲震山谷。次日宿於洗象池，得觀數以百計猴群之嬉戲。廟中備有花生果供客人拋引。於是猴群圍繞索食。小猴或俯母猴之背，或仰母猴之腹，跳躍奔馳，亦足以悅目而遺懷。又次日冒雨前進，越二時又紅日高照。傍午達最高峰之金頂。午飯後稍憩，登後殿下臨絕壑，前遮鐵欄名為「睹光臺」之峭崖上，得遠眺迎面萬丈之佛光。隱約具有宮殿、亭臺、禽獸、以至神怪離奇之像，變化無窮。據云：得觀此奇妙之景，必須下雨。上晴，並在其時、其地，方得窺見。多有客人待數日或十數日而不得見者。下山後即轉趨自流井，千百鹽井均在轉動抽水，由交織之筒管輸送於多處之廠棚。各棚內又有地下管聯絡，導引天然氣於各爐灶，灶上置巨鍋煮鹽。此即天然水火煮鹽之妙用。抗戰時期西南大後方各省食鹽之供給，除湖南湘潭

所產少量石膏井之膏鹽外，全賴於此。停留參觀後，即轉內江，返重慶。

民國三十五年夏，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雇用帆船還都。余亦隨往。由長江順流而下，經三峽之險而至宜昌。由手搖船換拖輪到漢口。再換拖輪駛過安徽省境小姑山時，船漏幾遭不測。迨還都後，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即告結束。人員遣散，一切檔案皆移交中央宣傳部。

余隨即由南京返北平寓所。只見垣倒屋漏，妻子面無血色。據云：日軍侵佔北平後，住處屢被搜查，幸將所有文件，早已焚毀，方得保全性命。當時所有米麵，皆封為日本軍用。民衆只配售混合麵充饑。其中以穀糠、稻草及其他雜物相混合，故稱混合麵。因此連兒軟掉槽牙四枚，華兒駝背近視，妻則蒼老衰頹。八年抗戰，家中用度，除當賣衣物外，則賴親友借貸支援。面訴苦況，不禁為之淚下。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間，余奉中國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簡派，暫行代理該署視察室主任職務。旋該室王主任孔毅返署，又轉職為該署總務組主任。同年十二月，余以河北省區域國民大會代表身分赴南京，出席於制憲國民大會。在會中本於國父遺教，曾提出憲法修正案。國民大會閉幕後，於民國三十六年一月返北平，仍回原職。是年三月一日，余奉國民政府簡派狀，簡派為訓政時期監察院監察委員。遂辭救濟分署總務組主任職務，前往南京向監察院報到。先住於東方旅社，繼借宿於友人王述先先生家，後遷於三十四標監察院宿舍，始得生活之暫時安定。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國民政府聘為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委員。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經河北省臨時參議會選舉投票結果，余當選為行政監察院第一屆監察委員。因憲法規定，每省監察委員定額為五人。其他四人當選者，為：崔震華、李嗣璁、耿毅、王向辰四委員。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余奉國民政府簡派狀，簡派為行憲第一屆監察院集會籌備委員

會委員。依據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第七條規定：「依憲法產生之首屆監察院，於國民大會閉幕後，由總統召集之」之規定，總統於三十七年六月五日，召集本院（監察院）第一次集會，曾舉行開幕典禮。故本院（監察院）以六月五日為開院紀念日。

監察院隨經院會，推選余為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監察委員。當時監察院規定：每區監察委員行署，須由監察院推選其本區省市籍監察委員一人，及外區省市籍監察委員一人組織之。各區行署監察委員任期一年，不得連任，即卸任後仍回監察院工作。兩廣區包括廣州特別市在內。余為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外區省籍之監察委員。其兩廣區監察委員為：廣東籍邢委員森洲，廣西籍張委員駿。余被推選後，即隻身一人前往廣州，會同邢委員森洲，張委員駿，於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九日，舉行就職典禮，並即發由余起草之告各界書。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設於廣州市龍津西路逢源沙地一巷三十三號，舊監察使署。經常辦公，三委員工作分配之情形為：對外事件，由邢委員擔任；經營財務庶務，由張委員處理；文書批閱核稿，由余負責；開會時則輪流為主席。職員方面，除留用一部分舊使署人員外，大部分為邢委員所推薦，小部分為張委員所推薦，余則未推薦一人。時光如箭，一年任期屆滿。自民國三十七年九月至三十八年六月，十閏月中，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在文卷案件方面，大約收到訴狀有一千零五十三件。其中不屬於監察職權範圍批退還者，約一百三十四宗。經調查屬實提出彈劾案者二十六宗、糾舉案者十六宗、正式提出糾正案者七宗、非正式者二十八宗、其餘存查，大略如此。

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第二屆各委員，於民國三十八年五月院會中，已正式選出。廣州籍者由鄧委員蕙芳當選；廣西籍者由廖委員葛民當選；非本區外省籍者由曹委員浩森當選。依規定本應於七月一日辦理交接。因曹委員浩森尚未抵穗，函電馳邀，後得曹委員覆電，委託鄧、廖二委員先行接收，遂

遲至七月十一日，始得舉行交接儀式。其時中央政府之行政院已遷廣州。監察院亦遷廣州，暫設於廣衛路。於是年（三十八年）七月十九日上午，正在召開第五次臨時院會之際，邢委員森洲、張委員駿與余，亦均出席院會。乃突閱港穗各報，多登載偉路社消息，稱：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被遣散員工，組織成聯誼會，具呈監察院，控告前任委員勾串該署會計出納，侵吞遣散費及福利金一萬元之新聞。監察院雖未收到該項控告訴狀，但各報既有如此之刊載，邢委員、張委員與余遂聯名簽請院會派員澈查。院會當即推派丁淑蓉、楊貽達、王向辰三位委員調查。三位委員隨即偕秘書及審計部人員，蒞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澈查。調查竣事後，三位調查委員於同年八月二日，向監察院第五十六次院會，提出調查報告，略謂：「遣散費及福利金俱有收支賬目與憑證可稽，並未發現前任行署委員，有勾串會計出納舞弊情事。只是會計出納在手續上尚有欠周之處，而與該署前任委員勾串貪污無關。並詢及被遣散人員，亦否認有上承監察院，控告行署前任委員有勾串貪污之舉，且此等消息，亦不知何人登諸報端」云云。院會聽取報告後，決議：「將該調查報告公布，以正社會聽聞，並查究報章所載消息之來源。」因此，所謂被遣散員工聯誼會者，亦即無形消滅。該案至此，告一段落。邢委員森洲與張委員駿，各返海南島及廣西原籍。

時局日繁，中央政府決定再遷重慶。監察院則發出通知，請各委員自填志願，遷往何處？不加限制。有填返原籍者，有填遷臺灣者，有填隨院遷政府所在地之重慶者。余則填隨院遷重慶。因有抗戰時期之經驗，四川或亦可為戡亂之根據地。但眷屬隨行不便，並為兩兒學業計，經友人之介紹，送往澳門。租其住宅區，聖祿杞街十四號，蕭姓之閣樓，即二層樓之屋頂間。高度不及五尺，亦無充份光線，只有頂瓦嵌一塊玻璃透光。但言明晝間，在房東二樓客廳，得為活動之所。並屬家中，日久須以手餉口。如澳門為製火柴地區，極易覓糊火柴盒工作。如是安置後，則急返廣州，以待去重慶。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四日，即將飛往重慶之前一天，偶閱當日大光報，登載：「遂溪縣省參議員，亦爲兩廣區監察委員行署被遣散之調查專員陳琦，係共匪之同路人，陰謀叛國，在其住宅搜獲甚多證據，聞風潛逃，逮捕未及，當局已下令通緝」之消息。抵渝後又接行署劉秘書振威來函，亦談及此事。今檢行箇，獨此函尚在。茲抄錄該函原文如下：『德公委座鈞鑒：別來數日，如隔三秋。瞻仰雲天，依馳至切。敬維政躬康泰諸事咸亨爲頌。昨（四日）穗市大光報載。省參議員（行署遣散調查專員）陳琦，因某種嫌疑，當局下令逮捕。但其聞風先逃，逮捕未獲，現當局已下令通緝矣。回憶彼時於遣散後，借題攻擊鈞座等，純係一種搗亂性質，以期擾亂社會而已。然邪終不勝正，其今日之結果，誠非偶然也。知關遠注，特以奉聞！餘容後敍。專肅。敬叩鈞安。職劉振威謹上。九月五日。』追溯該項事件之發生，除有叛國政治陰謀之背景外，其可乘之機，則在於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初，穗市受時局惡化影響。各機關紛紛資遣疏散。因之，兩廣監察委員行署，當時職工約計四十二人，亦聯名請求資遣。行署方面雖允向監察院請示辦法，但群情仍激昂鼓噪，迫不及待。邢委員森洲遂以個人關係，向中央銀行廣州分行，借回銀元四千。對職工普遍墊借，約計每人各得半數之資遣費，以便各自先行疏散眷屬，原係一種體恤美意。但奉到監察院疏散辦法，則發生銀元與港幣換算率問題；時局傾向好轉，則發生留用員工人事上問題，及留用員工所領墊借之半數資遣費，應交還撥歸福利金，而分配於被遣散員工問題；又原訂七月一日交接，因候新任曹委員浩森，以致延至七月十一日方交接，應加發被遣散員工十天薪津問題，如此一連串之問題，攬作一團。再兼以會計出納於手續上，容有不周之處。遂予人以有可乘之隙，而得借題發揮，歪曲事實，利用新聞之渲染，以聳社會聽聞，而達其政治陰謀之目的。痛心之訓，莫過於是。

監察院志願遷渝之委職員，分乘飛機及汽車兩部分前往，余係分配在是年（三十八年）九月五日，乘飛機抵渝。監察院先期在渝設前站辦事處，以接待陸續來渝之委職員。劉副院長哲（敬輿）及前站辦事處張主任光亞等，均先期到渝。其他前後到渝委員，約有：李委員夢彪、丁委員淑蓉、劉委員延濤與余等二十餘人。職員有：李秘書長崇實、景主任秘書佐綱、童會計長公震等亦二十餘人。辦公、開會及職員住宿，概集中於川東師範。委員抵達先招待於旅館中暫住。嗣在兩路口租兩棟宿舍，住於旅館之委員，多半遷入；余亦移於宿舍中。

余抵渝後，觀察大局情勢，殊難樂觀，不禁憂心如焚。中央各機關雖已先後遷渝，尙保持政府形態之完整，行政院閻院長錫山亦虛懷若谷。每日接見民衆代表，收受建議書。但川康地方各實力派軍人齊集，亦攜有改革方案之建議書，則無辦法處理。李代總統宗仁則只出席歡迎會，印發肖像並張貼於各處。各實力派軍人久候不見結果，馴至拂袖而去，方感事態嚴重。始連電蔣總裁蒞渝，共商大計。迨有覆電允來之際，乃李代總統宗仁又藉口飛昆明，再飛邕寧，轉香港，終於稱患象徵性肺病而去美國。同時匪軍則由湖南分兩路：一路攻入廣東，而廣東國軍不得不轉進海南島。又一路攻入廣西，而廣西國軍亦節節轉進達海南島。匪軍進入桂林，分兵轉攻貴陽，再分兩隊：一隊南進雲南，一隊北取四川。同時匪軍又進攻西北，越六盤山直趨甘、青，以達於新疆。同時匪軍輕取湖北恩施，長驅入川。故重慶、成都，已呈四面包圍之處境。蔣總統蒞渝，見態勢已迫，只有指導撤退善後，以保存一部分實力為重。

約在是年（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行政院曾規定：每次民航班機（每週有二次班機），以三四制，分配於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各四名，優先保留座位，其次序各以報名登記先後為

標準。至十一月二十七日，行政院宣布各民意機關第一次獲乘十一月二十九日民航班機名單，監察院在第一次獲乘名單中有劉委員延濤夫婦、丁委員淑蓉與余。余於十一月二十日清晨，即往學田灣民航公司買票，而公司中竟無一人，余以爲或係過早之故，傍晚再去學田灣，民航公司仍無一人。因轉詢於對門之勵志社，始知航空公司人員已於夜間全部撤離。此時街道秩序已見紊亂，遂急趨川東師範。見院中停有大卡車一輛，職員已紛紛登車。景主任秘書招手呼余入辦公室。告以時局迫切，院中大卡車，係本院以高價租到，先運送大部分職員至成都。委員等則另有辦法。李秘書長於下午三時返，攜回白市驛乘飛機辦法。並言：所有民航及軍用飛機，均受命緊急集中使用。只准於重慶成都間，輪番往返搶運人員，不許航行他線或載運貨物。李秘書長立即派車分送委員及高級職員至白市驛飛機場，見各機關鵠候人員已甚多。李秘書長率監察院最後一批人員，於午夜始行到達，即向調配飛機之總司令部報到，等候依次招呼登機。直至次日，即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見中美號座機已在發動，則知時機更迫眉睫。此時候機人員已漸少，但尚在鵠候之人員，則不知能否登機？其焦急之心情，殆難以形容。恰於此際，有一架飛機着陸，輪到監察院人員登機，懸心始安。

暮，飛抵新津飛機場，有行政院卡車，送至成都勵志社，借宿一宵。次日移住於西城川康區監察委員行署。余即以快信寄灌縣中正中學（該校爲胡宗南將軍所設立，由陝西之王曲遷此。）教員王九思舍姪，令其速來成都會晤。至十二月三日晚，行政院送到翌日乘飛機證。四日晨，監察院同仁集體往新津飛機場。雖有飛機多架，但終日並無一架爲載運此項乘機證之飛機起飛，又返成都寓所。恰巧舍姪九思亦自灌縣來，有幸該日未曾起飛，否則不能見此一面。晚間行政院來電話：「請明日，即十一月五日，晨，再臨新津飛機場。」余與九思舍姪多年未見，遂傾談徹夜。最後告其：「時局緊急，

須速作決定，並希望其能來臺灣。」晨，送余登赴新津飛機場之汽車，始別。到新津飛機場，乘軍用飛機起飛，降於海南島海口港。著陸後，海南島行政長官公署陳行政長官濟棠派員招待。薛岳將軍亦派李秘書揚敬代表歡迎。不久薛岳將軍被任命為海南島副行政長官。同時白崇禧將軍部隊亦轉進海南島。該島雖駐重兵，但其中央之五指山為土共所盤據，時常下山騷擾，故人心仍惶惶不安；尤以海口與榆林中央撤退待運人員，更為焦急，約在是年（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行政院派華聯輪，由臺灣駛海口港，接運中央撤退人員；繼又開往榆林港接運。在返航途中，適值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元旦，全船乘客莫不歡欣鼓舞。劉副院長以銀元兩枚購該輪所售西瓜一枚，犒勞監察院同仁。張委員定華則飲酒高歌，倍增餘興。迄抵臺灣基隆港時，于院長率多人歡迎並款饌，亦餉以西瓜，方知西瓜乃為臺灣終年不斷之產物。

余到臺北後，暫住於社會服務處宿舍；繼遷於長安東路二段一百四十二號監察院宿舍，以迄於今。當時眷屬尚在澳門，因兩兒須延至暑假，方不致學期中斷；又因辦眷屬入境證關係，妻與兩兒於民國三十九年八月二十日，乘盛京號輪船，始行抵臺。九達、九華分別考入臺灣大學與建國中學。雖丁茲亂世，兩兒由北平，經南京、廣州、澳門、而臺北，以至留學，在學業上從未間隔。今皆臻於教學相長階段，惟期能已立立人，而有較佳之服務於人群社會，以償余之所不逮。余在監察院工作，不多事，亦不畏事，一切依法公正處理。遷臺後又匆匆將二十年，心餘力絀，而無一特殊建樹之可紀。今所望者，只在早興義師，戡平匪亂，而拯救億兆同胞於水火。垂暮之年，如得目睹北定中原，而分一杯痛飲黃龍之酒，則於願已足。

余愚憲、堅毅而心粗，不善社交，拙於言談。雖富革命性、冒險性，以忠恕待人，以理法治事，但亦無任何成就可言。正如俗語所謂：「馬齒徒增，乏善可述。」且習於疏懶，更每懷前嫌而不回顧之念，是以向無日記，而往事多所遺忘。今年屆八十，從諸友促，始有此回憶之撰述，亦只不過一鱗半爪之平凡歷程。在不足道而強爲道之者，率直言之有如前述。但文筆不工，詞難達意；記憶錯誤，更所不免。惟企賢達以指迷津！兼以自省自勉而警惕於餘生！又於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爲紀念國父百年誕辰，曾集部分舊作，印行「五權憲法建制研究集」一書，尙處餘存。親友如有未曾閱及而欲得之以賜正者，惠函即奉，以書盡爲止。

此帙之成，有賴於張委員清源、王委員述先、吳委員夢燕、馬委員蘊華之資料補充，與張副院長維翰、林專門委員召宣之文字潤色，及編審委員會諸君子之教正，均在此深誌感謝之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四日，本回憶經編審委員會核定。同月五日起至二十五日止清書。

我寫 我畫 我跑萬里路

王 藍

除了寫作、畫畫，事實上，我最喜歡的是唱戲。

談到寫作與畫畫，均與我唱戲有關，要不是我喜歡唱國劇，可能還不會有今天我的寫作與繪畫的成績。

沒有想到會當作家

從小我立過許多志願，卻從沒有想當作家。

初中作文常吃「大丙」。當然與那時老師的觀念和心態也有關係——老師都是道貌岸然，所出的作文題目非常艱深。譬如「國際聯盟與世界和平」啦，「社會風氣與倫理道德」啦，使十多歲的小孩不知如何下筆。

我一位畢業於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的大

姊，她曾對我說，我前額寬大，似不應太笨，大概是作文不得訣竅。她說，作文講求駁門，正如人有七竅，我已通了六竅。那時，我聽了很高興，事後想起來才領悟到，我大姊原來是罵我「一竅不通」。

在寫作上，我是曾經吃過大「丙」，且得過「丁」的人，真可說一竊不通；為什麼到後來會出過十三部小說，並靠寫作爲生呢？

剛才我提過，從小我立志願，沒有志願當作家，却會立志當畫家。當畫家主因是由於我喜歡看國劇，我出生於一個戲迷的家庭，雙親及兄姊都喜歡國劇。我畫畫最原始的題材就是國劇人物。我常與父兄去看國劇，當時，我並不懂得劇裏唱詞與情節，但是，我常被舞臺上的人物動作、

唱腔、行頭、服裝色彩所吸引。我常拿蠟筆將我所喜歡的舞臺人物畫下來，大人們看到我的畫也頻頻誇獎。後來，我畫畫的題材並不限於國劇，也走向大自然，畫畫風景靜物等等。

立志要當畫家

我的家庭很安適，父親主持紡織工業，家用不虞匱乏。我從小可說在溫室中成長，對於畫畫的興趣，父親不但不反對，而且有意栽培。父親曾鼓勵我：要做畫家，就要能出類拔萃，否則會餓肚子。又說要做出類拔萃的畫家，要下大苦功，並永遠保持赤子之心，才可能獲致成功。

我父親是個極端愛國主義者，他又常告誡我：做一個藝術家，也應該「隨分報國」。這句話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從小在一個戲迷與愛國的家庭裏長大，父親對我的身教、言教，多過於教科書給我的啓示，另外對我愛國意識啓發最多的就是國劇。國劇真是教忠教孝，像岳飛、楊六郎都是國劇。國劇真是教忠教孝，像岳飛、楊六郎都

是我最崇拜的人。

我立志要做畫家。可是，一個大的打擊來了。日本人入侵中國，造成七七事變，神聖的抗戰於是開始了。日本飛機轟炸天津，將我家炸成一片瓦礫。我有七百多張油畫、素描、水彩畫習作皆化為灰燼。我們全家逃到英租界，在逃難的過程中，我看到慘不忍睹的情狀，看到中國婦女遭日本鬼子污辱，每一個中國人表情均是恐懼、害怕、憤怒，又無可奈何。在當時，我熱血沸騰，決定丟下畫筆，拿起槍桿，走上前線。

大丈夫流血不流淚

一心到後方當兵，然而並不容易成行，通過敵封鎖線南下，更是艱險萬狀。於是，我就背着父母、家人，偷偷地參加敵後愛國的抗戰工作。

很多的同學與我出生入死，患難與共。有兩位女同學遭日本人捉去，受到酷刑，死時

說：「能殺我的身體，而不能殺我的靈魂的，我不怕。」此語一出，日本人與漢奸爲之震驚，這件事流傳了出來。我們聽到了更增加了我們報國殺敵的決心。十七歲時，我終於逃離淪陷區，到達到了太行山國軍游擊部隊當兵。我有很多好友戰死疆場，我流淚難過。我們的長官對我說：「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化悲憤爲力量。」我聽到這句訓勉，繼續奔馳戰場，奮勇與敵人作戰，一年後，倅能活着下太行山，輾轉到後方讀書。

在後方讀大學，日子過得非常艱苦，父親不能寄錢來，國家給我們貸金念書。四年的貸金，畢業後，我們誰也沒有還過。貸金制，是那時候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的德政。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就是靠當年的大學貸金讀出來的。

抗戰時期開始寫作

國破家散、骨肉分離、好友戰死、思念親人……這些，促使我開始動筆寫作，流着淚寫，心

裏淌着血寫。對於一個作家而言，重要的並不在於他是否拿過文學系；而是在於真摯情感、生活體驗。

十九歲那年，我寫了一篇小說「一顆永恒的星」。那時沒有像臺灣那樣多的文藝基金會。唯一文藝獎是中宣部每年頒發的。當時中宣部長是一文藝獎是張道藩先生，我對這名字印象太深刻了。因爲，張道藩先生，我對這名字印象太深刻了。因爲，在抗戰前，我還是少年時候，在天津看了一部電影叫做「密電碼」，編劇人是張道藩先生。這是描寫北伐時代，革命志士如何冒險犯難對抗軍閥的故事。其中一名志士被貴州軍閥吊起來打，後來，我才知道這被打的人就是張道藩先生本人。

張道藩先生曾留學英倫、巴黎習畫，自從手被軍閥打壞，就少再做畫了。不過他仍寫了不少劇本，對於喜愛文藝的青年非常厚愛。

我寫的「一顆永恒的星」，內容是描述抗日志士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故事。沒想到，我這篇小說獲得民國三十一年全國第一名獎金之後，頒獎的人沒想到就是我平素敬仰的張道藩先生。

對於十九歲那年的我，得到這份獎金，又獲結識張道藩先生，心中的喜悅，可說溢於言表。獲張先生賞識，我這流亡學生總算有安身之地，遇到假日也常住進全國作家匯集的文化招待所。張先生常勉勵我，將來不論做甚麼工作，畫畫的筆與寫作的筆不能丟掉。我也牢記著這句話，不停的寫，一連也出了好幾本書，每本書都與抗戰題材有關。

我在後方頭一篇稿子是寄給女兵日記作者謝冰瑩先生在西安所主編的「黃河月刊」。我出版第一本小說「美子的畫象」就是謝冰瑩先生給我寫的序。謝冰瑩現在客居美國。這本書由東方書店出版。當時東方書店專門出老作家徐訏、姚雪垠與我的書。中共新華書店則排斥我們三人的著作，拒絕經售，又在新華日報副刊整版出專號。罵徐訏先生、荆有麟先生與我的書。引起論戰，我們三人之書銷路反而大增，也可以說是共產黨把我剷出名的。很不幸，姚雪垠後來變成毛澤東

崇拜者，所寫「李自成傳」單單自序中，「毛主席」就出現了幾百回。若論歷史小說，臺灣高陽先生、章君毅先生作品的造詣，藝術境界，比姚著高出太多了。

「藍與黑」是在縫紉機上寫出來的抗戰勝利，我回到天津北平，因醉心民主政治，前後當選天津市參議員、河北省國民大會代表。無暇從事寫作、繪畫。到臺灣後，才重操舊業，靠寫作餬口。那時，我住在永和的克難房子，沒有寫字枱，我就在太太破舊的縫紉機上開始寫作，上百萬字的小說就是在那張縫紉機寫出來的。其中包括「藍與黑」。

「藍與黑」寫了三年才完成。連打腹稿事實上還不止三年。那三年是國家最艱苦的時期，同胞生活也很艱苦。我一直認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應是緊緊結合在一起。如果在國家遭遇困難的時候，個人也必會遭受苦難。除

非是漢奸、奸商、及不法歹徒，才會在國難中發財，國家好轉，個人也才會好轉。

當年，我們遭國破家散之痛，我從大陸遷移

臺灣，慢慢生活才好轉。寫了「藍與黑」這小說之後，很幸運銷路很好，被改編成電視劇三次，電影、電視、廣東劇等多次。電影是由林黛主演，後來林黛又自殺了，造成很轟動的社會新聞。因此，這本書流傳更廣，也被翻譯成英文、韓文發行。

永遠心存感激

臺灣今天的蓬勃發展，都是大家努力的結果。身為一個作家和畫家，感覺到一個社會要是不富足，作家與畫家生存就不易。作家王鼎鈞先生曾說，一個人要是經濟相當拮据，他第一筆刪掉的就是買書和買畫的錢。只有富足的社會，人們才有多餘的錢買書買畫，所以我心存感激。

「藍與黑」與「長夜」這兩本書銷路一直很

好，收了許多的版稅。我時刻不敢忘，這是全國軍民共同締造了這安定富足的環境所致。我心存感念。

要不是古寧頭一戰，國軍擊退了共軍，我們還有今天的臺灣嗎？我常跟留學生說，今天有幸能夠出國留學，有沒有想到，當初若是古寧頭那一仗，我們打敗了，你們還能在臺灣順利升學、出國留學嗎？要是臺灣當年淪陷中共手裡，今天我們還會有外匯存底七百多億美元，成為亞洲如此富有的國家嗎？假若，當年臺灣丟了，我們還會出現李遠哲、丁肇中、王贛俊這些傑出的科學家嗎？面對此，我們應當冷靜想想，應當飲水思源，感謝全體軍民所做的貢獻。所以，我常說，國家對我有愛，讀者對我有情，上帝對我有恩。對此，我是永遠心存感激。

感謝前輩的照顧

「藍與黑」一出版之後，受到很多前輩的鼓

勵。譬如蔣夢麟先生，他曾在傳記文學寫一篇「談中國新文藝運動」文章中，他說，近年臺灣新文藝發展比已往進步很多。舉例而言，現在的「藍與黑」與一九三二年茅盾所寫的小說「子夜」相比較的話，其行文的技巧，組織之周密，均勝過多矣。當時，我看了很感激，後來我送他一本我的著作，扉頁簽名，敬請「夢麟先生夫人教正」。他看了哈哈大笑，對我說夫人去世已久。前此，我不認識蔣先生，却承蔣先生厚愛，很受感動。

記得，有一次我到雅典，見到溫源寧大使，我送他一本「藍與黑」，他不肯收，我那時嚇一跳，為何他不肯收？他對我說，他已有了一本，是胡適之先生送給他的。我聽到了很訝異！胡適先生默默替晚輩宣揚這本書，長輩照顧年輕人的風範，值得我們年輕一代去學習。

「藍與黑」與「長夜」都是抗日小說，我有一位好友紀剛（「滾滾遼河」的作者），是我的

知音，他說王藍的小說都是描寫「兒女情長」。他說現在社會風氣與流行的小說，却是「兒女情短」。他認為，一個民族如果英雄氣已短，兒女情不長，那是危險的信號。王鼎鈞先生在一本書中曾說，一個人談戀愛無德，一生都無德。這句話一點都不錯。

重拾畫筆

接下來，我想談談我繪畫的歷程。我自抗戰到臺灣有二十年沒有畫畫，有一次，我在日月潭見到張道藩先生，他老人家還拿蠟筆畫風景。他鼓勵我重新拾起畫筆。四十歲那年，我決心開始作畫，苦練三年，每天晚上畫到三更半夜。到了第五年，我方始參加畫展。

一個畫家的成功不是一蹴可就的，我畫了不少的壞畫，我沒有燒掉，留著的原因，就是要給那些藝術學校的學生看看，過去我畫過許多的壞畫，希望他們加倍努力，不要氣餒。我每失敗一

次，都會獲得一次的經驗。

美國之旅

我在戰亂中長大，無法讀萬卷書，上帝恩待我，使我有跑萬里路的機會。最先我到菲律賓教書，之後，美國國務院請我到美國訪問考察。第一站，我到夏威夷。有美國 Volunteer Committee 婦女義務工作者接待我。所謂

Volunteer Committee 是美國各地婦女同胞的一種義務團體，他們每天抽出餘暇，幫忙美國國務院招待美國所請的外賓。在夏威夷，接待我的是一位老太太，是中國藝術的愛好者，她很熱情款待我，成爲我的好友，也替美國做了很好的國民外交工作。我覺得我們國內也可以模倣美國 Volunteer Committee 的組織，使我們的婦女多參加類似有意義的活動，對增廣見聞也有助益。

我訪問了美國三十個州，深深發現美國所以

富強，不單是靠他們的原子彈、科技，而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成爲他們精神支柱；重視體育，使他們國民身體健康；重視文學藝術，使他們更具文明，所以他們強盛起來。日本、德國這些強國又何嘗不是如此。

行行出狀元

在華盛頓市，我看到不少的銅像，就連歐洲、菲律賓也是如此。反倒是我們的銅像非常少，有也僅限開國元勳的銅像而已，不像美國各行各業傑出的人士都被立銅像紀念。這對青年人來講，非常有意義。它告訴人們：只要你在各行各業有出類拔萃的表現，人人都會稱讚，不必個個爭政權，爭軍權，他們的做法很值得我們借鏡。並且，國外銅像做得非常活潑。像賓州大學富蘭克林銅像，所塑的是富蘭克林流浪費城的形象。它告訴青年，富蘭克林以前也是落魄潦倒的，後來經過努力，使他成爲傑出的人物。我們的銅像似

乎應該可做得活潑一點，不必太刻板。

我在美國所看到的蠟像館，也是不見得只有政治人物才能進得去。在美國蠟像館呈列的人物有甘迺迪，也有馬克吐溫，甚至瑪麗蓮夢露都在其中。就美國人來說，在政治上，甘迺迪了不起；在文學上，馬克吐溫是天才；可是在表演藝術上，瑪麗蓮夢露登峯造極，他們都非常的尊敬。

我到西點軍校訪問，曾看到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49）的紀念碑，我覺得奇怪，愛倫坡是美國詩人、小說家，怎麼會在西點軍校立碑？後來經過解釋，我才知道愛倫坡曾經是西點軍校的學生，他二年級因化學不及格被開除。其後，愛倫坡成爲美國、世界偉大作家。西點軍校也以這名被開除的學生爲榮，所以爲他立紀念碑。

英國首相包爾溫曾逼英皇退位，位高權重，但比不上英國一個話劇演員受人歡迎。過去，我們也有人崇拜凌波，掀起「凌波熱」，我覺得這

是正常現象，因爲只有自由民主的社會，才准許人們自由表達自己喜歡的人物。

我對日本，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國際筆會在臺北舉行，我邀請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來臺參加。川端先生到臺北故宮博物院參觀，看到故宮裡陳設古代器物，感動的對我說：你們祖先在千百年前，在藝術上就有登峯造極的成就，參觀了故宮，我深切了解中華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這個民族是打不倒的。川端康成沒有說我們國防武力了不起，所以打不倒。他又對我說，當初日本軍閥想要消滅中國，可以說是非常愚昧的行爲。

看透共產黨的那套伎倆

我行萬里路，卻迄未曾去過大陸探親。因爲我的父母親已經過世，生前曾受中共迫害，我的哥嫂受過許多苦難，我的姪子被紅衛兵打死。共產黨不管話說得再好聽，我對它非常了解，所以

我不願回中國大陸。我更了解共產黨當初就是運用文藝，打垮了我們精神戰線。假如我們今天再不覺悟，會重蹈覆轍。

共產黨替我們臺灣名詩人覃子豪先生在四川建立了紀念館。有人問，我們中華民國又替那個作家或詩人建立了紀念館？有的作家到中國大陸，受到阿諛奉承和款待，有的臺胞到大陸享受了特權，回來竟替他們吹噓、宣傳。對這些人，我要說一句實話：要是沒有中華民國堅強存在，共產黨會優待你們？休想！

大陸同胞是我們的骨肉，我們絕不能輕視和敵視他們，說他們貪婪好鬥，這一切都是共產黨造成的。

今天，大陸青年人沒有朝氣，幾乎人人都討厭共產黨。我有一個朋友到大陸探親，回來告訴我，此次隨行有一個老太太要求她女兒同到「毛主席紀念堂」參觀，他女兒不肯，老太太堅持。女兒沒辦法，只好帶他母親去，到了紀念堂裡面

，大家排著隊，兩邊有衛兵，毛屍就擺在中間。老太太見到毛屍，破口大罵「就是你這禍國殃民的老賊，害得我們家破人亡。」他女兒才恍然大悟，原來媽媽要出這口怨氣。最奇怪的是，參觀的人沒有人講話阻止，兩旁衛兵也楞傻了，沒有阻止。我猜想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在這個地方有人敢罵老毛，他們可能頭一次碰到；另一是，他們也痛恨老毛，不便於罵，有人罵，他們高興，不去阻止。

自己要有信心不妄自菲薄

不要說廣州，就是遠在西安、蘭州，臺幣都是受歡迎的，可以流通的。大陸同胞喜歡臺幣，喜歡臺胞，那是因為我們富裕，我們生活好。所以我們要有信心，要懂得珍惜今天這樣的成果，不要把他搗毀掉。同時，我們文藝界也呈現了一個危機，那就是「大陸熱」已經過頭了。前不久，一項書展在國父紀念館舉行，竟然牆上高懸俄

共作家及魯迅、茅盾、巴金等人巨照。書攤上也滿是馬列著述……許多畫廊都在展出大陸畫。假如大陸有好畫家來，我們贊成。但是像鄧小平的女兒，也在此地一畫廊展出，且報紙、新聞報導她的三幅畫以新臺幣伍佰萬元被人購藏了……鄧女在香港開畫展，左派商人爭相捧場，購買她的畫，是想討好鄧小平，咱們此地購她畫者的心態為何呢？

我們不可以沒信心而妄自菲薄，總覺得我們的畫家、音樂家、作家都不如大陸。事實上，臺灣出去的馬友友、林昭亮、董麟、胡乃元，這些名音樂家都不是大陸比得上的，講文學、講藝術，我們都應比他們好。因為我們是在自由的社會，隨時能接觸世界各國文藝思潮，見識也比他們廣。要是我們沒有他們好，那麼我們也就太沒出息了。即使論國劇，我們有像顧正秋和徐露那樣的好演員。我們更有國家劇院的一流設備，這不是大陸可以比得上的。外國友人告訴我，他們在

北平看戲，要帶口罩——因廁所味道傳過來，受不了。

在文學藝術上的成就，我深信中華民國作家、畫家的作品，有許多超過大陸。假如，今天我們對大陸文化滲透還是照單全收的話，這是很大的危機。大眾傳播界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共產黨可以爲詩人覃子豪修建紀念館，我們可不可以爲我們功在國家社會的老作家，盡一點心力，提供他們好的晚年呢？在此，我不能不提到年近九十歲的蘇雪林教授。蘇教授一人孤苦伶仃住在臺南，乏人照顧，她從沒有抱怨國家與社會。蘇教授抗戰時傾所有儲蓄捐助國家，她桃李滿天下，著作等身，到現在却落得一個淒涼的晚年。我覺得我們國家、社會、民間財團，都應盡點心力，照顧晚年孤苦、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老作家，使他們有所安。畢竟這些作家，是我們的「國寶」，我們應當珍惜他們。

永遠的自由人

仙枝整理

林太乙、彭歌對談林語堂

對談現場

三月廿四日上午九時許，天氣朗和，彭歌先生客串半個主人，先行與林太乙女士呈對角坐定，中副主編梅新先生則退居幕後主持，並邀齊中副採訪小組與攝影記者，於一陣招呼讓坐之後，林女士先道：「姚（彭歌）先生，您儘管問好了，我試着來答，所謂對談，就這麼開始啦。」一旁的梅新先生更及時安置妥錄音的位置，於是，一場輕鬆而豐實的對話便說將開來。

● 我是第一個讀者

姚 林先生自從回國定居以後，他曾說在中國傳統學問裏，受莊子的影響最大，而您親身所受的庭訓，如立德、立功、立言等等，使我深信「仁者必有後」，因為林女士不但是位好作家與好編輯，對中外之間的聯繫、交流，更發生很大貢獻。聽說最近您父親的「京華煙雲」被改編為電視劇，這倒讓我挑起了話頭，想請林女士談談您偉大的父親，他的人和他的作品。

林 謝謝您。我們家只有三姊妹，我與父親頂親近，我非常了解他，而且我也是「京華煙雲」的第一個讀者，那時我們住在巴黎，我正讀小學。父親用英文寫作，但是教我們中文；我常

下午溜進書房看得放不下手，這裏邊重要人物有八、九個人，從庚子年直敘到中日戰爭，篇幅非常寬，主要描寫中國人的變遷和中國人如何應付這麼大的變化，在文學價值上是很大的。

我的感覺是，林先生是福建人，寫作時間又在國外，但他對北平生活習慣的熟悉、了解，以及寫法的細膩，令我非常驚訝，可見偉大的小說家也是歷史家，真正理解社會的生活，這部書實在是好幾個長篇結合起來的。

◎ 他是個天才老爹

林夢，我父親是永遠追求理想的人，若現實生活裏找不到，他就在小說中尋找，如孔立夫就是他自己，木蘭是他理想中的女性。父親畢生在追求一種夢想，但不是白日夢，是腳踏實地去計畫、實踐。我認為他真的是一個天才。他還發明中文打字機，依照四角號碼去設計，又會彈琴，

數學也好得要命，樣樣自己來。他看世界是用他自己的眼光去看、去衡量，就怕被人約束，他自己倒很能自制。

姚

對了，林先生好像很少出任長期的公職。

林

父親最怕在機關做事，吃不消批公文、開會、應酬，最長也只待過半年，原因是

他受不了的程度比一般人要強烈，一旦恢復寫作，就全好了、自由了。如有一回，老總統要給他一個官做，兩人談了好久，出來的時候，他笑咪咪的，大家也說恭喜你了，你現在做政府哪一部分？父親却笑咪咪的說：「我辭掉了，我還是個自由人。」

姚

我知道政府對一個人表示敬意時，最好的方式是給他擔任某一種公職，聽林女士這麼說，林先生實在是非常純的作家。

林

是的，這不是人人做得到的，做得不成親就只能這麼做，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他說有的

文人可以做官，有的人不可以做，他那一派是不可以做的，其中大概也有徐志摩。父親講話可是沒保留的，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而他在書中也說中國的做官人要老實，要少說話。他自己就只喜歡吟書、喜歡上圖書館，比誰都用功。

林先生的讀書情形，可不可以請林女士介紹一下？

● 他敎自己得到學問
在聖約翰大學時，有人問他五千本存書
林 你都看過了是不是？父親回答：可以說一本拿起來看過、翻過，不好的就擇下。後來他到哈佛，存書更多了，他常說大學教授浪費他的時間，他整天就上圖書館看書，可以說，他自己敎自己得到學問。

時，如果只有一句話值得記得就好了，其實他不能以爲人人都像他那樣。
林 那您做他的女兒也不太簡單吧？關於小說方面，有否受到特別的教導？
林 是不簡單，他要求很高，不能馬虎過日子。他整天忙他自己的事，無論寫什麼，總是全神貫注，有一回六個月沒見到父親，我在客廳裏說：「爸爸，你好吧？」呵，他呀，好像就待在隔壁，剛剛才走過來那個樣子，一點也不驚訝。所有的話都充滿思想，就連喝一杯茶，他也告訴你這個道理是怎樣的。

梅 您可不可以說一下您父親平常談話中對文學、小說的意圖，以及透過小說，他想表現什麼樣的理想境界？

林 他那麼多思想、思想，就只有藉文章傾洩出來，但是他不求名利，看得很開，有一次他跟我說羅斯福總統在世時，要求傳世，爲自己先弄個圖書館，這不是太可笑了？我是什麼樣的天資好的青年人也是一種啓發，對林 父親還說連上大學都是浪費，在聖約翰

事不知道就去問父親，他是活生生的百科全書，總是給我答案，而且是他自己的答案。父親六十幾歲時，有一回我說：人死了以後，會不會還有生命？他說：沒有！絕對沒有！當時我們站在花園裏， he 說：如果這麼多蜜蜂、花枯死了再有，所有的生物死了以後還有生命，這可不得了。我又問：人呢？父親也說沒有！講得非常之肯定。

梅 您對令尊記憶最深刻的事有哪幾樁？

●二姑的四毛錢

林 我們一跟他講起他二姊，他還要哭，因為他想起他二姊給他的四毛錢。他說二姑長得又好看、又聰明（可能「京」書中的木蘭就是他二姊），當時社會重男輕女，我的二姊就給了父親四毛錢，對 he 說：你去替我唸大學，我沒有機會唸，可是我知道唸書多重要。我父親非常感動，而且受了這個鼓勵，可能也是他會這麼用功的道理之一。此外，也是受了我祖父的鼓勵，我祖父

二十七歲以前是個文盲，一個小販，後來唸了很多書，成了牧師，而一個鄉下人竟會對他兒子說：你去德國唸個博士回來給我。實在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再舉一件往事：那時父親在南洋大學出掌校長，左派人成天想盡辦法要弄他下來，先是寄紙錢來家裏，後來找一個挖墳墓的人，登報紙說：「這是林語堂的哥哥，你看他窮得這個樣子。」我當然生氣了，可是父親妙得很，他看了看，却說：「嘿，長得有一點像！」

（說到此處，林女士帶頭笑了起來，笑意中聽得出那分外羨慕與心酸是只有「林語堂的女兒」才獨家擁有的。）

姚 這才叫真的幽默。

林 我父親的人非常之好，很少講人苛薄的話，不管是佣人，是批評他的人，他都很肯接受批評，很肯饒人，從來不為小事情煩惱，我覺得對人好，比他有才華更重要。

姚 我第一次追隨林先生參加一九七〇年在韓國舉行的國際筆會時，發現林先生在一個團體裏，是位很負責任、急切的人，也許算是對世俗的一個小小的妥協吧？因為國家正處困難，他不是政治人物，但是他要為國家爭一口氣，這一點使我格外覺得敬佩。

林 對，其中華民國這麼多年來遇到很多不順利的事，他很生氣；父親在外國，只有機會反共，他可以說是犧牲品，如寫「枕戈待旦」，被左派的人大肆抨擊，直到今天，還有人說林語堂拿國民黨的錢做事，事實是完全沒有人說林語堂拿國民黨的錢做事，事實是完全沒有，父親也說：「我沒有拿過國家一個銅板，全憑我自己的心。」後來證明他們都是左派「同路人」以後，父親還是繼續講話。

姚 那些膚淺的左派人士的確是一

林 尤其西洋的新聞記者們，最近比較好一點，因為臺灣很有錢，加上鄭念的「生死

姚 謹細的是他明明不懂，可是他以為他比你懂，就像中共的一篇評「京華煙雲」的文章寫道：「我們比林語堂更加了解林語堂。」這可不荒謬透頂？所以對付洋人是另外一套，二十三年來我在「讀者文摘」做事，非常吃力，有時你非得跟他辯論不可。所以呀，洋人看你國家強了就怕你，而且對你產生敬意。

梅 您認為令尊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林 我覺得父親的大貢獻是——使外國人比較了解中國文化，當然啦，如果能得到諾貝爾獎為中國人爭一口氣，他會很高興的，儘管這已經不可能。

姚 我很不服氣的也是這一點，林先生當得諾貝爾獎的。但是礙於國際政治關係的詭譎難測，往往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公平。連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都落選，理由竟是因為它太普遍化了，結果那年給了一個至今我們已遺忘的名字的得主。

曹雪芹也未必能得諾貝爾獎

的確是這樣的，所以在瑞典的那些所謂評判員們，也許也沒能那麼深入了解特具民族性的東西，換成曹雪芹也未必領得到諾貝爾獎。就像我父親說的，天才和瘋子之間只隔一條非常細的線，一不小心，呵！」

梅 令尊不愧是幽默大師，他好像很喜歡吃零食，有一次他對家裏的秘書說：「除了塑膠鞋我不能消化以外，什麼我都能吃。」真是這樣的嗎？

林 我父親很孩子性情，喜歡吃甜食倒是真的，但不喝酒，只抽菸（晚年也戒了），喜歡散步、游泳、遊山玩水。也一輩子看書的。

姚 您覺得把小說改編成戲劇，例如「京華煙雲」搬上電視，您個人的看法如何？

林 我希望它做得非常好，戲劇的觀眾畢竟多一些，現在很多人已不大看書的，你給

他看電影、電視，他也可以了解一點文學，可以欣賞，也是非常好的事，但我個人是寧可看書，不看電視，因為書可依自己的速度跳着看，不必受制於電視的劇情和廣告，比較自在。

姚 只要摘取小說中的任一章或半章就可成戲，不必一口氣全部說完，電影就沒有這麼聰明。

林 現在年輕一輩的好像都在寫散文，而沒有多大塊文章出來，是為什麼道理呢？難道這個世界變得太快了？我倒期待一個偉大的作家快些出現，好再來寫一部像「戰爭與和平」那樣巨構的大文章。

姚 聽說吉林已出版了令尊的「京華煙雲」中文版，您的看法呢？

林 他們還在大公報第一版刊登「京」已在大陸出版，而且還十六萬冊呢！有人說，那是在統戰我，引誘我去拿版稅，我說我不來了。

不會去？

林 哟——不去啦，他們已經邀請過了，還把我的祖父的墓都修了，在福建，而且說，你要回來，你要什麼，我們都給你。

姚 他們的確會爭取文化界的領袖，不遺餘力。

林 我說我不回來，我不要你們給我任何東西；我才不要回去讓他們拿我當宣傳，這

沒什麼大意思，其實很多作家都回去探親了，回去看一看也是應該的，只是共產黨太翻來覆去，今天說你好，明天又來鬥爭你了，何必呢？

梅 您是「林語堂的女兒」，也是名士之女，有沒有帶給您特別的壓力？好不好也談談令堂大人人？

◎ 當「林語堂的女兒」是一種幸福

林 我自己從來沒有身分的，但能是「林語堂的女兒」，是一種光榮，一種責任，現

在父親過去了，我更覺得是一種幸福。關於父親的傳記，我是要寫，打算先用中文寫，以後濃縮了再譯成英文，很多有意義的地方，外國人未必了解。其實早在二十幾歲就開始觀察父親，是非常特殊的一個人，整天用思想；而我母親却是完全相反的一種聰明，很講事實，跟文學沒有關係，可以說從頭到腳絕然不同，而兩人居然處得這麼好。

梅 可否舉例？

林 我父親常說我媽媽好，因為跟他完全相反，他說：「我像一個空汽球，要不是媽媽把我拉住，我就飄到天上哪去了。」這是真的。您有否保存林先生的書法？我記得林先生說過八十歲以後只做一件事——練字，他可以說是我文壇的長老，人非常親和。

林 他是沒有架子，真的沒有架子，非常坦白，對我們好像平等，可以開玩笑，但是我們都知道什麼事情到此為止；他也很少罵我們

，總是笑咪咪，一旦惹他不高興了，一天不跟你微笑了，我就知道！哦，這回是真做錯了……

姚 聽說北平完全不同了，人也不一樣了，「京華煙雲」中的時代、人事也許只可成追憶，不再尋得見當年的淳厚良善了。（言下之意，不勝感慨。）

林 真是這樣的，連香港近一年來的市景都變了，到處都是「他們」，土氣、固執又乾滯，個個一眼就被認出打嚦兒來的，像戴着無形而又有標記的面具，香港的氣氛真個走樣了……

會場外記

這一番對話，猶如一潭春水搖漾生姿，風韻迭盪，而笑語深處，則是寸寸懷思，難遣難道。

太乙女士的思親情真，無不羨煞普天下爲人女兒者，恨不能也去去「林語堂之女」一角色，疾疾趕赴陽明山林宅院落，好生獻上一束鮮花，喃喃祝禱：祈大師風骨流芳、文澤被世，永壽無疆哪！

黃公偉教授行傳

吳延環

黃公偉先生，祖籍浙江省餘姚縣，明末大儒黃梨洲先生之後，清初避禍至山西省洪洞縣，前十三世祖播遷至河北省定縣北陶邱村，遂定居焉。

父金岱公，字著之；母王太夫人，諱文素。姊妹兄弟六人，先生行二，姊妹均嫁當地望族。弟士奇，中央軍校第十四期畢業，除先生外，餘均淪陷大陸。先生生於清光緒三十四年舊曆十一月十一日，逝於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三日，享壽八十二歲。

時之「共和國教科書」，兼讀四書五經，學名「土學」，民國二十六年抗戰打游擊時，始改今名，字毅民，晚退休後，號「東雨軒主」。

先生小學畢業後，升入保定第六中學，二十歲畢業，考入北平警官高等學校第七期，同時在北大、清華旁聽，並從梁任公習佛學。二十四歲考入燕京大學中文系習文史，兼習哲學及新聞。二十八歲赴日本東京帝大爲研究員，研究東方哲學。三十歲回國在北平育英中學教書，七七抗戰爆發，應第二戰區友人徵召，入冀晉游擊區打游擊，軍事委員會給的番號是第三軍分區第二十大隊，所部一千八百餘人，曾與日本駐保定之桑木師團第一聯隊用捉迷藏戰術對戰甚久，先後負傷，可謂名副其實。八歲在村中義塾從馬老師讀當

十一次。三十二歲回里養傷，並為情報局作情報工作。三十六歲，亦即民國三十二年底化裝離開淪陷區，次年初抵洛陽，協助第一戰區辦理陣中日報。三十八歲亦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寇投降，應天津益世報之約，輾轉去天津任主筆兼襄理。三十五年五月去南京，任益世報駐京特派員，旋兼任國史館科長，三十六年底張館長繼（溥泉）逝世，辭職。三十七年初去上海任新中報副總編輯，兼台北全民日報特派員，三十八年初來台任全民日報總主筆，三十九年初接任總編輯兼副社長。四十年任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總幹事，四十三年辭職。四十五年任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研考會副主任委員。四十五年秋辭職。此後即絕心仕途，專心教書，先後在板橋中學、建國中學教國文。嗣在政治大學、台灣大學、輔仁大學教哲學，並在三校哲學研究所博士班任教，指導學生作畢業論文。

先生生平對中外哲學書籍無所不讀，早年受

梁任公指導，對佛學甚有深厚基礎，因而對宋明理學，融會貫通。嗣後對道學又發生濃厚興趣，因其典籍太雜，且涉及迷信思想，歷代學人，專精者甚少，先生對此冷門學術，獨不惜苦心鑽研，成就甚大。生平名著有：「哲學概論」、「人生哲學」、「中國哲學統合精神」、「法家哲學體系指歸」、「宋明清理學體系論史」、「印度哲學史話」及其他有關佛家、道家研究專著達三十六種，均著名於時。

先生十三歲與大他五歲的元配楊德貞女士結婚，十七歲生長女慧蓉，二十一歲生長子希舜，二十二歲生次子希哲，二十七歲生次女慧芹，三十歲生幼女慧玉，均陷大陸。三十三歲與劉氏結婚，三十四歲生三子季欣，四十六歲與劉氏離婚，五十四歲與董育麟女士結婚。季子季欣於六十七年與涂如天女士結婚，生女二，長雁怡十一歲，次女怡九歲，一家和樂，頗為幸福。

先生因著作過勤，經常熬夜，致得失眠重疾

，每夜均需重量安眠藥方能小睡。因服藥過多，常致頭暈腦脹，時常跌跤。七十三年除夕，跌得鼻青臉腫，住進台大醫院，七十四年一月下旬出院。因跌跤如故，四月一日又住進榮總，五月四日出院。從此家人請求勿再走動，經常趺坐或臥床，如此四年，延至今年三月三日，心神仍甚清醒。

醒。中午還吃了一碗稀飯，飯後小睡。五點又索飯吃，吃後坐於沙發，六點似有不支，乃呼救護車急送醫院，未料在途中即已安詳逝世。哀哉！先生肉體履世雖不及百歲，但著作却可長存千秋，有此成就，想當含笑九泉也。

追思廖勝梅道長

井應秋

俺和廖學長——是前（七五）年秋末參加北

縣長青學苑書法組（第二期）相識的。

他是我們廿多位學員中最長的，也是最慈祥、最率真的一位；大家都頗尊他而呼：「廖大哥」。他對草、隸、篆無所不精，何況他毛遂自荐協助老師不厭其煩的指導初受者。

我是班中的小尾巴，所以除江明良老師熱情的講解指導外，就是他教授我的了。他常對我說：你的字的間架、結構頗似「魏碑」，剛勁挺拔，但你應該追求「它」的途徑；而你的興趣是「顏」字體，如果追求顏體的途徑，必須改變運筆方式，方有成就」等語。此後，我就臨摹「顏禮勤、多寶塔」等帖，幸運經他熱心的指導，果然

進步神速。

待結業前數天，他推介我參加「中華瀋寧書法學會」（現任會長曾璽）。我說：「廖大哥，我還不夠資格吧！」他很乾脆地說：「我說可以就可以了。」

此後他對我更加熱心的指導，可說是受益良深，而我今天稍有成就，能在北市社教館等多次書法聯展，完全歸功他的指導與愛顧了，而且學會提名還當選為理事呢？

他誠然是俺的「良師益友」。

今年（七七）冬初遇見楊文章、劉炳南二位理事，據說廖總幹事得了「腸癌」！哦！他的身體那麼健康，怎會患上那種可怕的絕症呢？

我們五人（理事：劉正大、許希麟、詹秀蓉）本擬約定三日後到醫院去探望他，誰知次日晚

上，劉炳南兄電話告知：「廖大哥已被上帝召回天堂了！」突聞噩耗，不禁熱淚盈眶！數日來我厭食廢寢的不安，尤其是沒能見到他最後一面，真使我慚愧得知道的太遲了，而深為遺憾！

一星期後，終於接到「訃文」，又使我傷心欲絕，天不假緣；為此，竟使我血壓又高了起來！出殯那天已病情好轉，正要整裝參加他的告別式；但內人及孩子們惟恐發生意外，怎樣也不允前去，只好——忍痛作罷。

——數日來，內心裏總覺愧疚與不安——唉

！只有待他周期或年祭時，再向他敬拜、祈禱了！

我和勝梅兄雖僅二年多的相識，但很快成了莫逆之交，猶如鍾（子期）伯（牙）之遇知音，唉！好友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廖大哥突然與世長辭，告別了久不能歸返的幸福家園（廣東），別了這羣衆星拱月的小老弟，怎不悲傷心酸呢？生之在命，死之在天，俺以一顆誠懇的心，祈求——禱告——望他在天之靈靜靜的安息吧！由於陰陽相隔，只有夢中會面了，但願他仍能在天國再度發揚中國的固有文化——「書法」。嗚呼哀哉，痛哉。

簡介國語大師何容

怡雲

那一天，何先生彷彿滿足了，他的工作成績給他帶來了這麼多人給予他的榮譽。

認識何容的人都說他能容忍，臺靜農先生說他：「如有人欺他和易，只要不礙大事，個人吃虧，他就憨然接受若沒啥事兒似的。」何凡說：「在我們這種脾氣急躁的人看來，像一個受氣包，但是他對橫逆之來淡然處之。」國語會和國語日報的同事裏，爲了些微小事跟他爭吵，甚至猛力拍桌子的人，大概對他那既不辯解，也不反駁，若無其事地默然聽着，都會生氣的。

但在另一方面，如屈萬里先生說：「何子老遇到關於國家社會等大衆的事情時，他却能正色挺身，侃侃而談，不畏權勢。」

提到何容的時候，人們總封他爲幽默大師，這也許跟他給幽默刊物「論語」寫幽默文章的關係吧。他常常說話妙語如珠，逗人大笑，這是他的幽默吧？高明先生解說他的幽默，最近真理：「他從嚴肅中培養起幽默的機趣，從幽默中促進了嚴肅的工作。」

何先生自奉甚儉，從來不知道甚麼叫享受。在北平的時候兒，穿的是多爲深藍色夏爲白色的長褂，在重慶時是一身中山裝，來臺灣後才開始穿西裝。但是你會覺得他就只是身上穿的那一套衣服，從新到舊到破，總是縐縐的。皮鞋是穿上腳就不會擦過，直到鞋後跟踩得不能再穿。他不在意他的衣冠不整。可是別人也許不這麼想。他

在北平大同中學教過的一個來臺後一直同他來往很勤的學生，就曾對何欣說：「師弟，老師那身衣裳也該換換了吧？你們怎麼不給他做兩套像樣的西裝？人家看了會責備你的。」何欣對他說：「你哪天到他屋裏的壁樹去看看，從內衣到西裝，都替他準備有新的，但他不穿，我們也沒辦法勉強他，惹他生氣。」他這位好事的學生有一次勸他：「老師，您對衣裳也得注意點兒，讓別人看了，會誤會您的兒子連衣服都不為你買。」何先生聽了很「生氣」，只說了一句：「我一輩子就是這樣，不必別人管。」

工作之餘，何先生沒有娛樂，除了愛喝酒與香烟不離手之外，他不會進過戲院或電影院，不會打過衛生四圈兒的麻將，電視也不看。只有一次例外，大概是在民國三十六年，當時的博物館

館長吳克剛先生到他家，吃過晚飯，吳先生硬拖他去看了一場電影，大概是甚麼名著改編的吧。他連帶着小孫子去植物園散散心都沒有過，雖然他就住在植物園旁不遠的地方。他過的是清教徒的生活！

國語日報的同事們津津樂道的是他的「暫收款」。這是他把歷年來擔任副董事長、發行人、董事長應有的待遇，從來沒有支領過，一律存放在這項「暫收款」內，這裏不只是國語日報的「待遇」，除了師大的薪水必須交家用外（民國五十二年何夫人去世後，這筆錢也不需交家用）
，其他一切的審查費、稿費、開會出席費，所有收入都放在這「暫收款」裏。這筆暫收款不是他的儲蓄，而是做為「供人借貸」之用的。

劉代表伯含先生事略

資料室

月晴台嶠，只照青杉。秋老蓬萊，漸添黃葉。荆卿一去，市中渺感慨之人，樂毅無歸，玉嶺傷飄颻之客。幽燕痛失慷慨悲歌壯士，瀛海彌傷愛國憂時碩人。蒿目世艱，追維碩德。

劉公，痛於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溘逝台北，遠悲近悼，咸表嗚咽。

劉公伯含，原名漢英，河北省冀縣人，生而稟異，長更多才，本慷慨悲歌之素心，恰逢傷亂流離之環境，忠貞不改，乘桴蓬瀛。計其生平，足風末世。公少畢業北平民國大學政經學系。懷抱壯志，命世為懷，自卒所業，即服務財經金融界，富民濟世，八斗高材。民廿二年，中樞推行廢兩改圓白銀政策，奉派山右南部服務新絳等地，統轄山西省晉南三十餘縣，從事收購白銀，劉與不憾，潔己奉公。民廿五年，奉調返平津，一本素志，戮力公務。後先創設北平鼎豐銀行總行天津分行及香河辦事處。又經營淑辦北平集成錢莊，安邦實業公司，天津渤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卓有效績，并在華北各大商埠設立分公司。繼在上海創設大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泰來貿易有限公司暨全國各地分公司，運籌艱萃，貢獻彌多。民卅四年，抗戰勝利，依照財政部頒訂之金融復原辦法，將天津春和錢莊總莊北平分莊，促成復業。學以致用，勤於所業，先後服務財經界者達二十餘年，曾歷任經理、總經理、常務監督、常務董事。

事、董事長等職。劬勞不懈，歷久如新，不伐不矜，為財經界所共仰者。維時國事蜩螗，群
黎思治，憲政丕張。公知時代更張，非政治革新，實行民主，不足以救疲癃。中國民主社會
黨為中華民國憲法之起草人，黨魁張君勸先生為哲學界鉅子，公欽遲嚮慕，得該黨元勳戢勁
成先生之介，加盟黨籍，先後任該黨河北省黨部委員兼財務委員。迨後該黨內部糾紛，公戮
力調解，呼籲團結，希望以政黨團結促成國家團結。卅六年以懋德懋勤，膺選為第一屆國民
大會代表，議席流徵，謹言匡世，貢獻於政治者良多。卅七年來台，先後組成東昌實業、永
孚企業、漢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并專任總經理董事長等職，四十一年又兼任台北市第四建築
信用合作社金融部職務。現任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召集人兼宇宙雜誌社發行人，
大陸來台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綜公生平學有專長勇於任事於黨於國堅貞不貳。對國對黨能
忠，對事對友能義，乃天不憖遺，倉卒之間，遽歸道山，老成凋謝，能不感然，爰述行誼，
以為邦人君子告。

李代表杰超先生行述

資料室

李杰超先生，字志超，法號佛超，河北省淶源縣人，祖籍河南開封。民前十一年歲次辛丑農曆十月初一生。先生家族世代恭耕。庭訓家教督之甚嚴，崇禮尚義，忠孝傳家，繼往開來，從一而終。其先君源公，先妣王氏，生有參嗣。先生雁行居次，業軍從政，忠公體國，仁民愛物，皈依佛門，反璞歸真。唯先生上三代，曾舉遜清學府秀才。未幾分發黃河北域，保定府淶水上游淶源知縣。翌年全家北遷，並獲贈前縣官宅邸，亭臺樓閣、斗拱圓柱、紅牆綠瓦、雕樑畫棟、蒼松翠柏、萬紫千嬌、花卉遍野、碧草如茵。除莊嚴肅穆之雄姿外，益發頻添田園典雅風貌。據云該四合大院，係明代朱洪武哲嗣所有，世戚族賓鄉姻學友間一時傳為佳話。

既及學年，悟識承先啓後之理念，先後迨入鄉梓私塾和中學，潛習諸子百家鴻儒學說，涉獵漸廣，服膺傾企，激發其愛國情操遠矣。時北洋軍閥羣雄割據，國憤慨；民三年先生未及弱冠之年，遂加盟中國國民黨，並考入直隸第五師範。民五年學程畢，特教鞭餉口，廣佈文化種苗。未幾投筆從戎，入保定軍校，專研軍事理論。民九年學程畢。民十二年，先生以專任教官，就教於黃埔軍校、中央軍校和陸軍大學。繼而轉戰大江南北，歷任陸軍排、連、

營、團、旅長等職，再再均能克盡職守，功績卓著，深受長官倚重。民廿五年先生晉昇軍事委員會建軍委員。民廿九年調任軍風紀巡察團委員，巡弋魯、豫、晉、陝四省間，穿梭於敵前敵後千軍萬馬中。翌年以中將之階進升軍委會銓敘廳將官處處長，兼特黨部區執行委員，主管全國將官昇遷整編大事。

待抗戰勝利後，獲任國防部陸軍總部副署長。其先後曾獲頒忠勤勳章、勝利勳章、干城獎章、抗戰勝利紀念章等。民卅六年，先生在鄉長王化南提議下，返鄉競選中央民代，以全票當選國大代表。次年中國憲政開拓基業，於首都南京市，薦選蔣公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民卅八年來臺，受聘為冀旅京旅臺救濟委員、中國生產力促進會顧問、世界李氏宗親會名譽理事、中國佛教協會名譽理事、中國文化大學顧問、中國晨報社長、梅花幼稚園董事長等職。

先生夙行夜寐，治學專精。在軍事上之著述有國防芻論、兵要地理、地圖判讀、戰術概論、殲滅戰、沙盤演習綜論、定都研究、中外名戰實錄、中外戰將名鑑。在政治上有力諫蔣公中正復行視事，美援求助，原子能發展建言、臺北市地下鐵規劃、全省各縣市文化中心之建立，中正紀念堂音樂廳國劇院之策劃。在佛教上之行述有放生錄、唐玄奘舍利子由日蓮臺，歸葬日月潭玄奘寺，守戒壹佰貳拾伍條，膜拜虛雲法師為先師。在文教上之著述有新三字經、中國近代史概論，中國文史大觀。

德配察哈爾宣化栗蘊珍女士，名門閨秀，端莊嫋淑，鶼鶩情深，相夫教子，北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創辦梅花幼稚園於臺中，先後執教洛陽女中、草屯國小及員林國立實驗中學

。生有二子一女，全力撫育，均卓然有成矣。長子紀模畢業於國立臺灣藝專編導科，以寫作筆耕及編劇為業。次子李憲健行工專建築科畢業，曾服務於榮工處基礎工程隊及泛亞工程建設公司。長女輝，私立東海大學經濟學系畢業，復至美國西北岸州立奧瑞根大學，以電腦碩士卒業，現服務於美國私人企業電腦部門，可謂一門俊秀，各展所長，在此先生平素課讀甚嚴，督教義方，有以致之。

先生體質素健，年前發現患有糖尿病症，雖無疼痛現象，但仍以血糖過高，藥石罔效，羣醫束手，遽於國曆十二月廿二日午後一時廿三分溘然長逝，綜先生之生平，忠以事實、廉以奉公、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而其急公好義，扶危濟貧之忱，洵足為後進之典式，謹述其事略，大雅君子幸垂察焉。

郭代表鴻群先生事略

資料室

郭代表 鴻群字幼芝，民前九年九月七日生於河北省安次縣本籍，先後畢業於河北第十師範暨北京師範大學，初從事教育工作，隨本黨北伐，統一告成，任為中國國民黨安次縣黨部常務委員，推行地方黨務不遺餘力，並於民二十一年接長安次縣教育局，兼本縣師範學校校長，推展本縣教育，培育人才績效恢宏。

七七事變起，華北地區，次第遭日寇蹂躪，先生毅然加入抗戰行列，擔任軍委會華北戰地督導服務團書記長，襄助團長雷鳴遠神父在中條山地區展開戰地服務工作，抵抗日寇攻擊，之侵吞冒險犯難，艱苦倍嘗，先生感於雷神父『全犧牲其愛人』之宗教家精神，遂於戰地奉教受洗歸向天主。

民二十九年奉于斌主教之命任重慶益世報社總經理，從事於抗戰文宣工作，抗戰勝利被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與制憲工作，三十七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矢志效忠政府，維護憲政體制，隨政府戡亂軍事逆轉，即追隨政府由南京至廣州由廣州而重慶而成都歷盡風險阻擋遷至台灣，在復興基地除繼續遂行國大代表職權外並參加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工作，在宗教活動中，擔任天主教文化協進會秘書長，襄助于斌樞機推展天主教文化，復興政府文教事業相輔相成。

先生秉性溫婉寬以待人，嚴於律己勤勞克苦，一生忠黨愛國志節堅貞，曾榮獲政府頒贈勝利勳章以酬庸對抗戰建國之貢獻，又蒙羅馬教宗頒贈「聖思維宗座騎士」爵位表揚對天主教文化事業之功勞。一代完人，堪稱實至名歸，惟未覲王師西指光復大陸河山，大願未遂不無遺憾也，謹述生平事略以誌哀思！

憶鄉賢李維周代表（續）

張文華

九 重入敵後淪陷區，從事地下復興事

太行山脈南起河南省黃河北王屋，沿晉冀兩省邊境北行，至北嶽恒山止，蔓延千里，古時即爲用兵爭戰之地；唐李起兵晉陽，熟稔晉南太行中條形勢險峻，爲北方重鎮，先取爲據，再入長安，破竇建德而得天下。李鳳鳴鄉長當年太行山率領國軍與日寇作戰，即因詳悉山勢，精通兵法，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在多次纏鬥中，日軍雖用強烈砲火，均爲我軍擊敗，李維周委員與余在林縣停留期間，仰慕太行雄偉，戰績輝煌，遂請熟習軍情同志引導，遊覽山林溪谷，訪問抗日部隊，察看險要形勢，得悉我軍鬥志昂揚，民衆協助，到火燒莊天主堂一看，戰蹟猶存，殘垣斷壁，戰鬥之劇烈，傷亡之慘重，筆書難罄，日軍大敗，殘部不得不撤出太行山。鄉長李鳳鳴指揮作戰，打得敵軍望風而逃，實在令人敬佩；可惜當時李鄉長軍務繁忙，未得一見爲憾。

李維周委員與余在林縣省黨部接洽事畢，遂經由合澗下山，過鶴壁鎮潛入敵區湯陰，乘平漢鐵路火車回到北平。一路謹慎小心，未發生任何困難，平安到達工作地。

在淪陷區爲了安全，所有地下工作人員住處，彼此互不知曉，不發生橫的關係，只有縱的一線，

預約連絡地點，互通消息，傳達命令，避免敵人偵破，而保全我工作網的完好。我和維周委員分途訪問各縣市，組織健全的縣黨部決定各縣負責人——書記長。我們訪問到的有：豐潤縣宋金印，字綏章，師大畢業，來臺後曾任鶯歌及文山國中校長，省立武陵高中校長，中風退休現已病故。浭陽傅志宏、玉田劉恩浩、遵化汪廣平，來臺後創辦台中明道中學。昌黎田醒吾，現任台中東海大學懷恩中學校長。灤縣張蔭周、灤寧縣李蔭森，曾任台中大甲順天國小校長。樂亭王冠英、遷安縣彭叔祥，曾兼遷安縣長，來台任教建國中學，現移民美國。臨榆縣李超塵兼田氏中學校長，孫寶民任河北省教育廳督學，旋改任天津廣播電台台長；程春華負責唐山工運，李雅韻任河北省婦運委員，唐山陳廣蔭，來台任建國中學教師兼總務主任，張蔭銘任省立灤縣師範校長，劉瑛橋任唐山車站站長。所有同志，都一一相見，在敵後萬般危險情形下，地下工作在緩緩進行，建立各縣黨務組織，傳達中央指示，宣揚政府政令，揭發敵人侵略意圖，此後李委員經常到平津及冀東巡視，有時也至保定石家庄冀南一帶視察，為各地同志所歡迎。

十 什剎海集賢堂祝高壽，報子街玉壺春賀彌月

我們在敵後做秘密工作，個別相見比較簡單，大多約在公園、商場、飯館等人多的公共場所，藉遊玩逛商場買東西，見面傳遞消息，商洽工作；如果人數多的集會，就比較麻煩了。為了安全不為敵僞眼線視破，多半藉為老人家祝壽，或為弄璋做滿月，同志們集會在餐廳熱鬧的賀喜，很像那麼一回事。李維周委員由大後方進入敵區，為的要與全省各縣幹部見面，就選擇在什剎海集賢堂為賈濟川大哥做壽；我記得當時大廳懸掛一幅大壽字，活像真的在做壽一般。跑堂的遞酒送菜，二爺長二爺短，

表現十分熱絡，其實那麼多客人都一樣稱呼，這是北京的老規矩。

北平已淪陷好多年了，我們都會隨時警惕，注意安全，尤其是聚會的時候。那天到的有鄭朝民、于華峰、楊蔭昌、賈濟川、佟本仁、王鶴標、吳成俊等；我和李委員到時，大家都已來齊，見面自然有一番寒暄，都非常鎮靜，公開表現親友相會祝壽的歡欣，暗地裡則是秘密交談組織內的事務，什刹海邊楊柳隨風飛舞，湖水表面微波激起漣漪，世事在默默演進，星辰在不停運轉，在敵偽鐵蹄下，萬萬沒有想到這裡還有一群不顧生死，為他們祖國危急存亡的革命分子，犧牲生命而奮鬥。

後來沒有多久，重慶來了命令，敵後幹部參加重要會議要去重慶一行，為了避免敵人注意，須個別的偕行赴會，路線係採由山西同蒲鐵路至黃河渡河，經由河南陝縣陝西西安，再轉赴四川重慶；在風凌渡偷渡時有一同志被捕，其中有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就是在行前大家合照一張照片，像片非常清晰，只是一位同志影像上沒有頭部，當時大家都感到十分詫異。為了彌補此不祥預兆，請照像館趕快把照片修補完整，以為這樣便沒事了，沒想到在風凌渡偷渡時便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了。我和李曜等幾位同志，由石家庄過娘子關到太原，得悉此事即返回北平，未能成行。

李維周委員來府右街羅賢胡同甲六號告訴我說：張寶樹書記長自重慶來北平了，我們準備歡迎他。但是最重要的是安全，李委員建議由我做東道主，布置聚會見面地點；我考慮很久，認為西單牌樓報子街有玉壺春餐廳是個江浙館，地點僻靜，不是鬧市，非常合適；這家館子都是平房，四合院，院落深，出入方便，就去訂了一個房間，以為李委員老來得子慶滿月為由，請的都是河北省省委督導員等高級幹部，屆時先後來參加餐敘。大家在敵人統治下聚會，當然都會提高警覺，表面上大家都十分鎮靜，跑堂的及來吃飯的客人，一點也沒覺察出異樣；等張書記長到臨，都欣喜興奮，一邊暢飲紹興

酒，一邊聽劍公講話，並在跑堂的進來時，就改變話題，免爲聽出，因爲好多敵偽眼線，佈滿各層社會，飯店餐廳公共場所，偵查重慶抗日分子的活動，飲宴大約一個多小時談話結束，大家在謹慎中安然離去，這是一次非常安全的聚會。

十一 淹文遭敵憲搜查，西安受黨務訓練

張蔭銘同志擔任北京滻文中學訓導主任，以爲掩護，李委員與我都以此爲聯絡地點，非常安全，因爲滻文中學爲教會學校，雖然日本憲兵隊十分注意，但對美國關係，總有顧忌，所以滻文中學一向安全，未發生過任何事故。由於滻文中學副校長，明着敷衍日本方面，暗與中央聯絡，忽然爲日本憲兵懷疑，查覺副校長暗通重慶；滻文中學師生也受到影響，尤其訓導主任更爲被重視的人。日本憲兵隊有多次傳喚校長到憲兵隊問話，頗不友善，對訓導主任懷疑尤甚；知將遭搜捕，副校長急急通知張主任，連夜攜眷搬來西城羅賓胡同甲六號我家躲避。第二天，日本憲兵隊果然到東城船板胡同滻文檢查，所幸蔭銘行動迅速，未被捕獲，逃過一劫。住了一段時間，已不能回原校掩護，只有另覓住所。李委員以爲滻文中學是一處最好的聯絡站，這次失掉這個據點，實在可惜；張蔭銘爲組織盡了很多力，功不可沒，最後決定送往後方，以求其全家之安全。

一天，李委員來我住處說：中央來電，調我去後方接受黨務訓練，這邊的工作，不能中斷，遂決定交由李雅韻、孫寶民、程裕盛三位同志負責。因爲時間迫促，遂收拾行裝起程，由北平出發乘平漢路火車到新鄉，再轉道清路到沁陽，就是懷慶，路過焦作博愛等站，乃以前我穿越敵後戰區之地，情

形與前不同，而有兩種景況。由沁陽潛行至棗樹溝渡口，等候過河船隻，記得住在河邊一個農家，一間鋪滿柴草的地上，坐着許多人，有的是等船，有的是村中小販賣燒餅的，沒有賣麪的，餓了就買燒餅吃；這時胡里胡塗，也不知害怕，雖然此地是淪陷區，在日軍控制之下，但是民衆們都心向中央，痛恨日本，沒有漢奸前去告密，領取獎賞。

一個老婦人悄悄的過來跟我說：「我有一個兒子十四歲了，你給帶過去好不好？你帶在身邊也可以，給他找一作工的地方，或是當兵都可以，就算救了他一條命。」

又一位老者接着來懇求：「我有好幾個兒女，因為沒有糧食吃，養不活，求你把我一個女兒帶過去，積點德吧！十五歲了，什麼苦都能吃，給她找個主嫁了，就是救了我們家一條命，我一個錢也不要。」其懇求之情十分誠摯，使人聽了生出同情惻隱之心，真有心帶過去，為他謀求生存之路；可是一想我是負有任務的人，豈可別務閒事，如有失誤，何以交代？雖然河南天災戰禍，民衆生活困苦，其情可憫，也只有婉言相拒了。

後來住了兩天，因為受到村民掩護，第三天平安的乘船渡過棗樹溝河口，到了南岸，乘火車到達西安；過風凌渡時亦曾遭日軍砲轟，因為所乘為鋼皮車廂，縱然砲擊，也無傷害。

中央為訓練戰地黨政幹部，在接戰地區開辦一個敵後黨務人員訓練班，朱家驛部長兼任班主任，由沈兼士教授代理。朱部長愛用學者，所以全國學術界及知識分子紛紛參加黨務工作，對黨務發展確實起了很大的影響。

受訓人員大多是北部各省敵後地下工作人員，雖然相處很久，大家都化名，彼此都不知道真實姓名，因為受訓完畢都要返回原地工作，而不致暴露身分，免被敵人捕獲。日子久了，大家熟了，都是

從危險敵後區域來此受訓，更覺親切，遂結成生死之交。

課程安排非常緊密，一天從早到晚，一個節目接着一個節目，毫無閒暇。上午多在課室，講理論思想、主義黨史、戰術戰略、游擊戰、政治戰、經濟戰、總體戰、政綱政策、敵情分析、國際現勢、總理總裁行誼等課程，有時請黨政軍要人演講，對組織訓練、戰地政務、黨務宣傳、軍事情報更是重要的課題；下午多作操練，喊口令，如何指揮作戰？如何作游擊戰？野外實地演唱，尤其學習爆破技術，更引大家興奮。總之訓練之目的，就是使每一受訓人員回敵區後，都能帶兵，指揮作戰，推行黨務，發展政務，在敵後建立政權，收復失地。

在營會發生一件間諜案：日本飛機時常空襲，但並不一定瞭解所有目標；可是每逢敵機來襲時，都有漢奸打信號，指指示目標，天空中五顏六色的信號彈滿天飛舞。本團為軍事重地，此次也有信號彈指示目標，隆隆敵機順着指示方向低飛投彈，一排炸彈一個連一個落下，只聽得砰砰的爆炸聲，被炸的房屋倒塌，淒慘萬狀，全營官兵及受訓人員早於空襲緊急警報聲中，均已疏散到野外，所幸尚無傷亡。

在營中留守的一個青年勤務兵，發現一怪異可疑的事，看到一個人躲在房後廊下暗處，不去跑警報，很覺詫異；衡情度理，人人都怕敵機轟炸，獨他不怕，一定有問題，所以他在暗中監視着，敵機遠在空中隆隆之聲，看見他從衣內取出一枝手鎗，對準天空，發射出連發子彈，就看到本團上空一連串的五彩開花彈，衝上天去，不久飛機就繞過來投彈。機警的勤務兵看準了他的體形衣着，緊急的報告團本部，拘捕訊問，初還抵賴，現有人證物證，不容他不承認，終於伏首認罪。原來就是坐在我前面一位同志，他本是東北黑山縣黨部書記長，冒名而來，相處多日，竟未識出，實在鬼詐，把他送到

治安單位法辦，班本部強調，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敵後工作人員，更應警惕。由此可見，日諜無孔不入，侵我國土，滅我國家，無所不用其極。

十二 重慶要員深入敵區，山西陣線防務堅固

受訓結束，曾有一段時間，住在陝西省社會服務處，這時常與青年團河北支團主任張興周兄會晤。不久聞中央團部視導李荷自重慶來西安，轉示令在西安等候，以便同行，赴敵區河北平津視察團務。果然沒有多久李視導便到西安；原來李視導原籍河北省蔚縣北王莊子村，我家住玉田縣城西洪家陳村，相距不過三里，僅隔一京榆國道。晤談之後，乃係親戚，異地相逢，分外親切，因負赴敵區視導任務，危險萬分，他已久未返鄉，而深入淪陷區，可謂勇氣十足。最後決定四人結伴而行；李荷、張興周、張文華和楊伴雲。

我們於七月中旬自西安起程，坐火車到潼關，改乘驛車北行經韓城，穿越黃龍山設治局境地，正在開路拓荒，漫天黃土飛揚，弄的灰頭土臉，滿身黃土。曉行夜宿，一天來到延長，距離延安很近，就在共產黨西北邊區的臨界宜川，棄車雇一毛驢駕負四人行李，徒步走過龍門吊橋，這就是全國馳名的壺口。黃河自綏遠河套黃土高原，轉而南流，行經山陝兩省邊界，高山峻嶺，黃河流貫其間，兩省僅賴此吊橋通行；這座吊橋雄偉高大，寬廣距長，在我走遍大陸及台灣，沒有比它更長大雄偉的了。我們及小驢走在上面，左右擺動幅度之大，就像座鐘的擺左右擺動一樣；吊橋兩邊雖有繩索，但距人行木板通路甚遠，絕無可能手扶繩索行走，猛然側身向下一望，乃是萬丈深淵，滾滾黃水，由此向南在兩山之間，湍急有如滿弓射出的箭一樣，奔騰而去，令人膽戰心驚。在驚駭恐怖中慢慢走過吊橋，

才算鬆了一口氣。此時心中忽生感慨。

黃河由甘肅寧夏緩遠攜高原黃土，經山陝而下，到河南砥柱山，轉向東流而入平原，沖積泥沙，日積月累，河身增高，所以黃河每年氾濫成災，皆由於此，思念繫迴，感慨叢生。一感造物者之偉大，創造雄偉山河；二感黃河百害，惟富一套，何利一隅？三感夏禹聖人，鑿山通河，救民於洪水。一嘆龍門天險，早有興建水力發電之議，因長期戰亂惜未實現；二嘆黃河自古氾濫，歷代皆以修堤防堵，率皆失敗。

我們一行四人來到山西省政府所在地秋林，就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總部，因為蓮青與伯青和青年團山西支團郭澄鏡秋主任熟稔，招待我們住其團部宿舍，是一排山坡窯洞，內部十分整潔，冬暖夏涼，並不陰森可怕；當時正好是閻長官華誕，並由郭主任引見閻長官祝壽。山西省平時與外界較少聯絡，但軍律嚴明，行政另有一種風格；三面已為日軍包圍，但防守堅固，敵人甚難侵入。山西有一特別組織為革命同志會，戰區置於同志會之下，長官兼會長，記得有一對聯：「不容人不，能使人能。」橫幅為「革命同志會」。生產事業方面，能自動發電、造紙、製肥皂、製鹹及各種工業製品，力求自給自足經濟來維持戰區命脈。全省建立交通運輸站，行人無證明不能通行，境內各鄉鎮亦無旅館，住宿必須住運輸站；筆者四人所經之處，都宿此種客舍，夜間時聞山林狼群號叫，令人悚然。一路由秋林—興集—經寧隰縣而至孝義，拜訪此區司令部楚溪春司令；記得楚司令接待我們於一民宅，客廳為北方土炕的形式，茶飯豐富，聽蓮青陳述北行目的，楚司令熱誠的囑咐部屬為我們進入敵區安排一切，次日雇一驛車經過汾水送到宜塘車站，即是敵區，乘火車經太原轉正太路經石家莊，再轉車到北平，從宣塘車站我們四人分手，各自上路，互道珍重，默默而別。

十三 審度敵我內外局勢，紮實地方工作基礎

安全的回到北平，與李委員及我家人和同志們重聚，一路順利。越過敵偽嚴密的檢查，未顯露任何可疑破綻，大家都非常欣喜，又恢復了以往正常的活動。

在這階段抗戰已進入中期末，敵人雖連陷我廣州、貴州、長沙，英國不顧國際信義又封鎖滇緬公路，我國斷絕外援，可以說處境非常艱難，僅賴美國陳納德將軍組成飛虎隊，飛越喜馬拉雅山駝峰，運送武器彈藥及補給品；僅憑此微量外援，實在是杯水車薪，難救燃眉之急。中央在以「空間換取時間」、「精神重於物質」等戰略，苦撐危局。

日軍佔領華北、華中、華南，戰線已擴展至全國，戰爭進行愈久，國力消耗愈巨。日軍雖然佔領中國廣大領土，但其過量的負荷，亦使日本國民難以負擔戰費；日本軍人普遍顯露厭戰心理，所以使日本軍閥三月亡中國之觀念，不得不改變，尋求和平解決之道。本來 國父主張大亞洲主義，中日同文同種，有如兄弟之邦，和平共榮，共同有益，不想日本蓄意侵略，滅亡我國。沒料到中國有強大的韌性，國民有堅忍的耐力，終使日本政府焦急尋求談和對象。戰前 蔣公曾宣告國人及國際：「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如果戰端一開，一定抗戰到底；假如中途停止，即是投降。」所以 蔣公絕對不會與之談和，日本政府遂串通汪精衛赴河內轉往南京組織偽政權；日方以之為對象談判和平，結束戰爭。日本得以早日脫身，但是掌握和戰之機者，真正對手是重慶，是以抗戰建國的中央政府。李委員為陝區同志瞭解國家政策、國際現勢，每週均邀集同志，分別擇地講解敵我形勢，以砥礪同志士氣，免為敵人宣傳及汪政權之號召所影響；同時分赴各縣

傳達中央抗戰之決心，繼續抗戰到底之至意。

自日軍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積極地進軍南下，不旋踵間席捲南洋，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緬甸、新加坡等國均被攻陷，勢如破竹，造成太平洋之優勢，在我國看來日本孤注一擲，美國被迫，勢必參戰，對我抗戰十分有利；因為日軍海陸空多面作戰，戰場之廣，實較德、義在歐洲戰場尤有過之。我國此時有美國並肩作戰，蔣公又擔任中國戰區之統帥，不但戰略物資充沛，各戰區之士氣更為高昂，對抗戰前途更具信心。這種國際戰爭情勢，亦為李委員與我們同志經常討論之課題。

十四 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獲光榮勝利

三十三年夏季以來，日軍在華各戰場均呈膠着狀態，無力前進，華南停在貴州都勻，湖南停在湘西，湖北在宜昌對峙，河南以黃泛區阻止敵軍，黃河為界不能越過邙山。在淪陷區看來，日軍多呈厭戰現象，自從美國反攻太平洋硫磺島，進軍菲律賓，日軍節節敗退，在中美聯合作戰情形下，我軍更協助英軍演繹戰線，日軍南進受阻，德、義、日雖結成軸心國，東西呼應作戰，可是稱盛不久，東西遙隔，並不能發揮力量牽制盟國，一旦墨索里尼戰敗被俘，希特勒隨之滅亡，日軍失去聲援，盟軍攻勢凌厲，蘇聯撕毀日蘇盟約，隨之進軍我國東北，日軍已無抵抗能力，俄軍長驅直入，我東北受日寇壓迫十四年之久，始有收復失地之機會，而今又淪入暴俄之手，實令人浩嘆無已。盟國為摧毀遠東日軍戰線，早日結束戰事，而錯估日軍之實力，允許俄軍進入東北，造成我們失陷大陸橫遭慘禍之根源，良堪痛惜。及至美國投原子弹於日本長崎廣島，迫日政府屈服，日皇遂於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日宣

布無條件投降，我國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八年浴血抗戰總算有了結果，可謂慘勝。

十五 國軍先鋒飛抵北平，維固奉接臨榆縣篆

日本投降，全國騰歡，淪陷八年的北平，重見天日，我們地下工作人員，也能露面到地上了。壓抑已久的民衆心理，一旦解脫桎梏，心中的滋味，真不知是苦辣酸甜，應該是歡天喜地，可是又想大哭一場，把胸中的鬱積，完全發洩出來。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日，日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及至八月廿七日國軍先鋒部隊空運至北平，淪陷區民衆每大渴望中央有如大旱之望雲霓，一旦國軍自天而降，真是喜出望外。何應欽將軍於九月九日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北平屬於第十一戰區，孫連仲司令長官先派遣呂文貞少將爲前進指揮所主任，於九月九日到達北平，一方面部署軍事防務，一方面安排日軍投降及遣送事宜。河北省政府及省黨部當時尚在林縣，因爲共軍阻擋，不克來平，由我們原在河北平津數同志代表參加受降典禮，記得十月十日，陽光普照，受降典禮會場設在北平太和殿，會場布置得莊嚴肅穆，正面受降長官孫將軍居中端坐，左右分列高級軍官，對面爲日軍投降代表根本博率數名軍官，站立一排，我們黨政各界代表分坐觀禮席，本人能親自參與受降典禮，心中感到無比的欣慰與榮幸。

第一步爲解除武裝，投降代表根本博先將所佩軍刀解下，呈奉在臺前，畢恭畢敬的行軍禮呈遞降書，由受降主官接受，日軍代表以往之驕橫殘暴而今安在哉？但亦未表現出敗喪之狀，我們雖然由地下囚一躍而爲勝利者，但國家仍處在危急存亡之際，但我們心中毫無洋洋得意之意，因爲以中國「王道文化」、「以德報怨」寬容之下，十四年的歲月傷亡數千萬人民，無法計算的財產，就在忍恨含悲

中把這血海深仇一筆鉤銷，來接受這慘勝之果了。奈何？

李維周委員當勝利之初，尚在重慶，後來輾轉返平，已是勝利多日了。記得在天津與佟本仁兄會晤時，得悉維周抵津，遂邀集患難同志數人設宴歡迎；當時得到中央許多對抗戰勝利後接收淪陷區的措施消息，同志們都很興奮，因為當時雖然勝利，可是各地均為共產黨盤據，平漢津浦兩條鐵路都不通，所以消息隔絕，對中央決策都不甚詳知；未有中央指示，亦難以行動。

維周由前進指揮所發表臨榆縣長，因局勢急迫，克日赴山海關接事就職。榆關為雅韻家鄉，祖父母及武林五叔一家仍在那裡居住，此次維周接任臨榆縣長，我們都非常高興。北戴河也是我們避暑之地，亦可常去，舊地重遊了。

孫連仲長官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省政府決定設在保定，省黨部設北平西單北大街粉子胡同二號，省黨部主任委員王秉鈞、書記長張寶樹、委員兼組訓處長吳延環、宣傳處長龔墨山，常介甫駐唐山辦工運，筆者負責冀東黨務，常住唐山，與諸同志在唐山創辦一文化服務組織，社址設在新立街，辦理文化書刊印刷事宜。雅韻為河北省婦運會委員兼任唐山日報副刊編輯，前此曾創刊長城月刊，大型文藝雜誌，勝利後復發行七七旬刊，為一時論綜合性刊物，除宣揚中華文化外，亦為一團結同志最佳園地。劉恩浩負責玉田縣黨部書記長外兼任唐山電影院經理，董大留擔任冀東宣傳員，孫寶民擔任天津廣播電台台長，在賀翊新任教育廳長時孫曾一度擔任督學，程春華擔任灤榆區黨務工作，兼任唐山工運秘書，在地下工作時所有同志都各有工作崗位，負起為黨為國的責任。

十六 臨榆縣府實施新政，平津失守告別故鄉

維周由前進指揮所主任呂文貞少將發表臨榆縣長後，即長川駐山海關處理政務，自敵偽手中接收，一切均須革新，改弦更張。淪陷八年，民生凋蔽，一旦收復，經費拮据，稅收短絀，推行新政，十分困難；縣政府人事，舊人留任，多積習難改，因循敷衍，維周性急，事必躬親，每日勤勞，宵衣旰食，形容枯槁，致使十二指腸炎復發，立刻送秦皇島海軍醫院急救；筆者與雅韻聞訊，急速前往探視，見維周本來消瘦的身體，更形衰弱，煩請主治醫師細心診治，調理飲食，增加營養，可是腸胃發炎，尤其十二指腸疾患，不能進固體食物，僅能以流體牛乳莫汁維持體力，惟獨烤麪包乾可以食用，因為比較容易消化，並能磨擦胃壁，復原較快，醫生說：「十二指腸潰瘍為慢性疾病，需要長期療養。」我們勸維周安心靜養，萬勿勞心，好早日痊癒。囑余去縣代為照料，筆者自當應命。

臨榆縣府為改革敵偽舊制，必須起用新人行新政，遂推王錫朋擔任主任秘書，張維熙擔任財政科長；錫朋本為玉田縣教育界同仁，抗戰時在河南漯河隨其族侄工作，勝利後推薦為玉田縣長，玉田失陷，郝侃曾市長派他為唐山市軍事科長。錫朋身軀魁偉，雙目炯炯有光，聲音宏亮，為人豪爽，對縣政嫾熟，推動行政，定有進展。張維熙為吾師張紹熙字春臺之胞弟（張春台、劉蔭田二師均係戰前訓政學院出身，曾任多年縣長，經筆者推薦給民政廳長孫建邦，張發表樂亭縣長，劉發表密雲縣長），對財政頗有研究，經過一段時間整理，財政盈收，府庫充實。教育方面發表李雅韻為秦皇島中學校長，李對教育十分熱心，頗具理想，擴充班級，改革制度，聘請優秀教師，提高待遇，宣布三民主義教育方針，改進教學方法，校務蓬勃，頗有新興氣象。城內田氏中學本為軍閥田中玉所創辦，現由書記長李超塵兼任校長，校務蒸蒸日上。臨榆縣政在李維周主持下，政治清明，社會逐漸安定，人民生活日趨改進，日偽暴政形像，完全消失，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政治之實施，逐漸展開，勝利後之國家建設

，百廢待興，真是千頭萬緒，等着我們積極推行。

基於波茨坦會議，日本戰敗，進軍我國東北之俄軍，必須退出，將東北交還我國中央政府，所以自卅四年冬月我軍空降瀋陽哈爾濱長春，俄軍明將三大都市交還我國，其他地方市縣暗交中共，將東北重工業機器遷運蘇聯，將接收日軍武器交給中共，俄軍紀律蕩然，姦殺搶虜，野蠻行爲，無所不至。東北同胞，慘遭殺害，淒慘情形，令人髮指。

我軍政接收人員陸續開往東北，蘇軍百般阻撓，接收工作，頗不順利，等到共軍勢成，開始攻略各大都市，我國軍點綫據點為共軍面的包圍，終被各個擊破，傷亡及被俘將士，都進入悲慘命運，僅存軍力及黨政人員，被迫不得不撤回平津，東北一失，山海關首當其衝，敵軍攻勢凌厲，難以據守，黨政人員隨之退守唐山，不久唐山撤退，維周與諸同志不得已倉促中回到北平，大家相聚，不勝唏噓，多年經營，一切都付之流水，後來平津被圍，傳作義談和，北平以不抵抗和平方式，讓共軍入城，記得三十八年四月二日舉行入城式，由西直門入城，我們跑到北海圍城上看共軍隊伍進城情形，只見一位四十多歲北方裝束的農民，走在最前第一名，兩個共軍持槍隨之在後，再就是一隊衣衫襤褛的解放軍，後邊馬隊，坦克車，坦克車上邊的中國國民黨黨徽尚可辨認，人民在前，持槍軍士在後，極盡諷刺，圍觀的群衆，搖旗呐喊的大學生，圍聚看熱鬧，真是人山人海，可是從城牆紛紛丟擲的磚塊及罐頭，打的狂喊青年頭破血流，歡呼的聲音才慢慢停息下來。

我們在北平被共軍統制之下，已無生路，屢擬逃出，苦無門徑，只有隱居，遂由彭叔祥找到西城按院胡同一家民宅，十分僻靜，兩家遂遷匿起來，時聞軍管會到處捕人，不能潛留北平，遂與叔祥忠華三人化裝潛行逃離北平，途經天津、濟南、濰縣、平度等地，由南村通過共軍封鎖線，到達國軍防

守的青島。在濰縣曾爲共幹扣留，由濟南鄭大哥友人保釋，在赴青島途中被假借國軍游擊隊名義的武力圍阻，李忠華推代表交涉集款放行。據統計由北平出發到青島四夜五天一共受了卅六次檢查，有驚無險的經青島上海到南京，暫住河北省銀行，由韓光弟委員組織河北省政府駐京辦事處，派李忠華返北平面請楚溪春主席脫離虎口，未果。忠華回程時，偕雅韻帶瑞華新元一同來京，危難中重逢，悲喜交集，在京打聽維周一家消息，據說維周全家已經平安到重慶北碚，甚感安慰。

沒有多久，京滬戰事緊急，及至上海已無輪船及飛機可乘，恰遇李委員曜林協助，以其親屬身份搭立法院疏散船來台灣，暫住台北迪化街永樂旅社，河北辦事處成立，遂移居中山北路一條通五號，賀翊新議長接台灣省立建國中學校長，筆者和雅韻都來建中任教，又遷至南海路五十六號宿舍居住。奔波流浪半年終於得到安定的生活，在卅八年九月建國中學開學的時候，維周的三公子李鶴鳴來校找我，遂介紹他來建中任教，本已談妥，後來他又返回大陸，據聞去福建尋覓女友，據鶴鳴說：他與維周也失掉聯絡，只知他大姐秀中與姐丈在上海曾登船擬來台灣，在船開前不知何故又下船？迄今四十年，雖經多方探尋，皆無維周消息，兩岸遙隔，不知生死如何？廿年患難戰鬥相從。回憶前塵，懷念不已，余謹以虔誠，禱告上蒼，保佑賜福，待機重逢。（續完）

張之洞的童年

盧明瑜

生於滿清末年的張之洞，是一位以學術事功名世的人物，尤其在振興文化，提倡教育上更是功不可沒。他每到一個地方，必定興學育才，兩湖、兩廣、兩江、四川、山西都有他苦心經營的書院或是學堂，其中以湖北辦學建樹最多，允為當時中國各省教育的典範。而在廣東創設的廣雅書局，大量刊布史學叢書，對於文化流傳更是貢獻良多。張之洞一生公忠體國，致力教育推展，與他父親非常重視子女教育有很大的關係，從他幼年的求學生活以及父親的行事，可以看出一二。

九歲便常挑燈夜戰，思索書中的疑問

張之洞的祖父很早就過世了，因此父親張鍊

年少的時候非常貧苦，但是他努力向學，艱苦卓絕，在嘉慶十八年舉鄉試，後來以大挑試令黔中，作了幾任地方官後，才擢知貴州興義府，張子洞就是在張鍊知興義府任上出生的，之洞排行第四，共有兄弟六人，姊妹八人。張鍊由於出身貧寒，平日教導子女，特別注重儉約知禮，尤其仕途不算順利，一直擔任偏遠地區的州縣小官，因此對子女更有殷切的期望，之洞幼承庭訓，所以治學功夫下得很深。五歲那年入塾，從何養源先生受讀。小小年紀的張之洞，每次請問字義，一定要到完全理解才停止。九歲的時候便把四書五經讀完了，他常常獨自挑燈思索問題到深夜，睏極了就趴在桌上睡覺，醒了又繼續思考，一直等

到想明白爲止。後來他作官批閱文案，往往通宵達旦，人家佩服他的耐力，他總是說小時候喜歡夜坐讀書練就出來的。

張之洞十歲把九經讀畢後，開始學寫古文和作詩，父親張鍊由於居處於僻遠的黔中，蒐集書籍不易，有一回便索性竭盡薪俸，買了幾十梱的書回來，放在孩子的學舍裏，讓他們在每天固定的功課之外，得隨意翻閱。買回來的大多是史部、近代說經之書以及朱子書等，有人笑張鍊說：「小孩子那裏看得懂這些。」可是張鍊却回答：「現在姑且讓他們翻一翻，不懂也無所謂，看得多了，將來自然能夠了解。」

父親告誡他：我們家一向清貧，得自己努力才行。

張鍊平日常告誡子女：「我們家一向清貧，你們得自己努力才行。」在這種重視傳統教育的

家庭中生長，再加上本身的勤奮，張之洞的課業進步得很快。十一歲那年，有一次興義府裏的一名老師敖國琦寫了篇古風，張鍊想要試試之洞的功力，於是命他和一篇，結果張之洞援筆立就。張鍊看完之後，十分欣喜，便倒酒喝了起来，並且送給之洞一方古鏡，作爲獎賞。

張鍊在興義府署旁蓋了一所試院，裏面樹石佳勝，庭園清幽，還有一座天香閣，登高望遠，城池東南方秀麗的山水盡收眼底，張之洞便長年在閣上讀書。十二歲時，他的詩文已經常常得到業師的讚許，後來他把詩文彙集成冊，就叫做「天香閣十二齡草」，張鍊把這本冊子寄給了哥哥張鍇，在欣慰的同時，張鍊也告誡之洞，爲人處事當斂才勿露。日後張之洞一生都以這句話作爲行事準則。

十四歲中進士，老師胡林翼爲此開心得笑了一整天

張之洞曾受業於許多位先生，十三歲以前有

十八歲隨父親與匪徒作殊死戰

何養源、曾指之、張蔚齋、貴西垣、黃升三、王可貞、敖慕韓、張肖巖、趙斗山九位老師，十四歲之後又有丁誦孫、童雲達、袁燮堂、洪次庚四位老師，他們之中包括生員六名、舉人四名、進士三名，後來張之洞從胡林翼問業，繼從韓超受學（韓超後官至貴州巡撫），這些老師們個個都是乾嘉朝科場好手，在他們的教導下，張之洞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基礎，因此十四歲便考取秀才，爲學政程廷桂侍郎所器重；十六歲又考取了順天鄉試舉人第一名。喜訊傳到貴州，當時胡林翼正在黃平軍中，寫信給張鍊說：「得到令郎領解的消息，我和南溪開心得笑了一整天。」南溪即是韓超。但經過了十一年，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張之洞二十七歲的時候才考中進士，因爲其間張鍊過世，張之洞守喪三年，又族兄張之萬爲考官兩年，循例迴避，而耽擱了四、五年之久。

由於張之洞長年隨侍父親於軍旅中，對於軍

張之洞十八歲時候娶都勻知縣灤州石煦的女兒爲妻。同年，遵義教匪楊盛倡亂，連毀安南、普安等地，並進攻興義，張鍊率領城民全力抵抗，當時郡裏的部隊調發不足，興義非常危急，張鍊親自帶兵守在北門與匪徒作殊死戰，他吩咐家人登上城堡，堆起薪材，一旦城池被敵人攻破，就引火自焚。張鍊苦戰三日三夜，賊軍始終攻不進城來，於是賊兵便放火燒北城門，眼看着城池不保，張鍊招募了一批死士，趁着夜色，悄悄地沿着繩索把他們由城上放到城外，繞到敵軍後方展開攻擊，賊兵一時驚亂，張鍊則趁機殺出城外，沿路追亡逐北，於城外三十里的普坪停駐下來。以免租稅作爲獎賞。數天之內，招攬了三萬民兵，在接下來的戰役中，一舉擒獲賊首，平定了這場歷經十二天的戰事。

事了解深刻，所以後來廣置軍學、資遣學生出洋學習軍事，創設槍砲廠、無烟藥廠，奠定了中國軍械專廠的初基，又購兵輪魚雷艇以重江防，這些練兵的實際功績，可以說源自年少時代，追隨父親出入軍旅的影響。

一生廉潔，在四川學政卸任時，要靠賣書才得治裝返鄉

張之洞二十歲那年，張鍊因爲軍旅勞頓、巡撫掣肘等等因素而病逝軍中。當時巡撫攬權，不按時付給張鍊部隊的餉糧，張鍊只好把身家財產典當了來養活軍隊，後來攻打茶山湘子峒甕朗諸賊巢的時候，雨打日晒，勞累過度使病情轉劇，

張鍊臨終前訓勉諸子，說：「我們家世代爲官清白，由於父親去世得早，我少年時家中更是貧困，經常忍着饑寒交迫的痛苦刻苦讀書。有一次京中學士彭公無意中看到我的文章，非常賞識，屢

次給我幫助。但後來爲了衣食的緣故，我奔走黃河南北、江河海嶠間長達十三年之久，希望你們不要因爲有所庇蔭，而忘記了我遭遇過的艱難！」

「張之洞終生牢記父親的遺言，所以日後每到一處，必定政教並舉，不但提倡通經致用的學術，更要求士子砥礪名節，他想到父親當年求學的困苦，便時常捐購經史書籍，使學子們能誦習研磨，並且改革試場陋習，不許有疏通打點，強行索賄的弊病發生。一般說來，學政的收入豐厚，但張之洞在四川學政卸任時，竟然沒有經費治裝返鄉，最後還是出售了萬氏十書經版，才得以成行。這種廉潔不苟的精神，可以說爲四川打下了很優良的學風基礎。」

張之洞臨終前曾說過：「吾平生學術、政術所行祇十之四五，心術則大中至正。」他爲人處事磊落坦蕩的態度、推展教育的熱忱，其實早在他幼年成長的過程中，便已根植心底了。

張之洞與武昌起義之因果

劉韻石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總督兩湖軍政垂二十年，距今已百年有奇，余生也晚，對其一切軍政措施，僅得聞于清末民初諸遺老傳言，及片斷之歷史記載，語焉不詳，且手頭無資料參考，舉證不易翔實，茲僅就意識懼悟所及，與事實印證，認定其所有設施，不特有功于名教，抑且對辛亥武昌首義之影響，微然爲一匠心默運之部署，因其能用夏變夷，功不唐捐，特就己憶重新予以評述，謬誤之處，或不免信口雌黃之譏，尚希先進明達，賜予善意之指正，勿任跋幸。

一、聯語雙關，影射用夏變夷

張公在鄂數敎時，曾有楹聯二則，一懸黃鶴

樓頭，一懸兩湖書院大廳中。其懸黃鶴樓楹聯文曰：「昔賢整頓乾坤，締造皆從江漢起；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又懸兩湖書院一聯文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爲臣鵠子鵠；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法我先聖先師。」兩聯不僅氣概豪邁，寓意深遠，直言之，也就是現在所用的勵志標語。細譯其意，尤可窺測其教育目的和政治目標。所謂志在春秋者，春秋嚴夷夏之防也，當時以滿虜爲夷，也以歐美各國爲夷，不容以夷變夏，故曰志在春秋也。而行在孝經者，語曰：「百行以孝爲先」，今之談民族主義者，謂「爲民族盡大孝」，推翻滿清與抵禦異族侵略，

即爲盡大孝之極則也。先聖先賢之訓示，懸爲父兄子弟作人處事之鵠的，那不是一種訓練當時人民強有力的心理建設嗎？尚書云：「江漢朝宗於海」，所以古人締造國家，建設社會，均從衝要之地的江漢做起，而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史實，也

大多從三楚之地發源。如春秋戰國時之「華路藍縷，以啓山林」的楚國始祖鬻熊，即是一種艱難締造之鼻祖，而創作離騷的屈原，在文學史上，世稱北葩（詩經）南騷，傳之千古，更稱爲愛國詩人之楷模。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擅軍事上的形勝。伍員借兵覆楚以戢暴，申包胥哭秦庭乞師以復國，也可稱爲忠臣孝子苦心孤詣之締造。迨後楚以三戶亡秦，揭竿起義，以及東漢劉氏伯仲起兵舂陵（今之棗陽縣），元末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諸豪雄之興師抗暴，其締造何莫非從江漢而起也。張文襄公，代備人總督湖廣督於專制淫威，一切新政設施，皆能隱持用夏變夷之宗旨，發皇三楚先賢文治武功精神，培植辛亥革

命之潛在力量。誦其楹聯，語意雙關，無限隱衷，從這些意趣裡去追溯文襄公，對於國家民族貢獻偉大潛力，真不愧爲一代人豪。

二、革新教育廣植人才

清末科舉廢除，莘莘學子，轉從書院學校求發展，而當時學校既無規模可循，且不夠普遍，水準亦低。文襄在鄂大量辦理各種學校，革新書院，廣開風氣，計先後設立者，初有經心書院，兩湖書院，兩湖師範，存古學堂，以及文普通，武普通，後又加辦陸軍特別小學，陸軍中學另兼辦農工商等各種職業學校，一面造就領導軍政之高級幹部，一面造就師資，次第在各地方遍設其他學校，啓迪民智。又大批保送留學生，赴東西洋各國深造，尤以保送日本留學者特多，因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已成遠東唯一之先進國，用其法，仿其制，截長補短，乃當時必要之良圖，厥後創立民國之元勳，如吳祿貞、黃興、蔡松坡、以

及黎元洪藍天蔚等，均係日本留學生，而起義前後，直至現代領導革命之元戎，以及歷屆輔弼革命領袖之元老與建設國家之耆宿，泰半均為當年留日學生。故文襄之熱心造就新人才，無異為辛亥革命播種，為國家創生機，惟渠當時乃滿清一方面大員，是否有「身在曹營心在漢」之隱衷，未便臆斷，但觀其行事，亦可思過半矣！

三、創練新軍改組綠營

滿清入關統制中國。除以八旗子弟兵為基幹外，并在各省組成綠營兵，分駐各省區，以維地方治安，二百年間，尙能運用自如。迨甲午之役後，方知綠營腐化不堪作戰，以之與船堅砲利之東西洋各國對壘，無不披靡。而太平天國之役，賴曾國藩訓練之湘軍團練效命，方敉平洪楊之亂。迨八國聯軍禍作，則僅恃義和團神兵，將其收編安撫，并用以抵制英、美、法、德、日、俄等

八國聯軍，無怪一敗塗地，兩宮被迫西遷，而用割地賠款以饜各交戰國之慾，當時各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亦以瓜分豆剖為手段予以宰割，因而清末之光宣兩朝，幾至使中國步朝鮮印度之後塵，而為安南琉球之續。基于上項種種失敗教訓，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有識之士，乃奏請改組綠營，另練新軍，并擴建海軍，清廷早又遭鴉片戰爭與甲午之敗的慘痛教訓，不得已而徇其請，乃在各省招訓新軍，除在北方用袁世凱精練北洋陸軍為主力以對外患，在南方各地訓練新軍以防內憂，因而張文襄在鄂省便得大量招募新軍，從事編練。不料其中有若干新青年與知識分子，憤清政不綱，國亡無日，投筆從戎者大有人在，甚至因科舉廢除後之秀才舉人，亦有視從軍為唯一出路者，而當時革命思想澎湃，若干人均懷有革命意識而入伍，在新軍中發揮傳播作用，故辛亥武昌首義前後，新軍多參加革命組織，一發而不可遏止，而領導革命者，即新軍中之下級幹部也

。黎元洪曾被文襄培植倚重，且曾選拔爲全國秋操之總指揮官，辛亥時僅係軍中一協統，一躍而爲領導革命之大都督，後又膺選爲副總統，雖曰時勢造成之，吾人今日細溯淵源，直可視其爲文襄預植軍中之志士，一變而爲革命幹部，其功不可沒也。

四、創辦兩廠宏裕軍需

軍械軍需，乃戰時必備要件，語云：「未曾行兵，糧草先行」，漢蕭何之飛芻挽粟，爲漢家爭得天下，被錄爲首功，足見軍需工作之重要。

國父領導革命，十盪十決，在廣州，在惠州，在鎮南關馬篤河……歷次戰役，同志非不勇也，計劃非不週密也，無如軍火之來源，無以爲繼，而餉糈之籌措，異常艱難。以國父之英明睿智，諸元勳之堅毅果敢，憑三寸不爛之舌，赤手空拳，與執政之清庭搏鬥，諸先烈前仆後繼，迄無力攻城掠地，終賴武昌首義，奪取武陽夏三鎮爲

基地，不匝月而天下響應，革命始告成功者，其最大基因，實緣武漢三鎮光復時，漢陽兵工廠，盤廠，故能攻亦能守也。考革命軍發難時，首先即集中佔領楚望台，因楚望台即清軍之軍火彈藥庫也，所有首義軍民，均可于此處取得足夠之械彈，轉而集中力量，攻取清軍首腦部之總督府，因而使瑞徵喪膽，統制張彪亦不得不走避逃命，其戰術戰略運用之恰當，足見革命軍中實有才智卓越之能人也。迨北洋大軍聞警南下，陽夏兩鎮得而復失，群情惶惑，甚至領導作戰最孚人望之黃興將軍，亦主張放棄武漢而轉圖南京上海，幸軍中仍不乏有守有爲之堅強園土，如范騰霄等，極力主張死守武昌，以待各省響應，除別具膽識外，其所恃者，武昌百壽巷之造幣廠，所藏銀元銅幣庫券，極爲豐富，足數軍餉軍糈長期支用。又當日派遣赴各省敦促響應起義之人員，分批起程遠行，倘無足夠經費肆應，亦難成行。例如湖

南之焦達峯已起義響應，但苦於械彈不充，願以米煤向鄂軍政府換取武器，軍政府曾撥械彈各五份萬，款五萬元，由譚仁鳳轉交使用？足證當日之革命事業，武昌造幣廠及漢陽之兵工廠，實為成功之有力依據，而創辦兵工廠與造幣廠者，則為先知先覺之張文襄公，此等籌畫策劃之前因後果，乃大有功于國民革命者也。

五、注重建設利民福國

湖北地濱洞庭湖，古稱雲夢大澤，亦在鄂境，而洪澤湖、汊湖、娘子湖等，均分佈鄂中一帶，因此湖泊交錯，江漢縱橫，有澤國之稱，每年夏秋之間，洪水氾濫，民無寧日，故築堤以阻水患，乃施政之重點，張文襄在鄂，即曾斥巨資以建堤，鞏固武漢基地，即張公堤是也。荆江大堤在荆沙一帶，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至多，自古春秋時即已築堤，但每年均須培修，張公在鄂時，將此堤之修補予以制度化，撥專款，定專利，一遇水患示警，即將平時準備之人力物力投入，加以搶

修，致減少危害而宏裕收益，其功當不在禹下也。

湖北向被譽為魚米之鄉，故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諺，而棉麻蠶絲及造紙各業，亦為大宗出產，張文襄督鄂期間，分設絲織四局，以宏其效用，使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而且人盡其力，亦使貨暢其流，使境內各業繁興，富甲全國，而人民亦豐衣足食，鄂人德之，至今猶呼文襄公而不名，甘棠遺愛，永誌弗忘。

此外在文化事業中，成立官書局，編刊經史子集等各種國學基本書籍，并翻印各種新學教科書，以充實各學校教材，使文風丕振，故時人譽為「惟楚有材」，信非偶然也。

六、結論

湖北乃全國心臟地區，不僅為中原文化重鎮，更是歷次革命之首府，大陸淪胥卅餘年，雖形隔勢禁，西諺有之曰「人之受困難也，如香草之受壓榨，愈壓榨而芬芳愈烈。」吾知革命之火花，終必再爆發于黃鵠磯畔也，鄂人性烈如火，且心

雄萬丈，絕不至長期雖伏于虐政之下也。偶見識語一則，對世局變幻若合符節，特引述如下，以充實信念，并結束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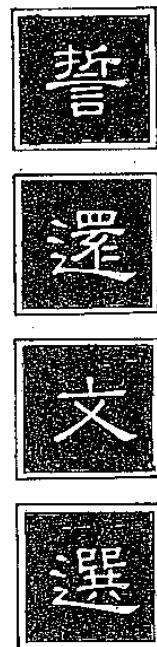
湖北本是古郢地，南方文學發祥地，

愛國詩人屈大夫，創制離騷傳千古。

北方文學重葩經，南方文學祖騷體，
今古事態雖轉變，文學價值不離本。
若論民國成立時，武昌一呼專制崩，
五千年來君王制，到此可算全解體，
民主自由與平等，如此方合天人理。
於今共黨雖猖獗，迴光返照末日臨。

邪難敵止是至理，暴秦赤眉可證明。
西方黑暗時代日，較之赤化更甚焉，
如能以史作殷鑑，循環之理自然現。

總之，南皮在總督兩湖軍政時所作之種種設施，對創立民國是一殊勝奇蹟。豈天意爲武昌首義所安排乎？抑南皮預爲民國設謀者耶？余作此文，僅就事論事，宇宙奧秘，渺不可知，或天意之興漢覆滿，早有定數，南皮不過代行其道，爲復興漢族種其遠因，而革命之開國元勳食其碩果，古人云：「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天。」亦知人事天道，一切事事物物之形成，決非偶然也。



誓 還

五育並重

一友看到臺視播出我游泳鏡頭，見我雖達八

十高齡，肌肉還那麼健壯，一般在校學生，反多
弱不禁風，乃承枉顧，促我在本欄呼籲教育當局
，特別提倡體育！

我告訴他：教育之道，在求德、智、體、羣
、美五育齊頭並進，均衡發展！像目前一樣，專

重知識墳鴨，固屬偏頗，但如特別提倡體育，流
弊更大。即令只求身體健康，也如緣木求魚。

言德，一個人如爲父不慈，爲子不孝，爲兄
不友，爲弟不恭，爲夫不和，爲妻不柔，爲長不

惠，爲幼不順，爲君不仁，爲臣不忠。行不篤敬
，工不盡職，處世無禮，言而無信，長年仰愧於
天，俯怍於人，行險徼倖，心常戚戚，身體焉能
健康？

言智，一個人如不知營養怎樣才算適宜，而
胡吃亂補；不知排泄怎樣才能清暢，而濫服瀉藥
；不知運動怎樣才可健身，而或偏或過；不知休
息怎樣才爲充分，而過或不及，妄想身體健康，
也難如願以償。

言羣，一個人如不能與人合作，而獨行其是
；不能彼此互助，而孤立無援；不思利羣，只謀
利己，事事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長年惟
利是圖，愁眉不展，身體又怎會健康得了！

言美，一個人如於工作餘暇，而無藝術修養，身心怎能平衡？健康如何倖致？拙著國民生活四字經有言：「藝術興趣，設法培養，利用休閒

，學習欣賞。優良藝文，多方發揚，含毒素者，務須提防！騎射駕駛，操舟旅遊，垂釣拳術，游泳打球，寫字畫畫，音樂下棋，戲劇電影，集郵

猜謎，歌唱舞蹈，刺繡雕刻，都可代替，流俗娛樂，娛樂優雅，情操自高，煩苦除盡，其樂陶陶

。」必如此才能心情愉快，也必如此才能身體健康！只重體育，又有何用？

一個人如長年置德、智、體、羣、美於不顧，一天到晚在運動場上鍛鍊體格，由前看來，根本就不會得到健康。

話須拉回，今日教育，專重知識填鴨，而忽五育並重，以致就體育言，則大好青年，多成駝背近視的小老頭；就德、羣、美論，則打殺儉捨，層出不窮，乖張暴戾，時見報載。今年聯考，更進而把所學電子知識，用於考試作弊，聞之令

人咋舌！如不從速改弦更張，長此以往，真令人不敢想像我們這個經濟起飛的社會，將成爲什麼樣的机障狀態！

最後讓我在這裏高呼：教育必須改革，五育從速並重；不只說說而已，還須立即實行！

忠孝典範

週日和幾位好友談天，說起孫院長來了。大家七言八語，莫衷一是。一友認爲我知之較深，下問淺見！我說：孫院長爲人，可以「忠孝」二字描述之。

先說孝：溯自大陸淪陷，他奉母來臺，始終竭力奉養，孝敬有加。先在電力公司作總經理，成績很好。後被奈及利亞請去，發展電力。奈國政府見他工作勤奮，績效甚優，乃破格大用，聘作工業部長。當時他老母在國內身體不適，又不能隨他遠適異國，乃毅然放棄高官，回國事母。

難得的是不僅他自己孝母，孫夫人也隨他盡孝。昏定晨省，照應起居；悉心侍奉，二十五年如一日。直到孫太夫人辭世之後，才得出國旅遊。

再說忠：他自回國之後，歷任各項公職，無不盡心竭力，忠誠任事。遠的不談，即以行政院長而論。因他是總統依憲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名，故應效忠總統。溯自就任之後，即蕭規曹隨，繼續推行總統作行政院長時之政策：增進人民福祉，培養復國力量。崇法務實，絲毫不苟。又因他依憲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向立法院負責，故應效忠立法院。查他在這六年之內，對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無一不切切實實，逐步實施。又立法院本為集體行使職權機關，所有院會決議，當然該忠實照行。至於每位委員都可隨時提出的質詢，本應答覆卽了，無須一一照作，但他却於每一會期，除將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及決議執行情形及行政院工作，印成「希望大家知道行政院的工作」以外，還把委員們的質詢案處

理情形，印冊報告。此外他每次列席立法院會，在委員們上台質詢之際，無不舉目豎耳，靜坐諳聽，眼不稍瞬，心無旁騖，敬業精神，令人讚佩！因此，在他對以負責的立法院，三百多位委員當中，即令常跟他作政策辯難的民青兩黨及無黨籍人士，也對他禮敬有加。至於政績，尤其有目共睹，別的不說，只須看看他於卸任之際，我們的國民每年平均所得，已達到三千美元之譜，就可知道其餘了。

昔人有諺：「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先總統蔣公有鑒於斯，故在他由奈及利亞回國不久，就派他歷任要職。今總統於就任第六任總統之後，即將全國行政重擔，交給他負。在他鞠躬盡瘁，病而後已之後，更到醫院看他十次，慰問有加。由此可證先後兩總統知人之明，由此益可證古諺之不我欺。

筆者對於古人忠孝典範，曾寫過「三十六忠」、「三十六孝」二書。對於今人，惟恐難有定

論，未敢觸及。惟只須看看前述事蹟，我如稱孫院長爲今之「忠孝典範」，想或無人反對！

請納善言

一友之子，自幼兢兢業業，努力讀書，由小學而中學，由中學而大學，每次聯考，無不一榜及第，名列前茅。後留學異國，又很快的得到博士學位。前幾年業已衣錦還鄉，找到一個相當不錯的工作。

他父母在堂，老而彌健。於出國前，並經戀愛結婚，育有兩子一女，個個聰明伶俐，人見人愛。一家和樂，親友豔羨！

其二、又有一位好友，平日生活規律，盡忠職守，公餘之暇，以練字爲樂；晚年寫得一手好字，朋友爭索珍藏。他生平除吸菸外，毫無不良嗜好。忝爲好友，也曾屢次勸他戒菸！他說：「我不斷吸菸。問及近況，他說：一兩年來，他太太整天在家跟他囉嗦，時常吵架。最近交了一個女友，無限溫柔，百般體貼，他打算離婚，跟她結婚；但太太不肯。他那女友卻因爲太愛他了，

甚至不計名位，情願作小，太太也不見容。問計於我！

我說，在出主意之前，先說兩個故事：

其一、從前有一至親，一生清廉正直，對國家貢獻很大，同時代人，莫不尊敬。只因除太太外。另交一位女友，所受痛苦，跟你今日差不多。後因無法解決，痛苦得跡近精神分裂。臨死之前，曾對我說：檢討一生，堂堂正正，無一事不可見人。惟一錯事，就是交了這位女友。尤其是不知及早自拔，越陷越深，終於得此惡果！

我的手垂涕而道：「我生平無一憾事。唯一後悔

的事就是當初沒聽你的话。」

曾子曾說：「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前述我那至親和好友的話，都是將死時所說，謂爲善言，想還不錯。你現在所犯的大錯是我那至親之罪：「有配偶而與人通姦」；小錯是我那好友之過：長年抽菸，致得惡疾。爲今之計：趁著大錯還不很深，小錯還未致病，請納善言，從速改過！

關於大錯，你那女友既然那麼愛你，就請她愛人以德，別拆散你的家庭，別讓你父母傷心，別使你子女失養，更重要的是別任你自己傷俗敗德，在人前抬不起頭來！尤其望你揮動慧劍，立即斷情絲，則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關於小錯，讓我把前些日子我所寫的「菸包警語」給你宣讀一遍：

「中國孝道，素重保身，吸菸致病，不孝子孫，過而速改，聖賢所尊。」

末了，我告訴他：昔在大陸，先嚴星五公嘗親書一聯，命我懸之座右，作爲父訓：「萬惡淫

爲首，百善孝爲先。」今轉送你。望你立斷淫行，除惡務盡；保身行孝，趕快戒菸！作人之道，德體爲先，你書雖念得不錯，德體有虧，便全無是處，其加深思！

說完，感到前述二過，犯者不只是他；特寫出供諸同過參考。

故友重逢

前些日子報載：宇宙遊子哈雷彗星將於四月十一日凌晨二時，拖著炫麗的尾巴，以最接近地球六千二百三十萬公里距離飛越空中。筆者因與它有舊，特於是夜二時起床，走上樓頂，向南尋索。未料天不作美，能見度太低，找了半天，失望而下。

是晚就寢前，見天較凌晨略好；睡到十二日晨二時，又披衣登樓。是時也，天雖不朗，但能見度較高，尋索半天，才在南方天蝎及豺狼座下，看到一團好像棉花球般的白星，閃閃發亮。此

星雖無明顯彗尾，但依照我的天文常識，那個部位並無那麼亮的一顆星，故斷定就是哈彗正身。面對此星想起一段往事：

筆者生於民前二年（公元一九一〇）三月七日，也就是農歷庚戌正月二十六日。幼時先慈告我滿月後，時常夜啼，百般哄慰，也不停止；但只須抱出戶外，立可停哭。一夜，又因哭抱出戶外了。但見南部天邊，有一顆掃帚星，星體特明，長尾耀目，我一見之，便手舞足蹈，眉開眼笑，母心甚慰。此後一連數夜，都如法炮製，直到不見此星為止。先慈口述這段往事時，只說它是掃帚星，未及其名。後來抗戰時期在太行山打游擊，在林縣地攤上論斤買到很多天文學圖書，讀後才知道它的大名叫哈雷彗星。

十二日凌晨面對這位七十六年前的故友，憶起上述往事，倍感親切！當時曾對它默禱：

上次見你時，我雖只知吃睡，不識之無，但確曾對你手舞足蹈，眉開眼笑。七十六年地球時

光，在你看來，雖然不長；但在我看來，則已超過四分之三世紀，謂為故交，想無不當，人間習俗，故友相見，例必班荆道故；而今雖然你飛我立，也不妨道故一番。

我國古書，多稱你為妖星，視為不祥之兆。但也有許多持平之論。管子四時篇：「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後漢書社篤傳注：「彗星者，所以除舊佈新也。」可見團結之國及亟待除舊佈新之國，並不惡也。由我中華民國而言，你上次駕臨之前，剛好我國國父，倡導以興中會為中心，與華興會領袖黃興、宋教仁，光復會領袖章炳麟、徐錫麟及其他革命團體，聯合組成中國同盟會，革命勢力空前團結；同時切盼除舊佈新。而滿清政府，則正在親貴當權，離心離德，庶政腐敗，民怨沸騰之際。在你駕臨之後不過一年有半，滿清政府即開始倒台，中華民國就宣告成立。

在你這次駕臨之前，正值我中國國民黨開第

十二屆三中全會，表現空前團結，近年來庶政，尤其極為進步。竊據大陸之中共，則事事落後，腐敗已極，其情其景，遠不如滿清末年。揣情度勢，可能用不了一年半，必將像七十六年前滿清政府那樣倒台，我中華民國亦即宣告光復大陸也！由上可見，你不僅是筆者故友，也是中華民國良朋了！

一本好書

孫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戰爭如此、交友亦然。

中美兩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曾經為了抵抗日本，併肩作戰。而今又為了維護民主制度，共同奮鬥。目前雖無邦交，但友誼實質，却歷久彌堅，要想發展這種關係，切須彼此研究，相互瞭解。

美國是舉世共認的民主國家。故欲瞭解美國

，就須先瞭解其民主政治，而欲瞭解其民主政治，尤須先瞭解其選舉。

筆者好友張寶樹兄，於民國四十七年十月，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考察，適逢彼邦舉辦一九五八年期中選舉，順便前往各地考察其選舉實務。考察之後，又與讀書時所得理論相印證，引起他進一步研究興趣。從此接二連三，專程前往：第二次於民國六十一年，前往考察一九七二年大選。第三次於民國七十一年，前往考察一九八二年期中選舉。第四次於民國七十三年，前往考察一九八四年大選。綜計在這二十六年當中，考察了兩次期中選舉，兩次大選。每次考察，都將所見所聞，撰成記錄，回國之後，再據以配合書本上的理論，作進一步研究。近將研究所得，寫成一書，命名「美國政黨與選舉制度」。

這本書於今年四月出版，到手之後，一遇餘暇，就翻開閱讀。因筆者瑣務太多，對這本共六百八十多頁，都五十餘萬言的鉅著，一直看了將

近兩個月，才宣告讀完。茲將閱讀心得，略述一二。

其一，過去研究美國政府著作，為數很多，歸納起來，或作理論分析，或偏實務報導。這本書則治理論與實務於一爐，互相印證。尤其是所述理論，都選最新；所寫實務，皆經親見。只須閱讀一遍，猶如讀者自己親往考察研究一樣。古人嘗鼓勵人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而今只須讀此一卷書，就可免行萬里路，用最少時間，得最大效果，划算起來，經濟之至。

其二，在沒讀這本書之前，筆者總認為一個候選人只須政見合乎選民胃口，就可當選，美國如此，他國亦然。讀過之後，才知沒有那麼簡單。即以著者所考察的這兩次大選而論，可知一次大選之成敗，除繫於候選人本身政見、政績、形象、口才及競選策略外，當時國內局勢、國際環境、經濟狀況、選民意識、傳播工具的運用、壓力團體的作為等等，在在都發生很大影響。凡此

種種，嘗為一般研究美國選舉學者所忽略，著者則由其犀利眼光所得，不厭其詳的指出。

此外足以發人深省之處仍多，篇幅已滿，不再備述。讀者有興，可到商務印書館買來一讀，保險值回票價。

說 孝

上月是教孝月，說孝。要說孝，必須先說人；因為其他動物，雖然也有孝行，例如烏鵲反哺，羊羔跪乳，但是牠們不懂得孝義。世間動物，既能習有孝行，又能懂得孝義的，恐怕只有人類了。

書經泰誓上：「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傳：「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在萬物中，人類雖然最靈，最貴；但如不和諧相處，而互相鬥爭，也最兇，最狠。

人類本性，愛恨兼有。發揚前者，則愛上加

愛，和樂相處；發揚後者，就恨上加恨，門無已時。和樂相處，天下太平；門無已時，天下大亂？又有誰願意天下大亂？故世間善道，無不倡導互愛；只有惡道，才鼓吹互恨。

世間善道，依施愛對象廣狹不同，約可分爲三種；其一、佛祖慈悲。其二，耶穌博愛。其三，孔孟仁愛。

大智度論二十七：大慈，與一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可知佛祖施愛對象，六道衆生，一律平等；天神餓鬼，全包在內。

舊約利未記第十九章：「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子民，卻要愛人如己！」新約約翰福音第三章：「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子，賜給他們。」可知耶穌施愛對象，只及人類，未及其他衆生。但對人類，則不分親疏，完全一樣。

孟子盡心篇：「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可知孔孟施愛對象，雖云民胞物與，但因親疏不同，而有深淺之別。

由上可知，佛祖慈悲，普愛衆生。耶穌博愛，遍愛世人。雖前廣後狹，但都一視同仁，毫無差等。只有孔孟的仁愛，對親親，對民仁，對物愛。換句話說：近者親，遠者仁，最遠者愛。因施愛對象不同，而有前述差等。

言及孔孟親親之道，則爲父須慈，爲子須孝，爲兄須友，爲弟須恭，爲夫須和，爲妻須柔。其出發點雖都由於愛，但比較起來，則以孝的愛等最高。

人生之初，設能自幼即使習於最高級的愛——孝，久而久之，則「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不僅孝道性成，其餘等級較低的愛，實行起來，也易如反掌，猶如一個碩藝已達九段的碁士，再去與八段以下的人共碁，自然就得心應手，游刃有餘了。所以孔聖的教育方法是：「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果能徹底實施，則如今日教育之普及，還會有打、殺、偷、搶等項亂事嗎？

說了半天，可能還有人不知道行孝的具體方法。茲把拙著「三十六孝」中「孝的定義」錄出，供作參考：

「孝，是子、女及孫子、女或其相等之人，在合情、合理、合法、不違禮的條件下，對於父、母及祖父、母或負有扶養義務之尊親，尊敬、和悅而竭力的養生、衛身、悅情、諫非、服勞、解憂、侍疾、治喪、恩、祭靈、繼志、顯德、追遠、傳後，並能保持自己健康而立身行道等項美德。」欲知其詳，還請一讀拙著「三十六孝」！

這陣子選戰正濃，候選人好話說盡。好多親友問我，你說選誰？我答：且慢說選誰，先說不選誰：

第一，別選漢奸：在中國人看來，舉凡分裂

國土的人都是漢奸。遠的不談，茲舉幾個較近例證：

其一，北宋靖康二年，金兵陷汴京，據徽欽二帝北去，立張邦昌爲楚帝，割據今鄂豫之一部。後來高宗卽位，殺張邦昌，人心大快！

其二，南宋建炎三年，金兵陷南京，次年立劉豫爲齊帝，割據今山東之一部。後因金令攻宋不利，被廢。

其三，中華民國二十年，日寇強佔我東北，次年立溥儀爲滿州國皇帝。抗戰勝利，被俄軍擄走。

這三個人都是因分裂國土，至今仍被譽爲漢奸。誰想到在此豐衣足食的復興基地，居然還有主張分裂國土的漢奸！堂堂炎黃子孫，怎該選他？

第二，別選太監：晚清兩廣總督岑春煊，因慈禧西逃時護駕有功，頗得信任。因他不買太監李蓮英的帳，李恨之，乃把他的照片跟康有爲像合印一幀，狀願親暱，獻給慈禧，自此慈禧痛惡

春暄。沒想到時光過了八十多年，居然又有一候選人師李蓮英故技，把他自己的照片跟李老太爺的像合印一起，騙惑選民，此事而可作假，何事不能作假？像這樣慣於作假的人，又怎該選他？

第三，別選暴亂分子：我中華民族傳統理念是國泰民安，論語有一段孔聖和子路的對話：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沒想到由這種理念培養出來的炎黃子孫，傳到而今，竟有少數候選人專以製造暴亂

來打知名度。如叫他們當選，將來還有什麼好日子過？

第四，別選不忠分子：問政之道，最要緊的是忠。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而今有很多候選人，從前加入國民黨時，信誓旦旦，矢志效忠。及所求不遂，就違誓反黨，與反對黨黨員共同痛罵他曾經效忠過的國民黨。

像這種反覆無常的叛徒，對選民又怎會忠得起來，明智之士，怎該選他？

綜上所述，都是不該選誰，只須反過來一想

，就知道該選誰了！

台灣生活習俗與中華文化

井應秋

前言

中華文化在臺灣的發揚光大，在近四十年來亦可以說即是三民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去年一年中，政府先後採取若干斬新的措施，促致經濟上貿易的自由化、政治上意見的多元化，在若干領域上時有脫序的現象發生，政府既能毅然決策於先，自更能導正於後，不致持續乃至惡化。然而，針對當前的實際需要，繼續在復興基地發揚光大吾中華文化，全體同胞應同心協力做到：（一）以禮、義、廉、恥爲生活的規律，激發內心的自我期許，實現於食、衣、住、行、育、樂的日常生活之中，發揚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二）培養務本務實、愛國愛羣、有朝氣、有秩序、有禮貌的時代精神，處處表現文化大國的風範，顯現復國建國的中興氣象。（三）養成孝親、友愛、敦親、睦族、理性、謙和的高尚品德，與勤勞、儉樸、整齊、清潔的良好生活習慣，表現出合理化、現代化的現代國民生活。

台灣生活方式、習俗與中華文化密切關係

臺省人民之物質生活，是屬於中華傳統文化的一環，又因閩粵兩省移居在臺者較多，而以之爲主

流。茲從飲食、衣飾、住居、行旅與搬運、教育、娛樂、工藝方面，約略述如後：

(一) 飲食方面

臺灣物產豐饒，居民飲食之富，為大陸各省之最。其主食方面，大體閩籍、粵籍與南方其他各省移來者，多食米飯，蓋習自大陸祖籍之物產與飲食習慣。北方各省來臺者，初期以麵品為主，嗣後亦習米食，蓋臺灣產米，米質甚佳，由於人際交往，生活混合，羹食方便，今多南北不分。今則即連本省人也嗜麵食，臺灣地區居民之飲食，可謂南北一統，與日據時期以前純以米食為主食之現象有別。副食餐點方面，舊時本省人以米粉、碗粿、粉粿、米糕、米臺目及糕仔餅干之類為食。民國四十年代以後，大陸南北各省之副食餐點隨移本省各大都市，其後漸向各鄉鎮蔓延，今則副食餐點琳瑯滿目，口福之盛，亦為昔時遠不及，一地一店，即可見大陸南北省份名稱之地方餐點。過去本省人以述釀酒，土著各族則自製粟酒、米酒及薯酒，惟部分亦估自漢商，而酒宴客所需，製酒沿襲古法，其後本省所製之紹興酒，普受民衆喜愛，法亦出於紹興，而北地高粱燒酒，也在臺地流傳，為灑君子所樂飲。臺灣產茶，有紅、綠之分，近年國內飲茶風氣甚盛，講究茶道茶具，此風本源自晉，自陸羽著《茶經》後，茶道漸開。洎明季供春、時大彬，捏陶塑壺，備受珍愛，一時蔚成風氣，此後名家輩出，雅壺精杯，廣為流傳，影響所及，臺民飲茶，亦成風尚。每屆節慶，本地風俗，必另製美食奉神祀祖，亦賓主藉歡。端午綁粽，中元印糕、重元造粢、冬至搓圓，而過年則蒸製年粿、發粿、菜頭粿，以喻長壽、大發、彩頭之意。民間祝壽製紅龜粿，逢喪色不加紅，以上節慶年俗，皆承襲大陸作法。至飲食器具，盤筷杯盤之屬，鍋鼎鑊籠之器，亦本大陸造型，五彩青花，紋飾多倣江西景德，少部分為大陸

沿海風格，與舊時多福建廣東陶瓷品類有異，而製食石器，則與大陸相同。

(二) 衣飾方面

昔時臺地居民衣服所需，多從大陸內地輸入，如紡織多自江浙，布匹來自閩南，羽毛呢絨則從粵東。衣服式樣，從前富者，男子多著長袍馬褂，女則大褂絲裙，一般民家，為求工作方便，與富者異。而裝飾方面，舊時婦女首飾簪釵珥璫、鉶環戒佩，皆與大陸近似，至今日金銀服飾，紋樣造型，亦本傳統吉祥圖案。

(三) 住居方面

臺灣早期之房屋，除少數富貴人家或祠堂廟宇，為磚、木、石配合雕造外，並有門樓，數進院舍，餘多為就地取材之土墼厝，或一棟數間，或呈三合院，其構造式樣，大多仿照漳、泉、惠、潮舊籍，值得注意的，舊式臺灣民間建築，若為廟宇巨宅，皆富構造型態之藝，雕塑繪畫之美，綺麗典雅，兼而有之，且圖案多內涵歷史、文化意義，堪稱中華文化民間藝術殿堂。至於堂房佈置，則本於傳統之家族倫理，以神明及祖先龕位，置正廳，正廳建築最高，若為「三間起」，則正廳兩旁之臥房，為父母及叔父母之臥寢，右伯左仲（面向正廳），各有等第，若正廳加護龍式房屋，則三合院，則東廂西房各為兄嫂弟媳所居，故兄弟之妻（妯娌）互稱「東西仔」（臺語）而父母稱「高堂」，其語本此，可見中國傳統之建築排列佈置，皆有次序等差，中華固有文化之「倫理親情」，表露無遺。

(四) 行旅方面

早期臺灣交通運輸，主要靠人力與獸力，其時人民經濟困窘，而生活儉樸，器用均與當時之生活環境相關。人力運輸器具，有扁擔、轎子、人力車之屬，其形制亦沿襲祖籍所固有，結婚所用之新娘轎，周圍掛滿喜幛、織繡吉祥圖案，與大陸內地無異。獸力運輸工具，有牛車、大木板輪與鐵皮輪之牛車，與大陸同，近期之牛車輪已改橡膠輪，目前在西部沿海鄉下地區仍間用為運貨。過去沿海港口漁船，式樣與閩省無差，其有就地取材，伐竹為筏，上編竹篾為帆，行渡於近海或內河，亦同於閩粵所用者。

(五) 教育方面

昔時臺灣的孔廟與書院制度，正乃沿襲大陸故制。清代初期，臺灣各級學校之創設，殆襲明鄭之規制而逐漸增廣之，有官學與鄉學之分，官學之主要設施，即府、縣、廳之儒學，鄉學則義學、社學、山地社學、民學（書房），書院乃介於官學與鄉學之間，在補正式官學之不足。教育訓練之器用，於文有筆、墨、硯、紙、書卷之屬，於武有刀、槍、棍、劍、盾牌、石碩、石盾等，昔時規矩，字希視為聖蹟，不得隨意丟棄，故有專設聖蹟亭之焚紙爐，有專收字紙之字紙簍。上書「敬惜字紙大家獲福無量」字，以人挑之，沿戶收之集焚，今尚存此遺蹟遺物。至於臺灣民間生育前之「胎教」與週歲之「試兒」，殆亦有傳統教育心理意義存焉。

(六) 娛樂方面

本省傳統民間娛樂有舞蹈、戲曲、歌謠等民俗活動，除調劑生活外，尚可觀察其中蘊涵之文化意

義，在今天西洋文化衝擊較烈之時，民俗戲曲、舞蹈、歌謡之存在，更具有中華文化之意義。目前在舞蹈方面，有宋江陣、牛犁陣、車鼓戲、公負婆、舞龍、舞獅等，戲曲方面有皮影戲、傀儡戲、布袋戲、歌仔戲、子弟戲、平戲、南北管等。歌謡方面有客家山歌、民謡、古詩吟唱等，經政府之輔導、地方人士之熱心推動，此類瀕臨消失之民族藝術，漸來略受社會注意。

(七) 工藝方面

臺灣之工藝，乃中國民族工藝的一環，在實用工藝方面，包括木器、竹器、藤器、紡織、編蓆、陶器、紙傘、石器、畫糖、風箏等。裝飾工藝，包括木雕、石雕、漆器、花燈、刺繡、中國結、珊瑚工藝、文石器、金銀首飾等，若細加分別鑑賞研究，更足以顯現中華文化之富與藝術之美。

從以上情況看來，可知臺灣在食衣住行各方面與中華文化具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

唯識學與現代人生

曹慧芳

二十世紀科技進步，工商發達，一般人的物

質生活可說是相當豐富，精神生活却十分貧乏。

物質水準的提昇固然為人類帶來極大的便利，却也由科技文明的極度發達而帶來無窮的公害。近年來由於人們的無知與貪婪，世界各地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空氣污染、土地污染、河川海洋污染、核能污染等等造成人類健康上極大的威脅，愈來愈多的疾病與環境污染有關。公害問題如果照目前這樣氾濫下去，而人們仍然漫不經心，不立即建立起防治公害的共識的話，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必將破壞得面目全非，那時人類的命運真是不堪設想。

盲目的科技發展、過度的物質追求，除了帶

來上述種種災害之外，還為人類帶來了許多無形的災害。尤其處在今日複雜萬分的工商社會裡，競爭激烈，人與人之間利害衝突所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造成精神上極大的壓力和苦悶，所以現代人有許多心理問題，精神病患日增，自殺率也愈來愈高。儘管現代人享有豐富的物質生活，但現代人却不比以往的人生活幸福，原因在幸福的生活，不在物質生活多麼豐富，而在精神生活是否充實。精神生活的充實，主要需靠宗教與道德的力量。今天世界各地道德沉淪，普遍充滿暴戾、貪婪與荒淫，而許多人對宗教又抱著懷疑與冷漠的態度，難怪現代許多人生活在迷惘與苦惱之中。一些有識之士，發現科技文明和物質生活並

能帶給他們平安幸福之後，回過頭來他們重新尋找生命的意義、尋找內在安頓身心的生命哲學，於是宗教成為現代人迫切需要的一股心靈活泉。現代人急需要智慧的引導，惟有智慧才會提昇人們的物質欲望到精神的層面，惟有智慧才能引導科技發展的方向，趨向人類的福祉而非科技的競爭，而引發世界大戰。總之，惟有智慧，才能挽救人類的命運。

縱觀目前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是特別重視智慧成就的宗教，而佛教中的唯識思想，更切合現代人的需要。現代人崇尚科學，唯識學極富科學精神，最重分析，其五位百法，將宇宙萬有的色（物質）、心（精神）、及非色非心部分，分析得極為精細、條理分明，對我們了解宇宙及人生均大有幫助。唯識的「唯」字是單獨唯一的意思，「識」是分別的能力，「唯識」即是說我們能認識宇宙的一切，完全靠心的分別作用。唯識學也可說是佛學的認識論；其整個重點在探討「

心識」問題。人的「心識」常受污染所以不淨；如何「轉識成智」是唯識學的中心思想。其中最富創意的理論是「八識」學說的建立，認為宇宙萬有的存在，均是「唯識」所現。換言之，一切林林總總、山河大地皆是阿賴耶識種子的業力作用所構成，這就是阿賴耶識緣起論。而我們人生的種種活動，更是由八識的交互作用，於是構成人生的種種善惡行為。由於「八識」說的建立，唯識學所探討的心理範圍又較現代心理學深廣得多。如第七末那識及第八阿賴耶識所探討的深層心裡問題，就非現代心理學家所能企及，因此有人稱唯識學為深層心理學。

基於唯識學對深層心理的探討，所以是現代人迫切需要了解的學問。無庸諱言，現代人生活緊張，身心極易焦慮不安、煩惱也就特別多。唯識學非常科學的將人心理的一切煩惱，予以系統之分析，將煩惱情緒分為根本煩惱六種——貪、瞋、痴、慢、疑、邪見等。跟隨這六種根本煩惱

而來的大、中、小隨煩惱，略則可分爲忿、恨等廿種，細分又可演變成無窮數量的各種煩惱情緒。由於現代人工作忙碌、生活緊張，焦慮不安、精神苦悶等原因造成各種慢性疾病，如胃潰瘍、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等；而心理疾病也極爲普遍，如憂鬱症、自閉症及精神分裂症等，嚴重的常常使精神科醫師及臨床心理學家束手無策。唯識學探討人內心層面的活動，遠較現代心理學深入，七、八二識所涵攝的內容，正可彌補現代心理學及精神醫學之不足。而心理學的研究注重實驗，臨床經驗也有助於我們了解內心的活動現象。唯識學爲佛教心理學，如何與現代心理學貫串起來，彼此相輔相成，互補而增益，則必將有所突。對於解決現實人生的種種困境，必大有助益，對造福現代人生，必大有貢獻。

唯識學所處理的問題，看起來繁多，胡適先生曾稱之爲最繁瑣的哲學。其實唯識學的總樞紐在阿賴耶識，只要對阿賴耶識的觀念有清楚的認

識，就容易掌握唯識的中心思想。唯識學的道理，一言以蔽之——「萬法唯識」、「識外無境」，識能變現一切諸法。華嚴經云：「三界唯心，心外無別法。」解深密經云：「識所緣，唯識所現故。」這些說明了整個世間的種種，皆是「識」所變現，說得明確一點，整個世間的種種皆是我們人的主觀精神作用所呈現的面貌。世間的種種是非善惡皆由人的主觀意識所左右，世間充滿污染、混亂和罪惡皆因人心靈混亂與污染所致。如欲改善個人的生活或社會風氣，應先改善個人或社會的「共識」。換言之，如果我們想改造現實世界爲人間淨土，應以改造大家的「共識」爲根本。以免未來的世界遭到浩劫，現在就應該積極的改造並提昇人的「識」，希望世界安樂祥和，成爲人生淨土，必須改造並提昇人的「識」爲關鍵。所以人——特別是現代人，都應該了解唯識

我們每個人生命的中心在阿賴耶識，我們的

世界不過是我們阿賴耶識的發展體系罷了！阿賴耶識的功能龐大，其「種子說」最富啓示性、革命性與實用性，使我們了解到我們一言、一行、一念的重要，因為我們任何言行和念頭都會在阿賴耶識中留下印象，也就是留下種子難以消滅，然後「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如此輾轉互爲因果，生生世世的隨著我們輪迴。這種因果不失不亂的道理，說明了我們每個人現前的富貴貧賤和苦樂愚智，實爲自招。依唯識的道理觀察人生，人生的種種不是一成不變的。阿賴耶識種子熏習說的精義就在「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所謂種子生現行，即是先天決定後天，這相當於傳統富有宿命色彩的遺傳觀念；而現行又可熏種子，就是後天可以改造先天。具體而言，就是利用後天的修持去消除宿世的惡業，以改造先天的遺傳。準此以觀，唯識學不僅與宿命論大異其趣，而且是一種積極的人生觀。它爲我們開啓了

一條改善自己，提昇自己的道路。當我們自身改善了，外在環境也隨著改善。因此，要改造外在世界必須從改造自己著手，因為外在世界就是我們自己心識之呈現。這種整體息息相關的觀念，正是世界和平所必需。從這個角度來看，唯識學是超時空、超宗教、超國家民族界限的，而是以整個生命界著眼的。爲了促進世界和平和增進人類的幸福而言，都當研究唯識學。

此外，唯識學還有一大特色爲現代人所必需，即唯識辨析精微，研究唯識還有助於我們思考力和判斷力的培養。今日世界思潮衆說紛云，今天一個學說興起，明天又被另一個理論所推翻，如果本身沒有判斷力，必會茫然無所適從。處身在此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裏，若有唯識思想的薰陶，就不會人云亦云的隨波逐流。不過，研究唯識學有很多困難，一方面由於唯識思想體系博大，名相繁多，要對唯識學有所了解，必須對其所

依的六經十一論，好好下一番功夫才行，這又非得長時間用功不可。現代人生活忙碌，時間有限，恐怕缺乏耐性去從事長時間的研究；另一方面，由於唯識學所依的經論文字艱澀難懂，非得有深厚的國學素養無法理解，坊間以淺顯文字介紹唯識思想的著述又很少見，使人有不知如何下手之感。因此，凡有識之士應共同來研究，如何透過文字般若的力量，將唯識學高深的道理，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給世人。這就需要將唯識學的名相儘量簡化，並將唯識思想付予現代的詮釋，以現代人的觀點，現代人的需要作出發點，再去發掘唯識學的時代意義，然後用現代的語文來解說。

，以幫助現代人解決種種苦惱問題。

玄奘大師不辭千辛萬苦，冒著生命的危險到印度求經，拜在戒賢論師門前學習唯識教理達十七年之久。返國之後朝野推崇備至，一生譯經無數並弘揚唯識教義，成爲唯識宗初祖。有感於唯識思想對當前人心墮落的娑婆世界實有振弊起衰之效，對人心之改造與提昇，乃至世界和平及人間淨土之建立有水到渠成之功。祈願教界高僧大德廣爲弘揚唯識思想，以不辜負玄奘大師當年出生入死求經弘法，普渡衆生之苦心。茲值玄奘大師一三八八年誕辰，特撰此文，聊表對玄奘大師感懷與崇敬之意。

唯識學是得到幸福人生的指導

解伯鏞

一、唯識學能解決人生的痛苦

我們現在所生存的世界是娑婆世界，也就是剛剛堪能忍受的生活世界，於是大家都希望能得到幸福的生活，大家希望是生活在幸福的世界。

釋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我們尊稱祂是娑婆世界的教主，等於是其他宗教所稱的教主，因為祂捨棄了富貴的皇宮生活，從體驗及修行中，體悟出了幸福人生的指導——一切衆生皆具佛性。他已經是佛，只是方便現示，其實是以他的大智慧和神通，告訴我們這個宇宙或自然界（器界）的現象，告訴我們的身體的本質體的質和能（色法），從認識和了解，徹底解決人生的苦痛，從苦痛而進入幸福。因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要解決人生的苦痛，必須先要研

究宇宙之所以成立，與人生之所以存在，再進而認識人生與宇宙的關係，如是方可以得到澈底解決人生的疑難。唯識學便是指導我們從認識而解脫，用智慧轉煩惱爲菩提，去障礙而明佛性。「唯」是不二之意，「識」是分別之意，也就是說：宇宙同人生，全是分別的現相，宇宙之間，空無所有，只是有一種能力存在，由這種能力運動的結果，便幻生出無盡的時分、方分，種種宇宙人生來了。「唯」又是絕待的意思，因為「唯心」「唯物」「唯生」等等哲學是相對的，是有對別的對象，全是以分別能力的幻象，包括一切事物動作及我們自己的心意，都不是本來的根源。而且佛教是以慈悲爲中心，是以實用爲目的，所

以唯識哲學是先以果，例如生、老、病、死的事實苦果（結論）爲標示——宗，然後追溯到因，又用喻來說明因，與一般哲學的邏輯方法三段論法，大前提（喻），小前提（因），結論（宗），剛好相反。所以佛教的哲學理論是以應用的目的下，把西洋哲學分別處理的邏輯和歸納，總提爲一。研究西洋哲學可使我們在邏輯及分析的智識上得到益處，是智；研究佛教哲學能使我們破除幻象及解脫無明得到正行，是慧。所以研究唯識，可以使我們澈底了解和解決人生的苦痛。

二、如何研究唯識建設幸福人生

唯識法相特別注重名句，因爲名句是代表一種固定意義，雖然名句也是幻象，但在說理之際，不能不重視及賦予名句的固定意義，才能有條不紊，也不致無門可入。於是應該先了解「百法」，百法就是唯識哲學的一百個名詞解釋，是唯識哲學的提綱，這一百種法分成五類。

第一類：心法——八法（人的智識）
 ①眼識、②耳識、③鼻識、④舌識、⑤身識、⑥意識（能思想事理）、⑦末那識（我見、以我爲中心的直覺）、⑧阿賴耶識（人生和宇宙的本源）。

第二類：心所有法——五十一法（分別爲六種，因爲人的智識，只是分別，是不能成就善惡好壞的，這都是由於另有心所附屬的作用。）
 ⑨作意、⑩觸、⑪受、⑫想、⑬思、以上是屬於心所有法的「偏行」（一切心法，無論何時全部有的）。

⑯欲、⑯勝解、⑯念、⑯定、⑯慧、以上是屬於心所有法的「別境」五法（專對某環境而生起）。

⑯信、⑯精進、⑯慚、⑯愧、⑯無貪、⑯無瞋、⑯無癡、⑯輕安、⑯不放、⑯捨、⑯不害。

以上是心所有法的「善」十一法。

⑰貪、⑲瞋、⑳無明、㉑慢、㉒疑、㉓不正

見。以上是心所有法的「煩惱」六法（擾亂人的
心名爲煩惱）。

⑯念、⑰恨、⑱惱、⑲覆、⑳誑、㉑詔、㉒
憍、㉓害、㉔嫉、㉕憚、㉖無慚、㉗無愧、㉘不
信、㉙懈怠、㉚放逸、㉛皆沈、㉜掉舉、㉝失志
、㉞不正知、㉟心亂。以上是心所有法的「隨煩
惱」二十法（隨從前六煩惱法）。

㉛睡眠、㉜惡作（追悔）、㉝尋、㉞伺。以
上是屬於心所有法的「不定」四法（可以成就善
，也可以成就惡，故謂不定）。

三類：色法——十一法（一切光聲香味感覺
，凡是與知識成對象的都叫做色）。

㉠眼、㉡耳、㉢鼻、㉣舌、㉤身、㉥色、㉦
聲、㉧香、㉨味、㉩觸、㉪法處所攝色。

第四類：心不相應行——二十四法（因爲心
與心所和那色法互相發生了種種的關係，假定爲
種種的行爲，不是由心上直接發生的，故謂之心
不相應行）。

人生的苦痛乃是由於業障，去業障是成佛的

⑪得、⑫命根、⑬衆分、⑭異生性、⑮無想
定、⑯滅盡定、⑰無想報、⑲名身、⑳句身、㉑
文身、㉒生、㉓住、㉔老、㉕無常、㉖流轉、㉗
定異、㉘相應、㉙勢速、㉚次第、㉛時、㉜方、
㉝數、㉞和合性、㉟不和合性。

第五類：無爲法——六法（無有作用清靜寂
滅的法，乃是心、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應法
的本性）。

㉜虛空無爲、㉝擇滅無爲、㉞非擇滅無爲、
㉟不動無爲、㉜想受滅無爲、㉞真如無爲。

我們從上述百法，依順序分別，便知道依名
句而逐次從八識開始，到達真如無爲，一步一步
地剖析，將邏輯和歸納總提爲一，使知名句對於
事理了解的重要性，所以相宗注重名句，實因有
應用上的必要。從以上百法的名詞，我們也勾劃
出一個概想，知道何以唯識學可以解決人生的苦
痛，而希望進一步知道如何成就本身的佛性。

條件，業障可分爲二，第一煩惱障，第二所知障；煩惱障是從「人我見」產生的，所知障是從「法我見」產生的，這兩種障各有二百二十八項，總分爲十類。研究唯識學便是研究如何斷惑，如何從種種對治的方法而斷除二障，二障斷除，便是佛的阿賴耶識（煩惱障所知障滅離相）。凡是（苦痛的人生）與佛（圓滿的境界）的差別，就在凡夫是具足一切煩惱障和所知障的，佛是滅離一切煩惱障和所知障的。唯識學便是研究如何滅離一切煩惱障所知障，也即從認識苦痛而追求圓滿之道。

三、達到人生最高目標的指導

—佛果

無名不能言理，無相不能明義，所以法相宗特別注重名句，而研究相宗必須精熟因明，研究唯識必先了解百法；唯識學是佛教的哲學理論，

中國自東晉（公元三一八年）佛陀跋陀羅最初傳入的佛教宗派便是華嚴，也是法相宗傳入中國之

○二年），用楞伽法作唯一修行的規則，楞伽經是相宗的根本經之一（華嚴經，解密法，如來出現功德莊嚴法，阿毗達摩便是唯識學的實踐者。律宗與唯識哲學的關係也很深，因爲不明了法相，無以守律名，所以初唐的律師，多半是玄奘大師的弟子。密宗主張「卽身成佛」與顯宗的「卽心作佛」，同屬於用第八識的見分或相分熏習修道。天台宗，賢首宗對於阿賴耶識的研究更是清楚。因此可知萬宗歸一，要想達到人生最高的境界，締造幸福而圓滿的人生，萬法歸一，便是修習唯識學，成就究竟無漏的佛果。

從凡夫修到佛的地位，必須先有三種信心，由信心而產生力行，由力行而消除三種學佛道上的障礙。

三種信心：

(一)要信十方世界是無窮盡的，在這無窮

始，其後，禪宗自達摩傳來中國（梁武帝公元五

盡的世界中，時時刻刻有無數的有情證得佛果。我能力行也可得佛果。

(二) 要信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必定可以圓滿。我能力行也必定可以圓滿，並非難爲。

(三) 要信世間人作有漏的功德，所熏成的種子，尚能會將來得一切富樂；我能力行，修這圓妙善識，將來必可得一切圓滿。

以信心力行消除三種障礙

(一) 消除小乘思想，力行大乘菩薩道。

(二) 消除「我」和「我所」的執著，對一切法消除「相對」的執著。

(三) 消除對於一切境界的執著，任運推行。

上述的三信心和除三障礙，乃是學佛修佛五個階段的基本信念和發心，從資糧位，經過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到達最高人生的究竟位的勉勵和根本。

四、結論

有鑒於現世社會紛擾的現象和人心惶惶的狀況，有識人士無不憂心忡忡，於是各種哲學理論雜陳，無非有先知先覺的人，一番悲天憫人的研究，然而，唯物唯心，見仁見智，均非究竟，不免有漏，畢竟有限；唯有提倡「唯識哲學」，是澈底對治人心，去障礙得圓滿的不二法門。際此慶祝玄奘大師一千三百八十八歲誕辰紀念，發行紀念專刊，忝爲玄奘學術研究院之學員，效續貂之舉，附贊一文，略陳心得及呼應之願心。本文係以恩師張廷榮教授之唯識學講義爲主，兼而拜讀梅光羲大士之相宗綱要，周叔迦大師之唯識研究等書的讀書心得而已，自愧對於妙勝的唯識學，還是學步階段，但願盡此形壽而能登堂入室，然後高舉唯識之旗幟而呐喊之，力播唯識學濟人濟世之時代價值，方不負玄奘大師之偉大，及悟老院長之栽培。

劉本厚

平漢鐵路北段縱橫作戰

戰亂時期

時 問：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上午九時。

地 點：劉寓（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二六九巷三三弄十六號）。

訪問範圍：戡亂時期—平漢鐵路北段縱橫作戰。

請劉將軍就當時作戰經過及所供參考之經驗教訓回憶作一概述，回答所提問題。

問：請問將軍，聶匪榮臻自張垣會戰失利後，率殘部至冀西淶源一帶，積極整備，迄三十五年十一月以後，常竄擾平漢路北段兩側地區，其目的爲何？

答：聶匪榮臻自張垣會戰失敗，繼又在晉北受挫後，元氣大傷，無力再向我作大規模之進犯，乃儘量避免與我主力決戰，僅依機動作戰，以圖擴展其地盤。而匪共中央，因鑑於

華北地區，乃我國東北、西北、華東及華中之中心支柱，爲了利其全面叛亂軍事之發展，除以李匪運昌所部，全力竄擾熱、遼，使其遂行分區擊滅之戰略。

問：作戰前敵我一般態勢如何？

答：匪晉、冀、察軍區司令員聶匪榮臻於張垣會戰失利後，率殘部退竄冀西淶源一帶，積極

整備，迄三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自認羽毛已豐，復率其所部，東竄易縣、塘湖一帶，企圖截斷平漢路北段交通，以策應其全般叛亂作戰。蓋當時國軍第十一戰區，傾力進剿，匪終不支，乃退返深源，重新整頓。至三十六年二月匪為警覺時內外情勢之發展，又傾其第一、二、三、四縱隊，及冀中、察、晉三個軍區所屬獨立旅團，共約八萬之衆，分別深入平漢路北段兩側地區，及冀察邊境一帶，伺機竄犯。

在國軍方面，張垣會戰後，第十一戰區所屬第三十四集團軍，除留置第十六軍，協同第十二戰區，繼續向蔚縣追擊掃蕩外，直屬之第五十三、第九十四軍，旋即回防，分別進駐定興、涿縣各附近地區，連繫平、保，確保平漢路北段之重要點線，並與警備天津之第六十二、第九十二軍，構成犄角之勢。另控制青年軍第二〇八師、獨九十五旅、第二十二師，於北平市及其以南各要點，保持機

動，並構成平、津、保三角陣地。綜計我方兵力，共達五個軍，約十二萬人，雖較匪優勢，然以戰力分散，備多力分，實則仍居於劣勢地位。

問：此一作戰之經過情形如何？

答：平漢鐵路北段綏靖作戰，前後長達兩年，主要戰鬥有：

(一) 徐水以西地區戰鬥

我第三十四集團軍主力為尋求並擊滅匪軍主力，遵照第十一戰區所策定之進剿計畫，於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在涿水、定興附近完成集結後，即於次日按預定計畫，以第九十四軍在右、第五十三軍在左為第一線；獨立第九十五旅為第二線，開始向易縣、塘湖方向攻擊前進。當時，匪軍僅以一部遲滯國軍前進，掩護其主力向姚村、大王店轉移。十三日，第九十四軍擊破匪軍一部後，進占易縣，並繼續向南挺進。迄晚，該軍進抵

易水南岸附近。

二月十三日夜，當面之匪突抽調約六旅之衆，奔襲徐水。徐水守軍奮起迎戰，使匪無法得逞。十五日拂曉，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李文，鑒於攻勢兵團當面之匪，已不敵向南退竄，爲期誘殲匪軍，並夾擊徐水外圍之匪，特令飭第九十四軍，留置姚村附近，誘匪來攻；而以第五十三軍及獨立第九十五旅，分向徐水西、北，夾擊正圍攻徐水之匪。

另復令控制於定興之第二十二師，推進至北河店、固城一帶，以資策應。圍攻徐水之匪，因遭國軍反包圍，軍心大亂，兼因受到內外夾擊，所以傷亡慘重，僅勉力支撐至十六日拂曉，即向東逃竄，徐水之圍遂解。

二月十八日夜，匪果如我所料，傾其約十二個旅之兵力，自大王店向姚村及其以北之東留村，分別包圍攻擊，姚村守軍第九十四軍，沈著應戰，不使匪越雷池一步。第三十四

集團軍自擊誘匪之計，業已實現，當即令第五十三軍、獨立第九十五旅，及第二十二師，於十九日晨，合力向西發起攻擊。匪在國軍強力壓制下，節節退縮，終於當日一〇〇〇時，向西南潰竄。第十一戰區爲期盡殲所在地區之匪，特令飭第三十四集團軍，準備向南作深遠之追擊，嗣以兵力不足，乃商請第十二戰區派兵協助，當獲允派第三十五軍，先行鐵運固城待命。

二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五軍，及由副長官陳繼承所率領之第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均已進抵固城。次日，得知匪已退守滿城、定縣一帶。爲防匪遠颺，即令各軍準備追擊。二十二日晨，各軍開始向南追擊前進，迄三月一日，始進抵滿城外圍。翌晨攻城，迄午即將滿城收復。

三月四日，第十一、第十二戰區，奉命分別改組爲保定、張垣綏靖公署，原第十二戰區

所屬第三十五軍之戰鬥序列，亟待調整，旋即奉命調返察境，使追剿作戰，因兵力不足而不得不暫告終止。

(二) 睽崗戰鬥

羈匪榮臻於徐水、姚村之役失敗後，竄至保、石以西地區，一面不斷襲擾平漢路北段交通；一面積極整補，擴充兵力。至八月下旬，其總兵力已達七萬餘衆。而國軍當時之兵力，雖與匪概略相等，但因衛成平、津、保，及守備此三角地帶諸要點，以致形同呆兵，殊難集中靈活運用。

九月九日，自始隱伏於大清河以南之匪軍主力，開始向大清河北岸發起攻擊。旋越大清河，圍攻督崗；並以其有力之一部，挺進至督崗西北，對板家、窩舖保持監視，以遂其「阻援打點」之故伎。十日夜，匪除以人海戰術，續向督崗猛撲外，並分兵一股，圍攻板家、窩舖。十一午頃，奉命增援板家、

窩舖之國軍第九十四軍主力，分別進抵蠻子營及南沙口附近，向匪發起攻擊，匪終不支向南退竄，板家、窩舖之圍遂解。

九月十二日晨，國軍第十六、第九十四軍主力，開始由板家、窩舖向督崗外圍之匪，發起統一攻擊。雙方戰至十四日夜，匪以久攻督崗不下，師勞無功，乃乘夜向南退竄，督崗之圍遂解。國軍爲捕殲逃匪，復於十五日拂曉，向大清河發起猛烈追擊。孰知時正大雨滂沱，道路泥濘難行，致追擊行動，異常遲緩，而匪則趁機越渡大清河南遁了。

十六日，國軍冒雨強渡大清河，繼續向南追擊。當先頭追抵任邱、文安時，匪已遠颺。且據原犯淶水之匪，經我擊退後，頃又回竄圍攻房山，其行動直接威脅北平安全。保定綏署因鑑於北平附近，守備兵力單薄，遂令飭終止追剿，回師原防，督崗之戰，乃由是告終。

(三) 清風店瓦石門戰鬥

聶匪自三十六年九月杪竄犯平、津、保三角地帶不逞，在退縮至大清河南岸後，又續竄至平、保線西側地區整補。十月初旬，東北之匪發動第六次攻勢，情況緊急，國軍爲增強該方面兵力，乃將華北戰場之第九十二軍，轉調灤西、開平附近，準備出關支援。北平地區，由於第九十二軍他調，致機動兵力益形單薄。保定綏署主任孫連仲將軍，爲期集中兵力，特令石門第三軍軍長羅歷戎將軍，卽率該軍主力，北調保定，僅留置第三十二師，獨力防守石門。

十月十五日一三〇〇時，第三軍開始沿平漢路向保定前進，至十九日午後四時頃，第三軍先頭於進抵定縣以北之清風店附近時，突接獲空軍投下通信袋二，得知前方已發現大批匪軍，正蜂湧南進中。羅軍長於獲知上述情況後，急令所部停止北進，改在清風店附

近村落宿營，並趕築工事，準備應戰；一面分電保定綏署及第三十四集團軍，請求支援。當日一七〇〇時許，南進之匪已竄抵清風店附近，當即展開激戰。至二十日晨，保定援軍雖已南進，無奈被匪重重阻止，而停滯於保定以前，致第三軍孤軍苦擣，僅憑野戰工事，奮力抵抗。至二十日午後，匪復增新銳，致攻勢益猛，陣地多處被匪楔入，迄二十一日，第三軍終以彈盡援絕，全軍壯烈犧牲。聶匪於清風店得手後，賡續乘勢南竄，於一月五日，再圍攻石門。第三十二師師長劉英，率其有限之兵力，奮起應戰，終以預備隊兵力不足，逆襲之力，兼以清風店潰敗在先，士氣受損，激戰至十一月十二日，石門終爲匪陷，守城官兵，悉數壯烈殉國。

(四) 平、保西側地區戰鬥

國軍最高統帥部，有鑒於平漢路北段連續失利，爲增大華北地區對兵力運用之最大彈性

，乃於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下旬，撤銷保定、張垣兩綏署，併爲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以傅作義爲總司令，負責華北五省之戡亂作戰，但仍受北平行轅之督導。

華北剿總甫告成立，總司令傅作義爲集中兵力，乃將駐察之第三十五軍、暫三軍，移調北平附近地區，並積極計畫對平、保西側地區之進剿。而聶匪榮臻自清風店及石門得手後，復於十二月中旬，四出竄擾，破壞交通，威脅保定，妄圖牽制國軍，以策應東北林匪之作戰。華北剿總爲粉碎匪軍孤立保定，牽制國軍之目的，決定採取主動，捕殲聶匪主力；先以一部進剿易縣附近之匪第四縱隊，誘匪先陷於不利態勢，然後分區包圍聶匪主力於平保線西側地區，予以各個擊滅。當即依據此一構想，於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完成部署。

十二月二十八日，國軍攻勢兵團依預定計畫

，開始向易水以南、平保路以西之姚村攻擊前進，期尋求匪軍主力予以捕殲。二十九日晨，攻勢兵團續向當面之匪攻擊前進，匪軍且戰且退，我則跟蹤緊迫，至入夜後，匪竟利用夜色掩護，秘密向西側山區轉移，然華北剿總竟毫無發覺，誤以匪軍主力，尚在易水以南。故於三十日，仍向易水、漕河中間地區，繼續攻擊前進。

先是，華北剿總爲截擊聶匪主力，以第三十五軍車運保定，協同原任保定守備之新二軍第二師，向滿城方向攻擊。迄三十日午頃，輕易進占滿城。

民國三十七年元旦，當國軍尚在滿城附近掃蕩之際，突發現易水、淶水間，有兵力不詳之匪軍一部活動；而自始潛伏於房山西北之匪第一縱隊，亦正向淶水方面移動。華北剿總誤以匪軍主力業已出現，乃急令第三十四集團軍火速北進。元月二日，國軍暫三軍、第十六軍、第三十五軍分別運抵涿縣、高碑店、定興後，旋即由各該地向淶

水攻擊前進。匪第三、第四縱隊，知難抗衡，竟又回竄姚村。

進占淶水之國軍暫三軍、第十六軍，均跟蹤向姚村追擊，於七日進占姚村，然匪却又先我向南退竄。國軍暫三軍、第十六軍、第九十四軍，爲竟捕殲全功，復又向滿城追擊前進。

當第三十四集團軍主力，遠離淶水，正向滿城追擊之際，匪軍第一、第二及第三縱隊，竟於元月十一日夜，神奇出現淶水當面，並發起猛烈圍攻。國軍第三十五軍軍長魯英麾乃於十二日拂曉，親率原參加淶水攻擊而未隨隊向南追擊，復回師高碑店整補後會同新編第三十二師、第一〇一師，分由高碑店、定興，採分進合擊之勢，向淶水方向攻擊前進。而新三十二師師長李銘鼎，以解圍心切，乃親率一個團，由匪左側迂迴，直取淶水東南四公里之莊町，並完成占領。

正當李師長準備繼續向淶水攻擊之際，匪竟糾集優勢兵力，蜂湧而來，包圍猛攻，戰況空前慘烈，情勢危殆；同時證實斯卽轟匪主力之所在。華北剿總乃令正向滿城追擊之各軍，立即回師，並將控制天津附近之暫十七師，以鐵道輸送至涿縣，馳援淶水；繼且令甫抵高碑店之騎四師，逕解莊町之危。

元月十三日拂曉，圍攻莊町之匪，有增無減，李銘鼎師長不幸中彈殉國，全團官兵，傷亡已逾三分之二，情況危急。是時，騎四師雖曾向莊町乘馬衝鋒多次，無奈匪軍過於優勢，難以奏功。迄當日〇八〇〇時，赴援之暫十七師，又在由涿縣西進途中，被阻於熨斗店以北。新三十二師一個團，於莊町苦戰已達二十四小時，殘存官兵，不足四百人，在近三十倍匪軍之連續猛攻下，終於十三日一〇〇〇時頃，爲匪突入，經慘烈肉搏後，僅存三百餘人，分途向東突圍，餘皆壯烈成

仁。

至午頃，由津南援之暫十七師，終於排除萬難，進抵北義安附近，與魯軍長取得連絡，但因莊町之戰已告結束，遂一同回師高碑店。魯軍長於返抵高碑店後，目睹所部傷亡慘重，愧不欲生，竟乘人不備，憤而自戕殉國。綜括而言之，長達兩年之平漢路北段綏靖作戰，國軍雖曾極力爭取主動，採取攻勢，終以聶匪過於狡詐，出沒無常，以致轉圈推磨，不僅毫無所獲，更且迭遭折損；尤其石門陷匪，從此華北、華中、華南陷於分離，實爲華北地區厄運之肇始。

問：

華北剿匪作戰整個說是失敗了，但「保定防守戰」却是勝利的。請將軍說明親歷此一戰役之情形。

答：在「保定防守戰」中，我是親身率領部隊衝鋒陷陣，實際作戰直到奉令才撤出的。保定防禦戰鬥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 保定防務以持久防禦爲目的，自民國三十四年十月間防守起，至三十七年十一月間自動撤出止，共三年零一個多月。

(二) 三十五年共匪曾三次向保定城攻擊，第一次是在五月十四日，第二次是在七月初，第三次是在十月三日，均被我軍擊退。

(三) 三十六年春「滿城爭奪戰」，我軍以第五十三軍周福成部機動，襲擊滿城並予收復。六月，我第九十四軍由甘建民團長所率之團，將匪擊退而收復被匪佔領之徐水縣城。同年秋，保定城防部隊曾派出一團，掃蕩容城一帶之匪軍。

(四) 三十七年春秋兩季，曾由保定城防部隊輪派兵團，掃蕩滿城、徐水一帶之匪軍。至十一月下旬，保定防守部隊始奉命撤出城防，到北平廣安門參加北平防衛戰。

保定防守戰之所以成功，乃係下列各種因素造成：

(一) 以攻爲守，爭取主動：即由城內派遣機動部隊，向保定外圍之匪攻擊，如滿城爭奪戰，掃蕩容城、徐水間之匪軍，以及突襲望都之匪等，均屬主動攻勢之活動。

(二) 守勢的反攻及逆襲：如當匪軍向保定城攻擊時，我方先依情報偵知匪軍企圖後，乃預設伏兵，出敵不意，迎頭痛擊；或待敵攻擊時，由我伏兵側擊其背。又如匪軍向我城垣攻擊時，我則派隊出城，迂迴至匪側背而予以夾擊。

(三) 以城垣爲防線：保定城高而堅，以當時匪軍之火力與裝備，根本不易擊破，且我軍在城外四周皆有半永久性工事、各種障礙物及水泥砲兵掩體等，同時並築有坑道，使城內與城外工事相通，進出呼應皆容易。

(四) 生活與戰鬥配合爲一：保定守軍由於能夠體認生活即戰鬥、戰鬥就是生活的道理，所以不分晝夜的警戒，故經常的戰鬥行動

，對他們來說，並不覺得苦。加上城防工事堅固，軍需物品儲備充足，所以不論軍民、士氣均極旺盛。

(五) 軍民合作，同心協力的作戰：保定城防指揮官，爲了城防任務的達成，實施了「親民」、「教民」、「用民」的辦法，使軍民結爲一體。在「親民」方面，如派兵幫助農忙，賑濟貧農糧食。在「教民」方面，如照原有之保甲制度，將學生、壯丁、婦女、兒童分別予以訓練，訓練課目包括射擊、築城、防空、通訊、救護、瞭望哨等。在「用民」方面，如發動民衆幫助修築工事，利用民衆作嚮導、站哨等。對鞏固城防任務的達成，皆有相當的幫助。

問：請將軍見告對戡亂作戰之經驗教訓及可供今後建軍備戰之參考意見？

答：檢討平漢路北段綏靖作戰之所以失利，可以得到下面幾項經驗教訓：

(一)追求決定性之勝利，始爲達成作戰目標之不二法門！匪軍慣於流竄，浮游不定，來去飄忽，經常此竄彼擾，遙相呼應，常使正接近全勝之進剿作戰，竟因後方某一最敏感地區，突遭襲擊，而甘願放棄即將唾手可得之碩果，只爲求得「安全」的單一價值，而作最無意義之「回師應援」。此不僅使全勝功虧一簣，爲匪所愚。且對士氣影響至深且鉅。如徐水以西地區作戰中，我攻勢兵團已追抵滿城以南，正圖繼續南下，以竟全功，孰知竟因戰區改組，調整序列，而將第三十五軍調返察境，致勝利在望之戰果被迫放棄。又當晉冀戰鬥，我追擊大軍，歷盡險阻，終能進抵任邱，但却又因房山被圍，北平震驚，而又嚴令追擊大軍儘快回防，大利大害皆顯例了。華北戰場，只爲調整序列及擔憂房山被匪襲擾，而無視決定性勝利之追求，顯有失當。

(二)知己知彼，情報爲先：平漢路北段，就全般態勢言，國軍乃處於外線，但因情報不靈，所採者竟是守勢作戰。聶匪榮臻雖處內線，因其情報靈活却能常採積極之攻勢作戰。華北戰區，處此境遇，爲求制匪而不被匪制，除必須確實掌握匪情，並秘匿我主力之行動以穩操勝券外，實無他途。然華北剿匪，不僅情報不靈，進退失據；且我主力之行動，匪更瞭之如指掌。當在平、保西側地區戰鬥中，傅總司令不惜先後集中約五個軍區之兵力，主動進剿，期一舉將聶匪主力捕殲。但在攻勢發起後，對匪軍主力動向，竟不知情，甚且一再作錯誤之判斷。致我第三十四集團軍，在狡匪之誘惑愚弄下，轉圈推磨，南北奔馳，對捕殲匪軍主力了無收穫，最後更趁我戰力分離之際，猛撲淶水、莊町，致第三十五軍損失重大。情況演變至此，始察知斯即匪主力之所在，雖十萬火急嚴令向

南追擊之大軍，立即回師涑水，惜爲時已晚，救援不及。華北剿總之情報遲鈍若此，焉有不敗之理。

(三) 日常作息成規，絕不可用於戰場：作戰異於一切，絕不可沿襲一貫成規。國軍每當入夜，必然按時宿營，縱有大敵當前，亦必循規蹈矩，起居有時，從無改變，以致使匪有更多之時間與機會，爭取最有利之態勢，增我更多之困擾，斯乃最爲不智者。又當惡劣天候，更是小心畏縮，自難捕捉窮兇惡極之狡匪。本作戰於八月十五日，匪乘大雨傾盆，脫離戰場，越渡大清河逃竄，咎在我

第一線部隊，未能冒惡劣天候，與匪保持接觸，竟因天雨而中斷威力搜索，實犯有嚴重之錯失。至若每在入夜後，即放棄一切作戰之行動，更是不勝枚舉。此種陋習若不根絕，則永難收澈底殲匪之戰果。

(四) 負責知恥，爲革命軍人之本色；第三十五軍軍長魯英虜，於莊町戰後，目睹所部傷亡慘重，引疚自戕，誠將領負責知恥之表現，亦爲革命軍人之本色。倘國軍將領，皆能如魯氏之有自覺紀律，負責知恥，則戡亂作戰之歷史或當重寫。

崔黃口慘案

郭士明

崔黃口慘案，是日本侵略我國期間，日軍集體屠殺我河北無辜民衆一百五十七人的暴行；時間是民國廿六年十月廿五日，農曆九月廿二日，地點就在武清縣屬崔黃口，所以叫作「崔黃口慘案」。地方人習慣以農曆計算，通稱爲「九月廿二事變」。事隔半個世紀，五十年後的今天，崔黃口一帶的人，絕不用這個日子辦理婚喪大事。

崔黃口位於天津以北，運河以東，農產豐富，商業繁榮，是一個大型集市，頗具經濟價值。

蘆溝橋事變不久，地方上呈現無政府時期；這一

大肆活動起來，有的成立皇協軍，有的自稱情報員，名目雖不一樣，擾民害民則是一樣。皇協軍是由一群流氓土匪，嘯聚而成，穿上自製的日本軍衣，特別猖狂，霸佔幾個村莊，四出搶掠。地方人謠稱他們是「白脖烏鵲」，副號「日本鬼子」。情報站是地痞聚點，情報員三五成群，到處騷擾，以刺探日本軍情爲由，實際是勒索敲詐，無所不爲；地方人只有忍受，敢怒而不敢言。將一個民風樸實，物資豐富的崔黃口，禍害得面目全非，民不聊生。

筆者當時，任職武清縣保安大隊長，即駐防於崔黃口以北五華里——萬灣十三村。蘆溝橋事變之後，雖處於無政府時期，亦未放棄權責，始

終掌握部隊，保存實力。保安大隊，原只兩個中隊，兩百枝步槍；恰逢冀東保安隊，張慶餘張硯田部，響應政府號召，在通縣起義抗日，我藉地緣之利，收集了一批離隊保營槍枝，包括輕機槍十五支，因此裝備增強，士氣旺盛，成爲一枝頗具規模的地方武力。對於那些漢奸走狗，賣國求榮的行爲，早已恨之刺骨；尤其他們蹂躪地方，禍害鄉里，更難以坐視。最初有所顧忌，惟恐投鼠忌器，曾探觀望態度，希望他們有所約束，能適時而止；豈知愈演愈烈，終至不可收拾。因爲皇協軍大肆活動結果，宵小麇集，惡勢力日漸膨脹，大有超越保安大隊之勢，我們已經感到威脅。還有那些情報員，到處勒索敲詐，早已腰纏累積，不斷向日軍奉獻，頗得歡心，得寵忘形，竟爾迫害到我，不時闖進保安大隊部，代表皇軍向我招降，態度驕橫不可一世。局勢演變至此，我已別無選擇，決心鋤奸。

多入搶，盤據於崔黃口以南卅華里的白馬港，也霸佔了附近幾個村莊，勢力較大，由我自己率隊前往，乘夜將它包圍，天明攻進港內，予以擊潰；只有少部分乘船逃走，大部分是被我們擊斃或俘虜，俘獲槍枝甚多，其中有七名俘虜，被當地民衆指認，曾作惡多端，立即提出就地槍決，以平息人心。大部分的皇協軍既已解決，小部分的早已聞風遠颺，可稱一律肅清。鋤奸第二步，該是情報員了。這些敗類，仍在倚仗日軍勢力，到處敲詐勒索，囂張狂妄，不可一世，被我派隊，分別捉將回來，前後十五人，分兩批就地槍決，還用鋤刀鋤了一個，並懸頭示衆。

我們保安大隊，以最嚴厲的手段，處決情報員，雷厲風行的解決皇協軍，主要是爲了維持地方治安，與平息民衆憤恨，當然也是在維護民族大義；但是這樣做，却摧毀了侵略者的陰謀，招致日敵的極端嫉妒。楊村日本駐軍，是控制平津綫的日軍主力，包括崔黃口地區；它們對於保安

大隊，早已心存妒忌，認為地方武力將來即是抗戰武力，應該儘早消除，以絕後患，所以縱使那些漢奸走狗，前來崔黃口地區大肆活動。陰謀之一，是執行以華制華策略，利用壞人箝制好人，日軍坐收鎮壓控制之效。陰謀之二，是可以阻撓保安大隊的發展，偵測保安大隊的動向。現在他們已經偵測清楚，保安大隊是不屈不撓的民族武力，將來會走上抗戰之途，必須集中兵力消滅，以除此心腹之患，因此一場壯烈的民族戰爭，就在崔黃口爆發，引起了滅絕人性的崔黃口慘案。

慘案發生那一天，九月廿二日拂曉，天氣濃濃大霧，四野漆黑，所謂「能見度極低」，對面不見人。我們在萬灣村隊部，聽到崔黃口有激烈槍聲，以為是另一批皇協軍前來尋釁，正欲派兵前往，楊村商會甘會長秘密派人來送情報：「日軍已經集結一個大隊兵力，就要來攻崔黃口，你不要迎戰，趕快撤離。」這份正確情報，倒使我躊躇起來；明知地方武力，遠非強大日軍對手，堅持傷患者先行撤退，部隊主力隨後撤退。為防止

應該撤離，起碼不去迎戰，但是現在已經勢成騎虎，既然大力鋤奸，剪除日軍羽翼，等於向日軍挑戰，今天日軍到來，我們就要與它決一死戰，以維護民族精神。況且崔黃口守城民團，已在迎戰奮戰中，我們怎可不去增援？最後我毅然決定，不計後果，下令全大隊兵力，馳援崔黃口，迎戰日軍。

到達戰地，我命副隊長王濱（保定軍校八期）率領一個中隊，固守崔黃口西北角西場村，作為援隊；我則率領兩個中隊，前進迎敵，即在崔黃口西郊，與日軍主力發生遭遇戰。日軍武器精良，構成強大火網，阻止我軍衝刺；分隊長程風儀，率隊衝進日軍重機槍陣地，結果遭重機槍掃射，屍體形同腰斬，全分隊無一倖免。相持兩個小時，死傷極重，不得已撤回西場村，進行巷戰。我軍手槍甚多，巷戰發生威力，日軍傷亡亦多，戰況因此稍緩。我於此時，下令全部撤退；扶持傷患者先行撤退，部隊主力隨後撤退。為防止

日軍以密集火力追擊，由我一人持手槍斷後，兩分鐘內，打完一百發子彈，擊斃追擊到巷口的日軍十餘名，才阻止住追擊，當時情勢之急，可以想見。我軍撤回萬灣大隊部，檢查作戰傷亡，計陣亡副隊長王濱，分隊長程風儀、李生等三人，士兵李有芝等四十一人，傷者七名，包括我個人輕傷，可謂傷亡慘重。記得曾當場痛哭失聲，悲憤不已！稍後又知道，還有更痛心的事，日軍遷怒居民，戰後大肆屠殺無辜以洩恨，即所謂「崔黃口慘案」。

我軍撤離崔黃口，戰事本已結束，不意兇狠的日軍，不講戰爭原則，竟將作戰傷亡，遷怒於當地民衆，集體屠殺無辜百姓，以洩其恨，真正野蠻民族也。當時日軍挾報復之心，進入崔黃口，見到居民就殺，有的當場用刺刀刺死，有的用繩子捆綁，共計一百二十七人，綁到城西一個大水池旁，用機槍集體射殺，屍體佈滿水面，沿溝血流數里，潺潺有聲；連同用刺刀刺死的卅人，

統計屠殺一百五十七人。慘絕人寰的暴行，至今令人髮指。日本投降後，我們政府表示以德報怨，回顧既往，真是不知從何說起！

我們保安大隊與日軍崔黃口之戰，雖敗猶榮，因為那是一場壯烈的民族戰爭。至於引發的崔黃口慘案，也是日軍暴行，其咎在敵，所以地方父老從未指責。不過事後檢討，總覺得災禍由我而起，於心不安，所以五十年來，殊少提及崔黃口事件，不料大陸中共文史資料——「武清文史選集」，倒特別刊載出來；有的刊載的還很詳細，使我驚訝不置。資料上關於冀東保安隊反正，與我始終不放棄權責，掌握保安大隊，準備抗戰等等，都有敘述。尤其對於我如何嚴厲鋤奸，以及用鋤刀鋤死漢奸，並懸頭示衆，敘述得最詳細。還有日軍屠殺無辜百姓，殘忍的過程，與屠殺人數，也都與事實相符，惟獨有關我們保安大隊，與日軍作戰的英勇史實，壯烈戰績，則略而不敍，只敍陣亡副隊長王濱。至於我裹傷再戰，獨

自斷後，掩護全隊撤退一節，更隻字不提，但還承認我是崔黃口這場民族戰爭的主導者。結論我是不得不抗戰，勉強抗戰。這樣刊載，我倒不以為怪，因為中共一向宣傳：「八年抗戰，都是毛澤東指揮八路軍，將日本打敗，老總統和中央所屬部隊，全未盡力。」這份中共文史資料，承劉彥士鄉長返鄉探親帶來，現存同鄉會，願供各位鄉長參考。

儘管崔黃口慘案如何使我內疚，如何使我不安；但也就因為崔黃口慘案，激起了我的民族義憤，奠定了我獻身抗戰的抉擇，而後繼續戮力抗戰，屢仆屢起，皆淵源於此。上天不負苦心人，終於使我走上國際路線，擔任中美傘兵突擊隊長。日本投降前，冀東空降跳傘作戰；勝利後首先率部進駐北平，全始全終達成空降作戰任務，這纔遂我為民族抗戰的意願，與殺敵報國的決心。

南非共和國訪問記

魏汝霖

南非共和國是非洲最大的國家，其國民生產額占非洲大陸約百分之廿五，工業生產占百分之四十，礦業生產占百分之四十五，鑽石與黃金之產量，更為世界之最。其戰略地位，對歐洲西方世界各國，尤為重要。好望角控制著東西方世界之間的重要海路，西方大部分之石油供應，均沿此海路輸送。南非始終是一個堅強的反共國家，與我國有深厚之友誼。七十七年八月，有南非之旅，今將觀察所得分兩方面介紹如下：第一為觀察記事、第二為南非史地之探討，敬請學者專家賜予指教！

第一 南非觀察記事

一、南非航空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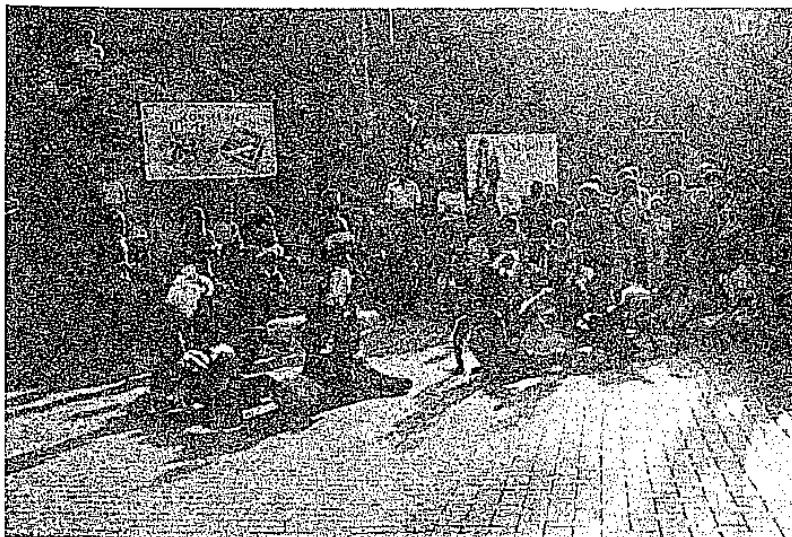
南非航空公司班機，是臺北直飛南非約翰尼斯堡，中途經模里斯小島國加油，停留一小時，繼續飛行。臺北到模里西斯，航程十小時，橫渡印度洋。再續飛四小時，即到南非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八月廿九日晚九時自臺北桃園國際機場起飛，時差六小時整，卅日晨七時到達約翰尼斯堡，過了一個長夜。機上座位，前後距離，比其他航機稍小數寸，與兩年前赴澳紐旅遊所乘澳航機種相同，最易疲勞。但在回臺的非航機上座位，已與一般航機相同，蓋機種新舊之差別。超大越洋機內，無一空位，全部客滿，三分之二，均為國人，不盡嘆中斐關係之密切焉。回憶美國各航空公司，凡自日本東京起

飛，直達美國的班機上，均配有日籍空中小姐，且機上發言，亦用英、日兩種語言，深盼南非航空，對中斐航線客機中，亦應有所改良。

二、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約翰尼斯堡，是南非的第一大城，也是工、商業和交通的中心。市內高樓大廈林立，也是非洲大陸最現代化的都市，足以媲美北美洲的舊金山、紐約。他位置在南非東北部，中央白水嶺的高原上，海拔約兩千公尺，人口兩百多萬，其中四分之三，為黑人，華僑約四、五千人。南非開發最早的，是南端好望角的開普頓城（CAPE TOWN）。大約百年前，這裏只是一個由非洲黑人土著盤踞的荒涼原野，後來發現金礦，在一八八七年以後（光緒十七年），就變成了歐洲白人的採金營地，由於此地氣候溫和，冬暖夏涼，空氣乾爽，適合居住，在短短的數十年中，就變成世界文明大都市之一。所宿旅館名 JOHANNESBURG SUN HOTEL，是五十層高的大樓，屬五星級建築，設備的優美完善，毫不遜歐美五星級旅社，或尤過之，所謂後來居上也。

金礦城，在約翰尼斯堡郊區，採礦及冶金之一切設備，全部保留，供人參觀。乘電纜吊車深入地下兩百公尺看黃金礦坑道，及開採實況，運輸情形，坑道長達十數公里。坑內燈光，通風設備完善，參觀人員均須佩帶保險帽，以策安全。另有冶金工廠，表演煉金、鑄金磚情形。目前此礦坑已停止開採，專供觀光之用。城內有兒童遊樂場、商店、飯店、黑人土風舞表演場所黑人男女數十人聯合演出，中外觀光客大飽眼福。



黑人土風舞

三、太陽城（SUN CITY）

太陽城，屬於波布那家邦國（BOPHUTHA TSWANA）在約翰尼斯堡西北約三百公里，是一個新興的遊樂中心，設備富麗堂皇，各種娛樂設備，如水上運動、泛舟、戲水、打網球或高爾夫球，以達旅遊休閒之最高享受，並有豪華賭場，晚間且有全非最著名的歌舞表演。有如小型之美國西部著名之賭城拉斯維加，其夜總會之歌舞表演，在舞臺設備、燈光配合、美女如雲，精彩演出，似已超過拉斯維加者。波布那黑人小國，號稱獨立，未被國際承認，地瘠民窮，全賴此遊樂中心，賭場稅收，為其政府之財源。因南非政府禁賭，此黑人小國開放賭博，經營者為白人，遊樂者亦為白人，波布那黑人首長（自稱國王）坐收漁利，不盡嘆人類好賭成性，不分種族國家焉。

野生動物保護區。新興的娛樂中心（賭城）即在保護區邊緣，保護區範圍甚大，約五百平方公里，屬於丘嶺黃沙石地帶，無高大樹木，全為發燒樹（FEVER TREE）與各種仙人掌，並荒草滿地。

發燒樹爲非洲特有之一種樹，樹高約兩三公尺，無樹葉，滿樹長滿針刺，呈黃褐色，可刺傷人畜，歐洲白人初到南非，染患瘧疾者甚多，身體發燒，疑爲受發燒樹的針刺之故，遂命名此樹爲發燒樹。非洲野生動物多，是人人皆知的，尤其是受電影電視之宣傳，但乘者用遊動物保護區之車輛，在區內四處亂跑近一小時後，所見動物並不多，僅在遠方發燒樹林中，有幾隻犀牛、羚羊、駝鳥耳。且道路欠佳，黑人司機駕車亂行於發燒樹林中，既怕被發燒樹針所刺傷，又有覆車之虞。據聞曾有國人教育觀光團，在區內車禍死傷數人云。余對野生動物保護區之行，大失所望，只落得滿身黃土，反不如到臺北六福村看看好些。

四、普利托里亞（PRETORIA）

南非共和國，共有三個首都，立法機關的國會，設在開普敦（APE TOWN），因此開普是立法首都。司法機關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布魯姆芳屯（BLOEMFONTEIN），因此稱爲司法首都。而行政機構則設在普利托里亞，各國的外交使節，也都在此設使領館，故稱爲行政首都。普利托里亞位於約翰尼斯堡北北東方五十八公里，約四十多分鐘車程，即可到達。他是一個規劃設計得非常好的都市，街道相當整齊美觀，市區內有許多美麗的花草、紅綠樹成蔭的行人散步道，歐式的白色住宅，到處可見，是一個美麗寧靜的城市。其主要街道上，遍植佳卡蘭達樹（JACARANDA），每當十月至十一月，佳可蘭達樹開花時，整座城市，彷彿蒙上淡紫色的輕紗，非常迷人可愛。我國的大使館與南非觀光局均在此地。聯合行政大廈在一高坡上，從此可以瞭望普利托里亞市區的全景。建築設計，出自名建築師赫伯特·貝克爵士的手筆（HERBERT BAKER），現在是南非政府的行政中心所在，大

廈之前，有美麗的庭園設計，並建立第一任總理布達將軍（LOUIS BOTHA）的塑像。郊區有一座國家公墓，亦可說是紀念陣亡將士的無名英雄靈堂，建築莊嚴宏偉，大門兩傍有一戰士持槍塑像，和一戰士夫人帶男女兩兒童的塑像，表示白人先民開拓南非北部疆土時歷次作戰的男女、勇士，堂內地下有一巨墳，代表全體殉難人員。有一老人在堂內，出售紀念品，余購買十數張明信畫片，他說：「阿利戈豆」，我稱是中國人。他馬上說：「謝謝」，發音非常正確，並稱過去遊客日本人多，現在中國人多等語。

普列米爾鑽石礦場，鑽石廠在普托利亞首都郊外數十公里處，仍在正式開採中。據稱早年有人無意中撿到一塊閃爍發光的小石頭，只覺得新奇，並不知道是什麼？就把他廉價賣給一名商人，最後售給哈思頓博士之手（ASASTON），才知道是一顆鑽石，當時的價值是五百英磅，此為一八六七年的事（清同治六年）。由於鑽石的發現，立刻使南非荒涼的牧場農庄，成了擠滿了礦工的鑽石王國。南非鑽石礦場很多，普列米爾是其中之一，規模相當大，先參觀原始發現地上礦崖，是土黃色，據稱為千萬年前火山口遺跡。目前已開到七百公尺深地下坑道中，因工作日夜進行，無法下坑道參觀。開出之礦石為黃色石塊，經機器大力磨成粉末，鑽石硬度極高，不受影響，經篩檢可得鑽石。但此稱「毛鑽」，仍需打磨與切割，方成光亮精美飾品云。此礦於一九〇三年開工，至今已八十五年之久，根據地質學家估計，礦源共有八百公尺深，仍可繼續開採二十餘年。余因好奇，在地上拾取一小黃石塊作紀念。廠中導遊人員稱：「任何人不准攜帶石塊出廠門，因石塊中，均可能有鑽石云。」當即仍棄之地上。鑽石切割是一種很大的技術，世界上切割技術最高的工廠，在荷蘭國。南非「毛鑽」，都是運往歐洲荷蘭工廠加工，已有上百餘年歷史，因南非最先為荷蘭殖民地之故。

五、開普敦（CAPE TOWN）

約翰尼斯堡至開普敦，航空機程爲兩小時。開普敦位於非洲大陸的最南端，是南非第二大城，僅次於約翰尼斯堡，不但是一個天然良港，而且緊扼着好望角的航道，戰略地位，至爲重要。是南非之母美譽的古老港都。港灣設備良好，碼頭上船隻林立，運輸非常頻繁。這個城市的市容，相當整齊，馬路寬闊，高樓大廈，比鄰而築，看不出一點黑非洲的落後色彩。人口兩百萬，白人六十萬，黑白混血人九十萬，其餘爲亞洲人（馬來人、中國人、印度人）純種黑人很少。早年英荷白人，嚴禁黑白通婚，但在蘇伊士運河開鑿前，好望角控制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海上航道樞紐，開普敦港，商船雲集，船員上岸娛樂休息，白女供應不足，黑女紛紛上市，遂造出大量混血兒女焉。

開普敦，是我國今日遠洋漁業最大的補給修護基地，大約有三百多艘國人漁船，在這裏進進出出，船員多達近萬人，他們大多數是來自我國的高雄市，所捕的魚貨，亦多由此地轉售到美國及歐洲各地。每天平均有二、三十艘我國漁船在此停泊，有四、五百名船員，上岸度假，因此在這裏，設有一所船員俱樂部，裏邊有撞球、桌球、電視機、收音機、電影放映機、電視錄影機、和華文書報雜誌等，供船員休假的消遣。當地有一流專爲中國船員醫療的醫院。並在中華學校內，設有一個「船員之家」，一次可供數十名船員在這裏住宿。當地一些混血黑美人對我船員十分熱情，她們對中國船員的交往方式，並不斤斤計較價錢，而是以「女朋友」的方式交往，因此使許多海員爲她們迷戀不已。每當有中國漁船靠岸，她們會開車來迎接老朋友，陪他們到酒吧間、夜總會去玩樂、或陪同留宿，一些新朋友，也可以一回生，兩回熟。

桌子山（TABLE MOUNTAIN），位於開普敦城的背後，是一個巨大而光禿的岩石山，高高地聳立着，遙望過去，好像是一個光滑平面的大桌子，因此而名。桌子山的最高點，為海拔一千零八十八公尺，山勢雄偉挺拔，登山唯一途徑，要坐纜車。纜車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四日啓用，每車可載二十八人。纜車下站，位於海拔三百六十六公尺處，上站則在海拔一千零六十七公尺的山上，上下距離約七百多公尺，坐纜車登山，約五分鐘可達。但是登山時刻與纜車的通行與否？要靠天氣來決定，如果山頂有雲，則登上去，人在雲霧中，什麼都看不到，失去觀光價值與意義。如果風太大，纜車就會停開。當遊客踏上登山纜車後，抬頭遙望山頂，纜車一股勁的往雲裏鑽，眼看就要撞上山岩壁石時，纜車開始以幾近垂直的角度，往上爬升，當升到全程三分之二處，會感到寒風刺面，和寒氣逼人。快爬升到山頂時，更是風聲貫耳，俯首下望，只見山下曰迷離不清，纜車則高懸於空中，有些人則索性不敢看，心中只求快點到達山頂車站。桌子山是國有財產，由一個保護委員會管理。山上在地下看來，是一個平面大桌子，但在桌面上，生成了好多奇石怪狀的陳列，有一間山頂餐廳，可喝杯咖啡，吃點點心。在山頂北處為開普敦市全景，南望是大西洋與印度洋的會合處，以及世界聞名的美麗好望角。同行中外遊客，莫不紛紛取出照相機，攝取珍貴的風景留作紀念。

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是一個聞名於世的地方，它又名為大浪山，原來是一個默默無名的山角，只是黑色非洲大陸最南端一塊荒無人煙的土地。在一四八六年（明成化廿二年）被葡萄牙航海家狄亞士所發現，稱為暴風岬，後來葡萄牙國的亨利王子覺得這個名稱，對航海人員有不良的心理影響，因此改名為好望角。意指「繞道這裏，便有希望直航印度洋，到達東方亞洲各國」。從開普敦去好望角，全程五十餘公里，有公路可通。在好望角對面，另有一隻山角，與他對峙，名

作者在開普敦的好望角留影



叫「角點」，好望角與「角點」，就像同一株樹幹所生出的兩個樹枝，兩者相距，僅一百多公尺。論形勢，「角點」峯巒高聳，其山角更深入大洋海水中。「角點」上建有燈塔，海拔二四四公尺，必須爬上數百多級石階，才能上去，內子即因太累，半途而廢。在「角點」的正前方，遙遠處是南極冰洋，右邊是大西洋，左邊是印度洋，水色明朗，在此三洋匯合之處，依稀可以看出可資辨識的海水界線。一九三九年設立好望角天然保護區，專為保護當地的動物、植物、和半島上的自然美景。這裏有南非的各種羚羊、野牛、狒狒、鴕鳥等。植物中有各種花卉很多。好望角盛產龍蝦，中午在一家餐館，吃龍蝦大餐，既美味又便宜，同行遊友，不少連吃兩客者，還有數人帶聞無人採取者，貨棄於地，未知是何原故？

海豹島（DUKER ISLAND）為豪特灣（HOOT BAY）海外一小島，在開普敦西海岸二十餘公里處，有船可乘，繞行海豹島一週，島上有無數海鳥、海獸，千百隻，亦一奇觀也。

科士敦波士克國家植物園 (KIRSTENBOSCH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S)

在桌子山的東南斜坡，是科學研究植物學的中心，也是南非當地植物的養殖所。最好在春天遊覽此地，因為各種花種正在盛放。可令人驚異者，是園中有盲人欣賞區，盲人在本區中，可以手摩花木後，在點字版上，即可明瞭花的形像、顏色、名稱等云。

六、奧次頌 (OUDTSHOORN)

奧次頌是一個小鎮，由開普敦前進，乘飛機先到喬治城 (GEORGE) 航程一小時，再換汽車，一小時即到奧次頌鎮。此小鎮之所以成爲觀光勝地，是因爲附近有一個世界上最值得一看的鐘乳石天然大洞穴，其名稱爲甘果洞 (CANGO CAVES)。一七八〇年 (乾隆四十五年) 被一名農夫偶然發現。一八八一年 (光緒七年) 始對外開放參觀，洞穴長達三公里，包括八十個小洞和迴廊。第一部分，人可通行，第二部分，須彎腰進行，第三部分，須爬行進入。內部全爲奇形怪狀之鐘乳石筍，有高大的如觀音大士立像，有如美女舞姿，有如寬大幕帳垂簾。第一部分，廣闊平坦，尙布置成一小音樂廳，配以燈光歌聲，別俱風味。按鐘乳石筍之形成，均爲山洞滴水，經萬千年以上，方漸漸長大。歐美、澳紐，以及我國各地之鐘乳石洞內，均有積水，石筍亦在滴水長成中；而甘果洞中，非常乾燥，一如洞外之非洲乾旱大地，石筍已乾化成岩石，石筍之高大者，有如十數層高的大樓，蔚爲奇觀。據考古與地質學們推算，甘果洞之形成，應有數百萬年之歷史云。足見遠古時期，非洲雨量亦多，決非爲今日之乾旱，到處是沙漠。同時早期非洲人，亦必不是爲今日之黑，因氣候變爲乾旱後，長期爲強烈日光所曬成者。歐洲白人與印度人，同爲雅利安人種，因印度氣候炎熱，類似非洲，遂變爲黑色。

，其一例也。

鶲鳥城，在奧次頌郊外，有一個鶲鳥養殖區，它位處內陸寬廣草原地帶，氣候乾爽，地形空曠，正是適合飼養鶲鳥的好地方，因此這裏飼養鶲鳥業，一枝獨秀，稱霸世界。在這裏的區域，有數個規模很大的鶲鳥園，設備完善，並且是專門為招待觀光客而開的，每天都有許多國外遊客，看過「甘果洞」後，慕名而來的，真是車水馬龍，熱鬧非凡。園內有嚮導帶領觀光團人員入內參觀，先看母鶲鳥孵蛋，一巢有十二個，七週可孵出小鶲鳥，一個蛋重一公斤半，等於廿五個鴨蛋，鶲鳥蛋非常堅硬，蛋上可站一個大人而不破。母鶲鳥毛為灰色，公鶲鳥為黑色，日間母鶲鳥孵蛋，夜間公鶲鳥孵蛋，孵蛋時，其他一隻必在附近，作巡邏衛護。據稱雌雄鶲鳥，結為配偶後，一旦母鶲鳥死亡，公鶲鳥、守節至死，母鶲鳥則否。作者對此存疑，同行遊客亦不大相信？鶲鳥九個月可剪毛一次，羽毛可作裝飾品，每隻產毛可值二十元美金。十八個月可殺鳥出售肉與皮，又可值二十餘美金。鶲鳥以草為食，草原上飼料豐富，故養鶲鳥，獲利甚大云。鶲鳥肉味似火雞肉，蛋則味同鷄蛋。鶲鳥皮則非常堅固珍貴，由政府統收買賣，價格高於牛皮甚多。觀光客尚可在園內試騎鶲鳥，照相留念，但以鶲鳥性甚兇猛，快步如飛，鳥背呈圓形，羽毛又滑溜，必須有相當技術，才能駕馭自如，否則必人仰馬翻。園中特備如雙桿形木架一只，將鶲鳥趕入其中、再加五花大綁，且以小黑布袋套其頭遮其目，遊客始能騎上去，方可拍照留念，所謂騎鶲鳥者是也。最後參觀鶲鳥賽跑，黑人權充騎師，快鳥加鞭，拼命衝刺，其衝勁可與賽馬媲美。鶲鳥城的觀光禮品店中，可以看到各種與鶲鳥有關的紀念品，有鶲鳥標本，栩栩如生，有美麗的鶲鳥毛，以及有疙瘩狀鶲鳥皮作成的皮包、皮夾、皮帶、皮衣、皮鞋等。

七、德爾班（DURBAN）

德爾班，是南非第三大城，第二大港都，却是最忙的港口，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進出口物資，都是經由此吐納。因爲它位置濱印度洋東岸，所有中東、遠東、亞洲各國的貨品，全經此集散，港口船舶林立，碼頭上的貨物，堆積如山。

自奧次頌鎮赴德爾班港，先乘汽車經花園大道，至馬塞港（MOSSEL BAY）休息卅分鐘；花園大道，兩邊都是花木，可惜時值冬季，無花可賞。馬塞港並不很大，可是近年海上發現石油，有漸趨繁華之趨勢。早年此地，係一小魚港，人煙稀少，無郵政代辦所，僅在樹上繫一皮靴，來往信件，置於靴中，漁民自行送取。目前該樹已長得很大，非常茂盛（非發燒樹），號稱「郵政樹」，以爲紀念，並在樹下製成一水泥大靴，遂成爲一觀光節目矣。繼到喬治城，乘飛機到伊利沙伯港口，（PORT ELIZABETH）再換飛機始到德爾班港都。這個港都，是一個工商業非常繁榮的現代化都市，在港口附近有一個工業區，工廠林立。全市有一百五十萬人口，黑人五十萬，混血人廿萬，白人卅萬，華僑亦有數千人，其餘爲印度人。早年（一八六〇年）白人在這裏經營農業工業時，本來都是僱用當地黑人（祖魯族）勞工，但是他們生性懶惰，影響工作進度，白人遂向印度洋對岸的印度，招募勞工，於是貧窮的印度人，就成羣結隊前來作工，索酬低廉，工作努力，深得白人僱主的賞識，後來印度人慢慢由甘蔗田的小工、製糖工廠的技工，公司的小職員，進而買田地，置房產，開工廠，營商店，代代相傳、親友相携，使得現在這裏已變爲印度人的樂園，既有印度教堂，又有印度市場。出口以糖爲大宗，主要運往日本、加拿大等國云。德爾班有「花園城」之稱，沿海非洲，雨量充分，氣候宜人，經常是晴空萬里，風和日麗的好天氣；市區順著海岸，南北向，建築物都很新穎，本觀光團所住飯店，爲五十層海濱大廈，其設備之精美華麗，非但爲南非之冠，已超過紐約與巴黎者。

祖魯地（ZULAND）與烏比桑野生動物保護區

祖魯族是非洲黑人中的一個大族，南非黑人，共有九種之多，總人口為一千八百廿萬，祖魯族佔了六百四十萬。過去祖魯人居住於開普敦以北的東海岸，後來被白人侵佔，現在大部居集於東北方德爾班一帶。烏比桑野生動物保護區在德爾班港都北方兩百餘公里（汽車半日行程），特在此地設一祖魯族傳統生活習俗農莊觀光區。南非共和國境內的黑人們，大部分仍過著部落的生活，祖魯人的家庭，是住在由樹木枝葉圍成的圓形窩棚中，好像蒙古包，其實無論在構造上設備上都無法與蒙古包相比，有點像華北農村野外臨時在農地中架蓋的「窩棚」差不多。圓形，窩棚有兩個出口，左邊出入口是舉行宴會和崇拜祖先的地方，亦是通往畜欄的，外人不能進入的。右邊的出入口，是通往住家的，一般人都由此出入，院內都有三、四個圓形窩棚，男主人住的一定面對畜欄，由右至左，按順序，是元配、二太太、三太太。他們是一夫多妻制，婦女自生育至孩子斷奶為止，是禁行房事的，這亦或是多妻制的原因。他們的婚姻，類似買賣，男方必須付出聘金，女子以胖為美，胖女的聘金比較貴，一般聘金為十頭牛，現在亦有採取分期付款方式者。祖魯人的少女，都是赤裸上身，挺着一對尖乳，露出健美的身材，已婚婦女，方穿着上衣，短裙是用羚羊皮切割成一條條地，縫製而成。巫醫和占卜在他們社會中盛行。他們的宗教信仰，認為一切世上的人和物，都是神明所創造的，因此人人敬畏神，人人祈禱神。他們土風舞，與金礦城者同，烏比桑野生動物保護區之情形，與太陽城者同，茲不贅述。

第一 南非共和國史地之探討

一、南非建國史

南非共和國的建國經過，是多元、矛盾、複雜的，歐洲人最先是由於發現好望角，才進一步發現整個南非。一四八六年，葡萄牙航海家，發現好望角後，正當葡萄牙人向安哥拉、莫三鼻給移民的時候，南非尚是一片蠻荒，直到有幾次船舶在附近遇難時，才有白人在南非海岸登陸，作短暫的休息，十七世紀開始，英國人在南非聖赫革拉地方成為主要的避風港。一六五二年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擊敗在南非所有的對手，在好望角建立起一個休息站，首先向南非移民，建立了好望角殖民地，開闢田園，作長遠之計。其後英國人相繼來到，使南非歐洲白人日益增多，荷蘭人和英國人就成為南非境內的兩個冤家對頭，因此爭戰多年，禍及當地黑人，引起他們的仇恨，就到處仇殺白人以作報復。

一七九六年，英軍佔領好望角殖民地，到了一八〇三年才撤出。但是到了一八〇六年又重新加以佔領。此時正值歐洲拿破崙戰爭，荷蘭與法國聯盟，英軍戰敗法荷聯軍，荷蘭還在一八一四年把好望角殖民地正式割讓給英國。可是好望角殖民地人數最多的白人中，荷蘭人的子孫最多，通常稱為波爾人（BOER），他們繼續反抗英國人的勢力，一直到一八三一年才退出好望角殖民地，遷到北方川斯華爾（TRANSVAAL 今日省名），並且在一八五三年成立南非共和國，到了一八七七年又被英國以武力加以併吞。波爾人的民族意志，非常強烈，他們不願受英國人的統治，仍然奮戰抵抗到底，到了一八八一年，雙方商得協議，英國人對川斯華爾有宗主權，但是波爾人也可以在英國人統治下，組織自己的自治政府。

一八八四年在川斯華爾的波爾人，又宣布獨立，此時約翰尼斯堡等地，發現大金礦，歐洲各國的採金人，蜂湧而來，因而發生許多事故。英荷兩國在南非的經濟與政治衝突，日趨尖銳，一八九九年川斯華爾的波爾人，又向英國人南非政府宣戰。這場有名的「南非戰爭」，激烈異常，持續三年之久

，雙方死傷和被俘的人共有四十多萬之衆，結果是波爾人戰敗求和，英人亦感白人自相殘殺，兩敗俱傷，以寬大條件，允波爾人保有白人的特權，並且也是屬於南非統治階層。南非經過這次慘痛教訓後，元氣大傷、雙方都息心忍沒了仇恨，開始團結，以建立「和平共存」的南非。此後南非社會，日趨安定，經濟建設，順利進行，逐漸形成獨立國家的規模。

一九〇九年九月英國議會，通過自治法案，一九一〇年五月卅一日，成立南非聯邦，通過憲法，由好望角省、納諾爾（NATAL），川斯華爾，和橘子自由省（ORANGE FREE STATE）等四地區組成，爲大英國協的一分子。一九六〇年十月五日，南非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結果南非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成爲獨立共和國，正式脫離大英國協，並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至於其政府之組織，完全脫胎於英國，茲不贅述。

二、南非現代史

種族與人口。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殖民主義沒落，民族思想蓬勃發展、新興國家、紛紛獨立，南非黑人，蠢蠢而動。南非總人口爲兩千六百七十萬（一九八四年調查）白人只有四百八十萬（荷蘭後裔佔百分之六，英國人次之，其餘爲歐洲各國人。）雜色人兩百八十萬（以黑白混血爲主）大部居於南部好望角省。亞洲人八十八萬（百分九十九爲印度人），華裔公民約一萬人，印度人自一八六〇年英人引進作工人，目前大部居住德爾班港都附近，經營商業。黑人共有一千八百廿萬，他們族別分歧，至少屬於九個以上的不同族種，其中最多的祖魯人（ZUIU）六百四十萬、河沙人（XHOSA）兩百九十萬。北索托人（NORTH SOTHOS）兩百九十萬。南索托人（SOUTH SOTHOS）一百九

十萬。茲瓦那人（ THWNAS ）一百四十萬。山格安松加人（ SHANGAAN-TSONGAS ）一百一十萬。史瓦濟（ SWAZIS ）人一百萬。南非官方語文有兩種，英文與非洲文（荷蘭人後裔波爾人所說的荷蘭下層社會所說的語言），黑人所說的語言，屬於南般杜語系（ BANTU ）但各族亦不相同。南非境內黑人獨立國，已為國際承認者有二，即史瓦濟蘭、賴索托兩國。另有四個自稱為獨立國，未被國際承認，南非已允其獨立者，為波富那（ BOPHUTHATSWANA ）、威達（ VENDA ）、川斯凱（ TRANS IK ）、希斯凱（ CISKE ）。以上六個獨立國，雖有其自己的政府、與少數軍隊，但經濟未能獨立，全使用南非國幣（ RAND ），軍隊亦由英人代為訓練。南非境內，禁止賭博，境內六個小獨立國，均公開設立賭場，賭場為白人經營，賭徒亦全為南非白人，黑人國坐收賭稅，為其政府財政最大收入云。南非政府為迎合世界潮流，大力推行民主政體，誓與黑人共同分享民主之力量，以防止暴力，黑人可投票表決自己的自治當局，除上述六個獨立小國外，尚有卅六個完全自治市區及約三百個鎮委員會。

國防與外交，南非共和國的戰略地位，對西方世界之重要性，遠超過其豐富之礦藏資源，好望角控制東西方世界之間的重要海路，西方世界大部分之石油供應均沿此海路輸送。近二十年來，南非自己建立了一支國防部隊，這支部隊，被公認為非洲大陸最強大部隊。自一九七七年聯合國決議開始對南非共和國實施強制性武器禁運後，南非在軍備方面，至今已達到相當自給程度，而成功的達成了武器出口市場。南非國防武裝部隊，包括四類兵種；即陸軍、海軍、空軍、醫療服務隊。四類兵種的常備部隊，均相當小型。南非白人，有服兵役的義務，他們年十七歲時，即接受兩年軍事訓練，然後編入國民兵，在十二年期間內，接受召集服役合計七百廿天。此國民兵部隊係補充常備軍之用，特別是

陸軍。然後再分發到國民兵預備部隊，服役五年。從此以後每年須在保衛家鄉的自衛部隊，每年服役十二天，年滿五十五歲除役。南非軍常備陸軍共二十個營，因此南非國防部隊，基本上是一支國民兵。對南非其他種族而言，服兵役是志願的，南非岬角部隊（一個步兵營，一個後勤單位，一個訓練中心。）是爲雜色志願兵而設的（指黑白混血人）。一九七四年成立第一黑人志願兵單位，是第廿一營，指揮部設於約翰尼斯堡附近之蘭茲（LENZ），因爲成績優良、其他黑人單位，相繼成立。關於國防武裝訓練機構、有陸、海、空三軍的軍官學校，以及步、砲、裝甲、工程、通信，等專門學校等。國防預算從一九七〇年的兩億六千萬南非幣增加一九八六年的五十億南非幣佔全國總預算百分之十三。七。南非共和國始終是一個堅強的反共國家，由於南非許多居民，與西歐各國有歷史淵源及共同價值觀，傳統上，南非與西方國家維持其親密外交關係；然而在國際關係上，南非並非一定支持西方國家的立場。身爲非洲之一國家、南非重視其本身之利益及其鄰邦，特別是影響南非命運之非洲南方國家之利益。基於南非洲各國共同命運之認知，南非政府已廣泛的促進南非洲之合作與發展，而策定其外交策略。

三、南非地理

南非共和國，其面積不包括境內所謂六個小獨立國在內，共一百一十二萬三千二百廿六平方公里，但氣候乾旱、土壤貧瘠、雨季不定、國內可耕地，只有百分之十二，因此農業、森林天然資源、相當貧乏。其年降雨量，僅爲四百六十四公厘，世界各國的平均值是八百五十七公厘。沿海地區降雨量較多，內陸百分之六十五地區，年降雨量在五百公厘以下，尚不及臺北市一場陣雨，所以南非植物，

以沙漠區及半沙漠區生長者為多。由於恰好穿越南緯卅度，兩側濱大西洋與印度洋，所以四季如春，非常溫和，氣候宜人，是其他非洲地區，極為罕見的。農作物以玉米產量最多，且大量輸出，其他小麥、高粱、甘蔗、向日葵子、豆類、各種水果等，均有輸出，牧畜業牛、羊數量，雖遠不及澳洲之衆多，亦頗有可觀。

南非是世界上最主要礦產國家之一，又為礦產的主要輸出國家（石油除外）。南非具有世界最大黃金和鑽石礦藏，其他各種礦藏亦甚多，主要是煤、鈾、石綿、鐵砂、鎢、鎳、磷酸鹽等。南非礦產大約百分之八十七輸出，一九八五年輸出總值約二百卅餘億南非幣，佔外匯收入百分之六十三。南非現在每年出產黃金六百七十餘噸。鑽石一九八五年銷售額為七億七千三百萬南非幣。（九百六十萬克拉）。南非幣二點二元，折換美金一元。

第二二 結 語

南非共和國為開發中國家。南非雖為非洲大陸最開發之國家，但依聯合國之定義，仍是一開發中國家。在最近幾年來，受到非常高通貨膨脹率的折磨，一九八五年間，通貨膨脹率突升到百分之一十六點二之多，但是南非仍舊是生活費用最低廉國家之一，根據瑞士聯合銀行的一項研究報告，約翰尼斯堡在一九八五年是世界四十九個主要城市中，名列第十二位世界生活費用最低廉的城市。據作者觀察，臺北市的生活費用，高於南非各大城市。

二、種族等級之區分。南非種族，十分複雜，前已言及。早年分為兩級；第一為白人，第二為有色人，所謂有色人，包括黑人土著，混血人，亞洲人在內。近年來又區分為四級；即白人、雜色人（

黑白混血）、亞洲人（百分之九十九爲印度人）、黑人是也。在社會上工作相同，因種族等級有異，待遇差別很大。（華人在南非社會，今日已大大提高，雖然還沒有投票權，在其他方面，已經取得和白人同樣的地位。一般國人刻苦耐勞，工作效率高，因此很受白人企業家的歡迎）。

三、黑人獨立自主的問題。南非地理最好的地區都在沿海地帶，已全爲白人開發使用。內陸爲半沙漠區，多係不毛之地，所謂六個小獨立國，全在內陸，經濟無法自給，共同使用南非貨幣，均以經營賭城爲其財政主要來源，人民知識低落，又無傳統文化思想，所謂「獨立國」者，實乃欺人自欺之鶲鳥主義。本年（一九四七）年九月，羅馬教宗訪問賴索托之行，曾因黑人游擊隊之動亂，中途降落在約翰尼斯堡。此種游擊隊，只能造成社會之不安寧，對白人政權，不會發生任何影響也。

四、南非觀光事業。南非共和國正在發展觀光事業，且以野生動物相號召，可是野生動物保護區之觀光節目，最爲貧乏，在半沙漠地的亂跑幾小時，道路高低不平，兩傍的「發燒林」刺，佈滿荆棘，既有被刺傷之恐懼，又慮覆車大禍之來臨，僅在數百公尺遠方，看到幾隻鶲鳥或羚羊。觀光客無分中外，無一不大感失望，究竟如何改良，盼專家妥爲設計。南非觀光巴士，到處均爲SPRING BOK 公司者，有如美國之灰狗汽車公司，但車輛陳舊，經常發生故障。本旅行團由約翰尼斯堡至太陽城途中，非但冷氣故障，車頂天窗亦閉不開，數十人悶在車中，無法忍受，只好車行一段，停下讓旅客下車「放風」，再上車開行。大家都說是否爲臺灣淘汰之觀光巴士，賣到南非來了？目前每週一都有觀光團自臺北來南非（星期五出發），南非導遊人員，對國人非常有禮貌，具歡迎之意。由德蘭班港都至祖魯地之導遊男士爲第二次大戰中退伍士兵，當他知我是第二次大戰中之中國將軍，年逾八十時，特別改稱余爲「爸爸」，叫內子「媽媽」，上下車時，必親自扶持。余曾遍遊世界五大洲數十

國家，導遊人士，對余夫婦如此稱呼與親切者，從未見過，真乃「受寵若驚」也！

附記：本文寫作，以親自觀察所得為主。至於國情基本資料，如統計數字等，均採自「南非共和國簡介」一書。新聞局出版部編輯，一九八七年一月，普勒托利亞政府印刷所印製。外交部非洲司提供。

史可法遺墨五則

李怡青

不屈于威武，不惑于利誘，於山河破碎時，能表現得忠心耿耿，爲國犧牲，在明末的忠臣義士中，史可法是第一人。

史可法有遺書五則，其中一則說：「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鑑此心，于願足矣！」這是他一片赤誠的表現，雖然他未能得葬鍾山之側，而暴屍揚州，但他磅礴的正氣，偉大的人格，犧牲的精神，足以垂芳千古而不朽。

史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河北大興人，寄籍河南祥符，生于明神宗萬曆三十年，父從質，母尹氏，他的祖父史應元，曾做過貴州黃平知府，官聲很好，他幼時讀書很勤勉，對父母也很孝順，在少年時有段這樣的故事：有一年他從河南祥符回到河北大興，去應童子試，爲了清靜，寄居一古廟中；那時京畿督學左光斗興致勃勃的到郊外去遊覽，也到了古廟，適史可法讀書疲倦，伏桌而睡，桌上放了一篇剛寫好的文章，左光斗看了一遍，覺得寫得很好；看他衣裳穿得單薄，就把自己穿的皮衣脫下，蓋在史可法身上就走了。以後左光斗做了主考，史可法去應試，又被左光斗認識出來了，就批他爲第一名，並把他帶回

左光斗堅貞不屈的精神，深深感動了史可法

家，對其夫人說：「我們自己的兒子，都才智平庸。將來能繼承我的志願，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就只有這位青年了。」後來左光斗被宦官魏忠賢陷害入獄，史可法買通獄卒去見左光斗，被左光斗厲聲的斥責說：「我身體已沒用了，你來爲何？今後要以國家爲重，趕快出去，免爲魏忠賢所害」；左光斗這種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的精神，深深的感動了史可法，也教育了史可法。

明思宗殉國，史可法縗衣發喪，悲痛欲絕

崇禎元年，史可法考中了進士，時年二十七歲，授西安推官，旋遷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及左參議、右僉都御史、南京兵部尚書，弘光帝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在熹宗在位期間，一切國家大政，委之于宦官魏忠賢，從此他即引用群小爲爪牙，而排斥忠良敢言之士，弄得朝政烏烟瘴氣，當時左都御史

楊漣剛正不阿，看不慣魏忠賢的跋扈，於天啓四年六月首先疏劾魏忠賢，列舉他的罪名有二十四項之多，但熹宗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嚴旨斥責楊漣，因此激起了公憤，相繼上疏痛論魏忠賢不法的有七十餘人之多，熹宗一概置之不理，四個月以後，楊漣遭到削職爲民的處分。天啓五年七月，楊漣被逮捕下獄，與他同時被逮捕下獄的還有左光斗等五人，在獄中非法拷打，血肉狼藉，不久便死了。思宗繼位後，誅殺了魏忠賢，但明朝元氣大傷，民生凋敝，民怨沸騰，各地盜賊蜂起，叛亂事件，層出不窮，而以李自成、張獻忠爲禍最烈。崇禎十七年三月，關賊李自成進犯燕京，史可法當時任南京兵部尚書，聞訊即營帥勤王，渡江抵浦口，而思宗三月十九日殉國凶耗至，史可法乃縗衣發喪，悲痛欲絕！

思宗殉國後，因嗣子失踪，史可法張愾言等主立賢明的潞王常淵繼承皇位，但馬士英、阮大鋮（魏忠賢的餘黨）等，便秘密勾結黃德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等總兵官，以武力爲後盾，擁立貪杯好色的福王由崧，于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繼承皇位于南京，是爲弘光帝；史可法爲顧全大局，避免分裂，只好承認既成事實。弘光帝就位後，以馬士英爲內閣大學士，掌握實際政權，那時史可法也以大學士名義兼兵部尚書，在朝辦事，並積極部署軍事，準備抵抗清兵侵略。但馬士英這批奸佞之徒，認史可法在朝掌握了兵權，不能爲所欲爲，乃建議弘光帝派史可法督師揚州；此消息傳出後，南京的大學生異常激憤，陳方策等數百人聯名上書弘光帝要求收回成命，可是弘光帝不辨善惡，終不肯把史可法調回中樞，從此南都粫政百出，種下了敗因。

答多爾袞書，義正辭嚴，不亢不卑

史可法受命後，認爲從來「守江南者必于江北」，乃建議爲了適應地利需要，將江北分爲四鎮，授權四位大將防守，統由史可法管制；南都政府乃封總兵劉澤清爲東平伯，駐紮淮安，轄領江北淮安海州等十一州縣；高傑爲興平伯，駐紮泗州，轄領江北徐州泗州等十四州縣；劉良佐爲廣昌伯，駐紮臨淮（今安徽鳳陽東北）轄領安徽鳳陽壽州等九州縣；黃得功爲靖南侯，駐紮廬州，轄安徽滁州、和州（今安徽和縣）等十一州縣。又封左良玉爲寧南侯，駐守武昌，擔任長江上游軍事；史可法則以督師各鎮名義，開府揚州。他到任後除協調各總兵團結，服從指揮外，並設立禮賢館，廣納四方才智之士，以謀復興，另一面則不斷的上書弘光帝，勸他不可志存偏安，效法中興夏室的少康、東漢的光武，切不可學晉元帝、宋高宗偏安江左。弘光帝置之不理；而馬士英、阮大鋮等更開納捐例，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使南都政治日益腐敗。在此期間，清攝政王多

爾袞致書史可法招降，並恐嚇史可法說：「以中國全力，受困滬池，而欲江南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云云。這封信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但動搖不了史可法中興明室的決心，他當即復多爾袞一信，歷引漢光武、晉元帝、宋高宗的中興史實，通鑑綱目都特別記載，看作正統，並說明南都立君，天與人。

史可法拒絕了多爾袞招降後，就積極重新佈置軍事，在崇禎十七年底，於白河一戰，打敗了清兵，收復了宿遷和邳州，可是捷報到了南都，那姑賢忌能的馬士英反大笑說：「這是史可法騙取軍餉的辦法來了」。從此史可法的奏章到他手裏，一概不理。而多爾袞接史可法拒降信後，即於順治二年（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年），由孟津渡過黃河，分兩路南下，一路從濟寧到夏鎮，一路從洛陽到鄭州。在軍情緊急時，史可法派使去京告急，馬士英談笑不理；適在此時，駐守泗州的總兵高傑，被河南總督許定國暗殺了，南都就

失去了抗清的一大支柱，加上駐在武昌的總兵左良玉又不顧大局的安危，以肅清君側的權奸馬士英等爲名，率軍東下，史可法又奉調保衛南都。當史可法渡過長江，到達燕子磯時，左良玉已死，而清兵即於這年四月攻佔盱眙，（今安徽盱眙）浩蕩南下，直趨揚州。史可法聞訊，急忙趕回揚州，調各鎮兵來援，僅總兵劉肇基帶來四千人，餘無一人至，上書朝廷求援亦不理，只好與劉肇基閉城死守，親自督戰，食不重味，寢不解衣。清兵統帥多鐸五次寫信向史可法勸降，他不看便撕毀了，連戰七晝夜，清兵傷亡慘重，仍無法破城，最後用西洋大砲，轟毀揚州城西北角，清兵乃衝入，史可法知大勢已去，欲拔刀自殺，爲參將許瑾救下，清兵逼近時，乃大呼「史可法在此」，旋由清兵執見多鐸，多鐸對史可法說「前書再三拜請，俱蒙叱回，今忠義既成，先生爲我收拾東南，當不惜重任」，史可法對之大怒說：「我爲天朝大臣，豈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

頭可斷，身不可屈！」說時聲色俱厲。多鐸說：

「你既然要做忠臣，我就殺了你，成全你的美名吧！」史可法說：「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使你把我碎屍萬斷，我也甘之如飴，但揚州百萬生民，即屬於你，請寬大為懷，不要殺戮他們」。於是，一代民族英雄也就光榮的成仁了，與他同時作戰的劉肇基亦於血戰中戰死，表現了忠烈精神。過了些日子，史可法原來的副將史德威進城去找他的屍體，已腐爛辨認不清了。第二年他的家人收拾史可法生前用過的衣冠，把他草草埋葬在揚州城外的梅花嶺，到如今古木參天，凡是去那裏遊覽的人都到這位民族英雄墓前去憑弔，而肅然起敬。清乾隆年間，追諡忠正。

清將多鐸，下令屠城，史稱「揚州十日」

清兵攻下揚州後，其統帥多鐸，因恨揚州人民跟史可法合作，抵抗清兵侵略，使其傷亡慘重，爲了洩恨，便下令「屠城十日」，當時揚州居民被殺的，依焚屍簿記載，死者達八十餘萬人，而被俘及落井投河自盡者還不在內，在歷史上被稱爲「揚州十日」，其慘烈的情況，真是草木含悲，天地爲泣。揚州失守不到一個月南京也失守了，弘光帝逃到蕪湖，爲清兵所擒，馬士英爲清兵所殺，阮大鋮投降了滿清，南都偏安之局，從此終結。但史可法大節凜然、忠貞殉國的精神，則與山河並存而不朽。

健 康 集 鑄

周毅亭錄

如何保持成年人的身體健康

(一) 應有適宜體力的工作。(二) 要有適量的運動。(三) 應有適當的娛樂。(四) 不抽菸。(五) 需有平衡的營養。(六) 可喝少量酒。(七) 保持大便通暢。(八) 老人容易疲倦，應多休息。(九) 老人沐浴，溫度勿太高，時間勿太久。(十) 老人應保持適量的性生活。

早餐不可不吃

我們通常在吃早餐之前，已經有十二個小時沒有進食了，飢餓的身體，極需充分的營養補充，來負擔起整個上午的繁重工作。但是，有些人因為清晨起床後，食慾還沒亢進，習慣不進食物，有些人因為須要趕時間上班或上學，隨便吞食

一碗清粥，甚或抓着幾片麵包，便匆忙就道；還有些人懷着一個謬誤的見解，以為不進食早餐，他們就可以達到減輕體重的目的。講求健康的人都知道，不管我們有意或無奈的輕視早餐，這都是錯誤的。

我們嘗說，「一日之計在於晨」，這是對事而言，但這句惕勵性的話，也可以適用到營養方面。我們大可以說，一天的營養在於晨；因為早晨這一餐，是整日十多個小時工作的營養基礎，基礎養分不充足，一天的工作效率就會減低。可見得早餐不但應該吃，而且最好吃一頓營養豐富的早餐，才好處理日常的繁重工作。

進食早餐，最宜從容不迫，慢慢的吃，如果時間來不及，提早幾十分鐘起床，也是必要的。吃時要摒絕思慮，從容咀嚼，讓肚子有半小時的

時間，集中精力來發揮它的功能，才好出門工作。

平常喜愛吃的新鮮水果，都可以加入早餐之內，在進餐時先吃水果，不但美味可口，還能刺激食慾，使胃容納後來的食物。無論什麼飲料都可以喝，只是不要加過多的糖，如果愛喝甜咖啡或甜紅茶，最好用蜂蜜來替代糖類，因為蜜是一種最能提神的營養食物，充作早餐的食物，鮮果米麵固可，含高度蛋白質的肉類和蛋亦可，惟切勿單吃純澱粉質的食物，如白麵粉製的吐司麵包、甜餅或穀類製品，它會剝奪了主要養分，最不應該的，就是早餐不進任何食物，只喝一些濃黑的咖啡就算了，會使胃部慌張，心神不定，大有害處。

一般人的習慣，中午節省食量少吃些，留待

晚間，才吃一頓豐富的晚餐，這也是有害的。在晚餐吃下去的食物，大部分只變成脂肪，却不會變成動力。因為一個人在吃晚餐之後，不久就睡眼了，在睡眠的時候，身體是不需要醒時這樣的動力，因此在晚餐吃下去的食物，不是變成多的動力，只是變成脂肪，供積蓄之用。而且這些脂肪，有時會在肝臟的四周，和動脈中積儲起來，妨礙健康，所以晚餐的分量，不可以太豐富，只吃少量的富於營養的食物就夠了，這樣才不致使夜間消耗不完的脂肪積存於腰部，而成為一個有害無益的肥肚子，甚或積存在動脈這一類要害之處。

總之，飲食的原則是：早餐要好，午餐要飽，晚餐要少。

楊張文秀獎學金七十八年度頒獎簡訊

河北楊張文秀優秀青年獎助基金會七十八年度獎學金頒獎茶會，於七十九年元月廿一日下午假台北市河北同鄉會舉行，由該會董事長馬蘊華先生親自主持。同鄉會理事長吳立法委員延環及理事劉國大代表本厚、馮國大代表著唐，均參與盛會。

本（七十八）年度獎學金，計大專九名，每人一萬二千元；高中十名，每人九千元。

該基金會自七十三年成立以來，得獎人數逐年為：大專生十七人、十六人、九人、九人、十人、九人、計七十人；高中生八人、十七人、十二人、十人、十人、十人，計六十七人。六年獎助人數一三七人，獎助金額一、〇六八、〇〇〇元。

該基金會，係由故鄉賢楊槐軒（蔭昌）先生，率子女捐資設立，以紀念其夫人楊張文秀女士，特敦聘前考試院秘書長馬蘊華先生為董事長，並請吳立委延環、張代表希文、常代表夢月、王代表藍、單教授偉儒、王教授志剛、張博士樹正及楊府三位子女長江、長雲、長華任董事。

本屆得獎名單如下：

大專生——師大鄭青青、省北師簡麗玉、市北市師高士國、東海孫敏芬、東吳吳盈玉、文化吳碧貞、輔仁梁家榮、淡江劉素萍、中原李盈據等九人。

高中生——天津孟慶華（景女）、清苑盧兆陽（建中）、獻縣孫采薇（中山）、清河解創智（建中）、景縣焦威文（建中）、北平鮮思康（附中）、安新周韻汝（育達）、天津張蓓芬（育達）、昌黎張敬孝（附中）、定縣吳仲平（建中）等十人。

台北市河北同鄉會民國七十八年大事記

郭士明

一、春節團拜 我河北同鄉會歷年團拜，皆

團拜，同時舉行。

擇於農曆正月初一日舉行，多年來迄未改變，諸同鄉亦習以爲常。本年團拜，仍援例於七十八年一月六日（農曆正月初一），在台北市南昌路公賣局康樂中心舉行，參加者三百餘人，情況熱烈。團拜準時於上午九時卅分開始，理事長吳延環首先向全體河北同鄉致新年賀詞，繼之各同鄉相互拜年，最後分別聚敘，暢談家鄉景況，情緒最爲感人。同時，本會分贈參加團拜之同鄉第十五期「河北文獻」一冊，並代王淑敏鄉長，贈送愛好書法之同鄉林錫珍先生遺墨一冊。

二、召開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係於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廿二日召開，距今已經三年，故應依照規定召開本次會員大會，以便改選理監事，因與七十八年春節

大會開始，所有參加開會同鄉，全體投票，選舉本屆理監事。選舉結果：理事方面，吳延環二七〇票、馬國琳二〇五票、孫法民二〇五票、劉本厚二〇〇票、張希文一六一票、瞿韶華一五四票、王藍一四五票、張源一三七票、吉星一三六票、周良輔一三一票、武守儒一二四票、段其燧一一六票、馬慶瑞一一一票、姚朋一〇七票、于潛心一〇七票，以上十五位鄉長當選爲本屆理事；陳紀澤一〇三票、馬兆奎一〇二票、馮著唐九四票、全玉潔八九票、熊飛八八票，以上五位鄉長當選爲本屆候補理事。監事方面，馬紀壯二〇八票、王洪鈞一九六票、張寶樹一八〇票、王任遠一五二票、康國良一〇六票，以上五位鄉長，當選爲本屆監事；季錫斌八七票、王淑敏八三

票，以上二位鄉長，當選爲本屆候補監事。

會員大會之後，隨於七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召開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吳延環、馬國琳、孫法民、段其燧、張希文等五位鄉長，當選爲常務理事，吳延環鄉長當選爲理事長。王任遠鄉長當選爲常務監事。

三、發收獎學金：本年度獎學金，計有王淑敏鄉長捐贈林錫珍先生獎學金十萬元，吉佑民鄉長繼續捐贈獎學金十萬元，孫法民鄉長繼續捐贈獎學金五萬元，全玉潔鄉長繼續捐贈全逎東先生獎學金五萬元，全玉清鄉長繼續捐贈全楊佩禎女士獎學金五萬元，共有獎學金三十五萬元，由理事長吳延環、常務理事長馬國琳兩位鄉長，主持發放。

林錫珍先生獎學金：大專部分七人——劉文恒、孫儉元、王以德、郭胤蘭、支金銘、張治邦、張娟娟，每人八千元；高中高職部份五人——柴玉如、盧冠英、劉曉瑩、王韻齡、劉思良，每人六

千元。

吉佑民鄉長獎學金：大專部分八人——常敬丸、高顯瑩、李佩欣、劉克麗、楊德中、蘇惠青、譚良娣、田安君，每人八千元；高中高職部分六人——武曉蓉、于鑫、解創智、李明立、盧超英、周玉民，每人六千元。

孫法民鄉長獎學金：大專部分四人——尹秀鳳、陳韶華、趙文蘭、柴玉鳳，每人八千元；高中高職部分三人——王儻珊、李瑞祥、趙春蘭，每人六千元。

全逎東先生獎學金：大專部分四人——趙建明、張若斐、王如民、李達人，每人八千元；高中高職部分二人——張治平、黃慧欣，每人六千元。

全楊佩禎女士獎學金：大專部分四人——張靜嫵、王慧嫵、劉靜芬、馬永疆，每人八千元；高中高職部分二人——王秀琳、局荆玲、張志偉，每人六千元。

獎學金發放完畢，吳理事長、馬常務理事，

分別向領獎同學致詞勉勵，希望他們努力向學，發揚燕趙精神，並攝影留念。

按本年度所發獎學金，林錫珍先生獎學金十萬元，剩餘一萬四千元（大專一名、高中一名）；全遼東先生獎學金五萬元，剩餘六千元（高中一名），共剩餘二萬元，連同王代表雅麗捐贈之獎學金二萬元，併入七十七學年度核發。

四、重陽節敬老 本年（七十八年）度重陽節農曆九月初九日、國曆為十月八日，本會仍援往例，在立法院接待室舉辦敬老祝壽宴會，由理事長吳延環東邀九十歲與八十歲老鄉長參加，同時亦邀請熱心會務鄉長參加，本會全體理、監事作陪。時間為九月九日，下午六時卅分。

敬老祝壽會開始，理事長吳延環致祝詞，敬祝各位壽星鄉長老當益壯，多開心多運動，向一百歲進軍。到有九十歲壽星徐文珊鄉長；八十歲壽星王任遠、于劉振英、田席珍、崔圻、尹國祥、孫書麟、張星武、楊玉振（段其燧、馬兆奎、

關毓蘭三位壽星去美國，陳鑑波、蕭正興、崔子祥三位壽星缺席）吳延環，共十位鄉長。理、監事方面，到有常務理事馬國琳，理事劉本厚、周良輔、熊飛，監事康國良、季錫斌六位鄉長。席前各位壽星與全體理、監事，合影留念，並由吳理事長分別致贈壽杖。九十歲壽星徐文珊鄉長，即席致贈各位壽星與理、監事，「先二嬪母侯太夫人玉芳義行概略」、「九十自選集」、「九十自述」各一冊留念。席間談笑風生，鄉情洋溢，赴宴壽星多有子孫陪伴，場面親切，其樂融融，益增我河北大家庭倫理團聚之盛。

又去年（七十七年）敬老祝壽會，由常務理事馬國琳馬蘊老主持，曾講述我河北先賢紀曉嵐文達公，祝乾隆皇帝八大壽壽聯：「八十君王節，塞外稱觴」。筆者誤書「河北先賢張之洞文襄公」所撰，特於本年敬老祝壽會欄中更正。

新寄發「會員調查表」，以便彙製「通訊錄」以來，同鄉登記逐年增加，現已編竣「河北平津同鄉通訊錄」一冊，惟尚未決定是否印製。民國十七年統計，登記人數七七二人，連同家屬共三、一二九人。截至現在七十八年十一月，登記人數已增至八九八人，連同家屬共三七五九人，仍在繼續增加中。我河北同鄉會，登記方式最為簡便，以電話或便函通知本會，說明姓名、住址，本會立即寄給「入會調查表」，照表列格式妥填寄回本會，即算完成入會手續，不收會費。

六、財務狀況 本會全年收入：地下室每月房租二萬元，一樓每月房租四萬五千元，共六萬五千元。至於七樓房租，屬於張溥老基金會。本會重要開支；(一)河北文獻印製費用；(二)辦公費用，包括大樓公共設施費用；(三)其他費用，包括獎學金業務費用，敬老宴會費用、房地稅等；(四)人事費用，包括幹事津貼。每月月底結帳，有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說明。

七、獎學金辦法 七十六學年度，即去年(七十七)核定之獎學金，因審核較早，得於十五期文獻發表；七十七學年度，即本年(七十八)獎學金，現在(七十八年十一月底)尚未審核，趕不上在十六期「河北文獻」上發表，但可在七十九年春節團拜中發放。七十七學年度獎學金，已於七十八年十月廿六日刊登於中央日報第一版·吉佑民、孫法民、全迓東、全楊佩禎四項獎學金接受申請，至十一月底截止。

八、趙振鵬鄉長競選立委 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廿三日，刊登中央日報報頭下廣告，通知河北同鄉，於十一月廿六日下午四時在台北市金華街五十九號二樓溥泉堂，為磁縣同鄉趙振鵬助選立法委員，舉行酒會，除各同鄉紛紛來電通知，表示願意支持外，並到有同鄉多人，由理事長吳延環親自主持，座談情緒熱烈，懇切談心，直至五時四十分散會。

同鄉，籲請選區同鄉熱烈支持趙振鵬鄉長競選立法委員。函稿附錄於次：

鄉長大鑒：敬懇者今有吾河北省磁縣同鄉趙

振鵬君，髦齡來台，艱苦力學，英年獻身軍旅，以績優選派赴美深造，得碩士學位後，返國歷任軍職，循制以陸軍少將退役，現任銘傳商專副教授主任等職（詳見附卡）。

查趙君平日公爾忘私，急公好義，對同鄉會事務尤其熱心參與卓然有吾燕趙慷慨純樸之風。且公餘進修不輟，於兵學新知，科學管理，針灸氣功，無不深究。此次經執政黨提名，為本市北區立委候選人（抽籤排名得二〇號）。所列政見，皆為當務之急，各界寄望殷切！惟揆度近日選情，仍多艱困，難料勝算。

茲多數鄉彥，以趙君為吾河北在台增額立委候選人第一人，愛國愛鄉，理無二致。因責延環顧請同鄉支助。恐不週知，特此具函奉懇，敬祈

賜予全力支援，並提前勸請同區鄉友，一體投選，國家幸甚，桑梓幸甚。耑此

並頌

冬祉！

附同鄉趙振鵬競選卡十張

弟

河北同鄉會

理 事 長 吳 延 環 拜 上

七十八年十一月 日

輔選結果，趙振鵬鄉長，以四萬四千一百六十七票，當選中華民國立法院立法委員。

九、協助獨身逝世同鄉善後處理北平市薛中愷同鄉，獨身一人在台，曾任馬祖國校校長多年，近年調台北縣鳳鳴國校任教，於七十八年八月六日，在其桃園縣八德鄉大福村力行路二一八號寓所逝世，其生前曾在本會登記，對會務亦頗熱心

，去世後由鳳鳴國校校長老師及薛同鄉生前好友，組成治喪委員會，派人來會，要求我河北同鄉會協助。因薛同鄉有住房一棟，存款百餘萬元，其北平家屬希望來台承受遺產。薛中愷獨身一人，北平原籍只有兩位妹妹，來台限制甚多。理事長吳延環指示會務人員，去桃園參加薛中愷治喪會，站在監督協助立場，處理善後事宜。吳理事長表示，願盡其個人影響力，請政府能准予薛中愷北平兩位妹妹，能夠順利來台接收遺產。

薛中愷治喪委員會，有鳳鳴國校前後兩任校長王順義、高銘熾兩位先生，與詹瑞玉、林文進兩位主任暨陳榮助、高宏煙、武樹本、陳謙聖、曲百川、曾常任六位老師，皆地方公正、熱心、友好人士，且有薛同鄉當年馬祖國校學生陳文炳、陳木燦、陳學欽三位同學以及薛中愷多年好友任中浩、孫鴻志協助，將來善後處理，一定公正清楚。

十、河北公墓 本會木柵河北公墓，近常奉台

北市政府指示：「停止使用」。為明瞭停止使用原因起見，曾函請釋示。旋奉台北市府社會局七十八年三月三日北市社五字第六九八六號函覆：

「主旨：貴會來函所稱設置於木柵區抱仔腳坑之河北公墓，迄未經本局核准設置，依法不得作公墓使用，復請查照。」

說明：復貴會七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會環字第〇〇四號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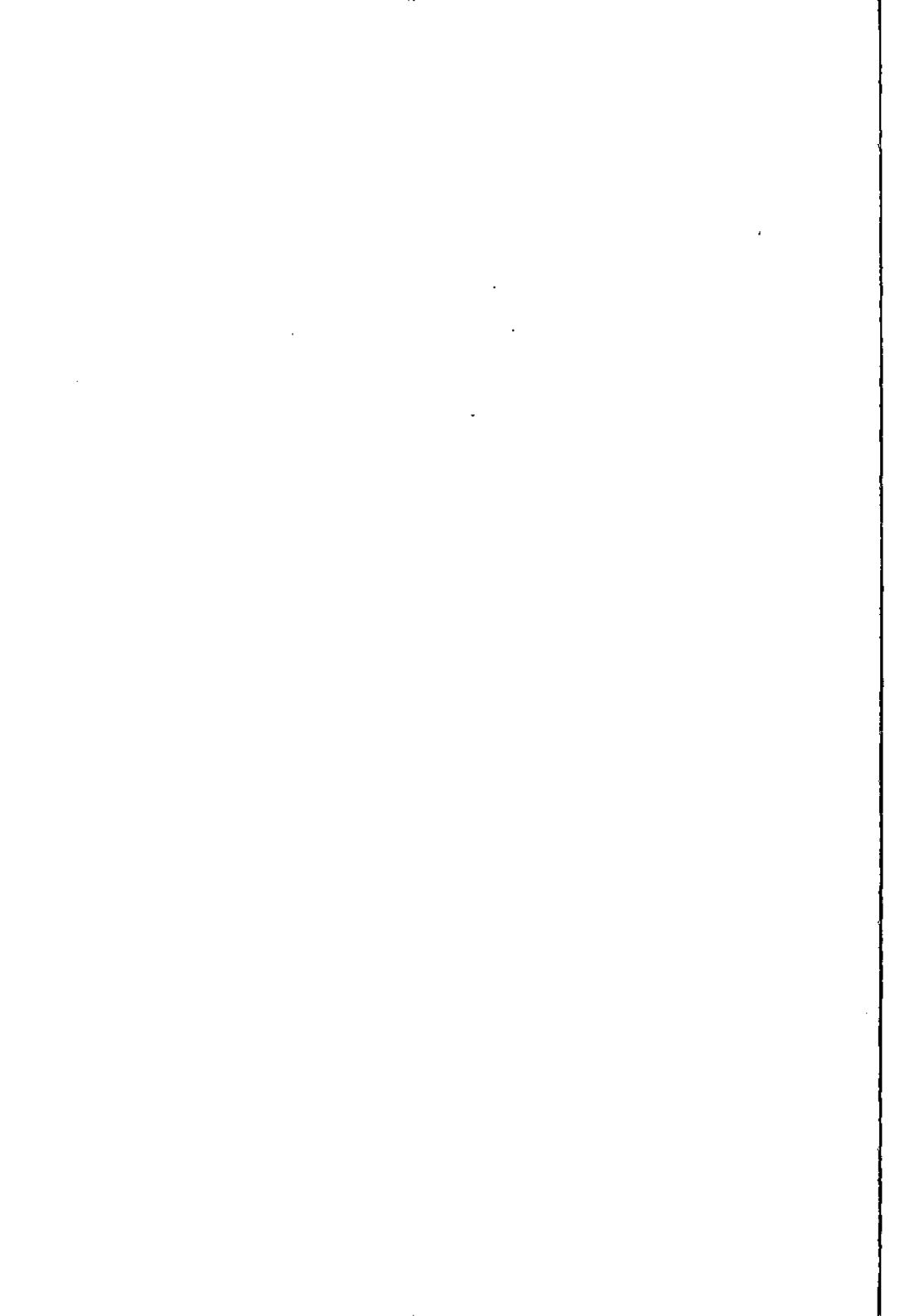
本會據此，立即成立清查小組；進行清查，並依據清查結果，召開理、監事聯席小組會議，決議先行登報聲明。經於七十八年十月廿四日，在中央日報刊登啟事；河北公墓已不能使用，請於七十九年六月底前，持本會發給之河北公墓繳費收據，來會辦理登記，限於尚未埋葬之空穴。登報聲明在案。



台北市河北同鄉會歷屆理監事一覽表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

資料室

員 會	駐會理事	事理譽名	理 事 長	事 幹 總	事理務常	理 事 長	姓 名 年 月 日	
							別 別	屆 別
					祁樹徐植齊 中和 尹鑑煊景序	祁中和	37 39	年
		四等墨文藻 人二李鴻欽			吳張清源 延環	王秉鈞	40 41	年
		七等賈世忠 人八懷			馬張清源 國琳	王秉鈞	42 43	年
		六等張夢九 人九周昌			同上	同上	44 45	年
		四等劉郭振 人三鴻凱群 〇			同上	同上	46 48	年
二 人 二 四		人四二一			同上	同上	49 51	年
一 人 三 天					同上	同上	52 53	年
二 人 一 四					同上	同上	54 55	年
〇 人 一 五 〇	馮著唐	人四四七	王秉鈞		孫賀翔馬國琳 法民新	張清源 延環	56 7	月
二 人 一 五 九	同上	人四五七	同上		同上	同上	56—8 59—2	月
五 人 一 六 三	同上	人四五七	同上		孫陳賀翔馬國琳 法仙新	張清源 延環	59—3 61—8	月
六 人 一 六 五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61—9 64—2	月
〇 人 一 六 六	同上		同上		吳馬段其臻 廷琳	張清源 延環	64—3 67—2	月
六 人 一 七 一	同上				趙佩印	吳廷璣 孫法民	67—3 70—1	月
	同上				趙佩印	吳廷璣 孫法民	70—2 74—1	月
九 人 二 六 二	同上				趙佩印	吳廷璣 孫法民	74—1 78—2	月
九 人 三 六 五				同上	趙佩印	吳廷璣 孫法民	78—2 1	月



尋人啟事

自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凡屬探親歸來之同鄉，絕大多數都來本會，代親友查尋親友；外省人士也很多，或用電話，或用函件，或本人來會面詢。本會對此，皆妥予辦理，如果通訊錄中查無此人，詢問其同縣人亦不知道，即將原函留置會中，彙集成冊，刊登於本年「河北平津文獻」中，務期有個著落，以副同鄉們查尋親人之心情。

今年直接從大陸來長途電話，來信查尋親友者甚多，本會皆予查明，一一答覆。去年十五期「河北文獻」尋人啟事，曾發生效果，有數位同鄉，因而找到親友。茲再彙集成冊，刊登於十六期「河北平津文獻」。

被尋人姓名	籍貫	家鄉親人地址	台灣聯絡人姓名地址電話
劉鑫	河北省常縣	父劉季儒母馬秀英住天津市北站	同鄉會存有大陸原函
劉鵬	兩兄弟孫鎮	容和里八〇一號兄姐妹六人均住天津	(一)蘇寶山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二)三巷二弄二號一樓 (三)七弄六五四三九七
張志遠(金忠)	河北棗強縣	女兒張秀溫找住址河北省棗強縣木器廠第一門市部	(四)九〇七一五八一〇六五〇 高洪振(九一七五八一〇六五〇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東門路
林鳳祥	河北省博野縣		
林家莊人	北京朝陽大學畢業		

王濟川 河北省博野縣	王永敏找	全
北邑村人北平中法學院畢業 馮志奇 河北省邯鄲縣人	胞兄馮潤華住址：河北省邯鄲市朝陽街 礦山局家屬院六樓二單元孫嘯恒收	大陸來函原函存同鄉會
陳全勝 河北省長垣縣三區 小姑廟集上（黃河東岸）	姪陳國寶找住址：河南省開封市 中山路北段一七二號	大陸函存同鄉會
李鶴庭 北平市人	姨姪白森濤找住址：陝西省西安市西郊 西電公司教育委員會	大陸函存同鄉會
白雲宏 河北津浦綫連鎮 周家窯人	女兒白寶珍找住址：內蒙古呼倫爾盟牙 克右市庫都爾林業局	大陸來函現存同鄉會
錢寶山 河北省順義縣人	盧佩卿找住址：北京西城區平安里北 德胡同內北與胡同一號	葛德澤住址 (一〇七)三四五一七三 高雄市永康街四號
李長清 河北省東光縣 龍王李村人	外甥陸福恒找	大陸原函存同鄉會
白榮明 河北人 李青萍	李彤陽找	姜玉章台中縣后里鄉眉山村甲 后路一一三九巷十一—十三號
魏振江（漢五）北平市	子魏家昌 女魏麗魏家棉找	曹積厚屏東縣潮州鎮國宅街 一號
李昭麟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五〇二巷十四弄十六號四樓		

			白之軒（之萱）北平市	妹白文娟找	(三張劍中基隆市仁一路卅七巷十 樓二二二)二五〇二五一
			陳九峰 河北涿縣大 樹樓桑村人	陳寶堯找 北京七六七信箱	
			陳福和 河北遵化縣城西	殷彩芬找 河北省唐山市鍋爐廠	李長富(〇二)三〇七八九七四
			趙莊子 河北省唐山市		"
			劉瑞林 河北省磁縣人		"
			劉瑞祥 河北省磁縣人		
			李修林 河北省磁縣人	姪李世傑找 河北省磁縣東北四五 里小南投村	
			石桂林 河北省武邑縣前 順子村	兄石占恒找 湖南省湘潭水泥廠	
			白文亮 北平人	妹白玉清弟白文貴找	
			鍾顯鳳		
			姚俊德 河北獲鹿人	陳巨峰山西省靈石縣水頭北方 五〇號	于玉山桃園縣龜山鄉自強西路 一〇二巷五號
			劉繼杰	弟劉繼玉找	劉敬亭(〇二)九五二〇二八 五

井素琴	袁玉才 河北省唐山市	邵金中 邵淘氣邵愛姑 河北省保安市人	邵大鳳 找	妹井韵琴找	井韵琴 福建省光澤縣二一七 路一七九號
張鳳鳴	張鳳鳴台北市瑞安街二一〇 八巷四弄六號四樓二二二	王守華	(一〇三)四五五六一六〇	妻張馬氏子袁寶華找 唐河縣百名莊農	張鳳鳴台北市瑞安街二一〇 八巷四弄六號四樓二二二
大陸親友找	大陸親友找	邵大鳳 找	大陸親友找	大陸親友找	大陸親友找
劉蔭昌	劉蔭昌中壢市龍翔街二巷一	劉蔭昌	劉蔭昌中壢市龍翔街二巷一	劉蔭昌	劉蔭昌
弄八號	弄八號	弄八號	弄八號	弄八號	弄八號
張鳳鳴	張鳳鳴台北市瑞安街二一〇 八巷四弄六號四樓二二二	張鳳鳴	張鳳鳴台北市瑞安街二一〇 八巷四弄六號四樓二二二	張鳳鳴	張鳳鳴
林親民	林親民台北市士林區美侖 街八六巷十八號	林親民	林親民台北市士林區美侖 街八六巷十八號	林親民	林親民
巷廿九號五樓	巷廿九號五樓	巷廿九號五樓	巷廿九號五樓	巷廿九號五樓	巷廿九號五樓
原函存同鄉會	原函存同鄉會	原函存同鄉會	原函存同鄉會	原函存同鄉會	原函存同鄉會
大陸兒子劉文玉找 河北省	大陸兒子劉文玉找 河北省	大陸兒子劉自強找 福建漳州	大陸兒子劉自強找 福建漳州	大陸兒子劉自強找 福建漳州	大陸兒子劉自強找 福建漳州
徐水縣戶木村	徐水縣戶木村	供電局	供電局	供電局	供電局
李茂 河北遵化縣	李茂 河北遵化縣	大陸兒子劉自強找 福建漳州	大陸兒子劉自強找 福建漳州	大陸兒子劉自強找 福建漳州	大陸兒子劉自強找 福建漳州
劉樹勛 河北徐水縣	劉樹勛 河北徐水縣	張佚鑫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五九	張佚鑫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五九	張佚鑫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五九	張佚鑫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五九

河北平津文獻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廿七日出版
社址：台北市金華街五九號二樓
電話：三九五一二二七〇號

兼發行人
長吳延環

編輯者：河北平津文獻編輯委員會
主編人：姚朋
地印刷者：志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者：台北市河北同鄉會
電話：三〇五二九四一·三〇三三三五四
發售處：台北市金華街五九號二樓本會
本刊零售：本期定價伍拾元
郵政劃撥：台北郵政一五二〇六號



、珍錫林發頒節春年八十七會鄉同津、平、北河
。金學獎頒給楊全、東逐全、民佑吉、民法孫



。會老敬鄉同秋八暨秩九祝慶節陽重會鄉同北河